武俠世界

第31年

31

$10.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

靈芝

（野生萬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號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癬及凍瘡均有特佳療效。

典型病例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 5 天而癒。
2. 柯文慈，男，59歲，口唇周緣發痛發癢，伴發帶紅暈小水泡 3 天，診斷單純疱疹，經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見效， 4 天而乾涸治癒。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頰部扁平疣 2 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4. 楊瓊，女， 4 歲，面部膿疱瘡 2 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皮疹乾涸治癒。
5. 何惠娟，女，19歲，門診號：63006，面部痤瘡， 3 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 6 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6. 吳魏，女，22歲，門診號：77967，面部脂性皮炎 4 個月，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7. 邱路聰，女，76歲，門診號：319247，面頰部黃褐斑 4 個月，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第 6 天起斑點漸退，共用藥14天面頰部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壳街一至七號二樓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5396"
電傳：63033 TSH HX
傳眞：5-8068649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天人共憤」在今期和大家見面，這是一個描述宮廷鬥爭的故事，歷史上的宮廷政變例子不少，南宮宇先生以古喻今的題材，別開生面的寫出招東萊大學士，力抗以滕世謀爲首的奸宦集團成員上官無困、彭冲天等，揭穿他們的貪贓枉法，屠殺災民，自己幾乎上當，幸得十君子和七衛士的協助，將貪官權奸繩之於法，爲災民昭雪造反之寃……故事情節新穎曲折、錯綜複雜，道出了官場中種種你虞我詐，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請勿錯過！

*　　*　　*

西門丁先生新著「最後的刺殺」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故事描述一個殺手爲了取得人身自由而甘願接受一個艱險的任務，以爲完成這任務之後便可脫離殺手生涯，但事實上並不如他所願……其中情節曲折迂迴，結局更出人意料，請細讀本文。

傅摩斯先生所著「魔域之戀」也由今期起刊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吳道子先生所著「劍中情」，請讀者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 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1期

（總號 157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官海奇情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天人共憤



災民待賑

雨不停的落下。

古道祥呆坐在窗前，屈指細算，自言自語道：「上月初四開始下雨，而今又是初四，這雨足足下了整個月……」他抬頭望着窗外的雨勢。

豆大的雨點仍然頻密的下着。

古道祥仍然自言自語地道：「這雨不知要下到幾時，河水又不知要浸了多少戶人家。」

他深沉地嘆了口氣。

「老爺——」

古道祥回過頭來。

古夫人不知何時，已站在他的背後，她手持一盅參湯，道：「老爺又再爲國事擔憂？」

古道祥道：「這雨勢叫人如何可以安心？」

「老爺，國事重要，身體也更重要！」她緩緩的放下了手中的參湯。

「假若老爺在，天下黎民百姓還有

嗷嗷哀鳴

一個盼望，假若……」

古夫人頓了下來，改口道：「老爺，先喝了這口參湯，歇息一會，待會雨勢便要停的了。」

古道祥輕輕的啜了一口參湯，又再嘆息道：「你叫我如何喝得下。」

古夫人道：「老爺，你何必發這嘮嘛？聖上年終前罷過你職，而今又再起用你，你應該……」

「不要再嘮嘛了……承恩回來了沒有？」

「他剛回來。」

「爲甚麼還不叫他來見我？」

「他正在換過濕衣。」

「爹——」

門外站着的正是古承恩。

古道祥回復了莊嚴模樣，道：「你上朝去，聽到了甚麼消息？」

古承恩一臉肅穆，他雖是年紀不大，但一臉正氣，慨然道：「河水三度氾濫成災，飢民到處逃竄。」

「聖上有甚麼表示？」

「沒有甚麼，只是叫衆人獻計。」

「他們有甚麼計謀？」

「那裏有甚麼良謀。」

「招大人呢？」

「招東萊大人仍然奏他的老調——派發糧餉，安定民心。」

「雖是老調，却是唯一良方。」

古承恩道：「是的，爹，我是唯一的附議者。」

古道祥道：「孩兒，你做得對……不用怕甚麼當權者，只要是對國家有利的事，何妨直言。」

古夫人插口道：「老爺，你這話我倒有點不贊同了，聖上對飢民一向並不重視，主張讓他們自行流徙，自生自滅，你又何必多言多語，觸怒龍顏。」

古道祥聽了，勃然大怒，道：「夫人，你何出此言，孩兒，你也是讀聖賢書。」

「孩兒是……」

「有道是：國以民爲本，社稷……」

古承恩接口道：「社稷次之，君爲輕。」

「對，近年國事不堪提，那便是因爲聖上不以民爲重，而弄至民間怨憤日增。」

古夫人道：「老爺，也有道是：千里爲官只爲財，你已受過一次教訓了，何必……」

古道祥聽了，臉呈鐵青，極怒道：「夫人，我曾向你多少次說過，我們……」

他呼吸急促，咳嗽起來。

古夫人上前，輕拍他的背部，道：「老爺，你又何必這麼氣憤，我只是……」

「你不用說了，夫人，你也要好好休息一下。」

古夫人知道古道祥的脾氣，每當他一怒，他定然要單獨的在書房之中，才會氣下。

「娘，我扶你出去。」古承恩道。

「不，孩兒，你留下來。」

古夫人無法，只好自己緩步離開了書房。

「爹，你喝了參湯再說。」

古道祥接過了參湯，一口喝下，然後道：「孩兒，我看朝中奸臣當道，你也要小心爲上。」

「孩兒自有主張。」

「孩兒，我明白你的心意，也明白你娘親的心意，她只是個婦道人家，她當然希望我可以面圓圓而作富家翁，但如今豺狼當道，你叫我如何放得心下。」

「我看招大人可以說服那班老頑固。」

「你也要盡力而爲。」

古承恩道：「孩兒當會盡力。」

「聖上答應了從國庫中撥出多少？」

「還沒有答應，聖上只是考慮……他說雨快要停了，黃河的水也會停止上漲，到時，飢民不會再現。」

古道祥心中氣憤，道：「你看雨會停嗎？」

古承恩沒有答話。

「其實，這多年以來，天災人禍，聖上都不肯納我忠言，總以爲我要使國庫空虛。」

「不，聖上他再重用你。」

「他知道攤子壞了，找不到誰去頂着，才會找着我這個老朽……」他說着，竟是熱淚盈眶。

古承恩連忙安慰道：「爹，聖上也召你明早上朝，看看能否有良策獻上。」

「聖上召我？」

「是的。」

「爲甚麼你不早說？」

「我不想爹你爲了這事而更擔憂……」

「是的，聖上召我，看來事情的嚴

重性，比我想像中不妥更甚。」

古承恩欲言又止。

「快說。」

「據各地來的消息，氾濫早已成災，飢民正向京師湧來，看來他們早晚也要來的。」

「聖上的意思是……」

「先撥一些糧餉下去賑災，然後……」

「是招大人負責？」

「不，是滕世謀大人。」

「是他？他是個著名的『銻刀門楣』，出又刮入又刮的大人呀。」

「這個也沒有辦法，聖上信他。」

「不，我明天上朝一定要力爭。」

「爹，你要力爭負責派糧。」

「是的，如果落在滕世謀手上，那能解得饑民困？」

「不過，你有沒有考慮過，假若你再爭，爭得到也可爲飢民做些事，假如爭不到，你又可能多擔待一條罪名，說你中飽私囊。」

「就讓他們說好了。」

「爹……」

「你不用多言，最多，我與招大人聯手，互相監察，他們也不會有何言語。」

「不，這塊肥肉，人人都想得而噬之，滕大人本已到手，你却去搶，他定會……」

「爲了百姓人民，我不理會他。」

「爹，我勸你還是以自己爲重。」

「不，雖千萬人，吾往矣。」

古承恩知道自己父親一向固執，但這事事關重大，他力勸道：「爹，這可能累及招大人……」

「招大人也是個以天下百姓爲重的漢子。」

「以你二人之力？」

「二人之力如何？」

「我看……」

古道祥道：「我看你還是出去，讓我好好的在書房裏把明天上朝的奏本寫好。」

古承恩想再說，但古道祥已轉身走向長案。

他坐在太師椅上，一邊磨墨一邊沉吟。

古承恩明白父親的脾氣，悄然退出。

古道祥心思極其紊亂，雖然磨了大硯墨，却是無法下筆。

正是：縱有千言萬語，却是從何說起？

回想他去年，爲了社稷安全，曾經向聖上，說過多少忠言，得罪多少同僚，換來的是罷免。

而今雖再召他回朝，那份心情，自非外人所能感受。

他嘆了口氣。

古道祥在朝中，地位可算尊崇，他是個武官出身，本來是擅長調兵遣將，而今却要他獻計救民。

本來，他並不明白救民之道，不過，一直以來，他屯守黃河一帶，日夕都看過災民流竄的悲慘情形，他知道假若再不施以援手，後果是不堪設想。

古道祥熟諳兵法，用兵有如神助，世事本是一理通，百理明，他便以治軍之道來治國。

他明白在軍隊之中，以軍心爲重，而軍心却要以糧餉爲後盾，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其實安定民心，也是同樣道理。

而今可以安撫民心之法，唯一的是撥款賑災。

可是，他更明白聖上的心意，要從國庫提錢，無疑是與虎謀皮。

雖然，而今他已同意撥款，不過，一定不會太多，而且朝中讒臣，人人虎視眈眈。

他提起筆却又無從下手。

他擲筆而起，繞室而行。

忽然，他走到那銅鏡前。

鏡中人竟是如此衰老，他脫下了帽子，只見一頭白髮，半臉皺紋。

他把銅鏡推倒，他不想再看。

忽然，他看見了牆上所掛的長劍。

自己半生戎馬，替百姓做過一點甚麼？

他把長劍拿下，拔劍出鞘，然後不自覺地在室中舞起劍來。

古道祥雖已是年事不輕，但舞起劍來，仍有一番景象，應是輕盈的，有如雁落平沙，蜻蜓點水；該是沈重的，也如截擊沉柯，豪氣干雲。

他越舞越是興奮。

忽然，他感到一陣血氣上衝。

古道祥畢竟已是年紀老邁，而且一直身體欠佳，這一舞劍，加上心事煩重，使他不由自主的倒下。

他想叫，却叫不出聲。

喉間突然一陣甜。

他忙向長案，案上猶放有奏摺。

空白的奏摺。

古道祥穩着了身子，喉間再湧起一陣甜，血便噴了出來。

血噴在奏摺之上，雪白的奏摺。

鮮紅而凄厲。

一個丫頭走進了書房，她還以爲老爺在書桌上睡着了，她走近，看見已呈瘀紅的血。

「血！」她呆了一步，才叫道：「救命啊。」

古府上下的人都震動起來，不過，事已太遲，古道祥早已離開了人世。

* * *

一幅巨大的「奠」旗，擺在靈堂的正中。

兩旁鮮花，當中是一炷清香。

古道祥生前以節儉見稱，死後的靈堂也是如此，凄凄冷冷的。

古承恩從後面進了靈堂，他一身喪衣，行近靈前，不禁跪下。

人生便是如斯。

昨天猶與父親談論國事，猶要與他入朝面聖，想不到他奏摺仍沒有寫完，便遽然離去。

他是一個不朽的父親，在朝上，雖然並不受聖上歡迎，也不受同僚簇擁，不過，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官，一個爲人民百姓的好官。

每當國有危難，人人都想起他。

可惜他已再無能力。

古承恩一邊想着，一邊流淚。

忽然，有脚步聲傳入。

古承恩立刻起來，揩乾了淚，他知道古氏一家的重擔，都要落在他的身上。

來的都是他召來的傭僕。

衆僕一列排開，向古道祥靈前鞠躬。

沒有聲音，只有衣袂的獵獵聲，突然，一個老僕忍不住抽泣起來，接着，所有人也都哭起來了。

自發的悲哭，悲哀來至心底。

古承恩明白，父親生前待傭僕有如家人，他的逝去，是每一個人的哀傷。

接着，另一批的護院也要進來。

這也是古承恩召來的。

他們排列靈前，有人上香，有人叩拜。

這些護院，都是硬崩崩的漢子，可是，他們都是眼含淚水。

沒有眼淚的，神情都是憔悴的，無神的。

當所有家人祭祀完畢之後，古承恩親自再上一炷清香，然後轉身向傭僕護院道：「各位，我已飛報入朝，向聖上報喪，可能聖上也會親臨致祭，假若聖上來，你們一定要好好打點一切。」

衆人應着。

古承恩又道：「除了聖上之外，還有很多老爺生前的同僚，定會前來拜祭，最重要的是好好招呼，千萬勿待慢他人，他們來時，身邊僮僕保鏢定有不少，茶水糕餅，可有準備？」

負責膳食的應道：「準備妥了。」

古承恩問：「素菜呢？」

「都妥備了。」

忽然，護院中的頭目上前道：「少爺，剛才我巡邏後院，發現有人聚集在後園荒地之上。」

「甚麼人？」

「看來是飢民，都是皮黃骨瘦的。」

「他們想……」

「他們都是聞風而至，也許，他們知道古老爺仙逝，既有景仰大人之心，也想得到一些齋菜的佈施。」

古承恩道：「這個沒有問題，你可派些人在後院派飯佈施，不過，定要維持秩序，免有意外發生。」

「派多少飯菜？」

「看人數而定，我看也沒有太多人的。」

古承恩再詢問了衆人一番，看來一切都已佈置妥當。

這時，外面有叫聲傳入：「招學士到。」

古承恩連忙肅整衣冠。

招學士招東萊是朝中人人敬重的大臣，他與父親生前言論較爲一致，而且氣味相投。

招學士並不是單獨而來，他身邊共有七人。

這七人連同招學士，都是一色素服，每個人臉上都是莊嚴肅穆。

古夫人也被僕人攙扶着入了靈堂。

招學士來到靈前，忍不住的失聲痛哭，他含着淚水，上了一炷清香，然後跪拜。

以他朝中的身份，確實使人吃驚。

他帶來的七個人也立時跪下。

古承恩與母親及家人都跪了下來。

當拜祭儀式過後，招學士上前，向古夫人道：「夫人節哀順變。」

古夫人道：「多謝招大人。」

招學士道：「夫人見外了，古兄生前與我有如兄弟，爲國爲民……想不到他在這關頭，竟然撒手而去……」

古承恩道：「招大人，昨天他正是爲了今日上朝的事而煩惱，就在書房中過世了。」

招學士嘆了口氣，道：「昨日我也有過一陣心血來潮，不過，我還以爲道祥兄會與我在朝上，並肩進諫，爲衆多黎民請命。」

招東萊身伴七人，也上前慰問。

古夫人一一答謝。

招東萊身伴這七人中，都是允文允武的人，平日既保護招大人的安危，也爲招大人參討國事。

古承恩吩咐家人招呼了七人到偏廳。

招東萊臉色有點沉重，道：「承恩賢姪，我有些話要與你細談。」

古承恩道：「好，大人跟我到書房。」

招東萊又再在靈前默哀半晌，然後才隨着古承恩進入了古道祥生前的書房。

古承恩進了書房。

書桌之上，仍然放着一柄長劍與那奏摺。

招東萊上前，輕撫長劍，道：「古兄仍然喜舞長劍而舒胸中塊壘。」

古承恩把奏摺打開。

瘀紅的血迹影在招東萊的眼裏，他又一次忍不住的悲哭了起來。

「古兄生前爲國事擔憂，他的逝世全是爲國爲民。」

「可惜……父親……」

「承恩。」招東萊忽然嚴肅起來，道：「而今一切責任都落在你的身上了。」

古承恩道：「小侄將竭力而爲。」

招東萊道：「賢侄，你入朝日子已不短了？」

「也近一年了。」

「你對朝中的大臣了解多少？」

「我不知道——先父在世之時，總算仍有一些名望，加上招大人的扶持，他們對我也視如子侄。」

招東萊道：「而今却不同了。」

「怎麼不同？」

「古兄撒手歸去，朝中再無與我並肩的人，而他們都是……」

招東萊不想再說下去，可是，回心一想，不說也是不行的，續道：「有道是伴君如伴虎，世侄，你也懂爲官之道？」

「伴君之事，我自當明白。」

「最重要一點，都是與同僚相處之道。」

這點，對招承恩來說，却是沒有想過。

招東萊道：「世侄，官場是一個奇妙的地方，有時有很多事是想像不到的，你父親在世時，你不用擔心這一切，不過，而今你自己要一力承擔。」

古承恩似有點不明所以。

招東萊道：「世侄，而今我長話短說，在這幾天之內，你除了要費心爲令尊辦理身後之事外，還要籌備一些家當，假若有人……我希望不會有，有人對你彈劾時，你也可以從容逃去……最重要的是令堂。」

古承恩聽了這話，有點愕然，也有點詫異。

他身歷官場不久，雖然也有聽過，甚麼「將軍一去，大樹飄零」，還有，甚麼「樹倒猢猻散」——他千萬也想不到，這事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他知道這事不應該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因爲父親生前廉潔，一切都是爲國爲民。

招東萊似乎是明白他的心事似的，道：「世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你不相信也沒有關係，不過，你也好好預備一下，假若沒事發生，也無大礙。」

古承恩道：「多謝世伯指點。」

招東萊又望着長桌上古道祥所遺下的長劍與血的奏摺，一時之間，似無限感慨。

古承恩道：「先父昨天對我說過，他仍然會要求聖上，多撥一些糧餉，以惠飢民。」

「這事看來要暫時擱置，而今在朝中，贊成以國庫糧餉賑飢民的，只有令尊與我，令尊不在，我只有一人孤軍作戰，不知……」

「我會秉承父親的遺志。」

招東萊道：「世侄，你能秉承父親遺志當然是好的，不過……」

他沒有說下去，因爲他明白年輕人的心，他也不想傷這熱血青年的心。

一個在官場出入不及一年，又有父蔭的人，如何會知道官場的黑暗？

「好，世侄，你先辦好令尊喪事，隨即來我府中，再細談此事。」

古承恩送了招東萊出去。

招東萊到了靈堂，仍殷殷囑咐古承恩，要爲自己家當而準備一下。

古承恩唯唯諾諾。

招東萊又再到靈堂，拜祭一番，然後與他七個保鏢智囊，離開了古府。

古承恩坐在靈堂之內，呆呆默思。

他想着父親生前，也想着這位招世伯的言語，他不明白爲甚麼招世伯似在說由衷之言，卻又有點言詞閃爍？

這時，有一個護院武師入來，稟道：「外面飢民越來越多，並雜有一些叫化子。」

「給他們飯菜。」

那護院武師再想說一些話，不過，他看到少爺愁眉深鎖，也不忍再說。

接着，另一家人入報：「彭大人到。」

古承恩知道，來者是朝中重臣彭冲天，他立即肅整衣冠，也派人通知娘親。

彭冲天彭大人的氣勢不凡。

他一馬當先，後面却足足有十人之衆。

一進入靈堂，他並沒有向古承恩招呼，便搶上靈前，哭道：「想不到哥哥先我而去。」

彭大人哭聲哀慟，聽者無不動容。

連古承恩也因他的哀聲，而忍不住淌下淚水。

後面立刻有人上前攙扶。

彭大人把攙扶的人推開，厲聲道：「走開。」

衆人立時走開。

古承恩也上前道：「多蒙彭大人關心。」

彭大人轉過身來，道：「承恩世侄……」他似哭不成聲，半晌才續道：「世侄，令尊生前爲人廉潔正直，你日後自當秉承他一切。」

「小侄自當竭盡棉力。」

彭大人又哭起來。

這時，古夫人也來了，並上前敬禮。

彭大人馬上扶着夫人，又說了一些安慰的話。

然後，他燃了清香，便在靈前下跪，他的隨員也同時下跪。

拜祭之後，古承恩陪着彭大人來到了偏廳，他們談了一下古道祥生前之事。

彭大人聽了，連連嘆息，道：「我還以爲今生在朝上可以見到古兄，想不到……他離去之前，還有甚麼與你說過？」

「他對我說過賑災之事。」

彭大人急問：「他怎麼說？」

「他說聖上既然應允以國庫銀兩賑濟災民，那無疑是好事，國先有民，然後國家才能興盛，不過，他却覺得撥銀太少，他會上朝與聖上據理力爭。」

「是的，是比較少一些。」

「那麼，彭大人也應在朝上多說一些話，彭大人在朝中地位重要，只要你多說一句，則蒼天黎民，多一分福澤。」

「我那有如此才能。」

「彭大人客氣。」

「世侄，我也是贊成國以民爲本……我會盡力……對了，甚麼人來過拜祭令尊？」

「招學士大人剛來過。」

「他比我還早，是的，招大人與令尊大人，一向都是情如手足！」

「他們是氣味相投。」

彭大人接口道：「關於賑災一事，招大人又如何看法？」

「他也是贊成先父看法。」

「啊，那是好極了。」

古承恩聽了這一句話，忽然覺得，彭大人對自己詳談，並非爲論及自己的父親，而是……

而是探探自己對賑災的口風。

他想起招大人的話：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忽然彭大人覺得古承恩語氣有點不自在，便笑道：「世侄，你的看法又如何？」

「惠及蒼生黎民之事，當然應爲之！」

彭大人收斂了笑容，道：「遵從令尊遺志，的確是一件好事！」

這時又有家人來報，匆匆地道：「公子，外面饑民似是越來越多了！」

古承恩皺眉道：「你們再多分發一點飯菜！」

彭大人聽了，問道：「他們有騷擾貴府嗎？」

家人道：「沒有！」

古承恩道：「那好極了，他們都是一些窮極的百姓，既有多餘飯菜，布施一下——」

彭大人道：「世侄，你這樣做只會引來更多的饑民，那時，便會……」

「大人，我只是本着一個好心，他們也只是過饑，才會乞討到辦喪事家門的！」

彭大人道：「世侄，你這樣做……還是三思……」

接着又有家人來報：「滕大人與上官大人來了！」

古承恩立即道：「出迎！」

滕大人滕世謀與上官大人上官無困都是朝中的左右丞相，可算是位極人臣，而他們都親身來拜祭，實在使古承恩也十分感動。

彭冲天也道：「我與世侄一起相迎！」

他們一齊步出偏廳，穿過靈堂，直出大門。

滕大人與上官大人的駕臨，氣勢又與彭大人不同。

他們都是各乘十六人大轎，轎旁都是威武非凡的武士，近轎之處，更有錦衣衛士。

滕大人先下轎，他雖然是位極人臣，而且是聖上身畔的紅人，但他卻是個矮子，比衆錦衣衛士更矮了兩截。

衆錦衣衛圍着他，根本看不見他。

接着，上官大人也下了轎。

上官大人可算是朝中的武丞相，雖然他已是八十高齡，但他年輕時作戰沙場，出生入死，過了五十多年的戎馬生涯，因此他至今仍然腰板挺直，走起路來，仍然虎虎有生氣。

他也有錦衣衛士，不過，只是四個，看來，他對自己仍然有極强的信心。

「滕大人，你早！」

「上官大人，你早，你也來了！」

古家的中門已大開，古承恩在中門下迎接，而彭大人亦站於一旁。

古承恩上前恭迎道：「滕大人、上官大人，光臨寒舍，實是蓬蓽生輝！」

滕大人道：「世侄，何必客氣！」

上官大人也接口道：「世侄，無謂再多作客氣的話，我要先看看古大人！」

彭冲天也上前向兩位大人行禮。

他們稍爲寒暄，便由古承恩領着家人，帶領他們進入了靈堂。

因爲是朝中大臣來臨，古夫人雖然不大舒服，仍然由家人攙扶來到靈堂。

矮小的滕大人一馬當先，道：「古兄，想不到你竟先我而去！」

說罷竟然哭了起來。

上官大人也道：「古兄，你爲何竟然爽約，忘了我們三杯之約！」同時也是淚眼汪汪。

他們各自上香，並且拜倒。

因爲他們兩人在朝中地位極高，他們跪下，衆人也自然而然的跪下。

古夫人跪下，珠淚漣漣。

一時之間，本已是愁苦的靈堂，更是愁雲慘霧一片。

當滕大人與上官大人站了起來，上前慰問古夫人，古承恩在旁，恭謹聆聽。

滕大人道：「夫人節哀順變，古大人生前高風亮節，實在是名留春秋！」

上官大人道：「古夫人一門忠義，他撒手塵寰，實在是朝廷上的損失，也是百姓黎民的損失！」

夫人謝過兩位大人。

滕大人又與上官大人又勉慰了古承恩幾句，古承恩心下十分感激這兩位權傾朝野的重臣。

彭冲天在旁，一直沒有作聲。

滕大人安慰了古承恩之後，便轉向彭冲天，道：「你倒比我們早來

了！」

「還有人比我更早！」

「誰？」上官大人問。

「是招東萊大人！」

「啊！」兩人互相望了一眼！

上官大人又道：「想不到古兄今天便要上朝，卻無法再與我們爲國爲民，再作一番事業！」

滕大人道：「對了，我們還要上朝面聖！」

彭沖天道：「我也是！」

上官大人道：「那末，我們告辭了！世侄，你安心辦理令尊喪事，朝中之事，不用擔心！」

古承恩道：「多蒙三位大人關心！」

於是，矮小的滕大人、威武的上官大人與彭沖天大人，離開了古府。

古承恩看着他們的轎子離去。

古府大門又回復了一片寧靜。

古承恩心想：「三位大人回朝，他們會向聖上說些什麼？會撥出更多銀兩，賑濟災民？」

沒有人會知道。

當他再回到靈堂之內，又再有家人爭相稟告，古府後門有更多的災民、叫化子來討飯了。

古承恩道：「佈施，盡量佈施！」

家人有些猶豫，但看着古承恩的愁眉苦臉，他們實在不想再多言。

* * *

古府的後門，確實有驚人的景象。

三五十個叫化子的後面，足有五百個逃避水災而來的饑民。

今年黃河不斷暴漲，三個月前已有了一次氾濫，而今災情更重，一部份河水改道，浸了七八十個小縣，死傷的人，難計其數。

古道祥在生之時，已爲前三個月受氾濫的災民，而催迫聖上撥出一些官糧，賑濟了失去家園的災民，想不到災民仍未救得，另一次河水改道又來臨了。

本來，古道祥實在不想再上朝去，因爲上一次的賑災，已是龍顏不悅，但爲了黎民，他知道自己不能不再挺身而出。

他實在不忍心再見災民無家可歸，在這附近幾省，流離浪蕩。

古道祥承聖上的召見，對他來說，實在是一個好機會，他也知道，聖上召見他，其實是再無他法。

可惜，他爲了明天上朝的事，憂心如焚，卻害了自己的身子。

古道祥雖有熱血，卻無可以承受重擔的身體。

人生奈何！

這時，古府的家人再提着一桶一桶的白飯出來，新來的叫化子與災民，排隊領飯。

領飯之後，他們便分別坐在後面的大樹，低頭猛吃，他們啃着白飯，沒有菜餚，但他們卻吃得津津有味，因爲他們實在餓得太久了。

這十多年來，官府一直在做防洪的工作，可是，防洪不成，猛征苛稅，實際上，有很多災民，在這幾年之間，從沒有吃過白飯。

而今有一碗白飯吃，實在是比珍饈百味，不遑多讓。

忽然，有人道：「古大人的死，實在是我們的損失！你們說是嗎？」

有人接口道：「是的，當然是我們損失！」

「那麼我們爲什麼只顧吃，而忘了……你們知道，今日是古大人逝世的日子！」

「是的，假若不是他死去，我們也沒有這碗飯吃！」

「那麼我們也應表示一點心意！」

「怎樣表示！」

「最好進入古府拜祭！」

「這個自然不可，他們也不許我們進入！」

「我們便坐在這裏？」

忽然，有一個高大的叫化子道：「咱們何不就在這地方，築一個靈堂，在這裏拜祭？」

另一個人道：「高兄說得對，咱們不用講究什麼儀式，只憑一顆心，也便足夠了！」

說罷已有人開始動手。

轉眼之間，他們已搭了一個小小的祭台。

祭台之上也有人用木炭寫了一個「奠」字。

無論是叫化子，或是災民，都一排隊上來拜祭，他們並沒有香燭，也沒有冥鏹，只是點頭鞠躬，也有些叩頭大哭。

拜祭的人越來越多。

更有人在旁寫了一些「高義亮節」「名留千古」「愛國愛民」的布條，在靈前飄揚。

那個最先發起設祭壇的人，坐在靈台之側，正低頭沉思，這人叫高猛，本是個賣驢的販子，可是，黃河一氾濫，一夜之間，他的驢子全死，而他成了災民。

他隨着災民的人潮，一直來到京師。

他雖是個商販，但爲人極其有血性。

另一名附和他建祭壇的，名叫黃形，他卻是一個讀書人，知書識墨，在一個小縣開個小教館，教導村中小童，倒也能飽食衣足，也受人尊敬。

也可惜的是，黃河河水一到，他什麼也沒有了，而他可算是幸運的一個，因爲他還留有一條命。

他也是隨着災民潮而來的。

高猛與黃形在逃難之中認識，他們雖然來自不同階層，卻也談得投契。

高猛道：「聽說古大人本來要再上朝面聖，再要聖上撥出銀兩，救濟我們！」

黃形道：「可惜，他已死去，不知有誰可以再爲我們多爭一碗飯吃！」

高猛道：「我看朝中的人，不是貪汚，便是無能，那有人再會爲我們這班人多費唇舌！」

「可能還有一個！」

高猛問：「誰？」

「那位招東萊招大學士，亦有愛民之心！」

「咱們倒不如去求他！」

「求他有什麼用——」黃形頓了一頓，道：「我倒想到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我們這裏有這麼多災民，假若咱們聯合起來，力量大了，也可向官府多討一些米糧，多救一些災民！」

高猛道：「這個也是一個好辦法——不過，那些官吏，那會看我們一眼？」

黃形道：「我這個辦法便是到那些大官的府邸門前，架起一個大大的公祭場所，表面是公祭這位古大人，實際上是讓這些大官，看看災民的人數，災民的苦況！」

高猛道：「好極了，就是我們兩人？」

「不——」

他大聲地說出了他的提議。

立刻就有很多人响應。

高猛道：「那些還未領飯吃的，先在此飽吃一頓，然後再來與我們會合！」

衆人隨着高猛與黃形，一起來到那班大官府邸前面一片空地之上。

黃形回頭一望，足有二百多人。

他們找了一些藤蔓，合力織成了一個大藤牌，又找了一些破布，用木炭寫成大字，便建了一個較大的祭壇。

人越來越多了。

他們拜祭了古大人之後，便聚在一起。

入夜之後，這片空地，已有五百人之衆。

漸漸，寒風翻起，刺骨的冷風，使人顫抖，於是有些人以背靠背，相聚在一起。

另外一些人，索性用一些乾草碎柴，燃了一個篝火，衆人圍火取暖。

京城的日夜寒熱相差極大，日間驕陽似火，可以使人汗流浹背，夜間卻也可以凍死人。

寒夜之中，篝火四起，人們望着火光，相對無言，想起逝去的親人，或者在途中失散的親人，實在有說不出的悲哀。

高猛與黃形聚在一堆的篝火前，這裏並不沉寂。因爲除了他們二人之外，還有另外一班較爲年輕力壯的，與他們一起，談天說地。

主要的話題，只是希望聖上能安定人心，早日從國庫之中，多撥銀兩，以賑災民。

他們當中，有一個小伙子，名叫爾東望，他似乎對聖上撥銀賑災之事，充滿希望。

爾東望道：「你們看，今晚我們有五百人聚在此處，假若聖上在那邊高高的城樓上望下，定然可以看到我們淒涼的情景！」

另一個女災民卻道：「看到又如何，他們日夕飽暖，看見咱們衣衫襤褸，只會噁心！」

「不！人皆有惻隱之心！」

高猛道：「我却不大同意，不過，我們聚集在此，至少也給聖上知道，災民並不少，天下人民需要糧食，是一件事實！」

黃形道：「感動聖上又如何？聖上撥下銀兩，又不是親手發放，一定要經過那些貪官汚吏的手，到時，又不知有多少流入民間！」

爾東望道：「那些大官看到咱們淒慘的情況，也不忍心再貪！」

黃形笑了起來，道：「叫他們不貪，倒不如叫日出西方還容易！」

爾東望仍然充滿信心地道：「不會的，不會的，他們雖是高官，但他們也是人，人人有同情心的！」

黃形在冷笑。

爾東望道：「以我所知，人人貪汚，但朝中仍有好官，你們忘記了招大學士嗎？」

「他同情我們又如何？銀兩根本不經他手，就算經他手上放，已被先前的扣起一半，那又有何用？」

「他可以在聖上跟前奏稟！」

「奏稟什麼，而今古大人去了，只有他一人，在朝上來說，是勢單力弱，有何用途！」

「假若古大人還在，那便好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懷念起這位古大人。

「古大人雖然不在，但他仍有一個兒子，聽說在朝上也有一些力量。」

「有道是嘴上無毛，說話不牢，他只是個以父蔭入朝的小官，沒有了父親，那有機會在聖上面前說話？」

「不過，據說招學士會幫他的！」

「我倒希望那是眞的，這位小古大人，今日的佈施，已是惠及我們這班災民了！」

他們越說越是興奮，似乎忘記了寒夜的淒冷。

曙光開始擊破黎明前的一刻，黑暗的日子將要過去！

翌日，古府的後院仍然有佈施，又引來另一批災民，不過，爲了節省柴火，古府家人不再佈施飯菜，改爲派一些白米，讓災民們自己去煮。

災民領了白米之後，在後院處的荒地上，一同煮食，對於這些多年來未見過白米的人來說，今日確實是個可喜的日子！

災民吃完了白飯之後，又再來到了那山坡，與其他災民結連在一起。

那夜，山坡之上，災民聚結已達八百人之多了。

他們又再燃起篝火，說着談着，有人竟唱起歌來，寒夜風，把悲凄的歌聲吹送，曾否送入達官王侯耳中？

* * *

這斜坡一帶上的府邸，都是住滿了朝中高官。

其中接近皇帝宮殿的，便是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冲天的輝煌府邸。

招東萊在最前的一座。

他當然聽到災民的歌聲，也看到災民生的篝火。

那天當他去拜祭古道祥之後，便想直接入朝面聖，可是，聖上却不肯見他。

聖上的理由是十分堂皇，據說他已聽到古道祥的死訊，心情欠佳，沒有心情與臣子討論災民之事。

好個心情欠佳的說法。

其實聖上怕的是，招東萊又再提及從國庫裏撥銀兩賑災之事。

招東萊也明白聖上的心情。

他走出露台，看着遠遠斜坡上的災民。

他們一小撮一小撮的聚在山坡之上。

看來今夜的人數，又比昨夜爲多，那麼明天又如何？明天的人數一定更多，因爲他早已接到情報，災民會在日內抵達。

招東萊知道，災民一多．禍事定會發生。

這些年來，國家屢屢受外侵，已是死傷人民無數，他實在不忍心看到有更多的人死亡。

賑災是可以解決的，只要聖上肯開國庫。

不過，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問題，那些賑災的銀兩，一定不能流過那三位大人的手上。

假若被他們三人沾過，一萬兩的黃金，也會變成三千兩，那能救災民？

可是，他們三人勢力極大，而且同流合汚，有什麼辦法可以說服聖上，由他自己賑災？

他想過古承恩，古承恩有他父親的熱血，他一定可以爲國爲民，拯救黎民於水火！

忽然，有家人入報。「古府發生了禍事！」

「什麼禍事？」

「古夫人請大人立即過去！」

那時天色已晚，古承恩的住處離招大學士的住處，也算遙遠，乘馬也要半個時辰。

招東萊心血來潮，決定要到古承恩家中一看。

家人備了馬匹，招大人決定帶兩個侍從同行。

他們一行三人，從府邸的後門，直往古府。

來到古府，只見門前冷清。

家人一見招大人乘馬而來，立即通知古承恩。

古承恩滿臉愁苦的出門迎接。

招大人下了馬，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後院佈施，被一羣人搗毀了後院！」

「什麼人？」

「家人說是一羣如狼似虎的人，操京片子的，看來是本地人！」

「爲什麼要搗毀你們的後院？」

他們一行數人，已來到了後院，杯盤狼藉，一些白米散在地上。

招東萊嘆了口氣。

古承恩道：「有人說是災民搶米，我看那不是事實，我既然在派米，他們又何必再搶，招大人你看，假若他們搶米，也不會把白米散在地上！」

招大人道：「你家人有否受傷？」

古承恩道：「有，那幾個負責派米的，被打至重傷，有一兩個弱小的，被活生生的打死！」

招大人道：「快帶我去看傷者！」

古承恩立刻領了招大人來到後院處的平房。

室內一燈如豆。

只見床上躺了幾個護院武師，他們都是縛着了白布，滿身傷痕，受傷實在不輕。

招大人道：「什麼人來襲擊你們？」

其中一個護院武師道：「看來也是武師。」

「什麼地方的武師？」

那人似乎不敢說。

招大人道：「這裏沒有外人，你不妨直說！」

「我看他們各人身負武藝，定然是王府中的武師，有可能是大臣家中護院！」

「可能是災民？」

「肯定不會，災民已是餓得有氣無力，那會有力量來襲擊我們？」

「他們目的是什麼？」

「他們似乎並不一定要我們死，他們只想我們停止佈施！」

「停止佈施？」招大人沉吟着，「難道是……」他沒有說下去。

古承恩領着招大人回到大廳，他沒有說話，也不敢打擾招大人的思路。

招大人想了一會，道：「賢侄，你家剛有喪事，又遇着這種狂搶撒野之事，倒不如先停止佈施！」

「好！」古承恩道。

「今早我來過之後，朝中大人都來過，他們留下什麼話？」

「沒有什麼！」

「你想清楚一下！」

「他們都叫我節哀順變……對了，彭大人似乎不贊成我向災民佈施！」

招大人似並不覺得突然，道：「賢侄，你還是專心辦令尊的喪事，並且多派護院武師守護各處……頭七之後，或者先送令堂往鄉間休息一下！今夜發生的事，不要在其他人面前多說！」

古承恩心中極爲憤懣，但這位世伯既然如此說，他也不想再多言。

招大人心中實在是忐忑不安。

本來，以白米賑濟災民是件好事，有人出手干涉，那表示什麼？

很明顯的，那表示有人不喜歡，有人不喜歡古府的慷慨，也許，古承恩的好心，正對比出他們的吝嗇。

招東萊離開了古府，回到自己的府邸。

當他一踏進門，便覺得不大對勁。

他身邊的三個衞士，兩個已一馬當先的走入了院子之內，另一個警覺的護着招東萊。

未到院子，他們已聽到了刀劍拚鬥的聲音。

入了院子，只見十多個黑衣大漢，正圍攻着四個留在府邸中的衞士。

他們似已有所不逮，幸好另外兩個衞士及時加入了戰圈，這拚鬥才成了均勢。

招東萊閃在墻角，護着他的衞士叫萬嵩。

「萬嵩，我在這裏安全，你下去殺他一個片甲不留！」

萬嵩應命。

招東萊一把拉着他道：「那邊在外圍中較矮的人，似乎是這些黑衣武士的首領，擒賊先擒王！」

萬嵩道：「好，大人你自己小心！」

只見萬嵩一躍而出。

他本來是奔向招東萊所指的那矮小武師，不過，他一入戰圈，便被那些武師纏着不放。

一時之間，他無法脫身。

這時，那矮小的武師，却在人羣之間，左廻右避，一直來到招東萊的身旁。

那人不知何時，手中已多了一柄鋼刀。

他一揮鋼刀，人已站在招東萊身前。

招東萊站的地方，是個墻角，本來是個安全之地，但有人來攻，却成爲退無可退。

那人鋼刀劈下。

招東萊雖然是個文官，但他年輕之時，也曾隨大軍南征北討，爲了使自己出入安全，他也練得一身武藝，不過，近年來在京中作事，並且以大學士身份入朝，因此，沒有人知道他身手不弱。

招東萊看看鋼刀從上而下，身體微向左閃，突然一個撲身，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

那人料不到招東萊會還手，而且會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有點愕然。

下劈之刀便慢了下來。

招東萊已一手握着那人手腕，暗勁一加，那人的鋼刀立即脫了手。

那武師的左手，一拳揮出。

招東萊却並不閃避，以腹相迎。

那武師這一拳，已有七分功力，可是，一拳打入招東萊的腹部，却似打進了一堆棉花似的。

他正要拚力甩出，而招東來也一手搭着，兩手互扣，暗哼一聲，已把那武師反身扣着。

招東萊道：「停手！」

衆黑衣武士果然停手。

招東萊好眼力，一看便看出那矮小的武士是他們的首領，首領既在別人手中，他們那敢不停手。

招東萊道：「你們是誰？竟敢在我府中撒野？」

那人並沒有回應。

招東萊道：「你既然不肯直說，我便一刀，送你往閻王處！」

那人掙扎。

招東萊道：「快說！」

那人因爲反手被扣，一時之間，無法反抗，不過，他倒也機伶，趁着他說話，稍爲分心，竟然可以用雙腿向後一踹！

招東萊猝不及防，竟然被他掙脫了。

那人叫道：「殺！」

這話一出，黑衣武師又與招東萊手下的七個衞士打起來，其中的萬嵩，知道那人掙脫了招東萊的手，定會報復，於是，他第一時間，回來護着招東萊。

那人狠狠的一連出了七招。

招東萊畢竟是年紀大了，而且久未練習，拳腳生疏，一時之間，應付不了。

接到第四招，招東萊已被打了兩掌。

再打下去，招東萊定然會受傷。

幸好萬嵩及時接下了那人的三招，爲了護着招東萊，他硬生生的接了兩掌。

那兩掌打得他血氣翻湧。

其他的衞士看見他如此，也趕來救他。

可是，那矮小的武師却無心戀戰，衞士一來，他却全身而退。

唿哨一聲，那些黑衣武士便紛紛躍上牆頭。

萬嵩叫道：「追！」

可是，這些武士來得突然，退却也是無比迅速。

萬嵩與四個衞士追上屋頂，看着那些黑衣武師隱沒在黑暗之中。

他們都擔心招大人的身體，急忙躍下。

招東萊並沒有受到重傷，但身體有點不適。

萬嵩道：「大人，這事……」

招東萊道：「我剛剛離開這裏，會有誰知？」

他沉吟着。

招東萊又問：「那些黑衣人何時來？」

「大人離府不久！」其中一衛士道。

招東萊道：「他們趁我一離開，便來搗亂，看來似早已有預謀——他們這批人，也許便是到古府搗亂的那一批……」

萬嵩道：「大人似是認得那矮脚虎？」

「矮脚虎？」

「我見那人身材矮小，却是身手了得，又是那羣黑衣人的首領，便隨口而叫！」

招東萊道：「對了，他果然眞是矮脚虎滕昌！」

「滕昌？他是滕大人的人！」

「是的，滕大人家族的人向來矮小……他們定然是奉命而來……爲的是甚麼？」

萬嵩道：「我看是與古大人家中佈施的事有關！」

招東萊道：「說是與佈施的事有關，倒不如說是賑災的事有關！」

萬嵩道：「大人說的是！」

招東萊道：「各位，他們派人來搗亂我們目的顯然是叫我們上不了朝，那麼，假若聖上下旨賑濟災民，我也無法插手！」

萬嵩道：「看來他們目的已達？」

招東萊道：「不，老夫仍可抵受多三拳兩脚！」

「你是詐作受傷？」

「不，那矮脚虎厲害！」

「大人更爲厲害，否則何以能反手扣他！」

招東萊道：「各位，我明天絕早上朝，你們也護着我到大殿之前！」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歌聲。

招東萊與衆衛士步出大廳，來到窗前。

只見下面的斜坡，有更多的災民，燃起篝火，飄來的歌聲，似有憂國之心，也有思鄉之情。

招大人嘆了口氣，道：「他們眞苦！」

萬嵩道：「當年我也受過水災之苦，假若當年不是大人援手相救，我早已到了陰曹地府，大人。」

萬嵩欲言又止。

招東萊道：「你要說甚麼，隨便說！」

萬嵩道：「大人，假若你能在聖上面前，多說一些話，那些災民便幸甚幸甚！」

招東萊嘆了口氣。

另外兩個衛士也上前道：「大人，我也是曾經逃難到京師，目的也是走難避災，我們身受此苦，幸好我們當年有武藝旁身，才入了府中，假若不是，早已餓死街頭！」

這兩人名叫魯智與魯慧，是一雙兄弟，他們入招府時，只是作一些低下工作，後來得招東萊賞識，才成爲七大護衛之一。

其他的四個衛士，吳明、郭山、洛恒與畢平，你一言我一語，爲災民訴苦說辛酸。

招東萊道：「災民之苦，其實我也有感受，我年輕時也看過無數次黃河氾濫之災，所到之處，滿目瘡痍，殍屍遍野，他們都是苦。」

萬嵩道：「過去幾天上朝，皇上的意思是——」

招東萊道：「皇上已肯開國庫，不過，只肯撥出一萬兩。」

「一萬兩倒也可濟燃眉之急！」萬嵩道。

「本來是可以。」

「那有甚麼問題？」

「如果由我發放，那也沒有甚麼，大部份的災民也可受惠，不過，如果滕大人插手……」

萬嵩道：「加上上官大人，以及彭大人，那麼災民完全沒有好處了！」

招東萊嘆了口氣。

萬嵩道：「其實他們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極人臣的大官，爲甚麼還要搜刮民脂民膏！」

招東萊道：「人心不足！」

萬嵩道：「大人，你也要起來行動一下！」

「可有甚麼行動？」

「大人雖然勢位不在他們之上，不過，聖上是相信你的，可能會任命你去發放！」

招東來道：「聖上心意難測，假若他們先在聖上面前說了些甚麼話，那我可厤煩！」

萬嵩道：「因此你要盡快上朝！」

「對，明早我上朝，先謁聖上！」

於是，招東萊便這樣決定了。

翌日，三更一响，招東萊便換上朝服上朝。

七個衛士早已在外恭迎。

他們趕快來到金鑾大殿，可是，未見殿門，却已見三大堆人站在殿門之前。

招東萊放眼一看，內心已冷了半截。

原來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冲天早已先他而來，並且身畔各帶威武侍衛。

滕大人因身材矮小，只見聲不見人，道：「招大人，你來得可早！」

招東萊道：「滕大人也早！」

另外兩人也上前，和招東萊一一招呼。

原來上朝之事，早於四更，可是，聖上今天却似不想上早朝。

這些位極人臣的大臣，也要在金鑾大殿之外等候。

滕大人道：「招大人，爲何要上早朝？」

招東萊道：「我想大人也見災民雲集！」

上官無困道：「那些人都是盲目而來，我一見他們便是怒火冲天！」

招東萊道：「大人生於官宦之家，未嘗過天災之苦，才會如此說！」

上官無困道：「我何曾不嚐過此苦？那年黃河又是氾濫，我們也無米，只用一些碎米，煮了一些麋鹿作粥，味道也只是差强人意！」

招東萊聽了，十分憤怒，也是十分不是味道，這些只顧自己的人，吃的便是麋鹿，不知民間疾苦，如何去管治民間疾苦？

彭冲天也走過來，插口道：「這班人似有爲而來？」

「他們爲的是一些白銀，一口米糧！」

彭冲天道：「我看並不是那麼簡單！」

招東萊忍不住問：「他們爲的是甚麼？」

「他們想作反，想作亂！」

招東萊道：「他們是餓民，吃也沒有，何來有作反之想，或作反之力？」

「你看他們結聚一起，一時又唱歌，一時又叫囂，你看那不是作反！」

「彭大人，你要如何對付他們？」

「我自有辦法，這些人從四方八面滾來，所有人都不得放過！」

「你不覺得他們可憐？」

「可憐？有甚麼可憐？他們無衣無食，也不宜於生存在這世界之內！」

「那你認爲怎樣？」

「我，我不想表示甚麼意見！」招東萊對於這個殘暴的傢伙，實在是無話可說！

他們說到這裏，內殿傳來一陣銅鑼的聲响。

衆人連忙來到金鑾大殿的中門。

內監並沒有出來，只在中門宣讀聖旨：「皇上口諭下。」

衆人跪了下來。

「朕是日龍體違和，心情欠佳，不擬在金鑾大殿接見羣臣，但以國事爲重，仍在養和殿與羣臣聚首議論國事，接旨。」

衆人三呼萬歲。

滕世謀上前接了諭示，並隨着那內監一同穿過了金鑾殿的偏廳，直趨那養和殿。

上官無困、彭冲天與招東萊隨着。

養和殿內，一片通明。

皇帝那有甚麼身體違和，只見他精神奕奕的坐在龍椅之上。

不過，皇上並沒有穿着上朝的衣服，他只穿了日常便服，身旁並有一列錦衣武士。

衆人來到殿前，一同跪下，三呼萬歲。

皇帝道：「衆卿家，有何要事？」

衆人默然。

羣臣說話，照殿上規則，是要以地位高低爲次序的。在這四人之中，地位最高的是滕世謀，可是，他爲人老謀深算，知道皇帝今日心情欠佳，不應用災民發餉之事，以破壞他的心情。

他不說話，其他人當然不敢多言。

可是，招東萊卻是十分心焦，假若不再在皇上面前提議賑災之事，恐怕再難找機會提出了。

但滕世謀不說，如何輪到自己說話？

皇上見羣臣無言，正想說話。

招東萊却輕微咳了一聲。

皇帝道：「招學士，你有何話說？」

招東萊見皇上向他招呼，連忙道：「臣想談談皇上開國庫賑災之事。」

皇帝臉色似乎並不好看。

但招東萊見已開了話題，不再猶豫，道：「近日京師已有災民湧現，皇上既然已答應賑災，何不……」

「朕今日正有此意！」

這話實在是出乎羣臣意料之外。

你們捱餓 我來遲了

「朕日前已撥出一萬両賑銀，只是未委派何人擔任賑災之職。」他頓了一頓，續道：「賑災之職，是十分艱巨之職，本來應以在朝日子多久以及官階來作衡量，不過……」

本來，這個人選應該是滕世謀，而不作他人之想，他既是職位最高，在朝日子也最長久。

可是，皇帝既說「不過」，自然是另有人選。

滕世謀心中不悅，又不敢露出任何痕跡。

皇上續道：「朕今日召衆卿來此養和殿，便是提供一個選人之法。」

這個皇帝好玩樂，衆臣子早已知道，這次賑災之事，本是極爲嚴肅的事，却用來娛樂，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最近我有一羣蒙古武士入宮，他們都是擅長摔跤，日夕表演給朕看，開始之時，也是極爲有趣，但日久却是生厭，昨日我有一個奇想，這些蒙古人，其實是否眞的那麼好身手！」

招東萊看看皇上身邊的武士，只見他們身穿漢裝，看來與漢人無異，但經皇上一提點，才發覺他們眼珠有色，眼眶深陷，果然是異邦之人。

滕世謀似已知道皇上心想之事，便道：「蒙古摔跤自然有其精妙之處，不過……」

皇上接口問：「有甚麼不過？」

「咱們漢人技擊也是精深博大，妙用無窮！」

「對，朕也是有如此想法，不過，如何證明？」

滕世謀道：「容易，容易，較量一下，自然便可一分高下！」

「好極了，朕正有此意！」

那十多個蒙古武士，雖然並不明白他們說的話，但皇帝早已把事情告訴了他們，他們都表現出一副躍躍欲試的表情。

滕世謀看看衆人，並沒有甚麼表

示。

皇帝道：「衆卿出入，向有保鏢衛士，何不就以衛士與這些蒙古人作一較量？」

滕世謀低下頭來，並沒有接口。

因爲這實在是一件爲難之事，假若以自己衛士出鬥，勝了並不可喜，因爲皇上既然派出蒙古摔跤武士，自然是希望勝出，可是，漢人武士一旦敗陣，不但長了蒙古武士的威風，而且日後漢人武士地位也不穩。

這種既不討好別人，又對自己無益之事，實在是不應爲之。

皇帝似乎也明白他們之意，道：「卿家四人，共派衛士出而應戰，以回合作算，勝了蒙古人的，便出掌賑災之職！如何？」

這話一出，衆人立時有不同想法。

賑災那裏是一個任重道遠之缺，說句實話，那是一個肥缺才是眞的！

一萬兩只要刮得一成，也有一千兩，這種既可作威作福之職，又可無端賺錢，有誰不願爲之？

只有招學士大爲着急，因爲他知道滕世謀早已在他府中蓄有武士，那些都是極有才能之士。

就算以上官無困來說，他是軍旅出身，身旁更有很多武藝精湛之士，彭冲天向來暴戾，以力爲勇，府中有力之人，實在也不會少。

以招東萊說，他身畔只有七個保鏢兼智囊，並不是十分出色的武人，尤其是以其他武士比較。

而且他們也是志在賑災這個肥缺，定會挑選最出色的人材應戰。

皇帝看見他們各有不同的表情，道：「你們不喜歡這娛己娛人之法？」

滕世謀第一個接口道：「主上妙法！」

上官無困也道：「主上好主意。」

彭冲天向來是阿諛奉承，道：「主上智慧過人，選拔人材，創天下古今之先河！」

只有招東萊是默默無言。

皇帝道：「招學士！」

招東萊知道，把握一個渺茫的機會，總好過讓機會白白溜走，立刻接口道：「好極！」

滕世謀道：「主上，我們何時……」

皇帝道：「朕以爲不用再選時擇日，就在養和殿內立時舉行！」

彭冲天道：「臣下何來武士？」

皇帝道：「在金鑾殿外等候的，都是卿家的貼身武士，武藝定然出色，快召！」

衆人無言，內監已預備出去。

皇帝道：「內監，每位卿家各召五人！」

上官無困道：「可否由臣自行選召？」

「那也沒有甚麼問題！」皇帝道。

於是，衆人隨着內監出外，各選五人，立時又再入內，這時，養和殿已有不同佈置。

養和殿內已鋪好一塊大地毡，猩紅地毡，一看便知是來自蒙古的貢品。

皇帝已安排了自己坐位，而下面左右，各有兩張椅子，是讓四個臣子坐下。

每張椅子前面，都奉有香茗。

這時，各人身下都站了五個武士。

招東萊本有七個武士，而今選了五個，還有兩個在外面，而滕世謀等人，都有更多武士在外。

皇帝見人已齊集，便道：「衆卿家，朕打算用車輪戰法，先拈籌然後對打，敗了的退出，一直打到最後一人爲止，假若那武士是屬於任何一位卿家的，那麼，賑災之缺，便由他出任！」

招東萊問：「假若是主上的蒙古武士？」

「好問題，好問題！」皇帝笑道：「朕向來是願賭服輸，假若朕手下蒙古武士輸了，朕便從國庫撥出銀兩，可是，假若朕手下武士勝了，那麼，四位卿家，便要從你們的口袋內，各付二千五百兩！」

衆人愕然，想不到這個皇帝，提議用這個方法，竟是敲打羣臣竹槓的妙法。

四人互望一眼，只感到無可奈何。

皇帝又道：「衆卿家，你們敗陣的機會極小，朕訂此規則，只是有賞有罰之法，朕只想與衆卿家同樂而已，二千五百兩又不是甚麼大數目，衆卿家少請一兩次盛筵，便可以造福災民，何樂而不爲？」

彭冲天道：「好極，好極，主上想法精妙，實非臣子所能想出！」

本來，這句話是奉承的，但由於涉及金錢，反而變成有點諷刺的味道，皇帝立即不悅。

滕世謀老奸巨猾，一看便知箇中情形，道：「主上慷慨，造福災民，作爲臣下的，其實也應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就算勝了，多捐二千五百兩，也不爲過！」

皇帝聽了這話，立即轉怒爲喜。

滕世謀望了彭冲天一眼，彭冲天知道他爲自己打圓場，感激地點點頭。

滕世謀笑了一笑，表示無須介懷。

那邊內監正爲武士們拈籌。

皇帝看着四個臣子，只覺招東萊一人，似乎是忐忑不安，坐立不寧。

皇帝道：「招學士，假若你不想參加，也可以即時退出！」

招東萊道：「不，不，微臣只怕出醜於聖上眼前！」

「招學士何出此言，你手下武士，都是精靈矯健，定有出色的表現，對

了，招學士，你是大學士，不過，據朕所聞，你是文武全材，說句笑話，假若你認爲手下不濟，你也可親自下場！」

「主上見笑！」

「不，招學士，你在四臣子之中，入朝時日最少，官品也最低，但你勝在年輕力壯，朕是一言九鼎，假若你認爲需要，你也可下場參與！」

招東萊見主上說得極其實在，只道：「多謝主上！」

皇帝向其餘三人道：「卿家沒有意見？」

衆人當然是沒有意見。

內監的拈籌已有了決定：先由一蒙古武士作擂台主，由四臣子各派一人應戰。

於是，鑼聲一响。

一個高大神勇的蒙古武士已躍在猩紅地毯之上。

皇帝又道：「這次比武，志在切磋，點到即止，只要把對方拋出紅毯之外，便作勝算！」

這時，另一個內監已捧出了十多錠黃金。

皇帝道：「爲了鼓勵衆武士努力以赴，勝者可得一錠黃金！」

衆武士聽了，也爲之精神一振。

黃澄澄的黃金，令人鼓舞，有誰不想要？

滕世謀的武士是第一個下去應戰。

只是那蒙古武士，雙手抱着武士，人却向後翻滾，在滾動之際，雙手一甩，那個武士已被他甩了出紅毡之外，倒在養和殿一角。

皇帝看了，立時拍掌叫好。

接着是拋下黃金一錠，那蒙古武士，十分精靈，一手接過金錠，並且叩頭謝恩。

皇帝大樂。

接着是上官無困的武士。

這武士身材高大，看來那蒙古武士再不能以雙手甩出，可是，那武士一下場，那蒙古武士便以雙腿掃出，這種並不是中原武林的打法，一時之間，那武士只好躍起以避，這一躍起却給那蒙古武士一個良機！

他趁着掃出雙腿之際，人隨着雙腿，轉了一個大圓圈，閃到大漢背後，雙手環抱他的熊腰，隨手一甩，那大漢仍未看清楚蒙古武士，已被人拋出地毯之外！

這蒙古武士的確是武技超凡！

一下子，已是輸了一半！

彭冲天的武士，已接着撲身而下。

這時，恰巧是皇帝拋下黃金，那蒙古武士可能是眼中只有黃金，而彭冲天的武士，看準他接黃金的去勢，以肩撞向他的腰間！

這一撞，力量極大，只見那蒙古武士，接不到黃金，人已飛出紅毯之外！

蒙古武士跌在地上，破口大罵。

在場的人，當然不知道他在罵些甚麼，不過，四臣子手下的武士，已用掌聲蓋過他的謾罵！

皇帝見這一個肩撞，使得微妙，也把黃金拋出，並拍手叫好。

武士得意非凡，一手接過黃金。

可是，黃金仍未到手，只感背後一陣勁風，他心知不妙，但又捨不得黃金，仍然不想閃避，待接到黃金，閃避也不遲！

打鬥比武，是間不容髮的，只要慢了一下，便給對方極大機會。

原來，另一個蒙古武士也是用肩撞式。

這一下的肩撞，有如蠻牛抄角，竟硬生生的把這武士抄向了那羣蒙古武士的人叢

他身剛落下，又感到一陣勁風。

可是人在半空，無從發力，只好任由那股勁風擺佈，立時，人像敗絮飄逸，被拋向殿中一條大柱！

武士只好抱着大柱！

那知那羣蒙古武士，早已有報復被辱之心，以四兩拔千斤之法，順着他的去勢，猛加力量，這一撥，足有千斤以上之力。

武士「砰」的一聲，抱着大柱。

只見他的人貼着大柱不動！接着，血從柱畔滴下，然後是湧下。

衆人看了，有人驚叫。

皇帝道：「好！」

皇帝既然叫好，那又有人敢叫停？

內監已上前去看那貼在柱上的武士，而那個蒙古武士却在猩紅地毡之上，耀武揚威！

衆人見了血，更是血脈沸騰。

皇帝也覺興奮。

另一個武士也躍下，展開一場搏鬥。

此刻，大家熟悉了對方的打法，因此，兩方各有勝負，但在各爲其主的打法之下，更爲燦爛！

每次打鬥，都各有受傷，一時之間，養和殿上，散發出一陣一陣的血腥氣味。

這次的車輪戰法，一直戰至晌午。

各人都集中精神在雙方的拚鬥，竟然忘了饑餓。

過了晌午，蒙古武士只剩下一人。

而這邊四個大臣之下，亦是各剩一人。

看來這是一場最後的拚搏，以四敵一，只要打敗這個蒙古人，他們便可以得勝。

四人之中，又以招東萊較爲有利，因爲他手下的武士是最後出戰的一人。

假如前面三個敗了，對方也已筋疲力盡，他手下得勝的機會極大。

當然，只要打敗那蒙古人，任誰

當上賑災之職，也並無關係，因爲，這場本是娛樂聖上之比武，已演變成爲漢蒙之爭。

蒙古武士當然希望在主上面前，立下威信，以後的日子定然是風光不小。

中原武士當然是希望能爲主子出力，而且他們實在也不容蒙古武士在中原立威呢！

這剩下的蒙古武士當然是武技最高强的一位。

滕世謀的武士先下。

這武士極其冷靜，先以不變應萬變之法。

蒙古武士似乎忍耐不住，雙拳探出。

武士一閃身，避過雙拳，正想還以顏色，那蒙古武士却突然蹲下，雙腿離地，以雙手後撑，橫掃而出。

這一招實在是早已使出。

第一個蒙古武士下來，便已使出。

不過，而今這個武士，用的是同一招式，但發揮出來的力量與聲勢，却是非比尋常，不同凡响！

武士突然看不見蒙古人，已是心慌，又感下盤受襲，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這一躊躇，已給蒙古人極大機會。

中原武士倒在地上，蒙古武士立時躍起，他的去勢極猛，有如猛虎撲兔，餓虎擒羊！

他雙手抓起中原武士，似要撕開中原武士之勢！

那正表示出他那股狂野的獸性。

皇帝倒也明白這些塞外之人，兇性一發，實在不可收拾，便叫道：「放下他！」

蒙古武士已獸性大發，但經皇帝一喝，才慢慢恢復理智，只是一手擲出那武士！

上官無困的武士再下場。

不過，他看到剛才蒙古人的兇性，心有怯懼，未及十個回合，已被蒙古人甩丢。

彭冲天的武士接上。

這武士較爲冷靜，不過，那蒙古人似已殺得性起，他一擧手，一投足，都是勁力十足。

中原武士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

蒙古武士轟喝一聲。

那中原武士竟被震退兩步，未及再定神，人已在半空，他死命的亂抓，竟抓住了上面的橫樑，不上不下。

皇帝見了，却是大樂。

彭冲天當然覺得沒有面子，叫道：「還不下來？」

那人鬆手，落在地上，彭冲天上前，踢了一脚，那人沒有叫聲，便昏倒了。

這時，只剩下招東萊手下一武士。

這人便是萬嵩，既是他愛將智囊，也是武功最高的武士，他是衆人唯一的希望。

招東萊輕聲道：「以柔制剛！」

萬嵩點頭，表示會意。

他一躍而出，萬嵩高大威猛，與那蒙古武師不分伯仲，但以頭腦來說，萬嵩應該是勝一籌！

可是，而今是以武會武，頭腦可有幫助？

在平時，萬嵩也是以剛强取勝，而今主子既有錦囊相贈，說要以柔制剛，他不再以剛姿勢出現。

他一擺衣袂。

那蒙古人相撲而出。

萬嵩閃身，讓他撲了個空，然後一脚踢出，那知道，那個翻身在地的蒙古人，也同時一脚踢出！

兩人的腿一碰，外面只聽到「砰」的一聲，但他們却同時痛在心裏！

蒙古人畢竟是慣於赤脚騎馬，亦慣於以脚踢敵，因此，練得足踝較爲硬朗！

萬嵩再動，脚已無力，而且痛入心脾！

那蒙古武士趁此機會，另一脚又踏上。

假若這一脚踏下，萬嵩將會胸口裂開。

招東萊愛將心切，叫道：「慢着！」

皇帝也知，一脚踏下，中原武士定然沒命，也叫道：「慢着！」

蒙古武士聽得皇帝命令，猛然轉身。

但腿仍踏在地上。

「砰」的一聲，殿上的花崗石立時裂開，濺起了無數碎石！

萬嵩看得清楚，只覺一陣寒意，來自心底！

蒙古人哈哈大笑。

一時之間，笑聲震瓦。

皇帝聽到，却又覺得不對勁，豈能讓這異邦之人在殿上耀武揚威？

皇帝道：「招學士，你來？」

其實招東萊早有此意，他實在不能讓這蒙古人打勝，也不能讓主上用這法子而省去賑災的銀両。

要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冲天等人拿錢出來，比登天還要難！

那麼，那些災民豈不又變成橫屍遍野？

而今唯一的方法，打敗蒙古人，要皇上開國庫！

招東萊一躍而出。

那蒙古人已止住笑聲。

看着這前面是一個大臣，他也懂得禮貌，拱手躬身，不過，他的心內實在看不起這個書生型的招東萊。

招東萊可以從他的眼神看到他的心底，他嘴唇向上一翹，也作出了一個藐視的神態。

那蒙古人立時便要出擊。

招東萊一直看着這一羣蒙古人的

打法，是矯健有餘，而內力不足，他們懂得以力借力，却不知道武藝技擊領域之內，猶有更高深的境地。

譬如以內力取勝。

那蒙古人雙拳出擊，用的只是一股蠻牛之力，招東萊以同樣的雙拳出擊，外面是看似柔弱無力，實則是含有綿綿不絕的內力。

那蒙古人只感到肩膀受回壓之力，身體便要被招東萊高擧似的。

他也十分知機，雙拳卸開，側身而卸去那股無窮的力量。

他實在無法明白，以這一個書生型的人物，竟有如此大的功力。

當蒙古人躍開，招東萊却立時乘勝追擊。

一個閃身。

蒙古人想隨着他而轉，可是，面前的招東萊却似無形消失似的。

他再一轉身，猶未看到招東萊的臉孔，便竟腰脅之間一痲，整個人便要倒地。

原來招東萊明白，對付這身軀龐大的蒙古人，定要以快取勝，他在蒙古人身畔閃躍，便是利用自己的輕功，趁他在無法如此快速轉身之時，已一連以食指封了他背後四個大穴：「命門」、「陶道」、「大椎」與「陽關」。

蒙古大漢被點了穴道，整個人搖搖欲墜。

招東萊上前，作狀要用雙手劈下。

假若這一劈成事實的話，這蒙古人定然會立時死於殿前，那圍觀的蒙古漢子不禁叫了起來。

但招東萊並沒有劈下，反而是雙手護着他，讓他仍然能直立着。

明眼的人都知道蒙古漢子大敗，而且敗得極慘。

皇帝當然知道，用嘉許的眼光望着招東萊。

招東萊捉着蒙古漢子，又再用手輕輕拍着他的肩膊，看似是安慰那漢子，其實是爲他解開穴道。

那蒙古漢子突然覺得全身舒暢，當然也明白是對方手下留情。

他再沒有那鄙屑的眼光，反而是以恭敬的神態退後，拱手說了幾句話。

皇帝道：「他認輸了！」

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冲天在旁，也着實舒了一口氣，因爲他們也知道，皇帝這娛人娛己的方法，雖說是無傷大雅，但其實讓蒙古人勝了，實在不是味道。

幸好如今招東萊勝了。

皇帝又道：「好了，招學士，想不到你有如此武功，這個賑災之職，由你承擔了！」

招東萊馬上道：「謝主隆恩！」

皇帝叫退那些蒙古人，並叫內監，就在養和殿上擺開了盛筵。

這時，衆人才覺得肚餓。

這一餐豐盛的筵席，招東萊當然吃得很開心。

皇帝並在宴後，把一度令符交與招東萊。

招東萊懷着愉快的心情，由七位智囊兼保鏢陪伴回府。

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冲天表面上是恭喜招東萊得此賑災之職，但內心却是非常煩躁，因爲眼見一個肥缺，落入這個官品最小的小子手中。

他們一直陪伴着招東萊出了皇宮。

招東萊要趕回府邸，便與他們告辭。

當他離開之後，上官無困忍耐不住，道：「實在便宜了這姓招的！」

滕世謀道：「你也感到不平？」

彭冲天道：「滕大人，你最有辦法！」

滕世謀道：「好，我們再回皇宮！」

彭冲天知道這滕世謀向來以智計取勝，並且深得皇上信任，於是便一行回到皇宮。

他們來到內殿，便立即要內監通傳。

出乎意料之外，皇帝也立刻接見三人。

皇帝見了三人，問道：「三位卿家，有何要事？」

滕世謀道：「這事……這事……」

「滕卿家何必吞吞吐吐！」

「這事本來已由主上決定，但由於事關重大，微臣不得不再多言！」

「何事？賑災之事？」

「正是！」

「其實朕也不想由招學士去辦這事，奈何朕金口已開，不能再……」

「主上，賑災之事，本來是好事，但災民極多，以後如何再應付？」

彭冲天也道：「這批災民接過白銀米糧，定然會你我相傳，不出三日，就算沒有河水氾濫的地方，也會有災民湧來，主上又要再開國庫！」

皇帝聽了，眉頭一皺，尤其是聽到再開國庫，心中更不是味道。

滕世謀見皇帝意動，也道：「再開一次，也是解決不了問題！」

皇帝道：「那如何是好？」

上官無困道：「當然是趕他們回到原居地！」

彭冲天道：「讓他們知道，這京城是天子之地，不是隨便可以蜂湧而來。」

皇帝道：「我聽聞已有災民……」

滕世謀道：「那都是古道祥遺留下來的痲煩。」

「最近死去的古道祥？」

上官無困道：「正是！」

「甚麼痲煩？」

「他的兒子，天生菩薩心腸，老父死後，不知是否要表示他遺愛在人間，竟不斷的在後院佈施！」

「是派錢？」

「是派米糧！」

皇帝道：「也是一件好事！」

彭沖天道：「好事？主上，假若相比之下，以一個大臣，也可以在死後大派米糧，那麼，主上便要……」

彭沖天不敢再說下去，但皇帝當然明白他的意思，自己是一國之君，怎能被一個臣子比了下去！

皇帝皺着眉，有點懊惱地道：「古家有派不盡的米糧與金銀？」

滕世謀道：「他兒子也肯浪費一些，看來他遺下也不少！」

皇帝道：「他是一個高官——」

「年俸三千兩！」

「他只是年俸三千兩，如何有銀兩可派？他們古家是否開有銅山？」

「不！也許有多少遺蔭！」

「有遺蔭……我看……」

彭沖天是個最懂把握時機，落井下石的人，道：「主上猜得沒錯，古道祥生前定是搜刮了一些民脂民膏！」

皇帝道：「我看不是一些，而是搜刮了無數民脂民膏……這錦綉江山，便是被這些奸臣所……」

彭沖天道：「假若把古道祥的遺產清點一下，既可以阻止這一場風暴，也可以把古道祥不義之財，歸回國有！主上認爲……」

皇帝道：「這實在是個好主意！」

彭沖天有點緊張，道：「那麼，這個重責由——」

皇帝道：「這個重責當然由你們三人互相監管，以免被人誣陷！」

好狡猾的皇帝，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三個老奸巨猾，自然有他們分贓之法！

上官無困道：「抄了古氏家族，也只能止住一時，假若災民再來，聖上意思是……」

皇帝道：「卿家意下如何？」

上官無困道：「微臣是軍旅出身，當然是用軍隊，趕那些流徙之民回到原籍！」

「用到軍隊，會死亡枕藉！」

上官無困道：「我們是堂堂大國，東南西北，何處沒有國民，死去一些，又有何相干！」

滕世謀也道：「只有血光之災，才能使他們明白天子之威嚴！」

彭沖天道：「只要派出一些軍隊，嚇嚇他們一下，那些亂民便會鷄飛狗走！」

上官無困道：「那時不用再開國庫！」

這話實在最得皇帝之心。

皇帝道：「好，就照卿家所奏！」頓了一頓，又道：「至於招東萊之事，朕已交了兵符給他！」

滕世謀道：「主上可隨時改變主意！」

「朕金口已開！」

上官無困道：「只要主上下密旨，這件事也包在咱們的身上！」

皇帝道：「好極了，招東萊的事，也由你們處置了，不過，招東萊文武雙全，不要殺他！」

眾人唯唯諾諾。

其實他們三人都同樣的想着：「招東萊在主上心中，既有如此份量，反而要早日殺之！」

他們離開了內殿。

三人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

滕世謀以老大哥身份，道：「兩位同僚，咱們先往古家，看看有甚麼金銀財寶，有甚麼民脂民膏！咱們三人是同聲同氣，自然是三一三十一！」

這是意外之財，二人自然沒有異議。

滕世謀又道：「第三件事是對付招東萊！」

彭沖天道：「對付這文武雙全的人，手段一定要狠辣一點！」

「有何高見？」

「當古家被抄，招東萊當然會大爲吃驚，而四處奔走，爲古家說項，我自會派人往他家中，盜取那令符！」

「假如盜不到？」

「我自會用辦法把他軟禁下來！」

「殺之——」上官無困道。

滕世謀道：「不用這麼心急，這人既在咱們砧板之上，要宰要割，何必急在一時！」

上官無困道：「還是滕兄多見多謀！」

那時，天已入黑，他們三人離開了皇宮，各自回府，換過衣服，便相約一同往古家。

當他們經過招東萊府邸之前，看到斜坡之下，聚集了壓壓一片的人頭，他們也有點心驚了。

抄家是一項既有利，又可作威作福之事，他們三人當然不甘後人。

他們便服來到古家，古承恩親自出迎，他還未說話，已被三人手下一一捆綁了。

古承恩看着他們領着爪牙把家中各種物品一一搜括，不需半個時辰，已把整個古家，打得稀稀爛爛！

負責點數的師爺，對三位大人道：「銀票有三萬，另外金銀首飾，值錢之物，約值十一萬多！」

滕世謀道：「想不到這古氏家族，也有如此家財！」

上官無困道：「以他俸祿來說，實在不配！」

彭沖天道：「如果以實數相報聖上，定會嚇得聖上以爲我們個個爲官都會如此！」

滕世謀道：「那很簡單，劃去前面那個一字便可！」

劃去前面的「一」字，一十一萬兩便立時變成了一萬兩！

那師爺立時依言，劃去那個「一」字！

滕世謀道：「三一三十一，每人只收三萬，其餘的是給你們喝口茶的，兩位意下如何？」

「依照大人吩咐！」

他們各人心中一算，搜括了現金銀票，每人一萬，金銀財寶，每人三萬，合共四萬，實在不枉此行！

可憐的古承恩，父親死後，還未點算遺產，已被這三個貪官接收了。

其實，古道祥生前，並非是搜括民脂民膏之輩，他既有父蔭，亦有田地收租，才會積聚到這些財富。

當財寶分配妥當，滕世謀道：「彭大人，爲安全之計，你先把古承恩收在你家牢獄之中！」

「爲甚麼放在我家？」

滕世謀道：「那個招東萊，並不是好惹的傢伙，把他囚在你家，一方面可以使他不能與招東萊接觸，另一方面將來也可以利用他！」

上官無困道：「看來我要抽調一些軍隊！」

「對，快抽調軍隊，以防災民變暴民！」

彭沖天道：「滕大人，你呢？」

滕世謀道：「我已派人往招東萊府中，施調虎離山之計，希望盜得那令符，那時，一切都在咱們手中了！」

他們三人，各自回到府中。

當他們再經過那斜坡下，災民麕集之處，只聽到一陣一陣哀歌，從四方八面飄來。

那歌聲充滿悲涼之意，間中夾有一些婦孺的號哭，在這半夜冷冷的空氣中，叫人毛骨悚然！

＊　＊　＊

災民實在越來越多了。

斜坡之上，一片混亂。

高猛、爾東望與黃彤三人，已被眾人推舉成爲首領，並有七個既有武功，又有頭腦的游俠，加入了他們之中，協助他們。

這七個游俠，都是來自四湖五海，他們其實各有本領，找飯吃原是不會難倒他們的，不過，他們實在看不過眼，災民在斜坡上已多天，號哭之聲，早已响徹雲霄，但上面官府之人，就是無動於衷！

這七人之中，三人來自廣東。

他們出自洪門，都是師兄弟。

大師兄名爲方寶玉、二師兄是郭大山、三師弟是劉傑，他們都是聽聞北方黃河氾濫，同來一看。

南方一向風調雨順，穀物豐收，他們那裏想像得到，黃河之水，竟會滔天而來！更想像不到，災民家園被毀，饔餐不繼。

本來，以他們三人之力，也無法作出甚麼，但見有人佈施，他們都知道，其實京中正有好心人，他們於是停下，看看有沒有可以幫助災民的地方。

另外兩人，來自蘇杭，是雙巾幗姊妹花！

姐姐是于欣，妹妹是于婷，兩人合使一雙長劍，武功雖然不是極好，但她人却十分漂亮，而且一口吳儂鄉音，說話極爲動聽，她們也有學識，因此極爲受人愛戴。

她們本在蘇杭之地，爲了好奇，來到京師，却遇到了這一場災劫。

還有兩個，却是來自山東。

兩個名副其實的山東大漢。

大哥名叫鄔克，小弟名爲鄔剛，他們兩人，自幼學武，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師傅，長大之後，學識不多，只憑身手，便做了响馬。

不過，他們都是盜亦有道的人。

月前，他們來京，只是想看一下京師繁華之地，想不到看到災民蜂湧而來的情況，他們想起家鄉也曾受過乾旱之苦，食無糧，居無家之苦，因此也決定留了下來。

他們七人，都是熱血遊俠，加上高猛、爾東望及黃彤，組成一個十人組，決定帶領災民的行動。

那天，當古家佈施完畢之後，他們聚在一起，各出奇謀，爲災民打算。

其實他們也成了災民。

鄔克鄔剛兩兄弟，爲人粗豪，武藝較高，因此一開言便說要領導災民，攻向官府。

高猛道：「咱們災民，爲的只是口糧，並不是和官府作對，只要他們施捨一點米糧，渡過此難關，咱們都會散去，返回原地！」

來自廣東的三個師兄弟，却是贊成那雙山東大兄的話，但他們却不贊成盲目去攻，而是把災民組織起來，有計劃的，一步一步的，先禮後兵，迫使官府派糧。

一時之間，你一言我一語，並無結果。

結果，蘇杭來的姊妹花于欣于婷，却又有另一番見解。

于欣先道：「各位，先禮後兵，也是一個好辦法，我聽京中人說，那位招大學士，一向爲國爲民，先向他打個招呼，也是好辦法！」

山東大兄問：「如何招呼？」

于婷道：「咱們各派一人同去，要他們出來對話！」

「他們不肯呢？」

「相信不會不肯，你看，外面災民越來越多，他們看見也會心寒！」

於是，事情便暫時決定了下來。

派出的人選，是于欣與于婷兩姐妹，因爲她們都是巾幗英雌，而且口舌靈俐，較易說服那些大官。

然後是爾東望，還有是廣東的大師兄方寶玉。

他們決定在黃昏時，來到招學士府邸門前，要求招學士與他們談話。

他們都是滿懷希望而去。

那知道，他們一行五衆，從黃昏一直等到深夜，不但招學士沒有出來與他們見面，連招府的大門，也沒有開過，招府上下人等，似乎是採取不聞不問之法。

高猛怒極而咆哮。

方寶玉也有點憤怒，要回去回覆災民。

爾東望較為小心，道：「也許招學士有皇命在身，一時之間，未能露面！」

于欣道：「我看爾兄想法較為合理，咱們倒不如再候一日，看招學士有何反應！」

于婷也道：「就算招學士出來，也不是三言兩語便可解決此事，倒不如再等一天！」

一時之間，衆無異議，回到災民麕集之地。

其實，招學士如何不知道災民要求接見？

可惜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因為他自己也痲煩之極。

那天，他離開了皇帝，回到府中，正想派人幫忙，準備明天到國庫之中提取米糧與白銀，可是，還沒有召到手下來，已傳來壞消息。

壞消息來自古家僕人。

那僕人匆匆入見，道：「大人，朝中三位大官又來古家！」

招學士問：「他們來勢如何？」

「我不知道，古大人一見他們來，便叫我乘快馬來通知大人，他說他年少，未懂官場禮節，請大人到古家，代為打點！」

古承恩的做法其實沒有錯誤。

招東萊立即乘快馬到古承恩的府中，可是，他已經來遲了。

古家上下，已亂成一片。

甚至古家的靈堂，亦已被人搞得慘不忍睹，招東萊看着，竟有一陣悲從中來的感覺。

不過，這不是悲哀的時候。

他找遍整個古府，都找不到古承恩，很明顯，滕大人來過，已經把古承恩拘捕了。

他憑甚麼拘捕古承恩？

他祭奠先父也有罪？

是的，佈施，是佈施使他陷入了罪！

佈施本是慈善之舉，竟會使人罹罪，這天下已變成一個甚麼的天下？

他忽然覺得，今日聖上要開國庫賑濟災民之事，似乎也有點不妥，但是，一時之間，招東萊仍未感覺到事態的嚴重，主上也願意開國庫，誰可阻擋？

他究竟是一個正直的熱血的讀書人，那知他們竟會用天下最可鄙的手法，去完成他們心目中的壞事。

忽然，有人高叫：「失火！失火！」

只見東面一帶，紅光滿天，火舌已經衝上了雲霄。

古府家人，都撲向東邊救火。

那邊是一些草棚倉庫，不及一刻，已經燒為灰燼，杯水車薪，又有何用哉？

昨天還是一個光榮府邸，如今竟成為一個廢墟！

人生倏忽變幻，實在難料！

這樣人來人往，匆匆忙忙之中，招東萊突然感覺到，自己何嘗又不會？

於是，他立即回到府中。

這場大火，也驚動了附近的災民，不過，他們自己也自顧不暇，那有精神去理會其他！

招府之中，似乎十分安靜。

招東萊吁了一口氣。

他立即回到聚義廳內，他手下的智囊與猛將仍然在等候着。

招東萊向他們說出了古府失火的消息。

萬嵩道：「不是普通一場失火！」

魯智與魯慧也同道：「古少爺呢？」

「沒有踪跡！」

「是滕大人他們——」

萬嵩突然道：「剛才我走出外面，發覺有些人經過，黑漆之中，不知是甚麼人！」

招東萊道：「既然是如此，咱們分頭查看府中情形，再來商討明天開庫派糧之事！」

於是，這七位猛將，各自分頭巡視。

招東萊回到了自己的書房，他打算換過衣服，再跟七位手下分配工作。

可是，當他一入到書房，便發覺有點不對勁。

那長案有點淩亂。

招東萊立即移開了書架上一些書冊。

書冊後面是一個暗格。

打開暗格，那個令符去了那裏？

他用力咬了一下嘴唇，鎮定下來，沒有錯，令符的確是放在這暗格之中！

如今呢？

招東萊整個人好像跌進了冰窟似的，全身冰冷！

沒有了令符，明天便不能開庫取銀取糧，而最重要的是失了令符，是欺君之罪！

欺君之罪，可大可小！

知道今天主上賜下令符的人，只有自己，以及另外三個大臣，不是他們，還會是誰？

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冲天，一向都不贊成開國庫賑濟災民，就算主上願意，這肥缺卻是落在自己手上。

當然，招東萊不會中飽私囊。

可惜，他們三人不是這樣想法。

他又想起萬嵩剛才說過，似有陌生人在屋外徘徊，看來一定是那些人下了手腳。

有誰敢來招學士府邸撒野？

招東萊再看了一遍，肯定令符失落，他立即走到聚義廳之內。

七人分別巡查，並無異樣。

萬嵩見招東萊臉無人色，急問：「發生了甚麼事？」

「令符不見了！」

「甚麼？」七人異口同聲。

彭冲天挾持招東萊去見災民領袖「十君子」。

「是的，令符不見了！」

萬嵩道：「那些人，那些陌生人……」

吳明道：「馬上追！」

招東萊道：「太遲了！」

「為甚麼？」

招東萊洩氣的坐了下來，沉思一會，才道：「這根本是一個調虎離山之計！」

「甚麼？是古府的計？」

「不！我相信是三人朋比為奸的計謀，他們先去古府，搗亂了一會，古承恩不得不派人前來請我去，當我去到，古府已是混亂不堪，我本想找到古承恩便救他回來，可是，既無他的踪跡，草棚却又失火！」

「那是故意拖延時間！」萬嵩道。

招東萊道：「對，他們故意聲東擊西，讓我沒有這麼快便回來，有足夠時間下手盜符！」

萬嵩有點慚愧地道：「咱們七人失職！」

招東萊道：「那也怪不得你們，任誰也沒想到有人膽敢到招府盜符，他們既然早有此心，是防不勝防的！」

他們沉默了一會。

萬嵩道：「那麼，他們既已盜符，便可用任何方法加罪於招大人身上！」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萬嵩道：「不過，這是抄家滅族之罪！」

招東萊道：「我看主上也不會如此不講理，主上既賜以令符，也有心賑濟災民！」

「不過，他們並不是如此想。」

「也許他們早又在主上面前，陳說利害，主上改變了主意也說不定。」

萬嵩果然是明白官場中的險惡，人性的醜陋。

招東萊洩氣的倒在太師椅內。

萬嵩道：「大人，倒不如咱們便先行離開此地！」

「往那裏？」

「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招東萊道：「不，咱們一走，他們更可大言不慚，說咱們提取了國庫銀兩，中飽私囊，一走了之，那麼，咱們便成了天下衆矢之的。」

「那麼，立即去見主上。」

那時已是初更時份。

招東萊道：「你們快去各自就寢，明日我將一人上朝，先見主上，假若主上指我罪，你們便各自離去！」

萬嵩道：「不，我誓跟大人！」

另外六人也同聲道：「咱們以大人生而生，以大人死而死！」

招東萊看着自己一班忠心的猛將，有說不出的安慰，也有說不出的難過。

自己一錯，可能累及他們的性命。

招東萊含着眼淚道：「無論如何，咱們好好睡一覺，明天才有足夠的精神應付一切！」

那夜，當然沒有一人好好瞌上一眼。

四更一响，招東萊便馬上換上朝服，他決定先見主上，表明失去令符之事，希望主上仍有英明之心，原諒這一過失！

七位猛將早已在門外恭迎。

招東萊十分感動，他沒有說話，七人擁簇着招東萊，來到金鑾大殿之前，殿前並沒有其他臣子。

五更一响，便有內監出來。

內監傳出皇帝口諭：「主上因風寒不適，龍體違和，決定三日不朝！」

這話對招東萊來說，就如晴天霹靂。

連一個辯白的機會也沒有了！

他們頹喪的離開了金鑾大殿。

皇帝不朝，還有甚麼辦法？

只有一個，去見滕大人，可是，回心一想，自己又憑甚麼去見滕大人？

算是懇求？後悔？

滕大人並不會同情自己，只會落井下石，不過，除了見他一面之外，還有甚麼生機？

於是，他決定去見滕大人。

滕大人的府邸氣派，又有另一番景象。

他們八人，在滕府門外，從天明一直等到日上三竿，才得到滕世謀的接見。

而且接見的並不是滕世謀一人，而是三人，包括了上官無困與彭沖天。

原來二人一直沒有離開過滕府。

他們飲酒談天的渡過了一夜。

當滕大人一見招東萊，便笑道：「招大人，辛苦你了，一早便去開國庫，賑災民！」

招學士一肚子怒火，却要強壓下去，陪着笑臉道：「滕大人取笑了！」

「甚麼取笑？你昨日千辛萬苦，取得了賑災之職，這樣爲國爲民，實在辛苦極了！」

上官無困也道：「那些災民定是當你菩薩膜拜！」

彭沖天道：「災民收到糧食銀兩，已各自散去！」

招東萊聽了這一番揶揄，實在非常難受，不過，如今一切都在他們手上，又有何話可說？

招東萊道：「昨日得罪三位大人，在下知罪！」

「甚麼？」滕世謀故作驚奇，道：「招大學士，何罪之有？」

招東萊道：「在下失去令符，望三位大人手下留情！」

「甚麼？」

三人似乎跳了起來。

「爲了災民，我願跪下，望三位大人，念上天好生之德，讓他們有生路一條！」

滕世謀狂笑道：「招大學士，你叫咱們放他們一條生路，他們又何嘗不是威脅咱們升官發財之路！」

上官無困道：「想當年，咱們領着那些散兵游勇，出生入死，披荊斬棘，才有今日一口安樂茶飯，他們竟以災民向咱們要脅，那存的是甚麼心？」

滕世謀道：「這是主上的江山，也是我們功臣的江山，咱們不能讓任何人染指！」

招東萊道：「他們並不是染指！」

「他們想怎樣？」彭沖天問。

「他們只想一口糧，讓他們有生命，再回家鄉耕作！」

「不，他們並不是如此想，他們想把咱們國庫分攤，把咱們的金銀搶去！」上官無困叫道。

滕世謀忽然轉向彭沖天，道：「你認爲是不是？」

「滕大人的話當然是！」

招東萊看到彭沖天的嘴臉，登時想嘔吐。

上官無困道：「招學士，你想要回自己的命也可以……」

「願大人指點！」

上官無困道：「賑災之事，根本並不是解決災民麕集之道，但這樣讓他們繼續下去，這裏是京師之地，成何體統？」

「你要在下……」

「你並不是始作俑者，古道祥是，他雖已死，並無好收場，你也知道了？」

這話明明是指昨夜古家之事，是由他們一手做成。

「你是這事的繼承者，一切事故，你要自己弄妥，否則，否則……哈哈哈哈……」

上官無困的神情極爲可憎。

招東萊看着他，幾乎忍不住要罵他，不過，他仍然是忍受下來，道：「上官大人，你認爲我要……」

上官無困道：「你要出去，面對災民！」

「如何說？」

「說甚麼要由你自己去想，既要安撫災民，亦不能有損咱們皇朝聲譽！」

招東萊道：「賑災的銀兩與口糧呢？」

「你還再作妄想？」

滕世謀道：「招學士，你還是好自爲之，否則，說錯了一字半句，一切後果，還是由你自己負責！」

招東萊道：「我去！」

他們三人想了一會，覺得這樣白白讓招東萊出去，由他亂說話，一定會惹來巨禍。

滕世謀道：「彭大人，由你陪他出去。」

彭沖天道：「也沒有甚麼問題！」

上官無困道：「招學士，你打算如何說？」

招東萊想了一會，道：「我安撫災民，叫他們回去，主上將會有好辦法救災救民。」

「若他們不肯離去？」

「我會盡力勸導他們。」

滕世謀道：「好極！」

招東萊想轉身便走。

滕世謀道：「慢着，招學士，如今是天光大白，假如你如今出去，一定會引起一些騷動，倒不如在傍晚時分才出去，你可以找着他們的主要滋事份子，向他們游說，較易成功！」

彭沖天道：「對，讓我們好好想一下，好好的準備一下！」

招東萊道：「就如衆大人所說！」

上官無困道：「假若前兩天，你能加入咱們當中，便沒有今日的痲煩！」

滕世謀召了一個家僕前來，道：「帶招大人往客房，好好招待！」

招東萊聽了，知道滕世謀並不相信自己，而是施行軟禁，不讓他出外。

自己已成了他們甕中鱉、俎上肉了！

當招東萊被家僕帶走之後，彭沖天也想去睡一會。

上官無困道：「慢着，我們仍有很多要事商量！」

滕世謀道：「是的，小彭，你要好好捱過這陣大風浪，假若這場風浪渡過，你將會前途無限！」

彭沖天滿心歡喜道：「多謝兩位大人提拔！」

滕世謀道：「上官大人，你認爲憑招學士三寸不爛之舌，便可以說服災民？」

「當然不可！」

「你心中已有辦法？」

「有……軍隊仍未調動得好！」

彭沖天道：「你想用軍隊？」

「不只用軍隊，還用不同的手法！」

「比方是……」

上官無困道：「天機不可洩露，我派你與招學士出去外面與災民見面，目的只是拖延時間，假若我軍隊來到，便配合第一時間趕散災民。」

滕世謀道：「我看要好好教訓他們一頓，好好驅散他們返回家鄉，那是唯一的法子了！」

上官無困道：「那好極了，你們去休息一下，我去部署我的工作！」

滕世謀道：「那要痲煩老弟了！」

彭沖天道：「上官大人當年的神勇，又可大派用場一番了。」

* * *

聚集在皇宮下斜坡的災民越來越多了，而且秩序也顯得越來越亂。

最擔心的是爲首的「十君子」。

這「十君子」是災民臨時給這十個災民領導者的稱號，他們也是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他們正聚集在一個小篷帳內商議。

高猛道：「各位，你們有何消息？」

于欣于婷姐妹花，是負責去皇宮方面打聽的，道：「我們聽到主上也有意思安撫咱們！」

「如何安撫？」

「開國庫，派錢糧！」

「那主上還有一點良心！」

于欣道：「不是那皇帝有良心，而是招大學士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主上。」

「甚麼時候派？」

「聽說是這一兩天內！」

高猛道：「假若眞的派了，我們如何？」

方寶玉道：「假若派得足夠，那麼咱們便要撤退！」

爾東望道：「不，無論是足夠與否……不過，我看災民越來越多，那有足夠之理！因此，咱們要好好把握這機會，要皇帝暫免我們三年糧稅，及其他一些無理苛捐雜項，這才是解決災後的困難！」

黃彤也贊成道：「這的確是一個好機會，假若不把握這個機會，以後也再難得！」

鄔克與鄔剛兩位山東兄弟却有不同的看法。

鄔克道：「俺沒有你們的樂觀，我得到的消息，派糧之事，只是謠言。」

「謠言？」

「是的，是用來暫時安撫民心！」

「他安撫得多久？」

鄔剛道：「俺去看過，他們正調動軍隊！」

高猛道：「爲甚麼要調動軍隊？」

「趕散災民。」

鄔克道：「我看並不是趕散災民那麼簡單！」

「其實趕散災民也用不着軍隊！」

「而且軍隊自各方調入京城，足有十萬之衆！」

「十萬之衆，他們有如大敵當前！」

衆人都笑了起來，因爲幾千災民，何須用十萬大軍？

他們都一致認爲，這是虛張聲勢，要用謠言來嚇走那些無知的災民。

鄔克鄔剛兄弟却持異議。

鄔克道：「我看並不是虛張聲勢，而是眞正的大軍壓境！還有，他們預備了很多武器！」

「甚麼武器？」

「弓箭、弩箭已不在話下，我在城下處，還見有人運石、運木。」

「運石、運木，用來作甚麼？」

鄔剛道：「你們看過附近的形勢沒有？」

衆人點頭。

鄔剛道：「俺們所在之處，是斜坡之下，假若他們在斜坡之上，用巨木巨石滾下，俺們不是變成了肉醬？」

從廣東來的方寶玉與他的師兄弟們大笑起來，道：「我們只是災民，那會用如此大陣仗？」

他們實在不能相信，主上會用此可怖手段。

高猛道：「那麼，咱們如何對

付？」

方寶玉道：「不用怎麼對付，只要好好坐在這裏，主上定會派人出來，與我們商議！」

于欣與于婷，頭腦較為週密，道：「咱們應再組織災民，好好計劃一下，無論他們用甚麼方法來對付我們，我們便水裏水去，火裏火去！」

鄔剛道：「俺說組織災民是十分重要，但並不是組織他們撤退，而是組織他們起來反抗！」

高猛道：「鄔兄，你忘記了咱們災民聚集，咱們只想向主上討個公道，並不是揭竿起義！」

鄔剛道：「向主上討個公道，那無疑是與虎謀皮！」

「不，千萬不能動武。」

眾人對鄔剛與鄔克兄弟的意見，都大表異議。

一時間，兩兄弟也無話可說。

高猛道：「我看咱們與官府的人僵持了這麼一段時間，他們也會心焦，看來他們一定會出來！不過，為了咱們幾千個災民兄弟，咱們仍然各自緊守崗位，假若有新的消息，再來匯報，一起商議。」

於是，各人散去。

其實，除了這「十君子」在帳篷商議這事之外，其他災民亦有他們之間的討論。

他們各有各的看法。

有人認為，只要堅持下去，定然能打動主上的心，艱難的時刻將會渡過。

有些人認為，堅持下去也是沒有用，天下間，有幾個君主能真正體察民情，安撫民心？因此，有些災民，也想過要撤退。

另外一些災民，他們都是年輕力壯、血氣方剛的一輩，他們與鄔克、鄔剛山東兄弟一般，主張以武力表示災民的實力，使官府軟化。

當然，大部份人並不贊同。

因為大部份災民已餓得有氣無力，那能用武？

他們各持己見，各自討論，以渡漫漫長日。

那日天氣很熱，日頭似乎要晒乾這些災民。

到了黃昏又一場驟雨，雖然他們得到一陣涼快，但有些身體較為衰弱的災民，都着涼而病倒。

那夜，災民們唱出的歌聲，更加悲哀了。

＊　＊　＊

招東萊住在舒適的客房內，有珍饈百味供應，然而他却是食不知味。

他只希望早日能出去，安撫一下災民，叫他們早日回去，否則他實在有所不安。

特別是他不願見到軍民的衝突。

如今黃河氾濫，已是災情處處，假若再掀起暴亂，那將是國無寧日。

受最大苦痛的，最終是無辜的百姓。

他實在不忍心再想下去。

可是，他却被軟禁着，出不了自己的房間，再走多兩步，便有滕府中高手阻撓。

招東萊一直等着，等了兩天。

滕世謀與上官無困並沒有出現過，連彭冲天也好像是失了踪影似的。

他甚麼也不知道，既不知道滕府內的事情，更不知道外面災民的情況。

他只有一種預感，一種不祥的預感。

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冲天，一定要部署着一個陰謀，一個殺人無數的陰謀。

是第三天的傍晚，招東萊草草吃過晚飯。

他正在燈下呆着。

忽然，有家人進來，道：「請大人更衣！」

招東萊立即換上了衣服。

他隨着僕人來到大廳，只見三人呷着香茶，似是在談笑，十分愉快。

滕世謀一見招東萊，便道：「招大人，你已好好休息幾天，一切都準備好了？」

「多謝三位大人，一切都準備好了。」

上官無困道：「咱們也準備妥當。」

滕世謀道：「彭大人，你與招大人同往？」

「這個當然！」

「往見災民？」招東萊問。

「是的，你不是早就希望有此一刻？」

彭冲天道：「好了，咱們走吧！」

招東萊隨着彭冲天，出了府門，早已有馬匹準備，並有幾個武士。

招東萊道：「彭大人，我看他們只需送咱們到災民之處，不用保護了！」

彭冲天道：「好，一切如大人所願！」

他們上了馬，一直往災民麕集之處。

這幾天，災民的組織已比較好一些，當他們來到災民的外圍，已有人喝問。

當他們知道是兩位大人來臨，立即領了二人，來到「十君子」的小帳篷內。

「十君子」都在帳篷之內。

當他們見到兩位大人，都紛紛讓開。

招東萊看着他們，心裏有說不出的悲哀。

他們是災民，已是面無血色，衣衫襤褸，如今在烈日之下，過了這麼多天，更是人不似人，鬼不似鬼！

招東萊聲音哽咽，道：「各位，我來遲了！」

「大人，你終於也來了，來遲比沒有來還好！」

招東萊道：「你們快回去吧！」

「回去？」

「是的，先回到你們家鄉，好好工作，堅守崗位，我知道而今天下困苦，但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渡過這個困苦……」

一時之間，十君子都被招東萊的聲音所感動。

招東萊說道：「我也是來自貧困，也嘗過黃河氾濫的滋味，不過，你們麕集在此，終是無用！」

有人叫道：「開國庫派糧！」

「災民這麼多！你叫國庫能應付多少，倒不如你們先回去，我會說服皇上，暫停你們上繳銀糧，再派大隊，疏導河床，這才是最基本的辦法！」

這話聽來也有一些道理。

有人問道：「主上肯嗎？」

「主上當然肯，因以民為本，主上非常看重你們，只要你們散去，我們才能好好辦事！」

「散去，我們就此散去！」

招東萊道：「我不想看更多的悲劇！」

眾人點頭。

「你們家鄉之中，仍有你們的兄弟姐妹，父母叔伯，也希望你們早日回去！」招東萊道：「黃河是我民族發源之地，亦是我們民族千古以來的悲哀……治黃河並非一朝一日可成，我已與主上多次商議，定有解決之日！」

招東萊見他們意動，又道：「我也年輕過，知道為國為民，是熱血，是希望，咱們國家有你們，明天將是更光明的一天……」

很多災民都受了感動，低聲啜泣。

招東萊道：「回去吧，回到你們的家去，你們的家人都等待着你們，攜手再一起建設家園！」

招東萊與個別的「十君子」說話，他們之中亦有些意動。

雖然彭冲天一直在招東萊身畔，他並沒有說過甚麼，不過，他的臉却是誠懇的。

人們也相信他。

這一幕感人的談話，終於結束了。

招東萊回到自己的府邸，他也覺得一切都有極大的希望。

明天，災民散去，他再可以上朝，與皇上商議，這次再開國庫，將不只是賑濟災民那麼簡單，而是商議如何再造黃河，同去建立一個民豐物阜的中原。

那天晚上，他發了一個太平盛世的美夢。

賑災絕招　屠殺災民

現實並非夢想那麼美好。

當招東萊與彭冲天離開了災民，「十君子」同時又開會徹夜商議着。

招東萊、彭師天離開了，他們都冷靜下來。

漸漸，他們的議論分作兩派。

一派主張和平地離去，各自回到家園。

另一派却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要招東萊與彭冲天有實際的行動才肯散去。

高猛望着鄔克與鄔剛兩位山東兄弟，問道：「你們要他們有甚麼實際行動？」

「譬如是派一些銀兩，一些糧食！」

「譬如是立刻要主上下旨，免去人民三年糧！」

于欣與于婷兩姐妹却不大贊同，道：「你看彭冲天與招東萊，都是朝廷命官，他們都肯紆尊降貴，來到我們災民之間，安慰我們，我們還要求甚麼？」

至於廣東來的方寶玉，與他的師兄弟也不贊成立刻撤退。

高猛道：「我是主張暫時撤退一部份，看看他們的誠意如何？」

黃彤道：「假若沒有誠意呢？」

說到這裏，一時之間，又有敵愾同仇之感。

爾東望道：「我在黃河邊長大，從來沒有看過官府肯出錢修河道，假若真的有命令下來修河，也只是一批官員來了，再次壓搾了人民的血汗！」

其實，生長黃河兩岸的人都知道，爾東望說的是事實，盼望主上下旨修河，這個希望很渺茫。

「也許招大人有辦法說服主上？」

沒有人會知道。

經過徹夜的商議，他們決定暫時留了下來。

這一夜，斜坡上的災民算是安寧的一夜。

翌日，他們「十君子」各自到災民中間，說出他們昨夜見過招學士與彭冲天的事。

災民之間，也引起了相當的哄動。

有人贊成回家鄉，待主上下聖旨修河。

也有人大力贊成留在斜坡之上，堅持官府有所行動才打算撤退。

當夕陽落下，「十君子」回到帳篷之內，說出他們從災民中聽來的意見。

結果，也是一半贊成留下，一半贊成撤退。

忽然，帳篷之外，來了幾十個人。

他們都是負責在斜坡外圍放哨的人，因為近日來已有很多人，見一些官兵在附近巡邏，他們為了災民的安全，因此派了一些人去放哨。

這些放哨的人，異口同聲地道：「入夜之後，四處都有軍隊行動！」

「你看他們來做甚麼？」

「聽一些軍隊說，是來維持治安的！」

「另一些軍隊說，是來幫助運糧的！」

爾東望突然站起來道：「我今日路過斜坡的下邊，也看到很多軍隊的，那些軍人，似乎是要來對付咱們的！」

黃彤問：「對付咱們，何需用這麼多軍隊？」

高猛也道：「咱們手無寸鐵，更是餓得有氣無力，何必用軍隊對付咱們！」

爾東望道：「咱們聚在這裏，一切都是平和的，但在他們眼中未必是……」

鄔克鄔剛問：「他們認爲俺們作反？」

爾東望道：「正是！」

鄔克道：「假如俺們作反，那是官迫民反！」

于欣道：「不會的，我們只是聚聚，談談家鄉往事，說說飢餓之事，那會作反！」

爾東望道：「你們實在太天眞了，過去何處有災，也不是被軍隊打下去了！」

高猛道：「那麼，你認爲軍隊來對付咱們？」

爾東望點頭。

高猛道：「那你有甚麼意見？」

「撤走！」他斬釘截鐵地道。

鄔克與鄔剛首先反對。

方寶玉的師兄弟也不贊成。

一時之間，他們都激動地談論着。

爾東望道：「你們個個孔武有力，假若眞的軍隊來了，你們既可逃走，也可殺一個白賺一個，而下面那些災民又如何？」

鄔剛道：「他們也可與俺們共同殺敵！」

爾東望道：「他們走快半步也難……假若有軍隊來，所有災民也沒有性命！」

黃彤道：「死了也好，讓皇帝知道我們的死諫！」

「死諫？自古以來有多少個皇帝會接受死諫，他們只認爲你們不識抬舉而已！」

他說的其實是實話。

爾東望道：「爲了下面那些無辜的災民，我們還是撤走的好！」

「不，千萬不能！」

爾東望道：「我實在不忍心！」

高猛道：「你們認爲如何？」

「不，千萬不能宣佈這個撤走的消息，否則，官府未來干涉我們，我們便已自己踐踏自己而死了！」

爾東望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

他離開了那個帳篷，然後走到坡下的災民處，勸他們明天一早便要撤走。

當時，下面的災民也起了一番哄動。

＊　＊　＊

彭冲天與招東萊離開災民後，招東萊自己回到自己的府邸，但彭冲天並沒有。

他知道目前一個大好的時刻，一個立功的時刻。

他回到滕世謀與上官無困處。

滕世謀一見他，便心急地問：「怎麼了？」

「他實在不似一個代表主上的官員！」

上官無困道：「他像甚麼？」

「像個小丑！」

兩人聽了，也笑起來。

「如何像個小丑？」

「他說他會要求主上，免收三年稅款，更要開國庫，派人重修黃河！」

「那是痴人說夢！」

「主上也肯麼？」

滕世謀道：「招大人似乎是犯上了欺君之罪，或是假傳聖旨之罪！」

「災民如何？」

「他們似乎十分感動！」

「美麗的謊言有誰不愛聽？」

彭冲天道：「兩位大人，最重要的並非如此，我看，招大人冒大不韙的向災民說這些話，是有深謀遠慮的！」

上官無困是個老粗，並不明白，問道：「他有甚麼陰謀？」

「他想得人心！」滕世謀道。

彭冲天立刻道：「大人果然是天眼神通！」

滕世謀道：「多年以前，我也用過這種計謀，對，先得人心，對日後升官發財，自然大有幫助，不過，今日我已到此地位，何必再得人心！」

上官無困道：「這招學士倒是大有野心的人！」

彭冲天道：「是的！」

滕世謀道：「他有野心也沒有用了！」

「怎麼對付他？」彭冲天問。

滕世謀並沒有回答他，只是奸笑。

一會，他止住了笑意，向上官無困道：「你的傢伙都準備好了？」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彭冲天問：「軍隊都應命了？」

上官無困道：「當然應命，只要我一下命令，軍隊便會向四方八面而來！」

滕世謀道：「這次我們出軍隊，一定要一舉而定江山，不能讓那些叛民有反抗的餘地！」

上官無困道：「這個當然！」

滕世謀笑着。

彭冲天問道：「他們反抗呢？」

上官無困道：「不會的，我上官無困已有了一個極好的計劃，大人你認爲如何？」

彭冲天知道，他們兩位大人之間，定有了一個默契，他們不願說出來，一定是個石破天驚之計。

彭冲天當然沒有追問，因爲在官場的人，知道太多的，並不一定好的。

滕世謀道：「彭老弟，整個計劃之中，你是要禁錮着招大人才好，不能讓他出他府邸半步便可！」

「屬下一定辦得到！」

「不過，你却不能拘捕他！」

「你可以讓他自由自在地在府內，看看我們的一次大行動，以達到阻嚇他的作用將來……其實，他那會再有將來？彭老弟，你好好準備升官發財！」

「多謝兩位大人扶持！」

那夜，他們又好好吃了一頓，也好好來一番暢飲，並且發了很多美夢！

＊　＊　＊

「十君子」已變成了「九君子」。

因爲他們都怪責爾東望，不能與他們共同進退。

爾東望也失去了踪跡。

那天一早，他們又接到了一個新消息。

據放哨的人說，在幾個斜坡通道處，有一些刀槍劍戟放置在路旁，並沒有人認領。

附近也並沒有軍隊。

「九君子」猜測了一會，仍然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鄔克道：「既有武器，拿些武器在手，有備無患！」

高猛突然明白過來，叫道：「各位，快吩咐所有災民，千萬別動那些武器！」

「爲甚麼？」

「因爲那是一個陰謀！」

「甚麼陰謀？」

「而今我們都是手無寸鐵的災民，因此，他們要用軍隊也出師無名，假若我們有武器在手……」

方寶玉也道：「這實在是一個奸計！」

高猛道：「快叫所有人離開那些武器！」

放哨的立刻回去發佈這個決定。

＊　＊　＊

招東萊從酣睡中醒來。

他洗了臉，便走出他臥室前的小露台。

從這裏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斜坡下的災民，經過昨夜的勸慰下，那些災民應該撤退了吧！

他擦了擦眼睛。

沒有，災民仍然麕集着，東一撮、西一撮，似乎是忙碌的搬運着一些東西。

招東萊看了一會，不禁自言自語道：「難道我說的話完全沒有效力？」

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問是十二分誠懇的，災民都應該感動。

他立刻召了萬嵩來見。

萬嵩顯得十分憔悴，他一見了招大人，便用嘶啞的聲音道：「我們已被軍隊包圍了！」

「甚麼軍隊？」

「是上官無困的軍隊！」

「他爲甚麼會包圍我們？」

「誰知道？事實却是這樣！」

招東萊立刻走到學士府的大門，萬嵩跟着。

門口並沒有人把守。

招東萊望望萬嵩，萬嵩並沒有甚麼表示。

可是，當招東萊一步踏出學士府之時，突然有兩個黑衣武士，不知從那裏奔了出來，大聲吆喝。

招東萊被他們的突然出現嚇了一跳，問道：「你們是甚麼人？」

兩個武士都認得招大人，立時抱拳道：「招大人，請回步！」

「回步？這是我們府邸！」

「招大人，實在得罪，我們只是奉命而行！」

招東萊看看府邸的四周，有更多的黑衣武士在附近隱蔽的地方躲藏着。

「奉誰的命而行？」

那兩個武士並沒有回答，只是抱着拳，低下頭來。

招東萊有點光火，但他到底是個讀書人。

萬嵩也低聲道：「我們回去再說！」

他們並沒有立即回去。

招學士的府邸並不算很大，但也有一個後門。

他們一起來到後門。

當他們一推開後門，有五個黑衣大漢一齊湧上。

招東萊與他們說話，立時關上了門，回到自己的書房內，並吩咐萬嵩，把其餘人等，一齊召來。

他自己坐在書房內，心緒極爲凌亂。

是誰出賣了自己？

彭冲天是唯一的一個，也是無可置疑的。

怪不得會見災民的時候，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他陪伴自己往看災民，只不過是欲加之罪！

其實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萬嵩已領着衆人來了。

每個人的臉上，神色倉皇。

招東萊道：「你們有沒有外面的消息？」

萬嵩道：「外面的災民十分哄動！」

「爲甚麼？」

「據說到處都有軍人！」

「軍人？甚麼軍人？」

「主要是上官大人直屬的軍人！」

「軍人也許是用來維持秩序的！」

「不，」萬嵩道：「那些軍人，都配備弓箭、武器，甚至火把！」

「他們有沒有異動？」

「暫時沒有！」

招東萊嘆了口氣。

「大人，我們走吧！」

「走？走到那裏去？」

「走到那裏去也好，否則，我們被

軟禁在這裏，日後也不見得有甚麼好！」

招東萊道：「這點我也想過——你們走吧！」

眾人默然。

招東萊又道：「你們走吧！我去見過災民，答應過他們會與主上商討，重修黃河，免稅三年，我不能食言！」

「但你會有殺身之禍！」

「我知道。」招東萊沈重地回答。

「走吧，你們走吧！」

「不，大人！你待我們恩重如山，我們怎會在此時刻離大人而去？」

一時之間，整個書房，喋喋不休，沒有一個願意離開。

萬嵩道：「大人，除非你走，我們會護着你而去！」

招東萊道：「你們可有辦法出外打聽一下？

萬嵩道：「可以！」

「那麼，你們分頭再探消息，看看有甚麼轉機，我們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好！」萬嵩吩咐了五人不同的工作，留下了兩個，負責保衛招東萊。

招東萊也沒有異議，因爲他也有一個預感，禍事快來了！

當眾人離開之後，招東萊在書房之內，寫了一封密函，希望假如有重大變故，也可以請求援兵。

到了傍晚，眾人回來，臉色更爲沈重。

萬嵩道：「你們向大人報告！」

魯智道：「在斜坡遠處，有人開始互相打鬥！」

魯慧道：「也有軍人借故生事！」

吳明道：「兩邊軍人亦打死了一些災民！」

郭山道：「東邊却有災民打死了一些軍人！」

招東萊從這幾句簡單的報告中，已明白了整個災民麕集的形勢。

萬嵩道：「我在道上，聽到很多不同的消息，有人主張離去，有人主張負隅頑抗！」

招東萊含淚道：「一場可怕的衝突，看來是難以避免的了。」

萬嵩道：「大人，走吧！」

「不，我不能走，你們走吧！」

沒有人願意走。

招東萊率了眾人，來到露台之上。

那時，天已入黑，災民聚集的地方，並沒有燈火，反而是遠處有些燈光。

那並不是災民的燈光。

招東萊看着，整個人也呆了。

災民似已安靜下，不時飄來一陣歌聲，歌聲比前幾天更爲深沈悲慟。

招東萊道：「你們有把握帶我出去？」

萬嵩道：「有，絕對有！」

「帶我找上官無困！」

「找他？」

「因爲這些都是他的直屬軍隊！」

萬嵩道：「上官無困已離開了京城！」

「往那裏？」

「去了成德山莊！」

「他去做甚麼？」

「避暑！」

招東萊聽了，心下怒極，這個時候，他竟有心情往成德山莊避暑？

「滕大人呢？」

「據說他也離開了，去了浸冷泉！」

「彭大人呢？」

「沒有他的消息！」

招東萊道：「帶我去找彭大人！」

眾人正要動身，忽然他們看見斜坡頂上，燈火突然光亮起來。

災民都擁在一起。

忽然，雷聲隆隆。

天上並沒有閃光，何來雷聲隆隆？

原來斜坡之上，突然滾下了無數的大石！每塊大石都有幾百斤重。

大石滾下，無數災民被壓死了。

可是，那些災民並無退縮之意。

忽然，火光熄滅。

災民亂哄哄的，雖然是黑漆一片，招東萊與他的武士仍然可清楚看見，災民們萬頭湧動。

這時，火光又再亮起。

又有東西從上滾下。

這次並不是大石，而是一條一條的大樹幹，從斜坡之上滾了下來。

那些災民見了大樹幹滾下，也不逃避。

大樹幹足有千斤重，加上滾下的力量，實在驚人。

火光之下，樹幹滾過之處，看不見一個人。

那些人都變成了肉醬。

招東萊也經歷過很多次戰爭，却從來沒有看過如此殘酷的情景。

那些武士都是過着刀頭舐血的日子，却從來沒有見過這可怖的場面。

招東萊想嘔吐，可是却嘔不出來。

有些武士掩面哭泣。

大樹幹一根根的滾下來，轉眼之間，整個斜坡再沒有人影。

遠處仍然有人叫囂。

一排一排的弓箭手，慢慢向斜坡下去。

他們手執弓箭，只要一見人影，便射向他們，一時之間，只見鬼哭神號。

這實在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場面。

招東萊看着，尤似在夢境。

夢也沒有這樣的情景，這是超乎常人所能想像的！

忽然，一支冷箭射來。

眾人護着了招東萊。

招東萊道：「走吧，我們走吧！」

眾人不再說話，護着招東萊先到

了後院。

到了後院，招東萊首先把懷中的密函，縛在一隻信鴿之上，並且立刻放了。

雖然是黑夜，那隻信鴿仍然往上飛。

招東萊望着牠，心中道：「希望你逃過大限，飛到你要飛到的地方！」

萬嵩道：「大人，快走！」

洛恒與畢平早已出了後門，那些負責把守的軍士，可能因爲是黑夜，已疏於防守。

他們以快速的手法，解決了差不多十個軍士。

萬嵩護着招東萊出了後院。

招東萊道：「各位，你們各自散去逃命，只留下萬嵩一人護着我便可！」

眾人却不願意。

招東萊道：「假若我們一同出去，定會引起其他軍士的注意，我們可能無一倖免，假若分散而逃，大家都可安全離去。」

萬嵩也道：「我護着大人，假若逃離險境之後，我自會聯絡各位兄弟。」

眾人聽了，都依依不捨地離去。

果然，招東萊沒有猜錯，各人分別離去，還可以邊打邊退，假若一齊出現，定會被弓箭手射死。

萬嵩護着招東萊，一直向市郊逃去。

招東萊道：「往那萬佛寺。」

萬佛寺在京師城郊，並不是一間十分著名的寺院，香火也並不盛。

一路上，他們也遇到了一些關卡，不過，憑着招東萊與萬嵩二人的機智與武功，却是有驚無險。

來到萬佛寺時，已是天明。

寺內有幾個小沙彌在打掃，可是，他們並沒有向他們查詢，便直入了內院的禪房。

禪房之內，並沒有床，只有一張蒲團。

蒲園之上，坐着一個老僧。

那老僧似已入定。

招東萊一見老僧，便叫道：「師傅，我錯了。」

那老僧微微的張開了眼睛，道：「東萊，你來了。」

「是的，我來了。」

「你帶來了血腥味。」

「是的……我沒有殺人，但身上充滿了血腥味。」

那老僧似在合指一算，半晌才道：「實在是難逃的一劫。」

「師傅，我實在後悔，太留戀凡塵，才會充滿了血腥，師傅，我的原意並不是如此。」

「貧僧明白，天下事，多少是你不殺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

招東萊痛哭道：「我而今應怎樣？」

老僧道：「先告訴我原委。」

招東萊把近日災民之事以及他與滕世謀、上官無困和彭冲天在主上面前商議的事，一一告之。

最後，他還把自己與災民面談的事，也一一說出。

老僧聽着，並無激動。

半晌才道：「東萊，而今壞事已成定局，你逃了出來，算是你的造化。」

招東萊道：「難道我就這樣看着他們肆無忌憚？」

「不，上天自有懲罰他們之道。」

這時，有人敲禪房。

老僧道：「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年紀老邁的僧人，只見他身穿粗布衣裳，脚踏破爛芒鞋，表情十分驚異。

「甚麼事，了因？」

了因道：「我從城裏買菜回來，城中一片混亂，到處都是死屍，阿彌陀佛……還有，很多人被打得屍體不全……阿彌陀佛，還有一些人，據說已被大樹幹滾下而壓成了肉醬……阿彌陀佛。」

他不斷地喘氣。

了因年紀也不少，他經歷的事應說是不少的，但想不到，他看見了那種場面，竟然心有餘悸。

那場面實在可怖。

了因定了定神，又道：「城牆之上，還掛了一些死屍，那些人皮黃骨瘦，都是手無寸鐵的災民……還有，士兵燃着大火，把不全的屍體拋進了火堆，就在那地方火化。」

老僧合十：「阿彌陀佛。」

招東萊聽了，不停地下淚。

「天可有理？」招東萊大聲向天問。

老僧道：「那要看你們了。」

招東萊並不明白他師傅所指，問道：「怎麼看我們？我已成了他們的眼中釘。」

老僧道：「你要好好留下，讓天下知道這事實，把殺人兇手殺掉。」

「是的，有甚麼可祭那些災場內的亡魂？只有那些劊子手的心肝，才可以慰他們在天之靈。」

老僧道：「那麼，你們好好休息。」

了因帶了二人往客房。

原來這老僧名爲悟通，年輕的時候，與招東萊有過一段師生之緣，後來，因受佛法感動，決定拋開一切凡俗之念，出家爲僧。

本來，他也以佛法來感動招東萊，可是，他却要去爲官而救民。

用佛法超渡眾人是救人，做一個廉潔官吏去救天下的黎民，也是救人。

兩者並無衝突。

那只是殊途而同歸。

悟通曾對招東萊道：「異日若有危難，來萬佛寺。」

這一句話，招東萊一直沒有放在心上。

想不到在這一個夜晚，他眞的要逃來萬佛寺。

招東萊兩日來無法入睡，因為當他一閉上眼睛，便看見當天士兵用樹幹壓災民的慘劇。

萬嵩一直在旁安慰他，不過，他自己也並不好受，他也是無法入睡，無法下咽。

悟通知道這情形之後，立刻來見他們。

兩人的神情極為頹喪。

悟通道：「假若你們如此下去，那些災民便死得沒有價值了。」

招東萊道：「我無法控制。」

萬嵩也道：「我簡直不能閉上眼睛。」

悟通道：「你們可知近日城中的情形？」

「又發生了甚麼？」

「沒有甚麼！」

「甚麼沒有甚麼？」

「據城中的軍人說，災民都散去了，愉快的散去，他們要回到家鄉，重新建設黃河。」

「有多少人死了？」

「他們只說有一些本已餓壞的人餓死了，其餘的人都合作地回家鄉。」

「你相信嗎？」招東萊恨恨地說。

「我當然不相信，城中死傷，何止成千上萬！」悟通也有些激動，本來一個已看透塵世的老僧，不應如此激動。

招東萊道：「就只是從我露台望下去，已經不知壓死了多少人，他們竟敢說沒有死人。」

萬嵩道：「我們沿路走出來，也不知看到多少殘缺不全的屍體了。」

悟通道：「這事城中所有人都知道，不過，有道是官字兩個口……」

萬嵩道：「那就讓他們如此胡說八道？」

悟道道：「當然不是，因此你們要振作。」

忽然，了因又從外面闖入，道：「招大人，有人要見你。」

萬嵩緊張起來。

有誰會知道他們躲在萬佛寺？

難道那些狗腿子竟然找到這地方來？

招東萊道：「是否一個年輕人？」

了因點頭。

「他有沒有帶其他人？」

「沒有，他是滿身鮮血的。」

招東萊道：「快帶他來。」

不一會，了因與其他幾個僧人，扶着一個滿身鮮血的年輕人進來。

「是你，你接到我的信嗎？」

那青年點了點頭，便暈了過去。

「快救快救……」眾僧人立刻救他。

招東萊道：「萬嵩，你認得他嗎？」

萬嵩道：「有些面善。」

「是災民中『十君子』其中一個——爾東望。」

「對，是那個小伙子。」

「我第一眼見他，已知他是個不平凡的人，因此，我問了他的來處，在甚麼地方可找到他。」

「他告訴了你？」

「是的，是京中一個古舊胡同，因此，我臨走之時，便以飛鴿傳書，希望他可以來。」

「你不怕他出賣你？」

「我相信我的眼光。」

不一會，爾東望已醒了過來，他一看上了招東萊，便忍不住的哭起來。

「為甚麼你滿身鮮血？」

「我想與他們拚命，我一人出去，殺了幾十個士兵，也被他們追捕。」

「有沒有人追踪來？」

爾東望道：「沒有，我在半路也暈倒過一次，並沒有人再追來。」

「其他的『十君子』呢？」

「我不知道，當大樹壓下，火箭亂飛的時候，咱們都各自逃命而失散了。」

「他們——」

爾東望道：「我不敢想下去……」

接着他竟然哭了，哭得像個小孩子，失聲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血，那麼多死屍……」

招東萊道：「是的，沒有人見過，沒有人見過那些狠心狗肺的人……」

「就這樣讓他們活下去？」

「當然不是，爾東望，快養好身體，我們再合力，這次，這次……我們絕不相信那些披上狼皮的人，比狼還要兇殘的人。」

招東萊看着爾東望，他知道不單自己要振作起來，他要更多人振作起來。

翌日，招東萊與萬嵩都吃了一些素菜。

他們強制了悲哀。

爾東望是年輕人，他受的只是皮外傷，復原得很快。

他們三人聚在禪房之內。

悟通並沒有參加在內，他堅持有他的工作要做，他領了所有寺中的僧侶，為當晚受屠宰的亡魂超渡。

這一堂法事，足足要做七日。

招東萊、萬嵩與爾東望三人，決定要有實際行動。

招東萊道：「爾東望，你可找回多少個君子？」

「我不知道，我會盡力而為。」

「你打算怎樣去找？」

「我會易容改扮，召集他們回來，才一起再共事。」

「好極了，萬嵩，你呢？」

萬嵩道：「那夜我保護大人走出來，他們各自散去，我們已有了約定的地點。」

「好，找回『十君子』，加上咱們七人，看看那幾個狗官還可以躲在甚麼地方。」

翌日，他們兩人各自出發。

招東萊也化了一個商販的裝束，往城中去看。

來到城中，到處仍可見一些士兵巡邏。

街上再沒有災民，只有一些普通居民，他們都是默默無言，沒有人膽敢聚在一起談話。

據說士兵天天抓人，只要他們認為可疑的，便被拉入衙門，很多人一去便沒有再回頭。

那些居民連哭也不敢。

招東萊入了城中。

商販店舖照常營業，可是，到處都是冷清清的。

忽然，他看到一張黃榜。

黃榜之上，赫然有自己的容貌在上。

「皇帝詔曰：通緝犯人招東萊以血奏摺與長劍，要脅同僚，與亂民對話，賣國通奸，若有人舉報，當即奉上黃金百両。」

招東萊看了，心中十分憤怒，那血奏摺與長劍，只不過是那天一時激動，吐了些血，竟被誣陷為要脅同僚之物，實在是無理。

至於與災民對話，全是為了國家，免除人命損失，而且得到三位大人同意，甚至彭冲天亦在場。

事實擺在眼前，他們不只殘虐無道，而且胡說八道，他們已變成瘋犬了。

這時，有幾個農民模樣的人，走近黃榜。

其中一人道：「皇帝竟然通緝這個大官。」

另一人道：「好沒道理。」

「甚麼沒道理？」

「這位招大人，向來愛民如子，就是出事的前幾天，也去看過災民，而且叫災民散去，日後努力重建黃河，為何竟會無端的成了罪人。」

招東萊望望那人。

那人一身粗衣，看來並不是讀書人，但說起話來，倒也有道理。

那人似乎意猶未盡地道：「其實那個叫彭冲天的，才是個大罪人，他發令軍隊入城，濫殺無辜……」

另一人立時捂着了他的嘴巴，道：「難道你也想抄家滅族。」

那人在激憤中清醒過來，看了招東萊一眼，覺得他並不似是告密之人，才慢慢離去。

招東萊看着二人離去，心內有無限感慨。

這兩個只是普通農民，並不是甚麼讀書人，却能夠分清是非，黑白分明。

招東萊離開了那張通緝黃榜，再向大街而去。

原來大街之內，各處通道都已貼滿了黃榜，通緝的人無數，最多的是有關「十君子」的。

另外還有幾張是通緝自己的手下，包括了萬嵩、魯智、魯慧與吳明等。

通緝的酬金至少也有幾十両黃金。

看來這班瘋狂人，要一下子把這羣正義之士一網打盡。

招東萊越看越是激憤，為了避免露出自己的身份，他決定先回萬佛寺，才再作打算。

當他正想離去，忽然，前面傳來敲鑼打鼓的聲音。

人羣也朝着熱鬧處而去。

招東萊跟着人羣，只見前面是一隊官差，其中為首的叫道：「後日午間，斬首示眾。」

那官差不斷的重覆這兩句話。

招東萊覺得奇怪，為甚麼官差會這麼宣傳斬首示眾？

於是，他走上前去。

只見兩個官差，拉着一條橫額，上面寫着：「抄斬罪犯古承恩。」

招東萊恐怕自己眼花，一連揩了兩次眼睛，再看橫額，仍然沒有看錯。

原來古承恩已被捕下獄了，並且要被斬首。

他究竟犯了甚麼罪？

佈施災民便是滔天之罪？

招東萊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他眞想立刻跳入衙門，把古承恩救出來，並且殺死那些狗官。

可是，自己勢單力弱，如何對付這班手執鋼刀，如狼似虎的人？

他決定先回萬佛寺。

到了傍晚，各人都紛紛回來。

他們得到的消息，都是大同小異。

最令人關注的，當然是古承恩後日便要斬首示眾的事，他們一說起都十分激動。

招東萊道：「我要去劫獄。」

「劫獄？那可能是一個陷阱。」萬嵩道。

「是的，我也想過，那實在是一個陷阱，不過，這次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爾東望道：「我們一起去。」

其他的人也附和着：「一起去。」

招東萊道：「不，只能我一人去。」

「為甚麼？」

「因為跌下陷阱，也只是我一個人，況且，我相信我並不一定會跌下去。」

萬嵩道：「招大人，我明白你要救出摯友世侄的心情，不過，你一人去，咱們是無法放心的。」

爾東望道：「我今日聯絡了一些人，他們告訴我，古承恩並不是囚在普通衙門之內。」

「在甚麼地方？」

「在彭冲天的府邸內。」

「是彭冲天的府邸內，那更明顯是一個陷阱。」

招東萊道：「我熟悉彭冲天的府

邸。」

萬嵩道：「那是沒有用的，他既然是有心捉人，他一定會重新佈置。」

招東萊道：「但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去闖一次，古承恩是我的侄兒，也是一個愛民若子的好官之後，我們怎能令他們滿門抄斬？」

爾東望道：「去是一定要去的，不過，我們好好計劃一下，才開始行動。」

「沒有足夠的時間了。」

萬嵩道：「我有一個折衷的辦法，我們三人一起去，彼此照應。」

其他人却不贊成，他們認為這是大家的事，一去便所有人一起去。

招東萊道：「不，這事萬萬不能太多人去，咱們以後還有很多事要做，就讓我們三人去，假若能成功的話，那便好了，假若……」

其他的人，看招東萊去意已決，不復多言。

初更之後，三人都換上了夜行衣，招東萊還帶了一個包袱。

彭沖天的府邸，招東萊早已熟悉，他們先騎快馬，才到近城門之處，然後棄馬。

他們過了城牆，直入城內。

城內完全沒有行人，只有很多軍人在把守。

萬嵩十分熟悉市內的大小胡同，也熟悉那些街道，由他帶領，巧妙地避過了無數關卡。

到了三更，他們已近彭沖天的府邸。

那是一間佔地極廣的大府邸。

所有牆頭之上，都掛上了明燈，因此，遠看反像一串明珠，環繞整間大府邸。

假若一躍過牆頭，彭沖天在上面，居高臨下，甚麼也不會走眼。

招東萊道：「我們不能躍上牆頭，跟我來。」

他們來到一處小門。

招東萊低聲道：「這處小門，是府內兵士，閒來躲懶的地方，並沒有太多人知道——我們入去，各自搶一套士兵的軍服。」

兩人會意，點頭之後，各自散開。

一會，果有一個士兵，開了一道小門出來。

那士兵似有倦意。

爾東望一個閃身，來到他身後，手起掌落，那士兵已無聲無息的倒了下來。

爾東望立刻把那人拉入草叢去。

不一會，有人道：「為甚麼門不關上？」

另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又伸頭出來。

萬嵩早已藏身在門旁，一刀削下，那軍官的頭顱已在地上滾動。

他急速的躍了下來，又把那軍官的衣服換掉。

而今只剩下招東萊還沒有行動。

很久，門內仍沒有動靜。

招東萊有點不耐煩，而這時，便有人聲傳出。

來者並非一人，而是四人。

那四人一同出來小解。

招東萊手持匕首，躲在草叢。

那士兵正想拉開褲子，招東萊一刀已出，那人便無聲無息的倒下。

另外三人解手已畢，却不見了同伴，便叫道：「老四，還不回來？」

他們叫了一會，並沒有應聲，便開始警覺起來。

他們一同來到草叢這一邊。

忽然，每個人身上，都被一柄冷刀指着。

招東萊換過了軍士之服，道：「千萬勿動，否則是白刀子變紅刀子。」

那人不敢再動，只道：「大爺饒命。」

另外兩人，也是受制於招東萊與萬嵩的刀下。

招東萊道：「我們一共六人，扮作巡邏軍士。」

「沒問題！」

「然後直到彭沖天住處。」

「沒問題。」

「古承恩囚在那裏？」

忽然，那個士兵問：「你們來救古承恩？」

「是又如何？」

「我帶你們去。」那士兵竟爽快地道。

招東萊道：「你帶路，是彭沖天吩咐的？」

「不，不……古承恩是個好官的後裔，我們也不忍心他被抄斬。」

萬嵩道：「究竟囚在那裏？」

另一士兵道：「囚在彭大人宅內的地牢下，不過，他宅內已有很多人。」

爾東望道：「你們不要故弄玄虛，一有不對，你們三人便先見閻王。」

三人噤聲。

招東萊輕聲道：「先到彭沖天住處，再作打算。」

那三個軍士却十分合作，六人合成了一隊巡邏小隊，完全無人發覺。

彭府規模不小，直到三更，他們才來到一處兩層的小樓。

樓內並無燈火透出。

其中一個軍士道：「囚犯在地牢，不過，進入地牢，一定要先入地下。」

「你們帶路。」

「幾位大俠……我們不是不想，只不過是我們一入此地帶，便露出馬脚。」

「既然如此……」

「大俠，饒命……饒命……」

招東萊道：「放過他們吧。」

三人立刻向他們叩頭，迅速退去。

他們並沒有立刻採取行動。

招東萊道：「屋中有無數軍隊，硬闖一定無用。」他一手扯下了軍服，却從背後的包袱之中，拿出了三件白色長袍。

萬嵩不明所以。

還是爾東望為人聰明，道：「嚇人？」

招東萊點了點頭。

三人換上了白袍，雖是沒有燈光，但三片白影，却是十分顯眼。

招東萊一躍上了二樓，萬嵩與爾東望也隨着上去，他們沿着窗門，像飛一般躍動。

立時，有人發覺，並推開窗。

招東萊飄進去。

那軍士愕然，隨即大叫：「鬼！」

二樓內的人都哄動起來。

招東萊一飄入屋內，又推開旁邊的窗戶，而爾東望也立時跳了進來。

他們並沒有攻擊軍士，只躍向樑上，並且不停地上下跳躍。

因為廳內無燈，突然有白衣出現，加上有人大叫有鬼，一時之間，廳內十分混亂。

「承……恩……」

一陣悽慘的叫聲。

有人叫道：「古……古大人陰魂回來了！」

這話一出，廳內更形混亂。

本來有些軍士想點火，一驚之下，竟然把火摺子也丟了在地上。

「承　恩……　你……　在……　何處……」

聲音更為悽厲。

霎時之間，整個二樓大廳，完全沒有了人影。

他們都是為虎作倀，做了虧心事的人，一聽到那種悽厲的聲音，早已三魂不見了七魄。

萬嵩從上樑飄下，道：「你這法子極有效！」

招東萊指指下面。

地下空無一人，門口之處，有一兩個人躺着，已被嚇昏了。

忽然，萬嵩止住了脚步，道：「為甚麼不見了彭沖天？他會去了那裏？」

招東萊道：「我看他怕死，早已不在屋內！」

招東萊看看四周，決定闖進地牢。

這個地牢並不是想像中那麼陰森恐怖。一到甬道，兩旁都有長明燈。

然後是一排用粗木條建成的牢獄。

這牢獄一切設施俱備，看來彭沖天常常捉人來此囚禁，才會有這一個牢獄。

然而，而今七八個監房都沒有人，也沒有燈光。

只有最後的一個，才有微弱燈光透出。

招東萊阻止他們前進，道：「會不會又是一個陷阱？」

爾東望道：「就算是陷阱，也要一闖！」

他不理會招東萊，竄身前去。

招東萊與萬嵩緊隨他的身後。

那最後的一個監牢，果然是有犯人。

爾東望叫道：「古承恩？」

監牢之內，竟有兩個囚犯。

萬嵩也叫：「古承恩？」

其中一人稍稍抬頭。

這人果然是古承恩。

可是另外一人，却像石頭般，呆着不動。

萬嵩走近，一手便拉開了那大門。

古承恩站了起來，身上發出噹噹的鐵鍊聲，他好像要說話，但萬嵩已衝了進去。

爾東望隨着。

兩人走近古承恩，扶着他。

招東萊一踏步進來，另外一個囚犯便抬起頭來。

那人有一雙烱烱的眼睛，望着招東萊。

招東萊望着那人，赫然感到無比的驚愕。

面前的竟是——

他實在不相信他的眼睛。

這人竟是彭沖天！

彭沖天霍地站了起來，手中持着一柄長劍。

劍並非是普通的劍，而是與他眼神一般，精光四溢。

他沒有發一言，一劍刺出。

這一劍刺向招東萊，表面看來是直直的一劍，招東萊順勢閃開，可是，當劍接近招東萊，却並非直來，而是極其飄忽。

忽左忽右，忽東忽西。

這一下令招東萊一時之間無從躲避，有點手足無措，可是，招東萊畢竟也是使劍出身的。

他全力而退，並道：「你們先救古承恩！」

兩人已帶着古承恩出了獄門之外。

彭沖天道：「你們逃不了！」

招東萊仍道：「快走，不用理會我！」

可是，古承恩却不願走。

彭沖天不再言語，又是一劍刺出。

招東萊立時閃向外面，一掌拍出，他這一掌，用了七成眞力，足以使彭沖天退後。

可是，他身形稍退，又再刺上，這一招却有七式，劍影仿似穿花蝴蝶般在招東萊眼前閃動。

他無法抵擋，只有後退。

招東萊忍不住叫道：「好劍法！」

「你不用誇讚我，你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投降，另一個是死在我的劍下！」

「我當然有選擇，但不是這兩個！」忽然，他俯身抓起了一條鐵鍊。

那鐵鍊本來是用來扣着牢門的。

招東萊把鐵鍊揮動着走前兩步。

劍一動，鐵鍊使出。

鐵鍊已捲着長劍，發出極為難聽的金屬磨擦聲，這時，鐵鍊忽然斷開了幾段。

彭沖天的劍並不是普通的劍，而是削鐵如泥的寶劍，招東萊仍有一截鐵鍊在手中。

他知道對方使的是寶劍，當然不會再以鐵鍊碰劍，不過，彭沖天却利用自己的寶劍，猛攻招東萊手上的鐵鍊。

轉眼已過了五十回合，招東萊手上再無鐵鍊！

然而彭沖天的劍一招比一招綿密。

招東萊心中有點發急，因為自己在一時之間，仍未有法子打敗彭沖天，而萬嵩與爾東望却仍未帶走古承恩，可能是地牢已被下了鎖。

他們已被困着，無路可走。

這時，彭沖天又一劍刺來，招東萊稍一分心，左邊衣袖已被削下。

招東萊顯得有點狼狽。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彭沖天並未再進招，反而是哈哈大笑。

一時之間，笑聲在整個地牢迴响着。

他們都不明白，彭沖天笑的是甚麼！

「發瘋了，彭沖天，你殺了這麼多人，手滿鮮血，你遲早也會瘋狂！」

「我並沒有瘋狂！」他耍了一個劍花。

「彭沖天，你來，來殺咱們！」

「招東萊，你沒有死得這麼容易！這些年來，我受盡你多少閒氣！」

「你受盡我的閒氣？」招東萊實在不明白。

「不是嗎？你以大學士身份，在朝廷之內，不滿一年，受盡主上榮寵！」

「受盡主上榮寵，我實在不明白！」

「你本是一個學士，對朝廷根本無功，何來連升三級，官職在我之上？」

「我升官只是碰巧！」

「天下沒有碰巧之事，你有本領，並且文武雙全，你受主上重用，本來也並無不對，可是，碰巧的却是遇到了我。」

「你也是高官厚祿，何來不對？」

「我這高官厚祿，並不是如你來得這般容易，多少年來，我派駐邊疆，受盡多少風霜，才捱到回京師來，在京師中我並無朝中人撐腰，要捱盡多少人白眼，奉承了多少大官，才有今日的地位！」

「彭沖天，你想升官發財，那是你的事，可是，做事却不能不擇手段！」

「不擇手段？我一向奉行的人生目標是為達目的，不認六親！」

「好一句不認六親！」

「你在我前面，阻我向上爬，因此我要殺你！」

「那些人呢？」

「誰？」

「那些無辜的災民？」

彭沖天聽了，又再哈哈大笑，半晌才道：「招東萊，本來你有你為災民，我有我為發財，可是，你却說服了主上，要撥國庫救災，假如不是，那麼，我與兩位大人的計劃，便可成功，那時我們……」

「計劃？甚麼計劃？」

彭沖天呆了一呆，道：「我料你也不能逃出我的五指山，讓你知道也無妨！我與滕大人與上官大人要為主上建造一個巨大的陵墓，工程浩大，十年之內也無法完成，在這十年期間，你看……」

「那與災民無關！」

「與他們無關？假若他們不來，我的計劃早已成功，我的座右銘是：凡是阻碍我目標的，一概殺之無赦！」

「那成千上萬的人！」

「一個與成千上萬，同是一樣！」

「你要殺古承恩？」

「本來是要的，但他有利用價值，才會留到而今！」

「為了誘我而來？」

「當然，而今災民已剷除，只有你，你今晚死在我手中，那麼，一切障碍都清除了！」

招東萊道：「彭沖天，你錯了！」

「我錯，我有甚麼錯？」

「你殺了一個災民，便會有一個災民再起來反抗你，而今你殺死了成千上萬……」

「會有成千上萬再來反抗我？」

「當然！」

「那會？難道他們不怕弓箭？不怕火燒？」

「當然不怕！」

萬嵩也忍不住，道：「死了一個災民，會有十個災民再來！」

爾東望也道：「你這樣瘋狂，只會加速你們自己的滅亡！」

彭沖天又笑道：「滅亡？是你們的滅亡！」

他又一劍刺向招東萊。

這時，萬嵩與爾東望已不是站在外面，因為外面已無去路。

他們便三敵一。

彭沖天並沒有害怕，反而是劍招更為狠辣。

招東萊有了兩人相助，便有空閒想出制敵之法，忽然，他提起那件白袍。

他把白袍一揚，便蓋向彭沖天。

彭沖天一劍刺開，那知，另一件白袍又再蓋來，他又再刺，那知，他躲不過了第三件白袍。

招東萊看着他刺劍之勢，一個閃身，施展空手入白刃之法，抓着他的手腕，三兩下已把寶劍奪了。

有了寶劍，整個形勢也大為改變。

招東萊一劍指着彭沖天的前額。

彭沖天閉上了眼睛，他自以為必

死無疑。

可是，招東萊並沒有刺下。

爾東望道：「殺此人！」

萬嵩道：「殺他，挖出他的心，看看是否黑色的！」

招東萊道：「慢着，殺他是一定的，不過，一劍刺下，便宜了他，我們一定要拉他到斜坡之上，用他身上所有鮮血去祭災民的亡魂！」

彭沖天是個極會看風駛悝的人，他知道，招東萊暫時不殺他，便整個人軟着身子，跪了下來。

「大人，大人，饒命！」

那實在是比狗還要可憐的可憐相！

招東萊實在不想看。

萬嵩向他身上臉上，吐了兩口口水！

爾東望一脚踢在他腰間。

招東萊道：「用鐵鍊鎖住他！」

他走近古承恩，叫他伸出手來，一劍劈向他的手上的手銬，手銬應聲開了。

招東萊道：「上去！」

「好，上去！」彭沖天應道。

他們三人由彭沖天帶路，上了地面。

他想推門出去。

招東萊道：「慢着，外面定有人包圍了我們，一出去，可能變成萬箭穿心！」

「怎麼辦？」

「再上二樓！」

彭沖天無奈，再上二樓。

招東萊道：「我們破瓦面而出，上到瓦面，以他作掩護，你們先退，我隨後而來！」

三人應着。

萬嵩向上一躍，瓦面應聲穿了。

果然，有箭射來。

萬嵩伏在瓦面之上，叫道：「彭沖天！」

招東萊也跳上了瓦面，並把彭沖天高舉起來。

彭沖天狂叫：「是我，是我，是我，千萬不要放箭！」

箭便應聲停了。

招東萊道：「你們先走！」

他們三人略有遲疑。

招東萊道：「我手中有寶劍，他手上又有鐵鍊，何懼之有？」

三人點頭，立刻躍下，並飛身上了牆頭，很快便隱沒在曙色之中。

招東萊道：「掩護我下去！」

彭沖天突然一個轉身，雙手箍下。

招東萊一劍刺出，彭沖天以邦鐵鍊抵擋。

那寶劍是無堅不摧，鐵鍊立時斷了，而彭沖天再以鐵鍊攻擊招東萊。

招東萊無心戀戰，已躍下了地面。

箭有如雨點般洒下，招東萊挽着劍花，跳上牆頭，並且迅速地躍了下去。

仍然站在屋頂上的彭沖天，叫道：「殺，殺死這個大逆不道的招東萊！」

士兵聽了，都紛紛追了出去。

可是，當他們不在彭沖天視線之內，他們却連多跑兩步也不願意。

那些士兵雖然是在彭沖天處工作，但他們仍有良知的，他們都明白，招東萊是個好官。

為民請命　懲辦權奸

招東萊躍下了牆頭，拚命走了一會，發覺沒有人追來，才放下心來。

經過這一陣的變故，那天，京城之內，戒備更為森嚴，到處都是風聲鶴唳。

回到萬佛寺，衆人都安然無恙。

古承恩受了多天牢獄之災，顯得十分疲乏。

那夜，出外聯絡衆人的都紛紛歸來。

「十君子」已差不多完全歸隊，只有黃彤一人，並沒有甚麼消息。

招東萊手下的七個保鏢智囊，亦相繼回來。

他們一起與古承恩吃「壓驚飯」，因為是在寺院之內，只有素菜，和一些素酒。

衆人都向古承恩問好。

有人問：「古大人，彭沖天可有用刑迫你？」

「沒有，這人看來有點不大正常，天天自說自話，他殺了這麼多人，其實心裏也不好受！」

「他會嗎？他是個鐵石心腸的人！」

「不——其實這次掃除災民，也不見得是他一人的主意！」

「是上官無困？」

「是滕世謀？」

「是昏君？」

古承恩道：「據我觀察，他們每一個人都要負責，這些所謂人民父母官，其實都是無良之輩！」

「為了天下的亡魂，咱們便要去殺了這四人！」

「殺這天下四大罪人！」

古承恩道：「殺他們並沒有這麼容易，譬如那個昏君，他天天都睡在不同的殿內，而整個紫禁城內，有幾百間宮殿，就是每一天去搜一間，一年也搜不完！」

「那麼，讓那昏君逍遙自在？」

「當然不是，我們應先對付滕世謀與上官無困二人！」

有人問：「他們在京師之內？」

古承恩道：「當然不是！」

「在何處？」

古承恩道：「聽說當天下令剷除災民之前，滕世謀與上官無困都各自離開了京師！」

「十君子」中的高猛道：「我們也聽

到這個消息，不知是眞是假，而今古大人說出，當然是眞的，聽說滕世謀是去了青島避暑！」

古承恩點頭，道：「聽說他帶了幾十個精英，寸步不離的保護着他！」

招東萊的保鏢智囊畢平道：「上官無困據說是回到他的無困山莊！」

「無困山莊？也是個避暑勝地？」

「那山莊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山莊，而是一個機關重重的堡壘。」

「有甚麼人在保護他？」

「上官無困是軍人，他自己武功也了得，而且他極爲自信，沒有特別人物保護他，不過只是他的親戚，但也夠保護他有餘！」

「他的親戚？」

「是的，咱們國家，很多軍隊都在他手中，例如駐在南方的那位便是他的胞弟！」

方寶玉道：「是尙節敬？」

「那是他的胞弟？爲甚麼不同姓？」

古承恩道：「是的，他的胞弟不同姓，據說是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兄弟是同母不同父！第二，他們一家，根本是盜賊出身，幾代以來，都是做了一些對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恐怕有人復仇，因此，連子女的姓也改了，以避免有人尋仇！」

「還有他的女婿呢！」

「聽說他有兩個女婿，一個在西域邊防，另一個在東北邊防，都各擁十萬兵以上！」

「看來他們一家的兵力，足以威脅主上！」

「那麼，上官無困爲甚麼不篡位？」

「我相信他是有此野心的！」

「爲甚麼他不行動？」

「雖然他擁有兵力，但朝中仍有其他的人，牽制着他，以致他不敢妄動！」

「有誰？」

「以前是古道祥古大人，他得民心，人人擁戴他，他雖無軍隊，但他口出一言，却能喚起民心！」

古承恩道：「先父是爲國爲民……其實，還有很多人都是仁義之士！例如是招大人！」

招東萊道：「我？多謝賢侄的抬舉，我手上沒有兵權，但只憑一顆熱血的心去做事……」

古承恩道：「招大人，你而今手上有軍隊了！」

招東萊有點不明白。

古承恩道：「經過這一次，彭冲天之軍，已盡失民心，雖然你而今手上無兵，只要你振臂一呼，千千萬萬的黎民，都會起而响應！」

招東萊道：「殘暴不仁的昏君，是自取滅亡！」

衆人都說了一些憤慨的話。

招東萊道：「我看在這說空話，也無濟於事，我們今天與彭冲天交過手，此人野心極大，可惜才智並不匹配，他是滕世謀與上官無困手上一顆棋子，只要把滕、上官二人打倒，他是逃不到那裏去的！」

古承恩道：「先殺滕世謀與上官無困！」

衆人默然。

招東萊道：「這是一件極艱難之事，而且不能成事的話，便要成仁！」

「爲天下，爲災民的亡魂，義不容辭！」

招東萊見衆口一詞，敵愾同仇，十分高興，便道：「這刺殺二人之事，是急不容緩之事，而且要同時進行，否則風聲一漏，我們再無立足之地！」

古承恩道：「對，要立即行動！」

招東萊道：「賢侄，你看咱們如此分配，如何？我領我手下保鏢與智囊七人，你領十君子？」

古承恩點頭。

十君子與七保鏢並沒有異議。

古承恩道：「前幾年，我與先父到過無困山莊，那地方的情形，我仍有印象，因此，我領十君子去刺殺上官無困。」

招東萊道：「好極，我領我手下，去攻青島的避暑勝地，一定要把滕世謀捉來！」

古承恩道：「對，要把他們活捉，然後捉到斜坡之上，挖出他們心肝五臟，以祭亡魂！」

衆人聽了，轟然叫好！

第二日開始，招東萊與古承恩分別領了手下，準備武器配備，及糧草等。

第四天，悟通在他們出發之前，爲他們舉行了一個誓師法會。

悟通道：「你們此去，成義成仁，自有天意，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

衆人同叫：「我不入地獄，誰入？」

一時之間，整間寺院好像沸騰着。

爲了避人耳目，他們分頭出發。

* * *

招東萊領着七位保鏢兼智囊，以萬嵩爲首，下有魯智、魯慧兄弟，吳明、郭山、洛恒與畢平。

他們各有擅長，武功也不差，而且俱是智計過人。

曉行夜宿，三日之後，他們已近青島。

青島面對北海，雖是烈日當空，因有海風陣陣吹來，並無燠熱的感覺，加上附近林木參天，實在是一個上佳的避暑勝地。

怪不得滕世謀每年必來一次。

他們打扮成富人的模樣，分批進城。

城內並不熱鬧，百姓過着十分簡單的生活，似乎完全不知道近日京城所發生的事。

招東萊與萬嵩兩人先到城中一家最大的酒樓。

他們衣履光鮮，自然是受到小二良好招待。

不久，其他的人都陸續來了，他們都裝作不相識，各佔有利位置坐下。

萬嵩點了一些菜之後，便與小二搭訕。

「小二，幾年沒有來了，這裏又建了多少避暑的好去處？」

「多了，那邊沿海一帶，多建了一排水榭！」

「水榭，是甚麼玩意兒？」

「是靠近海邊，一排竹屋，實在是避暑佳處！」

「竹屋？」

「是的，風從四邊而來，帶着清涼水氣，在這盛暑天，實在是無與尙之！」

「咱們也去享受一下！」萬嵩對招東萊道。

「你們不能去！」

「爲甚麼？我們有錢！」

「有錢也不行，因爲這是官家之物，只招待京師來的大人！」

「大人？是大官？」

「是的。」那小二神秘地笑了。

忽然，座客之中，有人叫道：「小二！」

小二快步的前去。

只見那客人低聲與小二談了一會。

不久，小二又再行近。

萬嵩仍然向他搭訕，可是，小二却急步離去。

招東萊道：「咦，那個是……」

萬嵩領會，兩人低頭吃東西。

不一會，那個客人走出來，只見那人雖是富商打扮，但步履十分穩重，看來是個學武之人。

萬嵩已示意魯智魯慧兩兄弟跟踪那人。

當他們離去之後，各人也分別離去。

招東萊與萬嵩立刻往小二所說的「水榭」而去，一路上邊行邊問，有很多人都不願作答，但也終於來到那邊的海邊。

這一帶海邊極爲遼闊。

可是沿岸石塊崎嶇，並不適宜居住。

另外一邊，却是不同。

一片純白的海灘，灘上有一排竹屋。

那些竹屋並非簡陋的竹棚，而是建築得十分精緻的竹屋，媲美江南水鄉的水塢別墅。

招東萊道：「相信那邊是小二所指的水榭了！」

他們慢慢走近。

本來週遭並無人的，卻突然有幾個巡捕模樣的人出來，他們並沒有說話，但眼光却是十分凌厲。

招東萊與萬嵩也當作無事，慢慢的離開。

那夜，他們投了「青安客棧」。

這客棧並不大，招呼一些普通行旅，他們一行人衆，不想引起別人的注意，因此才投入這小客棧。

晚飯之後，他們聚在招東萊的房內。

招東萊問道：「你們可有發現？」

魯智道：「我們跟踪那人，入了水榭！」

「水榭之內有滕世謀？」

「沒有見到，不過，那地方保安十分嚴密，看來都是一些達官貴人的住所！」

萬嵩道：「明天再跟踪那人，定有收穫！」

吳明道：「入夜之後，那邊便有小艇出現，那些小艇十分華麗，看來也是那些大官在海中泛舟賞月之用，假若滕世謀在舟中，我們便……」

招東萊道：「各位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否則打草驚蛇，失去了大好良機！」

萬嵩也道：「明日咱們分頭再探，假若有實際消息，咱們盡快行動！」

翌日，他們各自分頭行動。

招東萊與萬嵩仍在鬧市中走動，希望可以發現更多一些消息，可是，他們走了半日，却無任何發現。

他們又去一些酒樓市集，人們都在努力工作，可是，他們對陌生人似乎有很大的戒心。

當他們一開口問人，人們便自覺似的散開。

黃昏，他們再度光顧日前那間酒家。

那小二已不見踪影。

萬嵩問那位掌櫃，道：「小二呢？」

「在那邊。」

他看去，那是一個陌生的小二。

萬嵩道：「我是說昨日那小二！」

「啊！是你們……他……他走了，回鄉去了！」

這掌櫃說話也有些慌慌張張似的。

招東萊道：「不要再問了，你看——」

萬嵩環視酒樓一週，無論是沿窗的座位，還是那一邊的雅座，都似有人虎視眈眈。

招東萊道：「快吃飯！」

兩人無言，胡亂點了一些小菜，吃過之後，便立刻離開。

當他們一出門，他們便發現有人在跟踪，他們知道，千萬不能讓他們跟踪到青安客棧。

他們交換一個眼色，便分頭而去。

跟踪的人也分作兩邊。

招東萊轉入了一條橫巷，那橫巷十分陰暗，跟踪的人不敢跟進來。

他直入橫巷，却發覺是一條死胡同。

招東萊心道：「好，試試你們的耐性！」

於是，他找到一個飛簷，一躍而上。

飛簷之上，可以看到巷外，巷外有三個人守着，也許他們早知道這是一條死巷，招東萊一定會出來的。

招東萊向來有驚人的耐性。

他坐在飛簷之上。

居高臨下可以看清楚一切，不時，有另外一些人與這三個守巷的人交談，他們的行動都是閃閃縮縮的，他們以爲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行動，那知一切在招東萊的眼皮底下，他可以肯定，這一羣人是負責偵查的。

而今，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甚麼人在監視他？

如果是滕世謀的手下，那就太好了，因爲只要證實他們是滕世謀的手下，便可證實滕世謀在城中。

過了一個時辰，天已極黑。

招東萊仍然坐在飛簷之上，他一點也不心急。

可是，外面守候的三人，反而覺得煩躁不安，他們交談了一會，便決定派一人入來。

那人鬼鬼祟祟的進入巷中。

他由巷頭走到巷尾，沒有發現招東萊的踪跡，當他再由巷尾走近飛簷之處，招東萊突然倒掛下來，雙脚鈎着瓦坑，雙手便把那人抽了上來。

這突如其來的一抽，使那人驚得魂飛魄散。

招東萊已坐回飛簷之上，却把那人推出飛簷之外，那人想大叫，招東萊一手點了他的啞穴。

招東萊低聲道：「勿亂動！」

那人不敢動，因爲只要招東萊一放手，他便會頭下脚上的插往地下。

招東萊見他不再掙扎，才道：「你是滕大人的手下？」

那人點了點頭。

「奉命跟踪我？」

那人又點了點頭。

「滕大人在城中？」

那人似不願回答，但招東萊放了一隻手，讓他滑開一點，那人嚇得魂飛魄散。

「在城中？」

那人點頭。

「是那邊新建的水榭？」

那人又點頭。

一切都已證實，滕世謀是在那一排新建的水榭內。

招東萊把那人推回瓦上，拍開了他的啞穴，那人不自覺的大叫。

招東萊並沒有阻止他。

巷外兩人聞到叫聲，立即衝入橫巷之內，他們由巷頭走到巷尾，也找不到叫聲的來源。

當他們發現同伴在瓦坑之上，招東萊早已離開。

他立時繞道回到了青安客棧。

那時已是深夜，萬嵩已回來，其他人亦回來，正在客房之內等待招東萊。

當他們見招東萊無恙歸來，才鬆了一口氣。

招東萊便把探聽到消息告訴了衆人。

萬嵩道：「我與你有點不同，却又有點相同！」

「怎麼？」

萬嵩道：「我是反跟踪那些跟踪我的人，他們失去了我的踪影後，再由大街找到小巷，直至深夜，才一起回去他們的地方。」

「是水榭？」

「是的，其實水榭佔地極廣，接近路口的地方，全是關卡，守衛十分森嚴。」

「你試圖入內？」

萬嵩道：「是，差點兒被他們發現，因爲那些竹棚，是建在水上，並不是太穩固，只要有人動，無論你輕功如何高强，也會發出聲响，幸好我動之際，外面也剛巧是一陣浪聲，才掩飾下去了。」

「滕世謀在嗎？」

「我無法見到，不過，聽他們語氣，聲聲大人，看來他的確是在水榭之內！」

「在那一間？」

「那實在難以估計！」

「我們人手不多，很難找遍每一角落！」

「不過，我在兩個船夫與厨夫的口中，却聽到他們說明晚他們將會在海上擺宴。」

「擺宴？招待誰人？」

「不用理會招待誰人，至少是滕世謀定會出現！」

「那好極了，我們明天便出動！」

衆人聽了都立刻贊成，並有些激動。

招東萊道：「我們今夜好好睡一晚，明晚定要把這奸賊捉回京城之內！」

翌日日間，他們商量了大半天，已定了一個大略的計劃，並且備了馬車，預備一得手之後，便把那奸賊運入城中，再送往京城。

入夜之後，他們八人穿了夜行衣，直達水榭。

那夜是月白風清，是個泛舟海上的好日子。

他們分別的伏在水榭的門外，先由萬嵩在外面佈了一些疑陣，引了不少守衛出來。

突然，離水榭不遠處，竟無端起火，這火當然不是無端起的，是由洛恆去放火的。

在這混亂之際，他們六人，已分別入了水榭之內。

水榭外面十分粗糙，但裏面佈置，却是十分輝煌，不過，正如萬嵩所言，行動是十分不方便，只要一動，便會有竹與竹的响聲，驚動了人。

六人分別入了六個水榭中，殺了

那些守衛。

說也奇怪，守衛並不算太多。

不一會，萬嵩與洛恆歸隊。

他們直奔向水榭對開的海面。

果然，遠處有些小舟——出乎意料之外，並不是一艘，而是足有十艘！

滕世謀果然是個深謀遠慮的老奸巨猾，十艘小舟，如何可以肯定他在那一艘之內？

萬嵩道：「那邊有船，咱們分開分艘划出去！」

招東萊道：「出去之後又如何？」

一時之間，衆人無言。

招東萊道：「我有一個辦法。」他們都附耳過來，聽着招東萊的辦法，衆人點頭，心中叫好。

於是萬嵩跳上了一艘小舟，另外魯智魯慧兩人跟着他，另外四人，跟着招東萊上了另外一艘。

兩艘小舟像箭一般的駛往那十隻小舟之中。

那些小舟上的人，似乎喝得與高采烈，並沒有注意這兩隻小舟到來。

當萬嵩的小船快要接近那些光亮的小舟時，他們已把小艇點燃着，並推向那羣小舟。

接着，他們三人躍過了招東萊的小舟上。

那艘火舟正標向十艘小舟之中，一時之間，那些小舟都亂作一團。

招東萊道：「小心細看，看那艘小舟有最多人護着，便先攻那艘舟！」

果然，那些小舟紛紛散開，避開了那着火的小船後，便有幾艘小舟護着其中一艘。

「那船！」

衆人飛身上了其他小艇，從各方飛向當中的一艘。

船上是燈火通明，在外面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裏面有兩個老人，並有一些女侍從，似是十分驚惶。

招東萊一馬當先，上了那船上，挑開船簾。

那兩個老人哀叫着。

其他侍從也紛紛走避。

可是，那兩個老人並非滕世謀。

另外的人，也搜遍了海上每一艘小舟，竟然沒有滕世謀的踪影。

那些老人並不是甚麼官員，而是一些說書的，看來滕世謀並非招待外人，而是自己在享受月夜浮舟之樂。

衆人追問船上的人，人人都承認滕大人在船上，不過，在混亂之中却不見了。

忽然，萬嵩叫道：「你們看！」

只見一艘小船，全無燈火，疾向岸邊駛去。

「那定是滕世謀！」

衆人立刻各找小船，拚命划向岸邊。

但是，滕世謀的小舟比他們出發得早，當他們離水榭還遠，只見一個矮小的身形已上岸。

「別讓他逃了！」

當他們近岸，各人已急不及待，飛身上去。

這一列的水榭，共有八間。

那矮小的黑影已奔入其中一間，他們八人，分別提着劍，入了其中一間。

當他們一入，便發覺外面滿佈人影。

招東萊一轉身，無數的劍從竹與竹之間插入，立時之間，水榭之內，四面都成了劍牆。

招東萊劍護身轉，劈開了近身邊的劍，然後一個縱身，破竹棚而出。

當他上了竹棚之上，外面的守衛也紛紛上來。

招東萊使出渾身解數，才護着了自己，放眼看去，其他的人都似乎陷於自己的同一困境之中。

幸好那些守衛的武功並不是十分高明，尤其是在竹棚之上，無從發揮他們的厲害。

七位武士慣於單打獨鬥，一時之間也無法突出包圍，假若再拖延下去，不但讓滕世謀逃了，自己還會陷入這些守衛的包圍之中。

招東萊高聲一叫：「火！」

其餘衆人也會意，一齊從身上拿出火摺，不用半晌，已有火頭燃着。

這些竹棚，最忌是火，雖然是建在水上，但上面的部份，仍然很快的着火，並且蔓延。

招東萊飛身出了外面。

他知道滕世謀既然入了水榭之內，他一定會出來。

那時，火舌正向天飛起。

火光之中，忽然有兩個人從水榭的竹棚下面，好像狗般爬出來。

場面雖然是十分混亂，而且打鬥與救火之聲不絕，不過招東萊仍然可以看到那矮小的身影！

那兩個身影一出了棚底，便往西去。

招東萊叫道：「追！」

他沒有理會是否有人聽見，自己便隻身追向那兩個黑影，那兩人奔得極快。

招東萊也施展輕功，亦步亦趨。

轉眼之間，便離開了水榭。

漸漸，招東萊已追近。

忽然，其中一個黑影轉過身來，迎着招東萊。

招東萊知他是拖延戰術，以便滕世謀可以離去，招東萊當然不會上當，立揮長劍，一連出了十多招，迫得那人連番後退。

他擺脫了那人，再向前追。

跑了一會，他又再見到滕世謀矮小的身影，一直向着山坡而上。

前面是一個十分高的山。

山路開始的時候，並不崎嶇，但跑了一會，滕世謀已慢了下來，招東萊立時追上。

滕世謀似乎十分心焦，又不熟山

路，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竟奔向一個懸崖。

他並不知道那是一個懸崖，不過，當他知道的時候，已是太遲。

月白風清，前面却是走投無路。

滕世謀索性站在崖頂之上，不停喘氣。

招東萊已至。

「滕世謀，你是自掘墳墓！」

滕世謀擧頭，看見是招東萊，道：「我恨自己那日沒發狠心，把你斬了！」

招東萊道：「斬我？來！」

他揮劍而上。

滕世謀手中也有長劍，一邊退後，一邊護着自己，可是，他本已近崖邊，再退兩步，已退無可退。

招東萊連刺兩劍，一劍是虛招，另一劍已指在滕世謀的眉心上。

滕世謀驚叫：「招大人！」

他的聲音充滿驚悸與恐懼。

招東萊再把劍尖指向他的眉心，道：「滕世謀，原來你也怕死的！」

「我知，我知，招大人，你放我一馬！」

「放你一馬？那麼，那天死在斜坡上的災民，你又何不早放他們一馬？」

「我……並不是我下的主意！」

「不管是誰下的主意，你已是血腥滿手！」

「招大人，這裏只有你和我，假若你放過我，今後的富貴榮華，享之不盡！」

「這樣來的富貴榮華，我要來作甚麼？我想，你而今每日食不知味，寢不安睡，雖有無盡富貴，你又要來作甚麼？」

這話果然打中了滕世謀的心窩，自從打退了災民之後，他沒有一天是心情輕鬆的。

每日似睡非睡之際，便有無數寃鬼似的東西，不停地叫喊呼號，在他耳畔，腦際間時出時沒。

清醒的時候，却擔心那些通緝犯回來報復，特別是招東萊。

而今招東萊已在面前，並且劍指自己眉心。

「好，招東萊，你殺了我吧！」

「一劍殺死你，那太便宜你了！」

招東萊突然把劍連揮，嚇得滕世謀全身顫抖，可是他又避無可避。

招東萊並沒有殺他，只是把劍揮動，把他的外袍，刺成片片破碎。

「招大人，饒命！」

「饒命？滕世謀，那天你只要有一點憐憫之心，便沒有今天的收場！你，你跪下來！」

面無人色的滕世謀，竟然下跪着。

「當年，你帶着那班黃河居民，一次又一次的立了功，你才得到如今的地位，想不到這班本來是你恩人的後代，竟被你殺個片甲不留！」

滕世謀俯首。

「我實在不明白，你為甚麼一定要下殺手？」

「我……我……」

「快說！」

「我……你也知道我今天得來的地位並不容易，我當然不想毀之一旦！」

「我已為你週旋，而他們並不是想推翻你，他們要求極低，只是一口茶，一口飯！」

「他們……他們聚集在斜坡之上，聲勢極為可怕！」

原來滕世謀是個色厲內荏的傢伙！

「那你便要殺他們？」

「這也是上官無困的主意！」

「你不用抵賴，沒有你的主意，誰敢動武！」

「是的，上官不斷的慫恿我！」

「為甚麼他那麼熱心用兵？」

「他……他沒有用兵多年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仍然有足夠的威望，他要試驗一下……」

「試驗一下？拿成千上萬的性命來作試驗？」

那實在是荒唐！

招東萊眞想一劍把他刺死，不過，他想起斜坡上千百條性命，他不能這樣白白讓他死在這裏。

他一定要受更多的折磨。

招東萊道：「你站起來！」

滕世謀依言站了起來。

那時，萬嵩領着衆人追了上來，他們看見滕世謀在懸崖之上，紛紛挺劍而上。

「殺死他，殺他！」

衆人的叫聲，劃破了夜空，使滕世謀心膽俱裂。

招東萊道：「各位，慢着，我明白你們，一看見此人，便會咬牙切齒，立刻要殺之而甘心！」

「殺死他，殺死他！」

衆人又再迫近。

滕世謀感到全身酸軟，忽然，他感到滿天星斗，身體便要倒下。

招東萊一個快步上前，一手便執起他頸上的衣服，像老鷹抓小鷄那樣，抓了他回來，放在衆人之中。

「你們先洩憤！」

於是，有人上前踢他一腳，有人向他吐口水，一時之間，威風凜凜的滕世謀，已成了一隻夾着尾巴的喪家犬！

「好了！各位，而今不要殺死他，帶他返回京師，會合了古大人與十君子，把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冲天，一起在災民墳上來一次血祭！」

衆人轟然叫好。

萬嵩與其他幾人，用滕世謀的破碎衣衫來反縛着他，一齊下山，離開青島，直返京師。

* * *

古承恩領着九君子，也是連夜出發，往無困山莊。

無困山莊並不是一個普遍的山莊

，可能因為上官無困出身軍旅，並且做事向來不擇手段，心知自己有無數仇家，因此這山莊雖說是用作避暑，其實却有避難之心！

無困山莊分作兩部份。

前面那一個部份，看來跟一般山莊並無多大的分別，並且種滿了竹樹，十分幽雅。

後面那一部份，並不是普通山莊，而是一個用麻石砌成的堡壘。

要攻陷一個堡壘並不容易。

上官無困是帶兵的，因此，他整個山莊都佈滿了他的親兵，這些親兵，都是誓死保護他的親兵。

當古承恩來到山莊之前，他早已對這九位君子說過，捉上官無困並不是易事。

九君子早已有成仁之心。

為了報却千萬災民的仇，他們都是衆志成城，認為自己死去，是義無反顧的。

古承恩幼時來過這山莊，因此，他大約也知道山莊形勢，不過，事隔多年，裡面的設施一定有很大的更改。

他們未攻山莊之前，便埋伏在附近的高地觀察了很久，他們輪流監視，發覺一天十二個時辰，都有一隊人數相當多的軍隊護着整個山莊。

尤其是後面那個堡壘的部份，更是守衞嚴密。

堡壘的中間有一個高樓，就算人們攻入了堡壘，要攻陷這個高樓更是不易。

那日曙光初露，高猛發現高樓之上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是上官無困！

他竟趁晨光熹微之際，在這高樓的天台之上，練起功來，他年紀已是不少，可是，他的手脚仍然靈活，一擧手一投足，仍是活力非凡。

高猛叫醒了衆人。

衆人看着他在高樓的身影，恨得牙癢癢的。

古承恩道：「上官無困在堡壘之中的堡壘，單憑氣力與功夫，並不一定可以抓到他，而今第一個要解決的，便是引開他堡壘中一部份軍隊！」

高猛問：「古兄有何妙法？」

「我們派人先往兩邊的山坡，把附近的草坪放火燒着了，那時，他們定會派人出來救火！」

「好，這個責任由咱們姊妹負責！」說話的是于欣于婷兩姐妹。

「另外，我們分別預備一些繩索與石塊！」

「有甚麼用途？」

古承恩笑着說了一個攻堡壘之計。

衆人聽了，都大大讚好。

於是，衆人都去各自準備。

翌日黃昏，于欣與于婷兩姊妹，已經出發，往山莊附近的草坪放火。

在日落之後，東西兩面出現了兩個火頭之後，火乘風勢，迅速蔓延。

這時，山莊內的士兵都已發現，紛紛出來救火。

火是由遠處向山莊，因此，山莊內出動的軍隊也不少，他們各拿着火拍奔向火源。

就在這混亂的時刻，古承恩領着衆人，分別由南北兩門攻入。

那兩門留守的軍隊較少，衆人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不出半個時辰，已制服了那些軍隊。

其他在東西兩邊的軍人並沒有發覺，因為他們都忙於救火。

高猛與爾東望兩人，潛入了山莊內的厨房，把所有儲水器都下了毒，甚至所有水井，亦下了毒。

那些救火軍人，來來去去，疲於奔命，因此，一回來之後，稍稍歇息，便大口大口的喝水。

不到半個時辰，外面的火漸熄，但山莊內的士兵，早有大半中了水毒，倒在地上呻吟不已。

本來，下面的軍隊，極不願意驚動上面的上官無困，但由於東西兩邊失火，他當然立刻知道。

他在堡壘之上，並沒有吃驚。

他悠然的坐在窗前，看着山火，竟有些高興。

當火漸漸熄滅，已有人來報，下面的軍士，無端的又瀉又嘔。

這時，他再沒有那份觀火的雅興，他立刻吩咐左右，更小心保衞堡壘。

他仍然十分鎮定，因為他知道，而且極有信心，這是一個攻不下的堡壘。

而今，他坐在城樓之上，最渴望知道的是，究竟誰人吃了豹子膽、老虎心，來攻這地方。

他不斷吩咐手下查探，可是，却無法知道是誰去領人來犯險！

忽然，堡壘之下，有人燃起火來，大叫：「上官無困，下面的山莊，已在咱們手上。」

上官無困俯瞰下去，看見一個火光中的身影，那人好像是古道祥。

古道祥早已死了，他怎會出現於此？

他有點驚懼，因為古道祥在生之時，他下手迫害他，也做過不少手脚。

不過，這聲音却不是古道祥的。

他再小心向下看，只見這人比古道祥年輕得多，而且聲音洪亮。「上官無困，你末日已至！」

上官無困已看得清楚，是古承恩。

古承恩見上官無困並無答話，便叫道：「攻！」

上官無困道：「弓箭手，放箭！」

堡壘上的洞口，突然放出了無數的箭。

一時之間，下面的人，包括了古承恩，都鷄飛狗走，箭從上而下，更

是威力非凡。

古承恩與其他人等，並無受傷，因爲他們是以士兵的身體作爲擋箭牌。

他們立時退向後面。

古承恩道：「發射！」

一時之間，無數石頭向上射去。

古承恩那裏有石頭可以發射，用甚麼發射？

原來這下面的山莊部份，四處都種滿了竹樹，這些竹樹，樹幹粗壯，古承恩早已吩咐他們預備了繩索，在士兵嘔吐，亂作一堆的時候，已有人把繩索綁了竹樹，並把石塊繫在竹上。

古承恩並沒有立刻發射那些石塊，是因爲他要先看清楚，究竟上官無困上面有些甚麼防衞。

果然，一喝之下，弓箭手盡出。

射上來的石塊，始終是乏力，只能阻着其他弓箭手發箭，而無法傷害上官無困。

利用下面的竹樹射石塊上來，攻擊上面的堡壘，無疑是一個因地取材的聰明辦法，可惜他們人手並不多，而且那些竹樹都是非常堅韌，一定要用兩人以上才可以裝好一發，因此，射了一會之後，便告停頓下來。

站在上面的上官無困，開始的時候，還有一些害怕，但見再無石塊射上，並且沒法威脅他，他便大着膽子站了出來，又大聲叫道：「弓箭手，射！」

衆弓箭手見下面石塊已停，立刻又開始發箭。

一時之間，箭如雨下。

古承恩起初看過附近地勢，以爲用竹發石，便可以嚇怕那些弓箭手，自己的人便可以趁機攻上，可是，而今却發現無效，心下也十分焦急！

衆人暫時退下，仍以那些士兵的屍體作爲擋箭牌，一時他們仍沒有甚麼損傷。

爾東望忽道：「我想到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射人上去。」

「射人？」

他們實在無法明白他的意思。

爾東望道：「上面的堡壘那麼高，單靠我們的輕功，並不濟事，但如果利用彈力，加上我們自己的輕功，一定可以到達堡壘上面！」

衆人都似乎有些懷疑。

爾東望先由自己示範，他先把那强力的竹桿，壓在地上，然後用身上的布帶，在竹上結了一個活結，並道：「你們繼續引他們射箭！」

等了一會，箭已較少。

爾東望道：「好，射我上去！」

他們放開了壓着的竹桿，一射便把爾東望射上了半空，爾東望趁着去勢，凌空發力，翻了幾個觔斗，直上了堡壘之上。

這一來，嚇得上官無困退向後面。

幾個守衞撲上前來，攻擊爾東望。

爾東望並不與他們苦鬥，趁機會傷了兩人，卻又走進堡壘之內。

下面其他的人，看過爾東望的示範，立刻明白，不過，除了竹桿的彈力之外，個人的輕功也十分重要。

結果，只有四個人自信有能力射上去。

第一個是高猛。

另外三個是廣東來的三位師兄弟：方寶玉、劉傑與郭大山。

他們四人由古承恩等協助之下，一一彈上了堡壘之上，他們並不立刻發動攻擊，只是打了一下，便潛入了堡壘之內，他們要與衆人會合之後，才正式攻向上官無困，只有團結的力量才可以把上官無困抓住。

古承恩在下面，一時之間，毫無辦法。

忽然，鄔克與鄔剛這兩個山東兄弟，抓了一個軍領回來，那人雖爲軍中領袖，却是非常怕死。

鄔克道：「這人已答應帶我們從秘道上堡壘！」

「只要各位英雄饒命！」那人一副可憐相。

鄔剛道：「我們兩人押着他行前面，你們跟在後面，稍有不對，我們便先砍下他的頭顱！」

那人聽了，手脚不停抖動。

古承恩道：「好！」

於是，鄔克與鄔剛用刀架着那軍領，衆人跟着後面，一同往後面去。

那軍領果然沒有說謊，領着他們，從下面一條秘密通道直上堡壘之上。

到了上面，到處都看見軍士的屍體。

原來，爾東望等四人，在上面會合之後，便大舉殺戮那些弓箭手或者是守兵，一時之間，四人神威大發，殺死了很多士兵。

可是，他們卻發現這堡壘內，並無上官無困的踪跡，他們便再分頭搜索。

這堡壘的上面並不算大，衆人搜遍每一角落，仍沒有上官無困的踪跡！

古承恩突道：「難道我們上了這老奸巨猾的當？」

「上甚麼當？」

「他見我們上來，自己却先溜走！」

「溜走？走往那裏？」

忽然，高猛道：「你們看！」

他指着堡壘的對面，竟然又有一個高塔，這個高塔較堡壘稍矮，下面是看不到的。

這高塔看來是作爲監視堡壘另一邊的瞭望台。

于欣走到堡壘的旁邊，叫道：「這

裏有一條繩纜！」

于婷亦在附近發現一些滑輪，叫道：「我明白了！」

衆人都不知她明白些甚麼。

于婷道：「這些繩纜是可以攀過對面高塔的！」

衆人在黑暗之中，並沒有小心留意，一經她的提點，才看到半空之中，竟有一條繩纜。

高猛道：「難道是攀爬過去？」

于欣道：「當然不是，上官無困並沒有這膽量！」

劉傑問：「用甚麼方法？」

爾東望一看，便已明白，道：「這裏上下兩條繩索，並有一些滑輪痕跡，換句話說，這裏本來有一個竹簍或其他盛器，做成一架吊車，沿滑輪過去！」

「吊車呢？」

「上官無困乘了過去，當然是他收藏了！」

高猛道：「我們攀繩過去！」

古承恩道：「不，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爾東望也道：「這又是一個陰謀，假若我們攀到一半，他在那邊斬繩纜，我們便……」

這時，對面的瞭望塔亮了燈。

接着是上官無困乾澀的笑聲。

衆人伏在牆壁邊，看着他又會弄甚麼把戲。

笑聲在半空廻蕩，好像夜梟的叫聲，不久，他停了笑聲，道：「你們都來了，都來齊了！」

衆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

半晌，上官無困道：「既然來齊了，就讓你們一起死在我的堡壘之內！」

衆人都懷疑，上官無困是在恐嚇他們，他有甚麼辦法令他們死在一起！

炸葯？

沒有炸葯！他們曾經搜過這堡壘，如果有炸葯埋藏，一定瞞不了這麼多人。

忽然，上官無困那邊火光更亮。

上官無困站在那邊，有兩個手下，竟推着一尊小小的鋼炮！

上官無困道：「你們到齊了，一起試試這尊外國進貢的鋼炮！」

鋼炮？

他們還未看清楚，一陣火光，接着是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音。

前面一幅用麻石砌的牆壁，竟立時在他們面前塌下，並且碎石紛飛。

衆人閃開了一旁。

古承恩道：「伏下，伏下！」

話未說完，另一聲砲聲又响起來！

砲聲過後，是上官無困的笑聲。

當上官無困笑聲停止，衆人都慢慢的爬了出來，這時的堡壘，到處是碎石塵埃，根本無法看清楚附近的情形。

古承恩道：「你們怎麼了？」

爾東望第一個應了：「沒有事！」

接着其他人也應了，却沒有了于欣于婷兩姐妹。

衆人慢慢移動搜索，看看她們是否受傷了。

可是，搜索了一會，仍然沒有她們的踪影，也沒有她們的屍體！

難道是中了炮彈，被震了下去？

古承恩有點心酸，慢慢爬了起來，向瞭望塔那邊望去，火光仍猛，那尊鋼炮仍在，却沒有了上官無困的踪影。

他跑去那裏了？

難道就這樣讓這染滿鮮血的兇手逃了？

忽然，那瞭望台出現了兩個身影——豈不是于欣與于婷？

「你們快過來！」

果然是于欣的聲音。

于婷道：「快沿繩纜滑過來，快，上官無困要逃走了！」

爾東望第一個沿着繩纜滑了過去。

接着是古承恩，其餘衆人也一個接着一個。

于欣叫道：「你們看！」

她指着瞭望塔的另一邊，那邊是筆直的懸崖，並沒有路逃下去。

「那裏？」

「你們看！」

只見塔下有一個竹簍正慢慢滑下去。

古承恩朗聲叫道：「上官無困，你逃不了！」

上官無困抬頭望上來，心下十分疑惑，爲甚麼發了兩炮，已經打得他們無影無踪，一下子又會出現？

原來，這是上官無困估計的錯誤。

他認定這尊鋼炮有足夠的威力，可以一炮便使所有人喪命，再發多一炮，再無有人生還之理！

可是，他建造這個堡壘的時候，爲了堅固，採用的麻石全是極其堅硬的，經過挑選的，因此，這些石牆足以抵擋這尊小小的鋼炮的威力！

這個堡壘本來是建來保護自己的，而今却成了保護敵人而害了自己！

也許這便是上天安排，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那竹簍急速的向下滑去。

鄔剛與鄔克把那尊鋼炮推了過來，問道：「古兄，你會使用嗎？」

古承恩道：「可能懂，以前我隨父親入宮，也見過西洋人放炮！」

「那好極了！」

旁邊還有兩顆炮彈。

鄔剛與鄔克把炮彈裝上，並且依照古承恩的指示，入了一些火葯。

「你準備點火！」

衆人按着耳朵，伏在一邊。

古承恩再看下去，上官無困已着了地，正向懸崖邊一條小路走去。

古承恩道：「你逃不了，快點

火！」

上官無困仍繼續逃命。

古承恩道：「向他前面那幅大地發炮！」

鄔剛瞄準了一下。

「點火！」

接着火光一閃，轟隆一聲。

炮彈是從上而下，威力更大。

只見上官無困所走的小路前面，被炮彈炸開了一個大洞，已把前路完全截斷。

上官無困十分驚慌，抱着頭向後逃回。

古承恩道：「再發一炮！」

這次是瞄準他的逃路。

炮聲又響。

這邊的路也像剛才那一邊一樣，又炸斷了前面的去路，這時，上官無困站在一小截路上。

前無去路，後面也無去路。

左面是筆直的懸崖，右面是深淵。

他已是無路可逃！

古承恩叫道：「要命的，讓我們來救你！」

「救他？」

「當然要救他，活生生的捉他回去，去挖他的心肝出來，祭祀斜坡上的亡魂！」

衆人叫好。

他們也不慌忙，慢慢下了瞭望塔，才去救上官無困下來，這個本是剛勁的軍人，已被嚇得半痴呆了！

＊　＊　＊

招東萊回到京師，並沒有立刻入城。

他們首先回到萬佛寺，把滕世謀收藏起來。

悟通法師看見他成功地回來，都感到非常高興。

他們等了一天，古承恩也押着上官無困回來，衆人相見，立刻便互相訴說捉拿兩個惡人的經過。

古承恩道：「城中情形怎樣了？」

招東萊道：「我暗中進城去，災民仍是怨氣沖天，不過，彭沖天的搜捕也非常厲害！」

古承恩道：「又有多少人受害了！」

「因此，我們也要立刻行動！」

「如何行動？」

招東萊道：「我想與你先入宮見主上！」

「見主上？其實他也是……」

「他只是一個愛好逸樂，備受矇蔽的人，只要我們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向主上解釋，主上定會裁定此三個惡人死罪！」

「萬一主上……」

「不會的，我們手上有足夠的證據！對了，假如我們能活捉彭沖天，更能說服主上！」

古承恩問：「你可有辦法？」

招東萊點了點頭，道：「今晚我們先潛入皇宮！」

衆人不顧兩人冒險，亦策劃暗中護着二人。

那日黃昏，兩人先行入了宮。

皇帝這幾十天以來，都沒有上朝，因爲他也略知京城外面發生了災民暴動之事。

這個消息當然只靠彭沖天的稟報，而彭沖天把災民說成暴民，把他們三人下令的殘暴手法，說成災民們作反。

彭沖天是個慣於顛倒是非黑白的人，粉飾昇平的說說，使主上暫時安心下來。

古承恩與招東萊來到了養和殿。

古承恩道：「主上，微臣叩見！」

招東萊也上前行禮，並道：「主上，微臣有重大事情稟報！」

皇帝見他們並無惡意，並且還行君臣之禮，便問道：「你們究竟去了那裏？」

於是古承恩與招東萊二人，便詳細地把京城內發生的事一一告之。

主上聽了，眉心緊蹙，不相信地道：「他們三人竟用這可怕的手法……其實朕已答應開國庫，派糧賑災……」

「主上，我們已捉了滕世謀與上官無困回來，等候主上發落！」

「朕要先見他們！」

招東萊道：「而今還有彭沖天仍在城內，作威作福，只要你召他入來，旁敲側擊，定然可以知道我們所言不虛，那時，只要主上一下令，我們便出來捉他！」

皇帝道：「好，明早我召他上朝，我會好好問他，假若他如你們所言，朕便讓你們發落他們三人！」

皇帝立時派人出宮，以口諭傳召彭沖天入朝。

翌日四更，彭沖天已來到金鑾大殿。

皇帝上朝，彭沖天拜見。

皇帝道：「彭卿家，近日京城如何？」

「京師平靜如昔！」

「災民又如何？」

「災民已散去，並答應好好的回去重修黃河！」

「他們曾想作反？」

「是的，不過，軍隊已用平和手法，勸他們離去！」

「死了多少人？」

「沒有幾個，十幾廿個吧！倒反而是咱們軍人，因爲要勸阻他們，有幾百個受了傷！」

皇帝聽了，叫道：「你們出來！」

只見十君子中的爾東望、高猛與于欣于婷姐妹都走了出來。

彭沖天一見他們，心中一驚。

皇帝道：「你們說，那日鎭壓災民，情況如何？」

爾東望道：「軍隊用石塊樹幹碾人，殺人無數！」

高猛道：「手無寸鐵的災民被弓箭手全射死了！」

于欣道：「整個斜坡，都被災民的血染成紅色！」

于婷道：「那情景實在慘不忍睹！」

彭沖天道：「這些都是暴民！主上，拿下他們！」

這時，招東萊與古承恩也走出來。

彭沖天見了二人，更是驚訝。

招東萊道：「主上，而今不用相信微臣的話，也不用懷疑，只要主上派人去搜三人的府邸，便知道咱們所言不虛！」

皇帝道：「內監，快吩咐禁衛兵，與朕一同去搜這三人的府邸！」

招東萊與古承恩已把彭沖天拿着。

彭沖天拚命反抗。

招東萊道：「委屈你一下，主上回來之時，我們要你死得心服口服！」

皇帝領着一隊禁衛軍出了宮門。

衆人被另外一批禁衛軍看守着。

他們從四更早朝，一直等到傍晚，才見皇帝與禁衛軍回來。

皇帝一入殿門，便叫：「鎖上彭沖天！」

「主上，你搜到甚麼？」

「朕搜到的不只是金銀財寶，還微服到過民間，他們三人的劣行，實在使天下人齒冷！」

「微臣所說的都是事實！」

皇帝點頭，嘆了一口氣，道：「古卿家與招卿家，你們兩人全權負責處決三惡人之事！」

衆人立刻感謝皇上的聖恩。

皇帝又道：「朕……也要重整朝綱，兩位卿家，辦完這事之後，立刻入朝，共商賑災與修葺黃河之事宜！」

古承恩與招東萊謝過主上，並押了彭沖天回到萬佛寺中，然後再與衆人商議，決定三日之後，就在那斜坡上，舉行一個祭祀亡魂之會。

他們分別派人入城，把逮捕了三個惡官之事傳揚出去，並且叫所有災民或是附近的居民，三天之後，再度聚集在斜坡之上。

皇帝也出了黃榜，說明由招東萊與古承恩兩人負責處決滕世謀、上官無困與彭沖天之事。

第二日凌晨，早已開始有人麕集在斜坡之上。

第三日，有更多的人，他們有些還紮上紗布，有些是跛腿，有些是剛康復的，也出來了，來到斜坡，一時之間，氣氛極爲哄動。

斜坡之上，已設了一個很大的祭台。

台上擺了三牲祭品，旁邊並有一個大火爐，用來燃燒冥鏹，祭祀亡魂。

招東萊與古承恩二人，領着十君子與高猛等人，押着三個惡賊出來。

他們的身上都有上了枷鎖。

民衆看到三人，整個斜坡都雷動起來。

三人在人聲鼎沸之中，已嚇至面無人色。

午時一到，三人被推出祭台之中。

古承恩走上祭台，宣讀三人罪狀：「三人欺壓良民，瞞騙主上，搜刮民脂民膏，殺害無辜災民……」

接着，由招東萊讀祭文：「嗚呼！魂兮歸來……」

祭文讀過，兩位大人坐上祭台。

招東萊道：「時辰已到，斬！」

三個劊子手，拉了三個惡人出了祭台。

爲了使民衆不再太激動，兩人同時下令：「斬！」

三顆頭顱已滾下祭台。

一時之間，整個斜坡，都轟然叫好，歡聲雷動。

＊　＊　＊

斬了三個惡人之後，民心大快。

災民爲了此事，都穿了喪衣，爲亡魂哀悼三天，漸漸，災民才慢慢散去，而京師的民衆，才回復正常的生活。

招東萊與古承恩，監察着禁衛軍，把三人的家抄封，發現了三人的財產，幾乎有國庫的一半。

與皇帝商議之後，決定一半用來賑災，另一半用來修葺河道。

招東萊與古承恩上朝覆命之後，被皇帝封爲左右丞相，其他有功的人，都受到了册封。

他們之間，有些不願做官，都推辭了官職，還鄉去了，特別是十君子中的江湖人，他們都過慣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更不想被官職所纏。

招東萊與古承恩沒有勉强他們，並爲他們開了一個慶功宴。

筵席之上，各人都感到既高興，卻又充滿離愁別緒，幾個月來，大家出生入死，實在難以忘懷。

忽然，爾東望走了出來，叫道：「好消息好消息！」

衆人靜了下來。

爾東望道：「各位，你們看看，咱們當中，不見了那人？」

他們互相看了一會。

有人叫道：「不見了咱們的山東兄弟！」

另外一邊人叫道：「咱們也沒有了姐妹花！」

爾東望道：「好消息正是來自他們！」

「甚麼？」

「他們趁這好日子，在衆人面前成親，我們便是他們的證婚人了！」

一雙粗魯的山東兄弟娶了一雙嬌俏的姐妹花，一時之間，成爲京城內的佳話。

招東萊與古承恩都爲他們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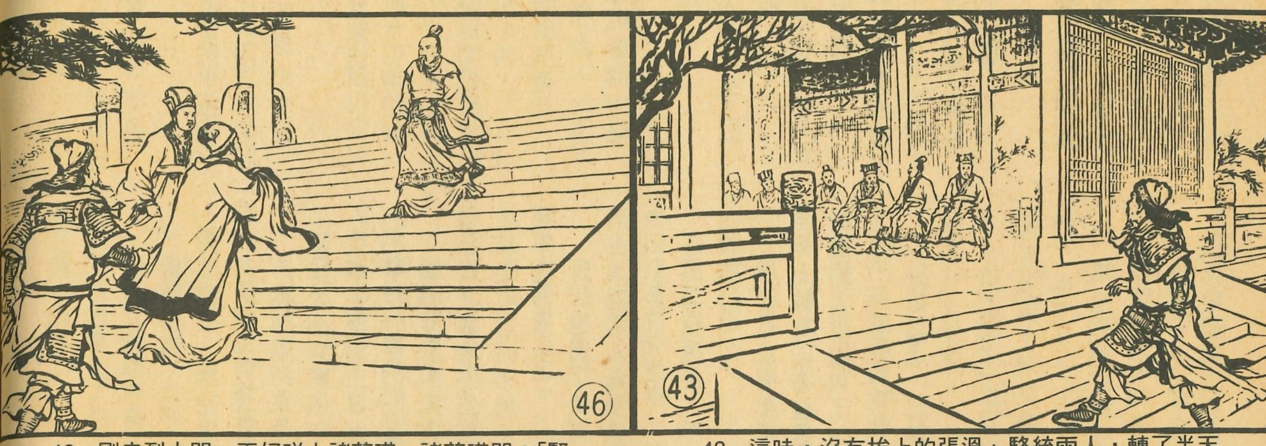
不過，他們內心都知道，眼前還有更多的事，要他們承擔：漢唐風範，何時可復見？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一

舌戰羣儒（二）

徐正・編繪



43　這時，沒有挨上的張溫、駱統兩人，轉了半天的念頭，剛找到個好題目，想難倒諸葛亮，忽然從外面闖進一個人來，大聲說道：「曹操的大軍已經迫近邊境，大家不想辦法對付敵人，倒只管在這裏鬥嘴！」



44　大家回頭一看，原來是江東老臣黃蓋。只見黃蓋趕過來對諸葛亮說道：「先生是當世奇才，有此精神，爲甚麼不對我們主公去說，跟這班人爭辯做甚麼？」



45　魯肅一直沒有開口，此時見黃蓋說得有理，趕忙起身，和黃蓋拉了諸葛亮，一同去見孫權。

46　剛走到中門，正好碰上諸葛瑾，諸葛瑾問：「賢弟到了江東，怎麼不來看我？」諸葛亮答道：「我是劉皇叔派來的，公事沒完，不能先來看哥哥。」當下約好見過孫權後再兄弟相聚，諸葛瑾走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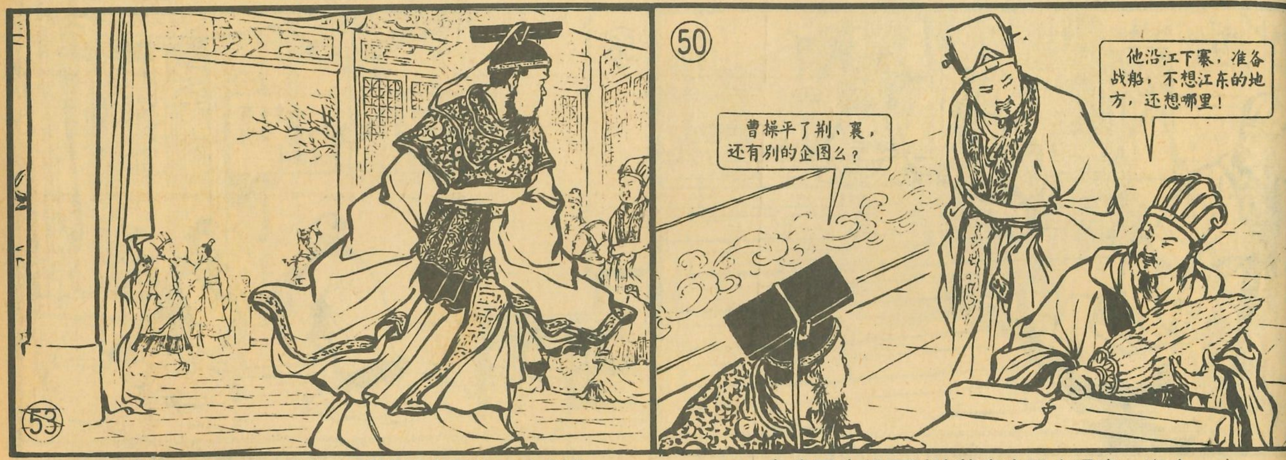
47　魯肅惟恐諸葛亮說話不小心，影响孫權的主意，這時候又叮囑諸葛亮說：「剛才跟你說的話，可別忘了。」諸葛亮點頭答應。



48　三人來到大堂，孫權早在台階上迎接。諸葛亮先把劉備問候的話說了，就偷眼打量一下孫權，心裏想道：這人氣概非凡，看情形，只能用反話激他，正面說是沒有用的。



49　孫權說了幾句客套話，就問道：「你新近在新野，幫劉使君對付曹操，一定很知道曹軍的底細了，曹軍到底有多少人馬呢？」諸葛亮答道：「馬步水軍，總共有一百多萬。」孫權道：「怕是騙人的吧？」



50　魯肅再也想不到諸葛亮會說出這麼一套來，在旁邊聽得臉都轉色了，不住給諸葛亮遞眼色。諸葛亮却只當沒有看見，只管在和孫權談着。



51　孫權沉吟道：「那我們怎樣應付？」諸葛亮道：「你先考慮一下，要是靠了吳、越一帶的力量，能跟北方對抗，那就早點跟曹操斷絕關係；要是估量着辦不到，那麼乾脆照着這些先生的意見，趕快投降的好。」

52　這段話說得很突然，孫權還沒有來得及回答，諸葛亮又接下去說道：「你現在表面上服從曹操，肚子裏又有另一套打算，事到臨頭沒個决策，眼看大禍就要來了。」

53　孫權一聽這話，諸葛亮明明指自己比不上劉備，臉上馬上變了顏色，猛地站了起來，跑到後堂去了。站立兩旁的文武大臣，也都訕笑着紛紛散了。

54　魯肅埋怨諸葛亮道：「你怎能說這種話呢，可太看不起我們主公了。」諸葛亮仰着頭哈哈大笑道：「我沒有想到孫將軍器量這樣小，我自有破曹的計策，他不問，我又何必說？」



55　魯肅聽說，馬上就進入後堂。只見孫權還在哪裏生氣，看見魯肅來了，就衝着他說：「孔明太欺人了！」魯肅忙道：「我也爲這個埋怨過他，可是他倒反笑你器量太小。他說曹操是很容易對付的，你何不去問問他呀！」



56　孫權頓時轉怒爲喜道：「原來他肚裏有着好主意，故意拿話來激我。我一時沒有想到，差點兒誤了大事。」一面說，一面和魯肅從後堂走出來，親自向諸葛亮道了歉意。



57　孫權請諸葛亮到後堂，擺酒款待。喝了幾杯以後，孫權才重新提起道：「曹操收拾了呂布、劉表、袁紹、袁術，只剩下劉使君和我跟他對壘了，我可不能把整個江東讓人家來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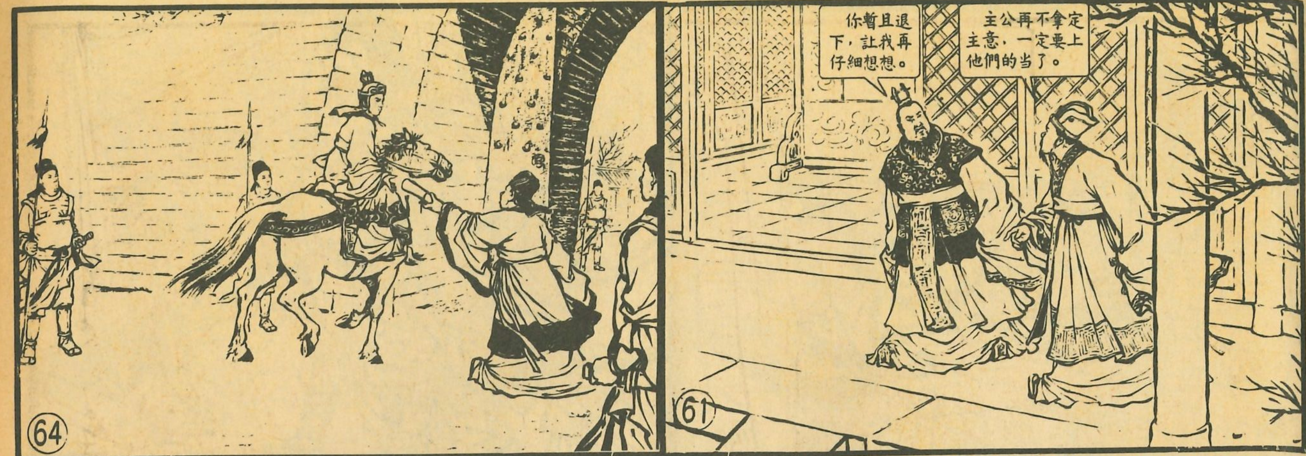
58　諸葛亮道：「我們雖然吃了敗仗，可是關羽手下還有一萬精兵，劉琦手中也還有一萬人。曹軍遠道而來，不懂水戰，再加荊州的老百姓恨透了他們，有這三層原因，如果將軍肯跟我們主公同心協力，那是一定會打敗曹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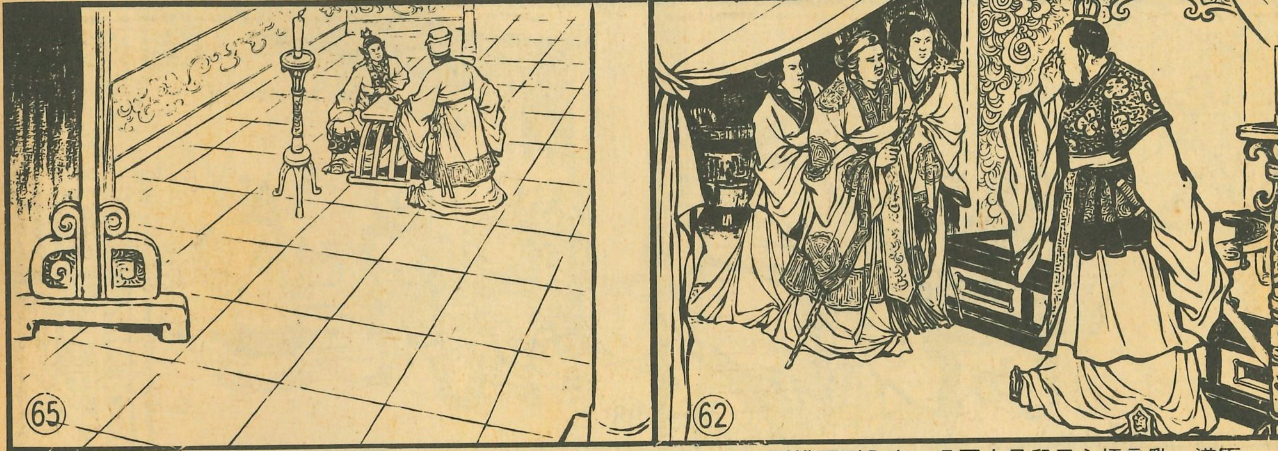
59　孫權高興極了，馬上說道：「聽了你的話，問題都解決了，我的主意已經決定，用不着再有別的顧慮，立刻商量發兵迎戰吧。」孫權叫魯肅把這個決策去對大小官員宣佈，諸葛亮也暫回館驛休息。



60　張昭聽說孫權決定迎戰，心裏慌了，趕忙拉了顧雍一同去見孫權，說是敵人太強大，隨便出兵，那可危險極了。顧雍也說劉備是想利用東吳來抵擋曹操，可不能上當。孫權一受包圍，又有些動搖了。



61　張昭等剛辭出，魯肅又趕了進去，提醒孫權道：「剛才張昭他們一定又是來勸說主公投降的。這班人只爲自己打算，主公可不要聽他們的話。」孫權只是不開口。



62　孫權回到內宅，吳國太見兒子心煩意亂，滿面憂色，就問他緣故，孫權一一對母親說了。吳國太道：「你怎會忘了你哥哥的遺囑？他不是吩咐過內政不能解決的問張昭；對外不能解決的問周瑜麼？」



63　一句話提醒了孫權，馬上派人到鄱陽請周瑜來商量。

64　周瑜本來在那裏訓練水軍，正因聽得曹軍沿江東下，趕來柴桑商議軍事。所以孫權派出的人還沒有走，他倒先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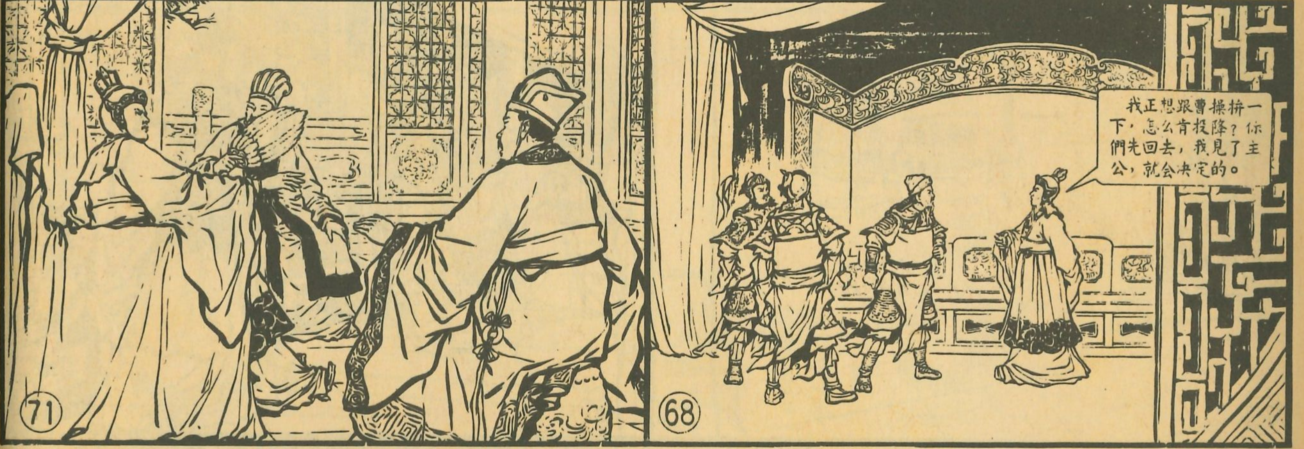
65　魯肅是周瑜最要好的朋友，所以第一個去會他，把這兩天議論的情形都對周瑜說了。周瑜道：「子敬用不着擔心，我自有道理，你趕緊先去把孔明請來。」魯肅立即上馬去了。

66　周瑜剛要休息，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個人就趕來拜訪。張昭把諸葛亮、魯肅攻擊了一遍，說明了自己的主張。周瑜便問道：「你們幾位的意見都是一樣麼？」顧雍等馬上答道：「都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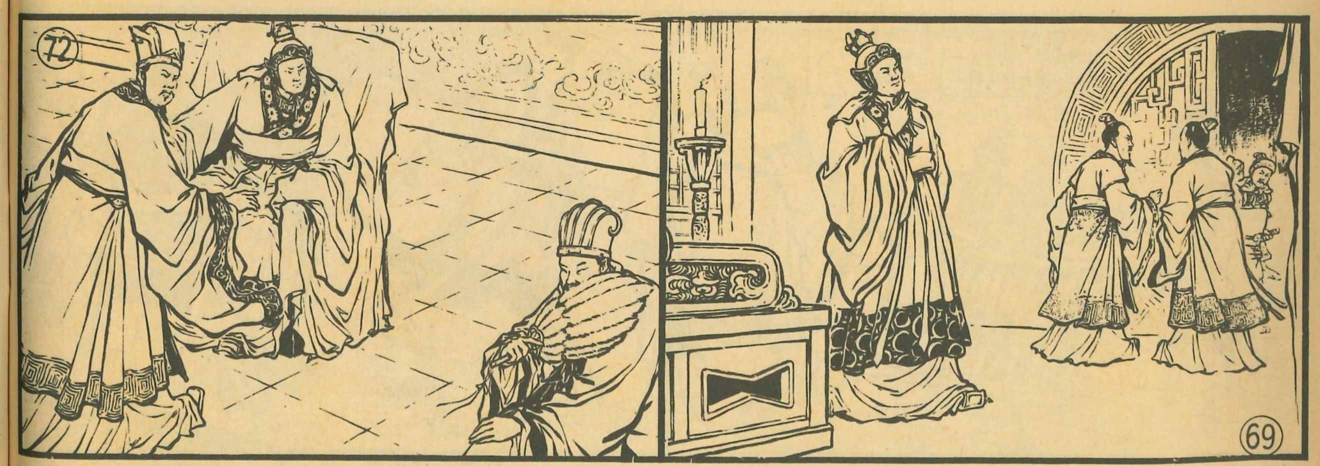
67　不一會，程普、黃蓋、韓當這一批武將也來見周瑜。程普搶着說道：「我們身經百戰，才打下這江東地方，主公聽信了這班文官的話，打算投降，眞太可惜了！都督務必勸主公出兵，我們都願意拚命打仗。」

70　晚上，魯肅陪着諸葛亮來，周瑜迎入，施禮坐下。魯肅先問周瑜主和主戰，周瑜道：「曹操打着皇帝的招牌，兵勢又大，打起來準得失敗，投降倒還可以保全，我是打定主意勸主公投降了。」



68　周瑜問道：「將軍們，你們都是一般見識麼？」黃蓋用手拍着腦袋激昂地說道：「寧可殺頭，也不降曹操！」其餘的也都大聲說：「我們都不願意投降！」周瑜安慰了他們，程普等也告辭去了。

71　魯肅一楞，忙道：「這話不對啊！江東基業，已經傳了三代了。主公正靠你保衛疆土，怎麼你也跟那批膽小鬼一般見識？」周瑜道：「老百姓遭了兵災，都會罵我，我爲了這個才決意主張投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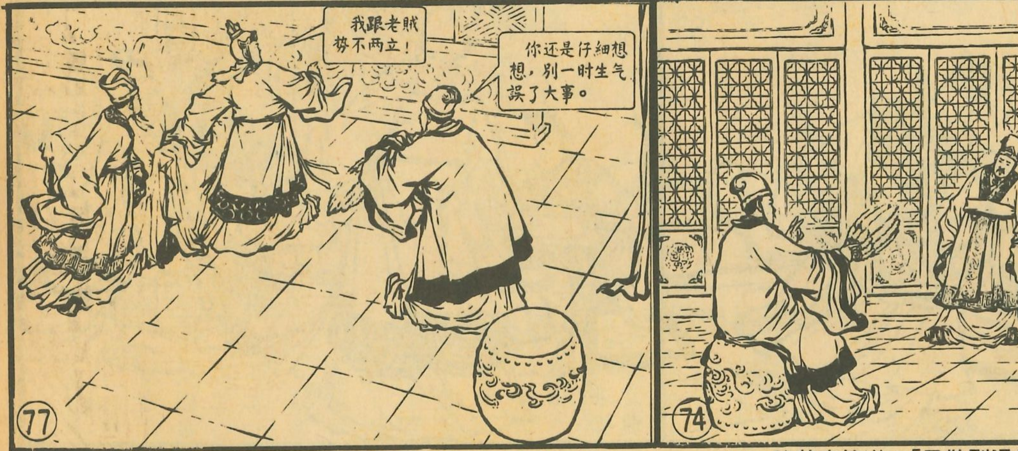
69　接着，諸葛瑾、呂范、呂蒙、甘寧等絡繹來見，也有主戰的，也有主降的，彼此爭論起來。周瑜調停着說：「現在不用爭執，明天一同見主公商量。」衆人辭出後，周瑜獨個兒連連冷笑。

72　魯肅聽了大不滿意，爭道：「話不是這麼說，有將軍這樣的英雄人物，又有險要的地勢，曹操進兵，未必能佔便宜。」魯肅和周瑜爭論起來，再看諸葛亮，却在旁邊暗暗冷笑。



73　周瑜瞥見，就問：「先生笑甚麼？」諸葛亮道：「我在笑子敬不識時務，都督的見解原是不錯的。」魯肅氣憤得了不得，簡直就要跟諸葛亮吵起來了。

76　周瑜一聽，忽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臉色鐵青，一隻手向北指着罵道：「這個老賊，欺人太甚！」諸葛亮假意勸解道：「從前匈奴打到邊境，皇帝還把公主送了去和親，你們又何在乎兩民間女子呢？」





74　諸葛亮笑道：「子敬別這樣着急。我倒有個妙法，只消兩個人，管教曹操百萬大軍，都悄悄地撤走了。」周瑜一怔，忙問：「怎麼，只要兩個人？」諸葛亮道：「江東送掉這兩個人，算不了甚麼，可是曹操得着，可眞高興死了。」

77　周瑜忍無可忍，又怕諸葛亮再說下去，只得明白說道：「你不知道，大嬌是孫策將軍的夫人，小嬌就是我的妻子。」諸葛亮裝做驚惶失措地說道：「該死！該死！我實在不知道，信口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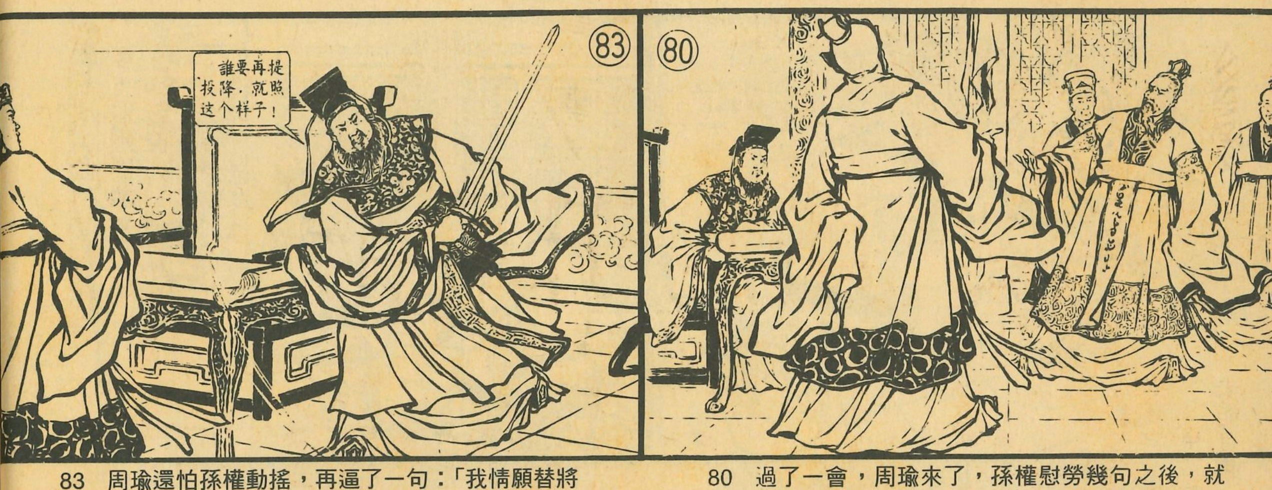


75　諸葛亮慢條斯理說道：「聽說曹操發過誓，平生第一志願是掃平天下，做皇帝；第二個志願，是想把你們江東兩個絕色美人大嬌小嬌弄到手。你們正好學范蠡獻西施的計策，讓曹操不戰自退哩！」

78　周瑜被諸葛亮一激再激，到底說了眞心實話。他說他原是堅決主張一戰的，剛才那些話，只不過是想探探諸葛亮的意思而已。當下周瑜正式表示要請諸葛亮合作破曹，諸葛亮答應了。



79　第二天早晨，孫權升了大堂，文武官員兩邊站六，左邊是張昭、顧雍等三十幾位文官；右邊是程普、黃蓋等三十幾員武將。只見滿堂衣冠齊整，寶劍珮玉碰在一起，鏘鏘作响。



80　過了一會，周瑜來了，孫權慰勞幾句之後，就談到正題，要周瑜給他下個決斷。周瑜先請張昭說明投降的理由。張昭說了一大篇道理，周瑜笑道：「這些都是書呆子的想法。」

81　周瑜接着道：「且不說江東本身具備着迎戰的條件，而且這次曹操南下，從軍事上看，犯有四種大忌：第一，他們的後方不安定。第二，北方人不習慣水戰。第三，現在是冬天，馬匹找不着草料。第四，他們不服南方水土。」

82　孫權連開了好幾天的會議，滿耳聽的都是投降的論調，弄得信心都沒有了。此刻聽了周瑜的話，不覺精神一振，好像恢復了勇氣，便道：「你的話我完全同意，我決計要跟曹操比個高下！」

83　周瑜還怕孫權動搖，再逼了一句：「我情願替將軍拼死殺敵，就怕的是你拿不定主意。」孫權聽說，颯的一聲，拔出身邊寶劍，一下砍去，把面前公案劈了一角下來。

84　孫權就把這柄寶劍給了周瑜，當場封他做大都督，程普做副都督，魯肅做贊軍校尉。文武百官，有不聽號令的，可以先斬後奏。周瑜接了寶劍，對衆宣佈道：「明天早上，大家集合聽我調度，有遲誤的，依軍法治罪！」(待續)



虎豹山莊

兩期完短篇故事／江一帆・文　可飛

强闖惡霸巢穴　殺盡虎豹豺狼

上文提要：十年前，幹强盜的申公豹來到老龍溝，興建了一座虎豹山莊，幹起坐地分肥的勾當，欺凌壓搾當地鄉民，當時有五名號稱「南海五鷹」的年輕人專門與申公豹作對，結果被十數名幪面人夜襲，「南海五鷹」三死兩傷，倖存者之一的凌一飛後來離鄉學藝，五年後藝成回來，同樣遭到七名幪面人襲擊，幸而他的武功已今非昔比，輕易她把襲擊者一一解決……

五年不是段短日子，龍天生自從虎口餘生，倖免於十幾個幪面人的毒手，遵從黑袍人的指示，屈志辱身，投靠虎豹山莊申公豹效力，目的在搜集虎豹山莊主人的劣跡，以及指使幪面人夜襲三聖廟，圍殺他們南海五鷹的證據，以便將來報仇並徹底鏟除這一危害地方的毒瘤，曾經不惜犧牲人格名譽，而且做了很多違背良心的事情，希望因此能搏得申公豹的信任。

可是申公豹老蚌成精，狡獪已極，他雖然很欣賞龍天生的武功，而且為了測驗龍天生的忠心，曾命龍天生做了很多違背良心的事情，這雖然使他對龍天生釋去不少疑慮，但仍然不大信任他，所以才支使他的那位寶貝義女兼情婦李如玉向龍天生勾搭，希望將龍天生困在脂粉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龍天生雖然年屆三十而未娶，但他原來是個鐵錚錚的漢子，守身如玉，儘管為了適應所負特殊任務，做了很多壞事，但對男女間的關係絕不馬虎，何況李如玉這種淫娃，雖極盡勾搭能事，祇是徒增他內心的厭惡而已，不過他也不敢形之於色，公然開罪李如玉，使這幾年來的成績功虧一簣，所以他在無法擺脫對方的糾纏時，便儘量裝得木訥痴呆，使對方恨得牙癢癢的，却又拿他沒可奈何。

申公豹和李如玉那場秘戲，他雖未能目睹，但兩人的一番對話，却一字不漏的進了他的耳中。

那時，他正伏在申公豹書房外的屋簷下面。

他不知申公豹用甚麼方法來對付他，但可想得到的，使用這種粉紅色的陷阱，手段一定陰險卑鄙，令人防不勝防。

不過，他是個非常好强的人，心想他祇要自己處處小心，避免與李如玉單獨在一起，就不怕他們的鬼域技倆了。

他想着想着，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

* * *

七月初一，俗稱開鬼門關，相傳陰曹地府中的鬼魂，都可自這天起，直到月底鬼門關關閉為止，回自己的家中享受家祭。至於一羣孤魂野鬼，則例由各地善長仁翁建醮施食，所以，七月這一個月的晚上，是很少人敢獨自夜行的。

這是否無稽之談，直至目前這科學昌明的時代，人類都已經登陸月球，但仍然無法否定靈魂的存在，不過當時的一羣武林人物，都不甚相信「鬼神」這一傳說的。

今年「虎豹山莊」一反常態，將附近各廟的和尚都請了來。一連建醮七天，這種反常現象，不但附近居民嘖嘖稱奇，就是連「虎豹山莊」中的人，也暗暗納悶。

醮事結束的翌日正午，又復大張

筵席，管事以上的人都被安排在莊主申公豹的私宅大廳之中。

大廳中筵開五席，成梅花狀擺設，正中席上自然是虎豹山莊莊主申公豹坐首位，其次便是總管「鳩面叟」司馬元和四位副總管，龍天生是四位副總管之一，自然也在這桌之中。

其餘四桌，每桌五、七人不等，都是管事武師的一流人物。

酒餚甚為豐盛，山珍海味，水陸雜陳。

莊主申公豹首先說了幾句感謝辛勞的開場白，然後請大家務必不要拘束，儘管開懷暢飲。

酒過三巡後，由莊主申公豹與總管司馬元敬酒時，祇將酒杯在唇邊靠了靠，意思意思就算了，可是輪到四位副總管敬酒時，就發生了阻撓。

首先發難的是管事皮利秋，同事們都稱呼他為「皮裡春秋」，他大聲嚷叫道：「不行，莊主與總管因平常即不善飲，我們不敢勉强，可是四位副總管都是大如海量，不能援例，應該一個個來。」

其餘的管事和武師都跟着起鬨的說：「皮裡春秋說得對，各位副總管如瞧得起咱們，就請一個個來吧，否則，咱們拒絕。」

就這樣趕着鴨子上架，四位副總管雖然酒量不錯，但始終抵不過人多，一個個玉山傾倒，醉得不省人事。

散席後，莊主申公豹吩咐皮利秋將龍天生等四位副總管暫時送到客舍去，以便有人照顧。

「虎豹山莊」的客舍甚為講究，分為梅、蘭、菊、竹四軒，內裡佈置得富麗堂皇，負責招待的都是嬌艷年輕的女婢。

龍天生被送到蘭軒，一路嘔吐狼藉，衣服儘被吐出的污物弄髒，尤其是那股薰人的酒氣，使得服侍他的女婢個個掩鼻。

這時，一個模樣極佳的麗人，看她一身的裝扮，分明是個極體面的丫頭。她來到蘭軒，幾個婢女都對她顯得極為熟絡，爭着招呼道：「春紅姐，是甚麼風把你吹來的呀？」

春紅笑笑道：「是東南西北風，龍副總管呢？」

「在房裡躺着，吐得一場糊塗，髒死了。」

婢女說着，還皺了皺鼻子。

「鬼丫頭，妳們不會給他清理清理，」春紅笑着說道：「服侍他洗個澡，換身衣服，不就乾淨了嗎？」

「一個大男人，咱們可不敢。」

「算了，還給我窮撇清，大牛子不是個大男子嗎？妳們把他藏在蘭軒十幾天，輪流取着樂，還以為我不知？」

「春紅姐……」

「怎麼，被我搔着癢處了吧！」春紅冷笑的說道。

幾個婢女嚇得花容失色，噗地的跪了下來，哀聲道：「請春紅姐高抬貴手，饒了我們這一次……」

春紅「噗嗤」一聲，笑道：「傻丫頭，我若不饒妳們，現在妳們還能安安穩穩待在這裡？快起來，我有緊要事情吩咐妳們。」

幾個女婢千恩萬謝的站了起來。

春紅才斂起笑容，隆重的吩咐她們道：「乾小姐要見這個姓龍的副總管，妳們趕快的給他弄乾淨來，我帶他去後，不管甚麼人來找他，可推說他已醒後離去。如果洩露眞情，妳們可小心了。快去吧，我在這裡等。」

幾個婢女如奉綸音，很快的便將龍天生一身污穢洗得乾乾淨淨，而且還代他換了一身乾淨衣服。

別看春紅走路嬝嬝娜娜，好像是個弱不禁風的女郎，其實力氣大得驚人，龍天生的身材已經夠魁梧了，她往脅下一挾，就彷彿挾了個枕頭似的。

她伸手向那個床頭巨型衣櫃後面摸了一下，忽自地下傳來一陣輕微「軋軋」之聲，那個巨型衣櫃竟緩緩向一側移開，露出一扇門戶，裡面俏立着一個提紗燈的小丫頭。

原來這是一條地道，春紅走進暗門，又在墻上輕輕的按了一下，使那巨型衣櫃恢復原狀，這才向那提紗燈的小丫頭低聲喝道：「咱們走吧。」

這當兒，一個黑袍怪人却無聲無息的潛入房中來。

四個婢女目送春紅挾着龍天生離去，臉上的曖昧笑容尚未斂去，一轉身突見房中多出個頭戴黑布頭罩的黑袍怪人，不禁同時駭得張口欲叫。

她們的小嘴剛才張開了，可是黑袍人豈容她們驚叫出聲，袍袖一揮，同時點了四人的「俞府」穴，使她們發不得聲出來，冷笑道：「老夫並不想傷害妳們這幾個女娃兒，不過要委屈妳們在床舖下面躺幾個時辰。」

袍袖再揮時，四婢女祇覺得「黑甜穴」一痲，便迷迷糊糊的不省人事。

黑袍人將她們一一藏在床下，並順手為她們解開「俞府穴」，這才依樣畫葫蘆，潛入地道中……

* * *

這是一間很大的石室，白雲石的墻壁，圓型的屋頂，屋頂中央嵌着一顆鷄蛋大的夜明珠，散發着乳白色的柔和光輝。

石室中央擺放着一張綉榻，李如玉似是剛剛浴罷，顯得有點嬌慵無力地，斜倚在綉榻上。

她僅披着一襲薄如蟬翼的翠綠色輕紗，裡面丘陵起伏，一覽無遺，丫頭春紅捧着一隻小巧玉瓶俏立榻旁。

龍天生仰躺在舖着大理石的地上呼呼大睡，仍然酒醉未醒。

石室雖然春色暗透，但氣氛顯得有點沉悶。

「小姐，婢子眞是不懂，」春紅終於打破了沉悶的氣氛，輕聲地道：「莊主既不信任這個姓龍的，為甚麼不乾

脆把他殺死算了，即使想從他口中探出點機密來，方法也多得很，何必非用小姐嬌軀來佈陷阱不可？」

李如玉得意的笑道：「這是我出的主意，也是我自己討的這份差事，龍天生平時對我一副眼高於頂的樣子，我實在有點氣憤不過，我要讓他似隻狗似的，搖着乞憐的尾巴，跪在我的面前求我。」

春紅疑惑不解的說道：「小姐既和莊主有父女之名，且又有夫妻之實，莊主怎會肯讓妳……」

「不用說了。」李如玉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大聲道：「他又不是我的親爹，興之所至，大家解解悶吧了。」

「小姐，戳神匕取來了。」

是方才提紗燈在地道中接引春紅的那個小丫頭，手中捧着一柄鑲金嵌鑽的帶鞘短匕，遞給李如玉。

春紅驚道：「小姐要殺他？」

李如玉兩道柳眉一挑，嬌面上登時滿佈殺機，冷聲道：「如他堅不吐實，就祇有殺死他以絕後患了。」

她將匕首塞入枕頭下面，揮手命小丫頭出去，然後自綉榻上一躍而起，纖指揮處，連點了龍天生的「玄機」、「七坎」、「期門」三處大穴。

回到綉榻後，這才命春紅餵龍天生服下一粒解醉酒的藥丸。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龍天生才醒了過來，但仍然感到腦袋有點昏昏沉沉的。

他慢慢的睜開眼睛，首先入目的便是那圓圓的屋頂，和那顆散發柔和光華的大夜明珠，這對他太陌生了，已是暗吃一驚，及至他的目光順着白雲石墻壁往下移，一下接觸到斜倚在綉榻上的李如玉時，頓如被毒蛇噬了一口似的，心裡一緊張，登時迫出了一身大汗，竟然酒意全消，神智清朗，他想從地上坐了起來，可是力不從心，全身都使不上勁，只有輕輕一聲嘆息，暗想：「我這孫大聖結果還是沒有翻出他的掌心！」

李如玉慵懶的伸了伸纖腰，然後緩緩的下了綉榻，風情萬種地走到龍天生的身旁蹲了下來，顰着黛眉，一副極為關心的樣子，輕輕的埋怨道：「天生，看你醉得這個樣子，也不知道愛惜自己的身體。」

龍天生兩道目光一觸到李如玉身上那襲薄如蟬翼的輕紗，頓感臉上一陣燥熱，忙將雙目緊閉，低聲問道：「姑娘，這裡是甚麼地方？」

「我的住處，」李如玉帶着三分嬌嗔道：「天生，看你的態度，好似很討厭我，是嗎？」

「在下不敢。」

「那你為甚麼閉着眼睛，連看都不肯看我？」

「這……在下祇不過是個下人，姑娘乃是千金之體，在下怎敢……」

「算了吧，甚麼千金之體，萬金之軀，我只問你喜不喜歡我？嗯？」

龍天生不禁心中一動，暗忖道：「我何不將計就計，先騙她為我解開穴道，然後再設法脫身。」

主意已定，緩緩張開雙眼，凝視李如玉的臉上，微笑道：「既承姑娘不棄，在下怎敢不知好歹。」

李如玉媚笑，雙手在龍天生的臉頰上輕輕捏了一下，道：「這才乖，可不許虛情假意，口是心非啊。」

「在下對天發誓。」

「是眞心就好了，我可不相信你們男人那些牙痛的鬼咒兒。」

說完話，施施然的站了起來，回身向綉榻走去。

龍天生為求及早脫身，鼓起勇氣的說道：「在下既蒙姑娘見愛，還請姑娘為在下解開穴道，以便拜謝。」

李如玉嬌笑道：「穴道我當然會給你解開，不過為了証實你愛我的誠意，我有幾個問題，希望你能毫不隱瞞的據實答覆我，可以嗎？」

龍天生一咬牙，毫不猶豫的答道：「祇要是在下知道的，在下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我知道你不會拒絕我的，」李如玉佻巧地一笑，右腿往左腿一擱，還故意讓薄如無物的輕紗向兩側滑落，露出兩隻纖濃適度、瑩潤如玉的雙腿，上身微向後仰，用一隻手臂支撐着，將胸前兩座高峯挺得幾乎透紗而出，媚眼如絲，極盡挑逗能事，繼續道：「第一，我希望知道你對我的看法？」

「這個……」

「用不着顧忌，我想聽的是你的眞心話，即使你罵我是路柳墻花，淫娃蕩女，甚至更難聽的話，我也不會怪你。」

龍天生心中暗忖：「她既有自知之明，我又何必再揭她瘡疤，何況自己現在還落在她手中，先求脫身要緊。」主意打定，微微一笑道：「姑娘艷如桃李，性情開放，不失江湖兒女本色，在下非常佩服。」

「你將我說得太好了，」人都是喜被人讚美的，雖然很多讚美之詞對被讚美的人並不適合，李如玉自不例外，雖明知龍天生的話言不由衷，但還是聽得很開心，有點暈陶陶的感覺。報給一個媚笑道：「這恐怕是違心之論吧？」

龍天生見已收到攻心之效，乾脆馬屁拍到底，正色的道：「在下是實話實說，我想姑娘不會願意聽在下違心之論吧？」

「嗯，當然，」李如玉突然面色一寒，冷聲道：「第二，聽說『黃鷹』凌一飛又回到南海鎮了，我想你們盟兄弟情深意重，一定見過面了？」

「不錯，我們是見過面了，」龍天生苦笑道：「不過，結果却很糟糕。」

「哦，可不可以說來聽聽？」

「他對在下投身虎豹山莊極不諒解，認為在下賣友求榮，所以和在下割

袍斷義了。」

「你是否覺得很委屈？」

「不！莊主對在下推心置腹，破格提携，在下有生之年，均爲感恩圖報之日，其他就非在下所計了。」

「他離開南海鎮已經有五年了，聽說已練成了一身絕學武功，你願意透露一點給我聽聽嗎？」

「這點在下完全不知道，因爲我和他見面後，即話不投機，所以他才和我割袍斷義，視同陌路之人……」

「哼，即使他武功再高，如果他存心和虎豹山莊爲敵，那是他自不量力，也是他自討苦吃。」李如玉似是喃喃自語，但龍天生心裡明白，這完全是冲着他說的，不禁對這女人又增多一分警惕。

「姑娘，咱們虎豹山莊和凌一飛無冤無仇，他幹嗎要和咱們爲敵？」

龍天生這時也別有用心的反問一句。

「嘿嘿，這你就不必問了。」李如玉機警地把這個問題截住了，接着又提出了她的第三個問題：「當年你們南海五鷹在三聖廟被十幾個幪面人襲擊，結果老大和老三老四都當場慘被殺害，只剩下你和老二凌一飛在作困獸之鬥，情況已相當危險，這時突然闖來一個戴黑布罩頭的黑袍人，竟以一支桃木劍重創黑衣幪面人，才救走你和凌一飛兩條性命，這種武林奇人，使我萬分敬仰，很想拜識，希望你爲我引介，可以嗎？」

龍天生因求趕快脫身，一時未加考慮，冲口而出道：「當然可以呀！」

李如玉媚笑道：「那你先告訴我，他是誰？」

龍天生不禁一怔，黑袍人是誰，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又怎能告訴李如玉呢？登時訕訕的道：「這……這……」

「你不願告訴我？」

龍天生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道：「那位黑袍人雖然是救了在下一命，但他如天際神龍，見首不見尾，連在下也不知道他是誰，又怎能告訴姑娘呢？」

「好呀！原來你說了大半天，都是騙人的鬼話！」李如玉嬌面上登時佈滿了一層冷霜，一伸手自枕頭底下取出那把「戳神匕」，褪去匕鞘，一片寒芒騰閃，逼使夜明珠的光華也爲之失色。

她手握戳神匕，目露兇光，一步一步走到龍天生的面前，匕尖在龍天生的咽喉上輕輕的一點，登時冒出一顆鮮紅的血珠，獰聲道：「姑娘這柄戳神匕首，不僅能置人於死，而且還能使人形俱滅，希望你能聰明一點，姑娘可沒有慈悲心腸，快說，那黑袍人是誰？」

至此，龍天生總算是明白了一件事，這是個有計劃的陷阱。

脫身顯然已無望，他便索性把雙眼一閉，來個不理不睬。

「姓龍的，你別跟姑奶奶來這一套，我數一二三，數到第三時你還不說，我可將你寸割而死！一……二……」

李如玉滿面獰猙之色，一面報數，一面屈指頭，當她正屈下第三根指頭，而口中尚未報出數字的一刹那，忽聽一聲笑道：「姑娘不是要查老夫的底嗎？現在老夫自己來了，姑娘可以直接問老夫了。」

這聲音就似是突然從地下冒出來一般，把李如玉和一直站在旁邊沒有說話的春紅也都嚇了一跳，抬頭望去，只見一個頭上罩着一隻黑布袋子的黑袍人，不知甚麼時候到了石室之中，而且還和她相距不足七尺呢！

「你……」李如玉確是感到萬分震駭，這石室係深藏在地下，進出口不僅十分隱蔽，而且還經常有人看守，黑袍人既能毫無徵兆地潛入這座地下石室，顯已了解虎豹山莊一切的秘密設施，這就嚴重的威脅到虎豹山莊的安全了。

「嗯！就是老夫，也就是你虎豹山莊所千方百計追查的人！」黑袍人說話的語氣雖然是來意不善，但聲調極爲柔和，不帶一點火爆氣息，「老夫既然自行投到，姑娘就不必爲難這姓龍的小子了。」

「哼！說得倒很輕鬆！」李如玉緩過一口氣，橫蠻的道：「龍天生是本莊的人，接受本莊的處置，似乎用不着外人來干涉！」

「哦！據老夫所知，虎豹山莊既非官府，又非幫會，」黑袍人說話的聲調仍然不慍不火，「龍天生祇不過受僱當一名副總管，合則留，不合則去，也用不着動刀子呀！何況他壓根兒就不知道老夫的底細。事情既因老夫而起，老夫怎能看妳行兇而袖手不管呢？」

「嘿！癩蝦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氣，姑奶奶的事你能管得了麼！」

右手一抬，戳神匕首寒光閃閃，如果這一匕首扎下去，龍天生的喉管就得被扎出一個洞，當場了帳了！

黑袍人似是未想到李如玉會如此狠毒，登時急怒交迫，一聲大喝道：「好個狠毒的丫頭！」一指點去。

這一指因是急怒而發，凌厲的指風無殊一根鐵棒，猛往劍身上一撞，李如玉頓覺握劍虎口如被針扎般，痛徹肺腑，那裡還握得匕首，只聽得「噹」的一聲，被指風撞出去的匕首，如勁矢般撞在墻上，連那麼堅硬的白雲石也被撞碎一大塊。

李如玉愕了一下，嬌軀一俯，迅即抓起那把由墻上反彈回來的匕首，恨聲道：「姑奶奶和你這老不死拚了！」

戳神匕首一揮，劃出一圈銀虹，向黑袍人左肩胛戳去。

春紅見少主人李如玉動上了手，也解下腰帶，一抖一捲，居然是內力十足，將八尺柔軟紅綾帶當做軟鞭使

用，猛向黑袍人攔腰掃去。

黑袍人哈哈大笑道：「龍小子，你還躺在地上裝甚麼蒜，難道你眞想讓老夫和兩個女娃兒動手？」

身形一閃，身法快得出奇，人已閃到一旁，使得二女攻向他的匕首和紅綾帶全都落了空，而他還順手向龍天生拂去一袖，爲他解開了被點的穴道。

二女正待向黑袍人再度出手，躺在地上的龍天生略一運勁，已試出穴道已被解開，心知雙方既已撕破了臉皮，便無法善了，他恨透了李如玉的兇淫無耻，猛地一躍而起，大喝一聲，「看拳！」一拳向李如玉擊去。

這一拳他是含忿而發，用上十成眞力，加以雙方距離不足七尺，又是在李如玉的側背發拳，以李如玉的功力，絕無倖理，站在一旁的春紅已嚇得驚呼出聲。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突自斜裡擊出一股掌風，硬將龍天生那股强勁剛猛的拳風撞向一邊。

饒是如此，李如玉仍被拳風餘勁撞得打了個蹌踉，她那薄如蟬翼的輕紗，也被捲得飛揚了起來……

李如玉輕紗之內無寸縷，自然是妙相畢露。

黑袍人也適時背轉身去，嘆道：「眞是世風日下！」

同時，石室中又响起了一聲爽朗的長笑，龍天生循聲望去，見石壁上不知甚麼時候又裂開了一道門戶，一個面貌清瘦、長鬚飄洒、身穿薄綢長衫的老人，正自那道新裂開的門戶中緩步走了出來，在他身後跟着四個彪形大漢。

龍天生對進來的人全都不陌生，清瘦老人正是虎豹山莊莊主申公豹，四個彪形大漢都是莊中武師，他們的名字是柯光祖、林天恒、章大虎、孫英明。

申公豹面含微笑，掃了龍天生一眼，見龍天生沉着臉不加理會，似是毫未在意，雙手抱拳向黑袍人說道：「大師兄既然光臨敝莊，怎不見示尊容，以便小弟相見。」

黑袍人冷哼一聲，仍然是背身而立。

申公豹若有所悟，目光一掠李如玉，沉聲喝道：「如玉，看妳這身打扮成甚麼樣子，還不趕快給我退下！」

李如玉嗯了一聲，一轉身，見申公豹身後四個彪形大漢八道炯炯的目光，全投向她身上的胸部，她雖淫蕩無耻，但裸對這些平常並不接近的武師，還是感到羞耻難當，「嚶嚶」一聲，兩手緊抱胸前如飛逃去。

黑袍人這時才轉過身來，沉聲喝道：「你怎會認定老夫是你大師兄？」

申公豹含笑道：「小弟本來不知，當年先師病重，小弟趕往侍疾，先師臨終前才告知小弟，大師伯的大弟子便是隱居在這南海鎮上，當時先師已入彌留狀態，語言不詳，而小弟又從未與大師伯門下師兄弟們見過面，雖明知大師兄俠駕隱居南海鎮上，偏是拜謁無門，不過，小弟知道大師兄遲早會來敝莊的。」

黑袍人哦了一聲，道：「二師叔仙逝，怎未向雪峯山報喪？」他算是承認了和申公豹的師兄弟關係。

申公豹苦笑道：「這也是先師遺命，大師兄是知道的，師伯和先師因性格不合，意見不投，終至形同冰炭，本就失去了師兄弟的情份，所以……」

黑袍人不待申公豹說完，便接口道：「其實二師叔早已宣佈與雪峯山脫離關係，因爲他的一切行爲，都是與『俠義』背道而馳，他怕家師清理門戶，哦！對了，你怎會料到我遲早會來虎豹山莊呢？」

申公豹得意地笑道：「這道理很簡單，因爲你我都是承繼了上一代的作風，你會如此容忍小弟這種欺壓鄉里、魚肉地方的霸道行爲嗎？祇是師兄居然能忍讓這麼多年，有點使小弟感到意外！」

黑袍人嘿嘿冷笑道：「聽你的口氣，早已處心積慮要和我鬥上一鬥了？」

申公豹道：「不敢！如果大師兄能放棄自命俠義的成見，小弟願意邀請大師兄來虎豹山莊共享榮華。」

黑袍人道：「我倒要謝謝你的抬擧了，祇是我這個性格恐怕一時改不過來。」

申公豹冷冷的道：「大師兄是聰明人，也該了解目前的處境，這石室中雖然未設有甚麼機關埋伏，但虎豹山莊中卧虎藏龍，高手如雲，憑大師兄與這個姓龍的小子，恐怕不易離開這個石室！」

黑袍人發出一聲不屑之冷笑，道：「哦！這我倒要試試，看你們這些如雲高手是否眞的困得住我們？」

申公豹笑道：「大師兄不能考慮一下後果？」

黑袍人也笑道：「陷阱既已設好了，考慮與不考慮的結果，決不會兩樣！」略微停了一下，又道：「現在咱們雙方都似箭在弦上，也不用多說廢話！不過我還有個疑問，希望你能夠據實回答。」

「現在任何疑問，都已無隱瞞的必要，大師兄想知道甚麼？」

「五年前夜襲三聖廟，可是你主使的？」

「哈哈，這還用問，那五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處處和我虎豹山莊作對，大師兄，你想我能容忍他們那種跋扈囂張嗎？」

黑袍人哈哈的大笑道：「好！種田得田，種果得果，你當初殺死南海五鷹中的三人，今天就要嚐到殘酷的報復滋味了！」

話畢，一掀黑袍，取出一柄桃木劍和一柄魚鱗刀，桃木劍是他自己用的兵刃，魚鱗刀却遞給龍天生。

申公豹點頭示意，四個武師「霍」的一聲齊拔出了兵刃。

石室中的空氣立時緊張，似是要爆炸出火花來。

申公豹抱拳道：「小弟因入門也晚，無緣拜識大師兄，但先師在世時，曾屢讚大師兄盡得大師伯眞傳，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尤其是掌中的一把桃木劍，更是出神入化，曠世無疇……」

說至此處，探腰取出一支兒臂粗的純鋼點穴鐝，往懷中一抬，又道：「小弟在這支點穴鐝上，雖下過十多年的苦功，但因稟賦太差，所以距大成尚遠，今幸遇大師兄，正是小弟的造化，希望能多指點小弟幾招絕學，也不枉咱們師兄弟見面一場！」

黑袍人冷聲道：「多承謬讚，愧不敢當，强賓不壓主，請問是由你我二人單打獨鬥！還是大伙兒一起上，來一場混戰？」

申公豹笑笑道：「好個『强賓不壓主』，小弟之見，在此時這種互相敵對的情況之下，已失去了切磋武學的和諧氣氛，我想還是兩者兼施，先由小弟向大師兄請教，以五十招爲限，不論勝負，就大伙兒一起上，大師兄意下如何？」

黑袍人道：「客隨主便，請賜招吧！」

申公豹道：「在拜領大師兄教益前，小弟有個不情之請。」

「說吧！」

「請准許小弟瞻仰大師兄的廬山眞面目！」

「看到我的眞面目後，會使你感到失望的。」

於是，黑袍人緩緩的揭去頭上的黑布袋子，露出一張滿月般的面孔，慈眉善目，三綹長鬚，一點也不像是個使刀掄劍的英雄俠士。

他，原來是保和堂的藥鋪主人——萬世師。

萬世師露出眞面目之後，在場之人——包括龍天生和申公豹在內，全都發出一聲驚咦！

申公豹笑道：「眞是失敬得很，原來大師兄是隱在市集上懸壺濟世，這倒是名實相符。」

話聲一落，點穴鐝已幻起一片寒芒，攻向萬世師胸前的「玄機」、「七坎」和「將台」三處重要穴道。

申公豹故意和對方攀談，誘使對方分神，然後出其不意發招，實在有欠光明磊落，失去了練武之人的風範。

好在萬世師的江湖經驗豐富，無時無刻不在戒備中，申公豹雖是不聲不响的猝然發難，但萬世師並未爲其所乘，桃木劍吞吐間，將申公豹凌厲的攻勢完全封了回去。

申公豹一招偷襲無功，立即惱羞成怒，點穴鐝一緊，如狂風暴雨般向萬世師捲去，同時大聲喝道：「你們一齊上，決不能讓他們逃出虎豹山莊去！」

於是，四個武師大喝一聲，各擺出手中兵刃，柯光祖和章大虎衝向萬世師，以三對一，林天恒和孫英明則雙雙戰龍天生。

柯光祖使的一對鍊子鎚，章大虎是根竹節鋼鞭，配上申公豹的點穴鐝，可說是長短兵刃齊全，遠近交攻，配合得天衣無縫，毫無空隙可尋。

怎奈萬世師技藝已臻化境，雖在三種長短兵刃遠近交攻之下，桃木劍仍然是揮洒自如，有時奇招突出，還將三人逼得收招自保呢。

龍天生以一柄魚鱗刀，在林天恒的吳鈎劍和孫英明的鬼頭大刀凌厲攻勢之下，顯得有點滯呆，但龍天生鬥志昂揚，也非在短時間中可以分出高下。

＊　＊　＊

凌一飛獨個兒的呆在三聖廟中，覺得意興闌珊，百無聊賴，便自身畔掏出一把銅錢，正準備練練他那「飛蚨索命」的暗器手法，突見一個店夥打扮的中年人揮汗如雨，上氣不接下氣的撞了進來，說道：「凌二爺，總……算……是找着你了！」

他認識那個店夥打扮的中年人，他是保和堂的一名伙計，見他神色如此惶急，不禁暗暗吃了一驚，還上去拍拍那伙計的肩膊，含笑道：「老許，你先喘喘氣，有話可以慢慢再說。」

許姓伙計果然依言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使急促的呼吸稍爲平和了，才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摺疊好的便箋，道：「這封信是老先生命小的急速送給凌二爺的！」

凌一飛納悶的拆開了便箋，略一過目，便急道：「你家老先生是甚麼時侯走的？」

「好一會兒啦！」許姓伙計說：「現在可能已經到了虎豹山莊了……哦！凌二爺，咱們老先生那樣匆忙的趕到虎豹山莊去幹甚麼？」

凌一飛道：「這些你毋須知道，你還是趕快回店去吧，我也得趕去虎豹山莊，可沒時間陪你聊天了！」

逕自轉身走入三聖殿，出來時，左手握着那柄帶鞘的砍山刀，向姓許的店計揚揚手道：「對不起，我先走了。」

＊　＊　＊

虎豹山莊仍然和平日一樣的平靜，路上行人談笑風生，孩子們三五成羣的在門口樹蔭前遊戲，有的踢毽子，有的跳繩子，有的……根本就看不出有一絲異樣的感覺。

「也許事情還沒有鬧起來，」凌一飛暗忖：「我何不逕去找申公豹，萬世師既然已出面了，就等於是攤了牌，我還顧慮些甚麼？」

主意既定，凌一飛便昂首大步，威風凜凜的向那八字門牆的紅漆大門走了過去。

紅漆大門的門楣上，橫懸着一塊黑底金字的木匾，上書「虎豹山莊」四個字，筆走龍飛鳳舞，顯然是出自名家手筆。

大門前面，站着兩個兇神惡煞般的粗壯大漢，兩眼望天，一派目中無人的樣子。

凌一飛心裡一陣冷笑，登上石階，根本不理睬門前那兩個粗壯惡煞大漢，便大踏步的向山莊內走去。

「站住！」兩個粗壯大漢忽然胳膊一伸，將凌一飛攔住，喝道：「小子，你是幹甚麼的？」

凌一飛既存心找麻煩，自不會好言相向，冷笑道：「大爺是幹獵戶的，專門獵殺豹子的！」

左邊漢子怒喝道：「好小子，也不張開你的狗眼，看看這裡是甚麼地方，也容得你來撒野！」

五指箕張，向凌一飛肩頭抓去。

凌一飛右手一揚，五指如鈎，一下便扣住了那漢子的手腕，微微用力，那漢子只疼得「哎唷！」一聲，便跪了下去。

另一漢子見同伴吃了虧，便想以「圍魏救趙」的技倆出手解救，猛的一拳，向凌一飛側背擊去。

凌一飛喝道：「來得好！」右手用力一帶，將抓住的漢子帶得飛了起來，順勢往擊來的拳頭上送去。

另一漢子出拳太猛，見同伴的身體迎着他的拳頭飛來，雖然心中大急，但收拳已是不及，只聽得「砰！」的一聲，這一拳着着實實的搗在他同伴的胸口上，一聲悶叫，鮮血狂噴，當堂了賬。

凌一飛哈哈一笑，扔下手中屍體，便向紅漆大門內闖了進去。

外面一亂，已驚動了裡面的人，一下子湧出十幾個帶兵刃的漢子，其中有一個是凌一飛在雲來飯店見過面的趙通。

但趙通並不認識凌一飛，上前用手中的鋸齒刀一指，喝道：「你找誰？」

「申公豹。」

「好小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竟敢直呼我們莊主的名諱。」

「哼！有甚麼不敢？老子還想宰了他呢！」

「趙副總管，」這時門外一拳打死他同伴的那個漢子，氣急敗壞的跑了進來大聲道：「這小子是來找麻煩的，錢虎已經給他打死了！」

趙通兩道斷眉一挑喝道：「小子，殺人償命，你就乖乖的把命留在這裡吧！」

話聲才落，鋸齒刀已迎面劈來。

凌一飛隻身一刀闖虎穴，自然是採取速戰速決，不願和對方糾纏下去，那樣對他太不利了，所以……

嗆啷聲中，砍山刀出鞘了，冷芒四射，如殞星瀉空般，只聽一聲慘叫，接着血雨飛濺，趙通的一條右臂在一招進出，便被硬生生齊肩劈了下來。

動作實在太快了，快得使在場的人都變了面色。

他們那裡曾見過那樣快的刀法，今天總算是開了眼界。

副總管趙通僅出手一招，便重傷在對方刀下，他們已有點怯怯的感覺，好在人多膽壯，除由兩人將趙通扶進去療傷外，其餘的人已包圍起來，一個個手操兵刃，虎視凌一飛，却誰也不敢搶先出手。

凌一飛怎會和他們乾耗，他需要爭取有利時間。

一聲大喝，砍山刀突然化作一道經天彩虹，人也跟着飛起，向他正面的五個敵人攻去。

這包圍凌一飛的十餘人，全都是虎豹山莊的護莊武師，一身武功雖然擠不進一流高手之列，但在二流中却算得是佼佼者，以他們目前這種陣勢，即使一流高手困在裡面，也很難全身而退。

凌一飛五年習藝，在一位隱名奇人悉心指點之下，功力突飛猛進，尤其是在刀上的造詣，已達神化之境！

被他攻擊的五個人雖是無時無刻不在凝神戒備，但是功力相差太過懸殊，眼見凌一飛一刀攻來，却不知如何招架，原因是他們雖看到一片刀影捲到，却根本摸不清這一刀到底是攻向何處，就這一怔神之瞬間，待他發覺敵人攻擊部位，但爲時已晚，被凌一飛着了先鞭。

祇聽得幾聲慘叫和幾聲「噹噹」兵刃墜地之聲，被攻的五人全都左手握着右腕，向後暴退。

原來這五人的右手均被齊腕斬斷，鮮紅的血洒滿一地。

其實這還是凌一飛宅心仁厚，沒有存心趕盡殺絕，否則，這五人再多一條性命也要完了！

一刀震懾住了其餘九名護莊武師，凌一飛轉過身來，目光一掃，沉聲道：「寃有頭，債有主，凌某欲找的是申公豹那個老賊，並不想多傷無辜，刀劍無眼，希望各位不要迫我再度出手！」

九名武師已心生怯意，大家面面相覷，誰也沒有答話。

這當兒，忽聽一聲冷笑：「好大的口氣，也不怕被風閃了舌頭！」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虬鬚滿面的鳩面老叟，手中握着一根鐵製旱烟管，烟鍋子還在冒着裊裊的青烟。

九名武師一見鳩面老者出來，登時精神一振，同時恭謹的向鳩面老者彎腰致敬，其中一人說：「啓稟司馬總管，這小子便是南海五鷹中的凌一飛，已傷了咱們趙副總管和好幾位武師……」

原來這鳩面老者就是虎豹山莊的第二號人物，人稱「鳩面叟」司馬元。

司馬元哈哈的哼了一聲，揮手止

住那名武師的饒舌，目光炯炯，向凌一飛打量了一下，才用手中旱烟管向凌一飛點了一點，老氣橫秋的道：「你就是凌一飛？」

凌一飛看不慣他那副倚老賣老的樣子，頭一昂，冷聲道：「廢話！」

司馬元似不以爲忤，又道：「你可知老夫是誰？」

凌一飛嘿嘿的冷笑道：「和申老賊是一丘之貉的，還有甚麼好東西。司馬元，你少在凌某面前故弄玄虛，人家怕你，凌某可沒將你放在眼內！」

司馬元受人恭維慣了，被凌一飛當面辱罵，幾乎將肺都氣爆了，鐵着臉，咬牙切齒地道：「小雜種，你竟敢當面辱罵老夫，老夫若不讓你死上三天三夜，就把我司馬元三個字倒過來寫！」

凌一飛笑道：「眞是坐井觀天，自命不凡的老匹夫，可憐亦復可恨！」

話完，砍山刀刷的一聲，斜劈而出。

司馬元大喝道：「來得好！」右手旱烟管斜着往上一挑，封向凌一飛劈來的一刀，只聽得噹的一聲脆響，擊出一溜火花。他只覺得右臂一震，虎口發痲，手中旱烟管差點沒被震得脫手飛去。

凌一飛得勢不饒人，冷聲道：「吹了牛皮大氣，原來也不過是如此！」

砍山刀再度劈出，這第二刀指向司馬元的右胸。

司馬元一招輕敵，吃了個暗虧，這次可不敢大意，旱烟管迅即點向對方的「笑痲穴」，正是攻敵必救。

凌一飛迫得撤招後退，因他如想傷那司馬元，自己勢必也傷在司馬元的旱烟管之下，兩敗俱傷，自非所願。

司馬元一招逼退凌一飛，臉上登時露出得意之色，哈哈笑道：「小子，憑你這點微末之道行，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

凌一飛懶得和他囉嗦，一退復進，砍山刀寒芒耀眼，冷氣逼人，一招「怒海斬蛟」，向司馬元攻去。

司馬元哈哈一笑，旱烟管使出一招「敲山震虎」，點向凌一飛握刀的手腕，這一點之勢又疾又狠，但凌一飛已存心不讓這助紂爲虐的司馬元逃出手去，突見他右腕一沉，避開旱烟管一點之勢，刀勢仍然不變，但速度突然增快，依然向前刺去。

司馬元見狀大駭，旱烟管點了出去，收招業已不及，逼得往後疾退，他快，凌一飛比他更快，腳尖點地一彈，把砍山刀完全送入司馬元腹中，僅只慘叫半聲，便先申公豹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這時，管事和武師已漸來漸多，有二十餘人，而且都帶了兵刃，其中一人也是凌一飛在雲來飯店見過的汪大偉，他也是虎豹山莊的副總管。

司馬元被殺前，他本想出手救援的，只因司馬元平日頤指氣使，副總管以下的人都受夠了他的氣，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的笑話。

只是沒有料到他會這樣輕易的就死在凌一飛的砍山刀下。

凌一飛出手二招，便將虎豹山莊第二號人物殺死在刀下，只把汪大偉看得又驚又怒，手中吳鈎劍一揮，大聲喝道：「咱們一齊上！」

* * *

萬世師一支桃木劍確是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每出一招，都是攻敵所必救，而且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

他的左手也不閒着，時而指，時而掌，用指時指風嘶嘶，用掌時掌風虎虎，內力似乎是永遠用之不盡！

他似乎對這場打鬥並不急於求勝，有好幾次機會他本可以將柯光祖或章大虎傷在指下或掌中，但都輕易的把它放棄了！

柯光祖和章大虎心裡明白，却不敢承認，因爲他們瞭解申公豹的殘酷性格，所以仍然一味拚命猛攻猛撲。

龍天生仍然是守多於攻，尤其是在超過一百回合以後，刀法已顯得有點散亂，其中有幾次遇險，幸得萬世師以强勁的指風和掌勁遙爲策應，才化險爲夷，但仍呈膠着狀態。

久戰之下，申公豹已感到急燥難耐，尤其是在他看到柯光祖或章大虎幾次都應該傷在萬世師的指或掌下，而萬世師都臨時撤招，未下毒手，他本來就是個疑心甚重之人，心中疑念一起，再加上久戰無功，心中便生起了無邊惡念，欲將這石室中人無分敵我，統統置諸死地！

右手點穴鐝一招「魁星點元」打出幾點寒星，直奔萬世師面門，左掌劈出一股劈空掌力，逕襲萬世師腹部，人却一個倒縱，到了他來時的一個石門，右手點穴鐝在石壁一處微突處一點，只聽得碰碰幾聲，已將石室中其餘幾處門戶完全封閉，同時左手已探袋取出一顆有鷄蛋般大的黑球，扣在手中，大聲喝道：「都給我住手！」

其實他這聲大喝是多餘的，因爲場中的打鬥已在他撳下暗鈕、關閉其餘門戶之時，業已自動停了下來！

萬世師一眼看到申公豹手中扣着的暗黑圓形物體，臉色立即一變，怒喝道：「申公豹，這石室中還有你的手下，難道你也不顧他們的生死？」

申公豹面目猙獰的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何況我已對他們的忠心產生了疑念……」

柯光祖急道：「莊主，屬下對你從無異心，請你……」

「住口！」申公豹怒喝道：「你說你無異心，爲甚麼萬世師幾次可以置你們於死地，却輕易放過你們？這分明是你們早有勾結，這豈能騙得本莊主？」

「哈哈哈！」萬世師氣極而笑：「虧你還自以爲聰明，老夫看你竟是世上

最愚蠢的蠢才！」

「罵得好！」申公豹目射兇光，猙獰的笑道：「萬世師你罵吧！老夫手上這顆轟天雷一扔，你就再也沒機會罵了！」

「嘿！可惜你已經失去擲轟天雷的機會了！」

* * *

凌一飛在二十餘名高手圍攻之下，一點也不感到吃力，相反的，刀勢縱橫，更見凌厲！

不過，他此時心裡却有個疑團，他來虎豹山莊時已鬧得天翻地覆，萬世師既已先到來虎豹山莊，爲甚麼始終未見露面？

還有龍天生和罪魁禍首的申公豹，這幾個人都是他急於想見到的人，偏偏是一個也見不到。

他想着想着，因爲心神分散，一連遭遇多次險招，雖是被他化解了，但大腿上已挨了汪大偉一記吳鈎劍，左肩胛處也被刀尖劃了一道三四寸長的口子，登時皮翻肉口捲，血流如注！

這兩處創傷，使他暫時忘却了一切，也激發了他的殺機，舌綻春雷一聲大喝道：「要命的，就趕快閃到一邊去，不要阻擋凌某去路！」

刀勢一緊，登時發出幾聲慘叫，已有幾名武師傷在他的刀下，但其餘的武師仍然悍不畏死，前仆後繼。

他既已起殺機，刀勢又是不同，每出一刀，必定傷人，而使人無法閃避，不過片刻工夫，二十餘名武師，包括副總管汪大偉在內，全都傷在他的刀下，無一倖免！

他冷笑着望了望那些躺在地上慘呼呻吟的傷者一眼，便邁開大步向內院走去。

一路上，他雖也遇到幾名武師，但都爲他那如天神般的威武所震，只遠遠的站着，不敢過份逼近。

他穿過了幾重天井和走廊，仍未發現萬世師及龍天生等踪跡，不禁感到奇怪，他們會到那裡去呢？

突見前面房屋角的暗影處，有人向他招手。

他毫不猶疑的走了過去，見是個年約三十的漢子，也是一身武師裝束，低聲道：「萬老爺子和龍兄被困在石室之中，請隨我來。」

凌一飛跟在後面，搭訕道：「兄台是……」

「在下是萬老爺子派來這裡卧底的人，」領路的漢子說，「都快六年了，這罪眞不好受！」

凌一飛本想再問問五年前夜襲三聖廟之事，見領路漢子突然停了下來，並且轉頭以指壓唇，示意噤聲，便將問的話咽了回去。

領路漢子指着前面一間很大的房子，低聲說道：「那便是申公豹的書房，書架後面便是往地下室的暗門，裡面有兩名武師守着，最好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以免打草驚蛇爲是。」

凌一飛點了點頭，仍然由領路漢子在前，向那間書房走去。

到了書房門口，領路漢子握拳在門上輕輕的擂了三下，裡面即有人問道：「是誰呀？」

領路漢子道：「霍武，崔兄請開門。」

門「呀」的開了，凌一飛却如一陣風般捲了進去，開門的漢子首當其衝，連人都沒看清楚，喉嚨上已被抹了一刀，連聲音都沒有叫出來，便倒地死了，另一個正欲大聲喝叫，寒森森的刀口也已到了他的頸子上，僅只冒出了一個「啊」字，一顆六陽魁首已和頸子分了家。

* * *

申公豹已覺出有一把極利的刀架在頸上，而且左肘一痲，掌中一顆轟天雷也已被取去，這一來，只把他嚇得個亡魂皆冒！

萬世師見危機已解，反向凌一飛求情道：「凌老弟，請看老夫薄面，刀下留人！」

原來用刀架在申公豹頸上的及搶走他手中的轟天雷的人正是凌一飛。聞言忿道：「這老賊魚肉百姓，爲害地方，本是天怒人怨，而且還殺害了咱們三兄弟，血債血償，天理昭彰，難道老前輩還要給這廝說情？」

萬世師默然的嘆了口氣，望了望申公豹一眼，便黯然無言的離開了這間幾乎使他粉身碎骨的地下室。

「大師兄，請救小弟，請救小弟！」

凌一飛砍山刀微一用力，刀鋒登時陷入肉中半寸，鮮紅的血順着頸子往下流。

申公豹求生之望既絕，便又激發起了兇性，右肘突然往後猛力撞去，人却往前一竄，希望能逃脫陷在頸中的砍山刀。

凌一飛早已防到他有這一着，小腹一收，使到申公豹的一肘落空，右手刀却往懷中一帶……

申公豹一竄七八尺遠，身子倒是竄了出去，只是一顆大好頭顱却沒有跟着他的身體竄出去，而是留在凌一飛的腳下……

* * *

「二哥！」龍天生有着一絲傷感的微笑道：「現在你該明白你當初『割袍斷義』的決定是多草率啊！」

「愚兄當時便知道錯了！」凌一飛赧然的道：「五弟，你能原諒愚兄這粗心的過失嗎？」

龍天生爽朗的一笑道：「二哥，小弟可不是那種狹心的人啊！往事已矣，這塊衣角還是請二哥收回去吧！」

於是伸手入懷取出那片衣角交與凌一飛，凌一飛雙手接了過來，愼重的納入懷中。

他們哥兒二個回到南海鎮，已是萬家燈火矣！

（全文完）

魔域之戀

魔幻奇情小說

傅摩斯・文
可飛・圖

蠻荒考察　恐龍活現

天空很美，美得令人心醉。

但此刻我的心卻在發抖，渾身的血液都似要凝結了。因爲這時我的一百六十磅的身體，正以每秒近百呎的速度向一個無底深淵飛墜，因此我頭上的晴空很快就變成巴掌般大小了。

更令人痛苦的是我這時的神智居然還很清醒，死亡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面對死亡時的清醒。我因此而抱怨起老天來了，爲什麼偏偏賜與我一副超乎常人的體魄？

我也抱怨起自己，爲什麼要上這見鬼的地方，尋什麼見鬼的「恐龍化石」？

當頭上那塊巴掌大的天空最後消失時，我不禁歎了口氣。「什麼考古學家？見鬼去吧！此時此刻並非你去尋恐龍化石，而是千萬年後的娃娃來尋你這見鬼考古學家的化石了！」

四周漆黑一團，我的耳邊只有呼嘯的空氣撞擊聲，憑這我就知道，死亡已距離不遠，因爲這是底層反撞上來的空氣，任何生物在如此高空如此速度撞向底層，除了粉身碎骨，在我以科學爲依據的腦袋中，簡直不知道還有任何其他結果。

很快，我的背部就觸着一點東西了，我知道這就是意味着死亡，而且是粉身碎骨的死亡。突然，我耳邊的空氣呼嘯聲停息了，我已經躺在底層一動不動，我的背部下面軟軟綿綿的，我竟然還很清醒。

我懷疑自己正在做夢，因爲在這種情形下還有生命和理智的，大概只有在夢境的時候。我於是狠狠的捏一下自己的手臂，這是很古老的法子，但卻是最實用的法子，我竟然感到疼痛，於是我不得不相信，我這時並非做夢了。而且我也不得不相信，既然並非做夢，那就是說我依然活着了。

依然活着，那就得生存，這是老天賜予人類的一種權利，這也是我決然信奉的宗旨。

我於是試試活動一下手腳，居然還能移動，只是背部觸着是一團軟綿綿的東西，無從着力吧了，但也因此減輕了我猝然墜下的衝力，令我依然好好的生存。

我確信自己仍然生存了，但生存在什麼地方，我卻根本不知道，因爲一切都太過突然，一切都太令人不可思議。

四周漆黑得可怕，就有如置身在一個密封的橡皮鼓裏。

我於是只好向前跑，就像史前的地球唯一生物爬蟲般的爬行。但與其說是向前，倒不如說是胡亂向一個方向，因爲在這裏，在我處身的環境中，本就沒有東南西北，甚至沒有左右高下。一切都是軟綿綿的，我的四肢只能活像青蛙在水裏爬划，而且是一隻瞎眼的青蛙。想想這點，就夠令人絕望的了。

幸而我並沒有想得太多，事實上

也不容許我想得太多，因爲我胡亂的認準一個方向爬行了一段後，前面便突然一亮。

那是一排插在洞壁上的火把，距我這兒約莫有十幾丈遠。繞着火把站着一大羣人，而這一大羣人卻圍着三個被捆綁着的人。用來捆綁的繩索有些是藤索，有些則是撕成條狀的獸皮。被捆綁的人，其中一個竟然是一位年輕的女人，一位全身裸露的年輕女人。

這女人美極了，在火光下我瞧得非常清楚，她有一對黑色的大眼，性感而飽滿的雙唇，猶如瀑布的烏亮的頭髮，豐滿的胴體，高聳的乳峯，修長的雙腿，渾身透着活力和機敏，我的心一陣抖顫，我忽然想起「豹女」這一個辭兒。

突然，一個捆着的男子被抬上一個土堆，那好像是祭壇，一個祭司模樣的男子走到祭壇前，雙手高舉，嘰嘰呱呱的開始大叫了。雖然我連一句也聽不懂，但我卻突然浮出一個可怕的意念：「這是拿活人來祭祀的儀式！」

這是我根據以前走南闖北的經驗聯想的，因爲我曾經在非洲一個類似史前人的部落裏，親眼目睹過這類儀式。

果然，其他人也隨着唱起了祭歌，洞壁的十幾枝火把這時也突然搖曳起來，令祭司五顏六色的臉更覺陰森恐怖。這些人又唱又跳，不時舉舞着手執的長矛之類的東西。我的心也驀地抽緊了，一切都這般詭異恐怖，令人生畏。

祭司突然朝身後的人羣把手一揮，那些人便停止了唱舞。然後祭司嘴唇嗡動着，低頭默唸了幾句什麼，就突地從旁邊提起一柄巨大的斧頭，高高的舉了起來。我知道那斧頭是石造的，因爲那斧頭的刀口很闊，而且很鈍，這通常是石斧的形狀。

那羣人又舞起來，他們嚷得更起勁了，瘋狂的舞動長矛，脚猛跺地面，身子一沉一起，一蹲一躍，猶如羣虎戲弄口中的小羊。

我知道他們接下將要做什麼了，我不禁捏了捏口袋中的一柄彈簧刀，這柄彈簧刀是特製的，是我在一間古董鋪買回來的，當時我之所以看中它，只因爲這柄刀削石如削木屑，其鋒利之處簡直不可思議，這對一位考古學家來說，是很有用的東西，因爲考古離不開削石。至於這柄彈簧刀是否還有其他用處，以及它的來歷，我根本就沒有去考究。我這時忽然想起這柄小刀，也只是一個惶恐人下意識的動作吧了。

但我根本還沒能決定我要做什麼，那祭司就大吼一聲，猛掄斧頭向祭壇上的男子劈去！那人慘叫一聲，血水四濺，馬上倒下。祭司提起斧頭，上面還有一串血水往下滴。

我眼前一陣昏眩，雖然我曾經解剖過獅子老虎大象，甚至還曾剖過人類的屍體，那自然也是血淋淋的，但不知爲什麼，這時我見了眼前血淋淋的慘狀，卻感到前所未有的震驚。是否因爲等待行刑的還有那個「豹女」般的女子？我不知道。

不幸的第二個男子又被抬上祭壇了，接着又重覆了剛才所見的儀式，最後又血淋淋的倒在石斧之下。

我的牙齒不由咬緊了，因爲我知道，接下一位受刑者，自然是那位被捆綁着的女子！我委實不能想像，面對這麼一位女子，誰竟能忍心掄起殺人的巨斧？

那女子卻似乎並不知道死亡就在她眼前，至少在我的眼中她沒有絲毫的畏懼，她甚至挺起胸膊，高聳的雙峯因此更傲然的挺立，她把頭轉向我這邊來，我看見了她烏亮的眼睛。她自然並非看見我，因爲我顯然還沒被他們發現。她的視線落在那柄斧上，巨斧上面還有鮮紅的血水往下滴。

我不敢說這是一幅什麼樣的圖景，但我敢絕對肯定，這是我平生所見到的最恐怖最詭異的場面。

那女子也被推上祭壇了。女子的脚下，是兩團黑蠕蠕的東西，我認出那是方才那兩個不幸男子的心臟。

祭司又開始吼叫了，他每叫一句，我的心就抖顫一下，我手中那柄彈簧刀也越捏越緊，我懷疑自己是否可以承受目睹那女子被剖心的打擊。

我開始仔細的衡量眼前的局面。對方是三十多個不知何處來的兇悍的男人，他們的眼珠、毛聳聳的臉孔、骨製的裝飾品和石製的武器都在火光下閃爍。而我只是單人匹馬，只有一柄彈簧刀。在這種情形下要制止這種血腥屠殺，那簡直有如自殺。

我唯一有利的條件是我曾受過嚴格的技擊訓練，這是用來在野外工作時自衛防身的，也是考古學家必修的課程。還有就是我削石的功夫十分嫻熟，在猝不及防下，我想我完全有把握把祭司的腦袋削掉。

但這一點並不能令我改變自殺的命運，因爲殺掉一個祭司，還有三十多名兇悍人，他們只要一擁而上，那我就算有十條命也不夠賠上。

不過這時的情勢卻不容我冷靜的思索，因爲那兇狠的祭司已猛地掄起巨斧，對着女子的胸膊就要劈去！

「斧下留人……」

我不顧一切的大喊一聲，就連讀武俠小說的辭兒也說了出來，然後我一躍上前，在這羣兇悍人面前挺立。

我的聲音在洞裏轟轟迴响，這是我利用聲學中迴音的道理造成的效果。

這下子果然把這羣人震住了，洞裏的所有人都向我轉過臉來，停止了唱舞，祭司手掄的巨斧也停在半空不動。他們瞪着我，就如我是突然出現

的史前怪獸。

在這羣人的腦袋中，在這種莊嚴神聖的祭神儀式中，竟有人敢於向神聖的祭司大叫大喊，而且他們也根本聽不懂我的話，這除了他們所熟悉的野獸，他們還能想到什麼？

祭司也似乎被我弄糊塗了，呆呆的瞪着我，可惜他很快就清醒過來，對我這頭「怪獸」不屑一顧，他再次掄起了巨斧！

我盯着巨斧的眼線移到那女子的臉上，她的視線終於與我相觸了，立刻彷彿有一股熱流注入我的心臟，我的血液一下子沸騰了，想也沒想便向那祭司撲去。

我手中的彈簧刀一閃，祭司的耳朵便被我削去一隻，這柄彈簧刀連石頭也可以如木屑般削下，何况肉造的耳朵？

祭司痛得怪叫一聲，巨斧就噗的掉落女子的身邊。

我用一記直衝拳把祭司打在地上，跳上祭壇，用彈簧刀挑斷她身上的獸皮繩索，然後用左手把她抱起，跳下祭壇。

那些人還呆呆的站着，他們似乎被我這頭「怪獸」嚇呆了，但願如此！

我把女子扶站起來，她似乎並沒有受傷，她揉着手腳，用一種柔軟的聲音對我說着什麼，可惜我一句也聽不懂。

人羣開始騷動了，後面的人似乎在催促前面的人採取某種行動，前面的人卻不願或不敢動。

我察看一下四周的環境，祭台可以作爲我們前面的一道屏障，但兩邊還有空間。我們身後距石壁有六呎，洞口距我們四呎，但只要我們一轉身，這些人必定一擁而上，那我和這女子必定會被斬成肉醬。

人羣中的鼓噪聲越來越大，我立刻就明白他們爭吵的內容，後面的人必定主張把我這頭「怪獸」處死，因爲我褻瀆了他們神聖的祭壇和神聖的祭司。但前面的人則弄不清我這「怪獸」從何處冒出來，因此不敢妄動。

終於他們向前推進了，我知道前一種意見已佔了上風，我拚命的思索尋出一個解救的辦法，可惜我的腦袋卻一片空白。

一條大漢挺着長矛，向我刺過來。

他的動作很勇猛，但在我的眼中卻很笨拙，我因此一下子就閃過他的戳刺，隨手就在他的左肩扎了一記彈簧刀。

因爲我總不能束手待斃，但我也不想濫殺無辜，因此我打算給他一點厲害瞧瞧，不致輕視我這頭「怪獸」，這就夠了。否則，憑我身手的敏捷，這大漢動作的笨拙，我大可以一刀扎破他的喉嚨。

大漢尖叫一聲跳了回去，他用手搐着傷口，口中咕咕的罵出一串話，猶如土鼠的尖嘯，我根本不知道他叫嚷什麼，但我知道這必定是兇狠的召人相助的話，因爲其他的人向我一齊逼進了。

我心想這下完了，因爲就算我的身手多麼敏捷，彈簧刀多麼鋒利，也絕對抵抗不了數十條發瘋大漢的進攻，况且我身邊還有那位赤裸的美麗的姑娘。

我正要作最後的一拚，就在此時，奇跡出現了，我手持的那柄彈簧刀突地發出一道紅光，一閃一閃的，在那羣兇狠的怪人中來回掃動。那羣人停止了逼進，驚訝地轉頭回望。

我也不明白彈簧刀爲什麼會發出紅光，或許那是血與刀的混合作用，但這柄刀的來歷我不知道，因爲那是在古董鋪買來的。

我感到奇怪，那羣怪人卻立陷驚恐，紅光到處，他們紛紛走避，有的甚至轉身就逃。我忽然明白，他們害怕血光，血紅的光。

我立刻抓住這千鈞一刻的機會，拉起那位姑娘的手，道：「出去！我們得立刻衝出去！」

她不知是否聽懂我的話，但救人與被救之間是靠動作溝通的，因此她點了點頭，毫不猶豫跟着我往洞外跑去。

＊　＊　＊

我倆跑到一個分岔口，轉向左面，洞內變得漆黑一團。

我倆不得不放慢腳步，摸索前進。面前突然出現一個較大的廳堂，中間燒着火，火旁坐着幾名女子，似乎是在燒飯的樣子。廳堂對面是一個洞口，在那兒竟然射進一縷陽光！

爲什麼會有陽光射進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洞外必定是另一個空間，因爲只有另一個空間才有陽光出現。

姑娘向我低語一句什麼，然後把手指向洞口。我雖然聽不懂她的話，但也明白她是指從洞口可以出去。

我點點頭，轉頭看她，她的嘴唇微啓，笑了笑，笑得美極了。

我倆同時躍出廳堂。火堆旁的女人見到我們，便驚叫一聲，抱起在附近爬動的幾個娃娃逃了開去。

我不管她們，逕直跑到通往出口的小道。

這時洞口出現了兩個人影，恰好見到我們正向洞口攀去，這兩人怒吼一聲，向我撲來，他們雖然兇猛，但動作卻很笨拙，或許是我以我的技擊身手去看他們。

他們一人拿着一把石刀，另一人拿着石斧，這些武器雖很鈍，但挨一下恐怕也極不好受，我因此想也沒想，一步竄到拿刀的面前，一個直衝拳猛擊他的脅骨，他疼得彎下腰去，我立刻揪起他的身子往洞底一擲，他沿着山坡骨碌碌的滾下了。

我轉過身去，發覺那持石斧的人

正在進攻那姑娘，他們互相握着對方拿武器的手，正糾纏作一團。我憤怒的叫了一聲，那人聽到我的喊聲，轉過頭來，我已不容他思索，朝他的腦門狠狠的揍了一拳，他抓着姑娘的手立刻鬆了，軟軟的倒在她的腳下。

「啊哈……呀！」姑娘叫道，又指指上面的洞口。

我雖然第一次接觸到這種語言，但也立刻明白「啊哈——呀」是「走」的意思。

「好極！啊哈——呀，快！」我答道。

我們飛速登上陡坡，衝出洞口。洞外，陽光耀眼得令人目眩。

姑娘拉着我的手，沿着一條小路跑。跑了大約半個小時，跑到一座大山山頂。見後面再沒人追趕，便停了下來，我也確實有點累了。

這時，我才有機會仔細觀賞這個類似蠻荒之域的地下世界。

遠處，羣山起伏，無際無涯，下面是一座葱綠的叢林，中間聳起棕櫚樹。叢林再過去，是一片耀眼的黃色沙灘，緊連着藍色的大海。再遠處，海天一色，混然一體。這兒的陽光也特別强烈熾熱，色彩也非常濃烈，就似一個在夢境中才可觸及的神話世界。

我願意我眞的處身神話世界，但可惜這一切都實實在在，我身邊那位赤裸的美麗姑娘不會消失，而在我的面前，更不知要經歷多少艱難奇幻。

一會後，我們繼續往前走，一直走到一座灌木叢生的山坳裏。

我估計這時已遠離那羣怪人了，便在一條溪水旁邊停了下來。我們都感到又餓又渴，不吃東西尚可以生存數天，但不喝水卻一天也生存不了。

那姑娘仍不時往來路張望，她的眼神告訴我，她這時還保持着警惕。

我開始仔細的端詳這位少女了。我發覺她的裸體白裏透紅，極富野性的魅力。

她的視線這時也向我轉過來，她發覺我在注視她，便咧嘴一笑，露出白得發亮的牙齒，還有那很好看的柔軟的嘴唇，美極了。她美麗的胴體完全暴露在我的眼前，但她卻沒有丁點的羞意。

「龍英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說，試圖與她溝通一下語言。

「斯呀，枝呀！」她微笑一下，亦學我的樣子，指着自己的鼻子說。

「甚麼？甚麼斯呀、枝呀？」我感到迷惑，她說的顯然是她的名字，但這四個字音是甚麼意思？

幾十種的推斷迅速在我腦中閃過，我把考古學必修的人類語音知識也調動出來了，我忽然靈光一閃，如果運用拼音的方法，把其中的兩個音拼作一個，四個音豈非便是我熟悉和接受的「雪芝」兩字麼？人類的溝通不必理會語言的表面，而在於內在的含義，只要互相能明白對方的意思，兩種不同的語言也就立刻可以溝通了。

「斯呀——雪，枝呀——芝！」我微笑着，把我理解的訊息傳了出去，「雪芝！」我大聲叫道。

她驚疑的眨了眨眼，她似乎非常聰明，立刻就把訊息捕捉住了，然後，她也微笑道：「龍、英、傑！」她竟然能夠立刻運用我傳遞的發音訊息，把我的名字準確的讀了出來。

我很高興，因爲只要突破了音義這個語言學的最大難關，彼此之間的溝通也就絕無問題了。

果然，她依偎到我的身邊，格格的笑着道：「謝謝你救了我，龍——英——傑。」

我的心一陣急跳，因爲她的胴體實在太富誘惑的魅力了！「雪芝！雖然我不知道你是甚麼人，但我相信，所有男人碰上你，都會奮不顧身救你的！」我只能這麼說。

雪芝笑了，笑得很美，因此就更令人心跳，因爲她是赤裸的。她告訴我，她是附近一個信奉豹子，以豹子爲神的部落的人，幾天前被信奉蟒蛇神這個部落的人捉住了，另外被殺的俘虜則是其他部落的人。

這時我才知道，她是一個大概叫「豹子族」中的人，而她的敵人，就是那個「蟒蛇族」部落的人。

雪芝拾起一根樹枝，在溪旁的泥地上挖了個小洞，指着來路，說：「蟒蛇！」這顯然是指方才我們逃出的洞穴。然後她劃了一條線，指了指我和她，在線上一點，表示這是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然後，在五倍長的地方又點了一點，道：「豹子！」

我立刻明白，從這兒到她的豹子部落，尚須走五倍於方才所走的路，既然如此，那就趕快走路，盡快把她送回去。我這時想着的，就是如何安全的把她送回豹子部落，至於我自己猶如惡夢般的處境，我竟然忘記了。

「走！雪芝！」我對我美麗的女伴說，站了起來。

雪芝也毫不猶豫的站了起來，她的體力似乎恢復得比我更快，我懷疑這可能是裸體的原因，當人類赤裸面對大自然時，自然需要更强的適應力。

我們很快走到一條林蔭覆蓋的小路。一旦失去陽光，雪芝忽然抖索了一下。這時我才發覺她似乎特別怕冷。

我脫了外衣，遞給她，她接過來，套到身上，突然她伸出手臂大笑起來。原來外衣的袖子比她的手長出了一截，顯得不倫不類。

我亦不禁一笑，用彈簧刀把衣袖裁短了，雪芝便有了一件勉强的衣服，它一直垂到她的臀部，只留下大腿裸露着。但在我的眼中，她反而變得更富魅力，難怪有人說，女人切忌隨便在男人面前脫光衣服，至少必須保

持最後的一點神秘。

雪芝跑到小溪旁，對着一潭清水仔細的端詳，她顯然很喜歡穿起衣服的效果，因爲這時她的神情，就如少女試穿新衣時的驚喜一模一樣，因此她在我眼中，就更像一位少女了。

「你是這個世界的美人！可惜衣服太短了，特別是你彎腰的時候！」我說。

她格格的笑了起來，「爲甚麼？我以前不好看麼？」她毫無機心的問我，盯着我。

我不禁微笑了。「好看，但我們那兒的人說，女人應該保留她最珍貴和神秘的東西，你明白我說的話麼？」

雪芝居然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你是說，女人應該穿上衣服，至少要把屁股收藏起來！」

我一聽，不禁大笑，但又不得不佩服雪芝的驚人的領悟力。她雖然來自一個與我不同的神秘世界，但只要與我相處片刻，她就幾乎已與我們這類人同化了。

雪芝見我笑，她跟着格格的大笑。她突然拉着我的手，領着我，繼續前行。在路上她盡力教我學會她和其他部落人的語言；我也教她掌握我們的語言，我們彼此既是學生，又是先生，都盡心盡力的學，因此很快我們就可以非常自由的溝通了。

走了幾里路，遇上一座竹林。雪芝要我用竹枝做幾枝長矛，我自然樂於照辦。我選了幾枝硬朗的竹子，用彈簧刀削斷了，又把一端削得很尖利。

雪芝高興的接過一枝長矛，又要我把彈簧刀給她，她接過彈簧刀，把玩了許久，她似乎從沒接觸過這類屬於現代的東西。

我要把彈簧刀送給她，她卻拒絕了，說是要我留着防身用。我把彈簧刀插回袋子裏，這動作卻令她大感興趣。她要我重複這插刀的動作，我把刀子插入，拔出，插入，拔出，重複了幾次，她竟然格格大笑，笑得喘不過氣來。

好一會，雪芝才告訴我，在她所見的人和動物中，像我一樣有口袋的只有袋鼠！

我把褲袋翻出來給她看，以證明我不是袋鼠。

雪芝盯着我瞧了好一會，忽然把手插進我的褲袋裏！我的身子不禁一震，一陣觸電似的感覺貫穿全身。面對着這野性而極富魅力的少女，我目瞪口呆了！

雪芝見我呆呆的，格格的大笑起來，她把手抽出我的褲袋，突然張臂抱住我！

她的高聳而極富彈性的雙乳壓在我的胸前，我只覺她的兩個乳峯隨着她的笑聲一弛一張，上下左右的跳動、揉搓，我差點昏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的的雙臂一緊，也把她抱住了！

但我還沒來得及有進一步的動作，她卻猛地把我推開了，指着前面道：「走呵！」隨即領先就走。在她的眼中，方才的一切，平淡稀鬆，就如與我握手，拍一拍肩膊一樣。

說實話，我曾經接觸過不同的女性，她們之中有沉靜、有奔放、有浪漫、有文靜，有典雅，亦有守身如玉，或者是放蕩，但無論如何，她們總有性的觀念，但雪芝卻似乎不知性爲何物，偏偏她又這般性感過人，撩人心魄，這簡直把人的魂靈也勾去了。

「龍……英傑！」她忽然大叫了一聲，把我的沉思默想打斷了。

「甚麼？哎呀不好！」我咕嚕一聲，抬頭一望，我也禁不住驚叫了一聲。

因爲在前面的路上，竟突然跳出一頭巨大的怪獸，怪獸身長六尺，高四尺，頭大肩寬，毛色斑爛，怪獸朝我們發出一陣令人心悸的吼聲，露出兩隻猶和利劍的巨齒。

「劍齒虎！」我的腦裏立刻閃過一種恐怖的意念，因爲我從考古知識中獲悉，劍齒虎是一種吃肉的非常兇殘的猛獸！我和雪芝都是牠喜歡的肉食，牠如何會放過我們？

＊　＊　＊

劍齒虎盤踞在路上，目灼灼的盯着我，隨時準備一撲上前。

我只覺冷汗直冒，手裡發抖，我盯着牠，拚命的握緊竹矛。我不能後退，因爲我後面還有一位雪芝。

「雪芝，」我低聲道，臉仍向着劍齒虎，「快！爬上樹上！」

但雪芝沒回答，也不見有任何動靜。我不敢轉頭望她，因爲只要我一轉頭，劍齒虎就會趁機一撲而上。

雪芝果然留在原地，這位勇敢的少女，竟甘願留下來，與我一道去面對死亡。

我正要說服她離開，告訴她若在場，反而會令我擔心，削弱了我的抵抗力。

就在此時，劍齒虎一聲咆吼，身子略蹲一下，然後就閃電般的向我飛撲而來！

我早就等着牠首先發難，因爲我的竹矛一直指着牠的咽喉，牠這一撲，我的竹矛趁勢一送，竹矛就猛的把劍齒虎的咽喉穿透了！

劍齒虎巨大的衝力把我掀翻在地，我手中的竹矛亦折斷爲二。劍齒虎重創，牠變得更加狂怒了，吼叫聲驚天動地。

我往路旁的灌木叢滾去，站了起來，順手拔出我的彈簧刀。

劍齒虎依然站立着，斷裂的一半竹矛依然插在牠的喉上，傷口鮮血向外直冒，但牠似乎毫不在意，依然兇狠的向雪芝衝去。

雪芝雙腳分開，手持竹矛，面對着劍齒虎，竟然毫不畏懼，她的神情

，就如我在電影裏曾見過的勇敢的古代女獵者，根本不去理會甚麼叫死亡。

劍齒虎向她衝去，她用竹矛在牠的臉上戳了一下；劍齒虎毫不理會，依然向她逼進，她不得不步步後退了，她的處境顯然已非常兇險。

我疾衝上前，認準劍齒虎的脊骨，狠狠的扎了牠一刀！劍齒虎回頭一爪向我抓來，但牠脖子上的竹矛限制了牠的動作，因此我可以安然的一步躍了開去。

我這一刀也沒有白費，劍齒虎的後肢忽然向下一軟，癱瘓了，因爲我這一刀已挑斷了牠的脊骨神經，人類和動物的奇經八脈，是考古學的必修課之一，這下子總算大派用場了。

我以爲劍齒虎已完蛋了，但我過於輕視這頭怪獸的生命力了，牠的脊骨神經斷了，後肢癱瘓了，咽喉插着竹矛，傷口鮮血不斷的向外冒，但牠依然視我爲敵，向我迅速的爬來，一面還令人戰慄的吼叫着。

我知道，就算牠現在這樣子，若然正面與牠對敵，我依然難逃被牠撕成肉碎的厄運。因此我只能步步後退。

但我心裏仍在慶幸，因爲兇險已暫時離開雪芝。

但她卻突然跑上來用竹矛戳一下劍齒虎的後腦，劍齒虎被激怒了，又轉身向她爬去。

「快！虎頭！」雪芝大叫道。

我登時明白了，她是故意引劍齒虎轉身，把虎頭暴露給我，她顯然極富對付這類猛獸的經驗。我不再猶豫，手持彈簧刀，一步飛躍過去，手起刀落，插進劍齒虎的腦殼，然後又猛的一個迴旋，躍了開去。彈簧刀在劍齒虎的腦殼上旋出了一個大血洞！劍齒虎的血噴了出來，足有近尺高。

這頭兇猛的怪獸發出最後一聲吼叫，身子終於塌下去了，腦袋伏在兩爪之間，巨大的劍齒插入泥土中。

雪芝歡叫一聲，向我跑來，她摸着我的身子，看有沒有受傷，她毫不害羞的緊緊抱着我，格格的大笑，慶幸着方才的「虎口餘生」。

雪芝告訴我，她們的族人稱這頭怪獸叫「虎王」，並說牠是森林中最可怕的猛獸之一。碰上牠的人，十個人中只有半個能逃生，之所以是半個，因爲逃生的人也必定已經半死不活了。

雪芝在劍齒虎的屍身旁邊跳起舞來。她的舞步我是見所未見聞所聞的，但我想，任何舞蹈，只要是雪芝表演，都一定能迷死萬千男子，因爲單是她一身曲線玲瓏的胴體，就足以令人魂奪神搖了。

雪芝跳罷舞，向我微笑一下，招呼我過去，與她一道把劍齒虎的肚皮翻了過來，用彈簧刀把老虎皮剝下了。

雪芝把虎皮捆成一卷，扛在肩上，告訴我前面不遠有個地方休息，我們便離開劍齒虎的屍身，向前進發。

頭頂上面的太陽似乎一直沒動，因爲我發覺我的身影老是一般的長短。我問雪芝太陽甚麼時候落山，她一聽，竟迷惑得圓睜雙眼。費了好一番唇舌，我才明白，原來這兒所見的太陽永遠懸於中央，當眞是一個永不落的太陽。

而且我還知道，這兒的人類沒有晝夜之分，也沒有時間的概念，人們感到累了，睡了一覺，便是生命的一個小單元，而心臟每跳一下，雪芝說那是生命慶祝它繼續存在的表示。

這一切我都只能點頭微笑，因爲除了表示接受這種玄之又玄的概念，我簡直不知道我還能表示甚麼。

走了約莫一里，雪芝領着我離開了小路，向路旁的一個陡峭的山坡爬去。

轉過一座林子，眼前一亮，原來是一個非常迷人的湖泊，不算很大，四周環繞着說不出名稱的參天古樹，湖水碧綠清澈，可見大小的魚兒成羣游動，上面是碧藍的天空，還翱翔着幾隻白色的鳥兒。

我們走到一塊臨湖五、六米高的岩石前，雪芝撥開樹木，往前走了幾米，鑽進一個山洞，洞不深，但很寬敞。顯然這是雪芝和她說的人常來休憩的地方，因爲她對這兒的環境非常熟悉。

地面有幾堆灰燼，還有獵人吃剩的獸骨。雪芝把洞子打掃了一下，清理出一塊地方，放下那細虎皮，雪芝把牠舖開了，就成了一張上佳的墊子了。我暗暗佩服她的遠見及野外生活的經驗。

雪芝在洞裏拿了一枝竹標，說是去找點吃的。我的肚子這時也着實有點餓了，就與她一道走出洞外。

我倆爬到崖底的湖畔，等了一會，一羣肥大的魚游戈而來。雪芝馬上把竹標往水裏一叉，提出水面，竹標上就多了一條活蹦亂跳的大魚，起碼有五、六斤重，足夠我倆一頓飽吃了。

但雪芝仍不停止，很快又叉了三條上來。她手法的嫻熟，令我這大男子又羨又嫉。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學會這種叉魚的本事，將來碰上困境，這是一條非常實用的活命法子。

我協助着把魚洗淨了，拿回洞裏，雪芝捧起鮮魚，往嘴裏一送，就要大嚼，我連忙把她制止住了。

我出洞外撿了一堆乾柴，我是抽煙的，因此身上缺不了一個火機，我把火機取出來，卡察一聲把柴支點燃了，洞內頓時火光烘烘。

雪芝歡呼一聲，一手把我的火機搶了，拿在手裏反複仔細的端詳。我便教她使用這種小玩意。

但雪芝的神情，卻比見了劍齒虎

還更吃驚，她告訴我，她的族人亦會生火，但生火只能用石尖鑽木，很費時，因此許多時候太餓了，便只能生吃，她說生吃的味道很鮮美，只是吃了後肚子不時會生疼而已。她見了這個卡察即噴火的玩意，自然驚喜極了。

燒熟了魚肉，我們便飽餐了一頓。

我拾起幾塊大石，把洞口堵住了，然後就和雪芝一道躺在虎皮上，合上了眼皮，她與我頭碰着頭，眼對着眼，我清楚的聞到她身上帶點甜味的女人的氣息。

但我太累了，剛合上眼皮，一會就進入了夢中。

不知過了多久，我睡醒了，但雪芝仍沒醒。我爬起身來，望着她，在火光下，她顯得更美了，我禁不住也呆了，因爲那件衣服根本就掩飾不住她身上的一股魅力。

我不由的懷疑自己是否在夢中，因爲不久前我還在爲那該死的恐龍化石忙碌，但這時不但目睹了這類活生生的史前生物，而且幾乎成了牠肚皮裏的現代人化石！更令我感到奇幻的是身邊還躺着這位美麗野性的少女，我幾乎懷疑這是否眞實。

我伸出手去，摸了摸她的面頰，我感到她溫暖的體溫，顯然，這一切都是眞實的，確實無疑的了。

我輕輕的理順她的長髮，心裏想：這或許是我一生中最奇幻最浪漫的一刻了。

過了好一會，我見雪芝依然睡得很熟，便不忍去驚醒她，我忽然想起她叉魚的動作，我心想自己大概要留在此地生活了，那就非個學習這些求食的本領。

於是我拿起竹標，搬開擋住洞口的大石，走了出去。

剛走出洞口，前面驚起三頭羚羊，兩大一小。我舉起竹標，向大的一頭扎去，但羚羊卻機敏地避開了，一會就跑得無影無踪。牠們似乎是一個小家庭，意識到這點，我就不忍再傷害牠們了。

我走向湖邊。游戈的魚兒也不少，我學着雪芝的樣子持竹標刺向魚兒，但連刺了幾次，連魚鱗也沒刺着一片。

連試了數十次，我有點洩氣了，但又不服氣，便乾脆把衣服脫光了，跳下水裏。

我的泳術不差，我認準一羣魚兒中最大的一條，猛一扎身子，一手便把牠抓住了，照這法子，很快我就憑這法子抓到了好幾條大魚。

我把大魚捆在一起，扔到岸上，想着雪芝還會睡一會，便仰身躺在水面上，任其浮着，這裏的地心吸力很小，幾乎不動就能浮起。

突然岸上一聲歡呼，轉頭一看是雪芝奔到岸邊，我正要向她打招呼，她已脫下我給她的外衣，全身赤裸，一頭撲進水裏來了。

我這時亦是全身赤裸，我窘得滿臉通紅，正要上岸穿衣。

「呼」的一聲，雪芝冒出水面，抱住了我。她格格笑着，又是說話又打手勢，問我爲甚麼一個人來玩水，如何可以捕到這麼多大魚？

我笑着道：「我……標槍，」我比劃着標槍的形狀，又指指游近的魚羣：「插魚不行，用手抓魚，行！」

雪芝聽了哈哈大笑，往我的面頰用力的吻了一下，這大概是她們向人表示一種讚賞的表示。

但我卻感到一陣衝動，比前次的衝動更加强烈，因爲前次是隔着衣服，因此有所克制，但這時卻是彼此赤裸的肉體相觸，這在雪芝來說或許不覺甚麼，因爲她還不大習慣穿衣服，但我一旦被解除了衣服，比雪芝就更容易衝動了，而且我還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子，抱着一個極具魅力的性感女性胴體，我簡直不能形容我這時的心情。

雪芝的乳峯碰着我的胸口，我感覺它的跳蕩活躍，酥酥痳痳的，我的烈火一下子竄上了腦殼了。

我還沒決定如何採取下一個動作，雪芝卻把我輕輕推開了，她說要洗一個澡。我笑着說，我替你洗吧，她格格一笑，既沒贊成也沒反對，我就把她當成默許了。

雪芝長長的秀髮在水面上四散佈開，緋紅的臉蛋綻着迷人的微笑，能把人的魂魄也奪了去，我把她的秀髮在水中揉搓、理順，又替她洗臉、擦背。

老天！她的皮膚軟滑、細緻極了！我的手抑止不住的向她的其他部位挪動了，她的頸部、肩膊、脊樑、兩脅，終於我的手移上了她的乳峯。

她格格的笑了，但並不大聲，而是一種近似嬌聲的笑。老天，這對乳峯眞的是人間的極品，高聳豐滿結實，柔滑彈性酥軟。

我失去了任何語言的表達能力，我只是輕輕的撫摸着這對寶貝，她再不笑了，閉上了眼睛，一聲聲蕩人心魄的呻吟亦在她的喉嚨的深處發了出來，她的乳頭堅挺起來，豐臀也緊緊的向裡收攏了。

我知道，她終於明白了人類本能的呼喚。

我把她抱離水面，在樹蔭下的沙地上鋪開我和她的衣服，然後輕輕的把她放在上面。

然後，然後會怎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是人類最犀利的武器，一切的障礙都在這利器的進攻面前黯然失色、一敗塗地，人類不分地域、不分種類、不分年代，都能夠借助這利器享受上帝賜予的歡樂狂喜，一切都在這種歡樂中顫抖、痙攣、迷幻……

棕櫚樹高聳入雲，隨風颯颯而呼嘯，湖水漣漪，一圈接着一圈，天際、宇宙、那吞噬一切的奇幻迷人的洞口！

＊　＊　＊

第二天，我和雪芝來到一個廣闊的大草原上。草原上到處是野獸，野牛、羚羊、犀牛、原始馬、小駱駝、大象一般的樹獺，兇狠的黃毛獅子，一切我追尋的動物和化石，在這兒卻是隨處可見的活生生的動物。

漸漸地我感到奇怪了，因爲雪芝一直堅持着交叉前進，從一個樹林跑到了另一個樹林，我心想，她或者是提防獅子一類的野獸吧？但憑我的野外經驗，在密林中碰上兇獅猛虎並不比在這空地上安全多少。

我心中的疑惑還在旋轉，突然，我們四周的野獸發瘋般的向四散奔逃了。雪芝抬頭一看，立刻驚叫道：「飛龍！快……跑到樹底！」

看雪芝的神態，我就明白正在天上盤舞的怪物有多麼厲害，因爲她這時比碰見那兇猛的劍齒虎更恐懼十倍！

幸而我跟隨雪芝交叉前進的路線，因此距離樹林總不致太遠。

我倆很快就跑進一座林子，躺在一棵巨樹之下，我回頭望去，只見一頭巨大無比的怪禽突地從天而降，這是我降臨此地至今見到的最龐大的動物，牠的身長足有三十尺，單單一個巨頭便方圓達六尺之巨。根據我在恐龍化石中獲得的印象，我很快就得出結論，我所見的，必定是恐龍中的空中之王——飛翼龍。

我剛剛作出這個判斷，飛翼龍便猛地攫住一頭巨獅，立刻又騰空而起。

雪芝道：「牠住在這高山上，有時也到大草原獵食，唯一可以逃命的地方的巨樹底，因爲牠在地面很笨拙，你碰到過麼？」

我搖搖頭道：「我見過這類猛禽，但像這般龐大的，我連聽也沒有聽說過。」

這時，那怪物緩緩地在空中盤旋，牠爪底的獵物仍在軟弱的掙扎。

雪芝道：「猛瑪與牠相似，但比較小，不過，猛瑪更可怕十倍！」

我問：「爲甚麼？」

雪芝道：「飛龍抓獲獵物，是爲了吃下肚子，但猛瑪抓獲了獵物，就把他們關在地底的巢穴裏，牠們像你一樣，會用這種鋒利無比的刀子！因此，飛龍也服從猛瑪的調動。」

我道：「那你們呢？你們族人呢？」

雪芝慄然道：「在我們族人的眼中，猛瑪就是無所不能的神，牠就算要我的族人去死，他們亦不敢有絲毫的違抗的。」

我心中一動，暗道這猛瑪大概是一個進化較快的部族，因此才令其他部族如此畏懼及尊崇，但不知猛瑪到底有甚麼眞正的本事？難道牠比我這個現代人還更進步麼？這點，我是決計不大服氣的。

我與雪芝正說話間，在高空盤旋的飛翼龍突地猛撲下來，到距地面二百呎處，把爪底的獅子一放，那獅子便直墜下來了。

我的眼中露出驚疑的神色。雪芝發覺了，她輕輕的解釋道：「飛龍可能又發現了新的獵物了！牠就先把獅子摔死，待抓到新獵物再一齊帶走，不知誰又是牠肚裏的不幸者！」

飛翼龍往地面撲下，旋即飛起，爪上果然已抓到新的獵物，仔細瞧去，這新的獵物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而且，還有一個人在遠處向這面飛奔，似乎在逃避飛翼龍的再次襲擊。

飛翼龍仍在空中盤旋，我們只有在巨樹底下乾着急，這人的生死，只好憑他自己的運氣了，因爲別說我兩人，就算再多幾十條大漢，也根本無法抵抗飛翼龍鋼爪的雷霆一擊！在飛翼龍的爪下，人類竟然顯得這般渺小！

幸而，那人拚命跑到樹林附近仍然安全無恙。豈料他跑得急了，在距離林子十多尺遠處，竟一跤摔倒了，他大概已精疲力盡，因此一倒下便也扎掙不起。

我不忍他活生生被飛翼龍撕碎裹腹，正要搶出林抱他進來，但雪芝手執竹矛，已如飛的向前奔去，她一聲怒喝，舉起竹矛便要向那人扎去。

我一見，忙伸手把她攔住了，忙道：「怎的了？雪芝，他也是無辜的人啊！」

雪芝怒道：「他就是帶人抓我的敵人頭目啊！」

我抬頭一望，飛翼龍已作勢撲下了，倘若再留在此地，三個人都將無一倖免，便道：「一切待會再說，先把他扶回林子，否則，飛翼龍聞到血腥味，我倆亦一樣難逃他鋼爪！」

雪芝不再逞强，我把這人抬回林子裏。這人也馬上清醒了，原來他只是被一塊石頭撞昏了腦袋，他一手捂着淌血的傷口，一手撐起半邊身子，驚恐的看着我們。

雪芝怒道：「龍英傑！這人抓我侮辱我，爲甚麼不讓我把他殺了？」

我輕輕一拍雪芝的腰肢，道：「雪芝，別急，問清情況再說。」

我轉頭問那人道：「你是誰？來幹甚麼？」

這人道：「我叫儂加，我奉我父之命，率人來捕你們。」他說的語音與雪芝說的大致相同，因此我很容易便聽懂了他的意思。

「你父親，他是誰？」

儂加頭一昂，道：「他？他就是永恒的太陽神之子，不滅的偉大統治者，萬靈萬聖蟒蛇族頭人！你等搶走永恒的太陽神口中之食！」（未完・一）

上文提要：巧兒支使丘浩潛進丁總兵府內盜寶，丘浩雖身手靈活，但缺乏江湖經驗，剛潛入樓內便中機關，困於鐵栅之內，幸而丘浩馬上鑽入攜來的大布袋中，假裝被擄的富家子，丁化龍不虞有詐，命人送他回家，丘浩便趁機溜掉，後又折回搶走馬匹，與巧兒逃離洛陽城，不久，丁府的家將追至，却被丘浩高超的武功嚇走，丘浩正想追前，巧兒連忙制止……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臨危以德報怨　誠摯感動惡人

丘浩當然不知道巧兒的目的——有個人回去報個信，說是那小孩殺人，丘浩便罪大惡極了。

* * *

渡船停在河中間，因爲河這面動刀殺人了。

如今死的死，逃的逃，巧兒適才抬頭看，她招手叫道：「船家，怎的不把船靠過來？」

「來了，來了。」

渡船匆匆靠上岸，巧兒拉着兩匹馬登上船。

巧兒問船家，道：「可有甚麼吃的？」

船家立刻提個小罐走出艙來，道：「女……女……英雄，我這兒就是包穀湯一罐，酸菜小菜一小碟，妳吃吧！」

巧兒接過來，她喝了一大半，留了小半給丘浩。

丘浩又看見貼在艙壁上的兩張畫圖捉拿「黑獄十三煞」的告示了。

他對巧兒一笑，道：「阿姨，這中間的女人畫得眞像妳呀！」

巧兒也看了幾眼，道：「這畫人頭像的人眞有幾把刷子，我是越看越像，嘻，你看他們幾個長相，你吳大叔像個城隍廟門的黑五常。」

兩個人對畫像談論着，評頭論相的正說着，渡船已靠上岸，丘浩拉馬就往岸上登，巧兒也拉着一匹軍官騎來的馬到岸上。

她取出一塊銀子拋在船上，道：「吃飯不飽，喝酒不醉，收下吧！」

船家道：「不敢收女英雄的銀子。」

巧兒道：「收下吧，嘴巴閉緊些，大家都好。」

船家忙應道：「是，是，是，女英雄妳好說……」

巧兒一聲笑，與丘浩二人雙雙騎馬往西奔去。

* * *

兩匹馬奔出五十多里遠，正是往大山的入口處，巧兒笑問丘浩，道：「餓了吧？找個地方吃頓飯。」

丘浩道：「阿姨，妳說怎麼就怎麼。」

巧兒指着一道山溝，道：「我知道，這條山溝中有個野舖子，可以塡塡肚皮。」

說着，兩個人調轉馬頭，便往山道上馳去了。

果然，五七里深山中有一座野店，就快近午了，灰白的煙直往空中冒去，野店外面一片大樹，有個大漢站在店外往這面看過來。

巧兒與丘浩二人很快的到了野店外，只見有一匹健馬也拴在樹下。

丘浩不以爲意的把馬拴在一旁，又把巧兒的馬並拴在一塊。

巧兒已走入野店內。「店家，有甚麼好吃的弄些上來，我們要趕路。」

一個老者迎上來，眞巧，這老者

正是王老十。

當年丘浩就是在這兒被吳非吾九個人弄走的，只可惜丘浩早已忘記了。

丘浩也不記得王老十夫妻二人的模樣，拴好了馬便走進野店，很規矩的坐在巧兒旁邊。

兩個人坐在店中等吃的，外面那個中年大漢，可正在審視着兩匹馬。

他左看看，右瞧瞧，那兩道濃眉緊緊的皺起來。

「這是官家的馬，他們是誰？」

這人自言自語的回頭看向店內，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他按一按手上三尺青鋼劍，便大步進店內，正巧王老十從鍋灶上端了一盤包子送過來。

這人的雙目一亮，對王老十道：「先送過去，他們不是有急事嗎？我不急。」

王老十點點頭，笑着把一盤包子送到巧兒與丘浩面前，巧兒俏目斜出個勾人的媚眼，望着那人點點頭。

丘浩已伸手抓了個包子往嘴巴裡咬起來了。

他自昨夜到現在，只在渡船上喝了一碗稀飯，早就餓壞了。

巧兒也取了一個包子往口中送，她的眸芒閃着異樣的光亮，因爲那個中年人相當瀟洒的在店中來回走了幾步，他的眼神有幾次與巧兒的碰在一起，却也令巧兒全身有些不自在，如果換個地方，如果丘浩不在場，巧兒一定會主動的約這人坐在一起吃。

其實，她不用約，當那中年人繞過巧兒與丘浩二人又折回自己的桌子的時候，他自己把擺的碗筷取在手上，十分大方的走到巧兒桌前，笑道：「可以坐在一起嗎？」

巧兒露齒一笑，道：「坐呀！」

中年人已經坐在另一面了，他放下碗筷，長劍放在櫈子上，先是看看丘浩，這才笑問巧兒，道：「從洛陽城來的吧？」

巧兒點點頭，她心中可在琢磨，這傢伙在打甚麼主意了？想在老娘身上動邪門了？

中年人又問：「官衙的人？」

巧兒道：「你怎麼知道？」

中年人看看門外，巧兒隨他的眼光看出去，立刻明白這中年人爲甚麼會猜他們是官家，因爲門外的馬兒有記號，馬鞍均是特製的。

巧兒立刻笑笑，道：「你這人很注意你周圍的人嘛，請問你是幹甚麼的？」

她心中更清楚，如果不想別人多問你甚麼，最好的方法便是反問對方。

中年人道：「江湖浪蕩，隨處漂泊的人。」

巧兒道：「去洛陽？」

「路過。」

巧兒推推盤子，道：「吃吧，一齊吃。」

中年大漢不吃，他又問：「你們是府衙，還是總兵府的？」

巧兒道：「你不是從馬匹上看到了？」

她回答得很巧妙，至少她叫這人弄不清她是那方面的人。

中年人哈哈笑了。

巧兒也笑了，她的笑却也令中年人忽然不笑了。

中年人直視巧兒，道：「夫人，你的兵刃是否可以讓在下看看？」

巧兒道：「兵刃？甚麼兵刃？」

中年人道：「妳的後面露出一截銀鍊，夫人。」

巧兒反手摸向後面，果然有一截鍊子垂在腰下，她立刻又掖在腰帶上，笑笑道：「我沒有兵刃。」

中年人道：「夫人，那就叫在下看看妳的鍊子上拴的是甚麼吧？」

巧兒的面色變了，她變得毫無表情。

丘浩也不吃了，他雖然只是吃了五七個包子，但當他發覺空氣忽然變得緊張的時候，便停住不吃了。

他注視着那中年人，想不通這人是敵是友。

但有一點他明白，「黑獄十三煞」每個人都結下了不少仇家，說不定這人與巧兒阿姨他們有仇。

中年人也不以爲意，他直逼巧兒，又道：「夫人，可否由在下猜一猜？」

巧兒道：「猜？那就猜吧！」

中年人道：「通常有兩種兵刃，一是繫着鏢，另外便是拴着爪，夫人，你的大概是爪吧？」

巧兒雙眉一揚，道：「你又怎知是爪？」

哈哈一聲笑，中年人道：「從你的相貌上看出來的，夫人，你說對不對？」

巧兒冷笑道：「從我的相貌就能猜到我的兵刃是那一種？你眞玄。」

中年人道：「一點也不玄，夫人，我如果加以解說，妳就明白我爲甚麼能猜到妳的兵刃了。」

巧兒道：「那就請你解說。」

中年人道：「夫人，中原大小城鎮，這幾年張貼着告示，上面繪着十三個男女，其中之一的相貌正是夫人，而且告示上也註明了他們慣用的兵刃，而妳的兵刃便是鍊子爪，因爲妳就是『神偷』巧兒，對嗎？」

他像是在說故事，那麼不驚不懼，極端的平常。

巧兒又冷笑了。

那人也笑，而且笑得十分愉快。

丘浩不笑，他吃驚，他想着這人爲甚麼要揭穿巧兒阿姨的身份，他有甚麼目的？

巧兒忽然收住冷笑，道：「朋友，龍行雲，虎行風，豺狼野豹走山上，你不會在此時此地找岔吧？」

那人仍然笑着，而且把雙掌平放

在桌面上。

巧兒對丘浩道：「娃兒，快吃，完了咱們走。」

丘浩剛點頭，那人不笑了，他望着巧兒淡淡的道：「別走得太快，夫人，如果我猜得不錯，外面那些馬也是你們從軍官手上搶來的。」

巧兒道：「人在江湖行，趨吉要避兇，你朋友最好少問一些不相干的閒事。」

那人哈哈一聲道：「我已經閒事了六年多了，夫人，這些年我走遍南七北六省之外，另走西北大漠，穿天山走祁連，甚至也到了長白山，夫人，你知道我爲的是甚麼事情嗎？」

巧兒道：「該不會是爲了賞金吧？那告示上標明，每人賞銀一千兩，你看來不像是個貪賞金的人嘛！」

那人搖搖頭，道：「夫人，在下並非是個靠賞金吃飯的人。」

巧兒道：「你是官家的人？」

那人再搖頭，道：「夫人，在下只有一句承諾。」

巧兒道：「你承諾甚麼？」

那人面含微笑，道：「捉拿你們。」

巧兒笑了。

丘浩却吃驚了。

那人指着盤中包子，道：「夫人，快吃，包子冷了不好吃，而且……」

他轉頭對王老十道：「弄碗酸辣湯送來，乾吃飽子也不太好。」

王老十聽得清，想起當年自己被人綑在大樹上那滋味，想不到這女子會與那些人一夥的。

他們兩老夫妻在此開店三十年，最難忘的就是那一天，二老幾乎被綑死在大樹上，此刻……

王老十聞得中年人的話，立刻把剛盛上的大碗酸辣湯端上桌，然後退得遠遠的。

酸辣湯原是中年人叫的，他却笑對巧兒與丘浩道：「快吃呀！肉包子配酸辣湯，不油不膩又開胃，吃。」

巧兒對丘浩道：「快吃，吃完了怕是要花些力氣了。」

丘浩當然明白巧兒阿姨說的力氣，便也不客氣的喝了大半碗酸辣湯。

巧兒媚眼一瞟中年人，道：「朋友，江湖上有那麼一句十分豪氣的話，『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請問你的大名是……如何稱呼呀！」

中年人笑了，心想：這女人不但淚，而且嘴皮子厲害，說出的話叫人難應付。

他一聲淡淡的笑，道：「妳又何必費那麼多唇舌，拐彎抹角想知道我是誰，其實你只要說三個字就夠了。」他再一笑，又道：「妳只要說『你是誰』不就行了。」

巧兒道：「你比我更囉嗦，否則你也不必解釋這麼一大套理由了。」她的雙眉一挑，又道：「你是誰？」

那人輕聲的，但却又字字鏗鏘的道：「關洛皇甫大山就是在下。」

巧兒暗自一驚，道：「摘星聖手皇甫大山？」

「不錯，正是在下。」

這皇甫大山也就是當年在金州當捕頭，如今仍然在洛陽辦案的「冷面金剛」羅玉的結拜好友，自從丘冠中上任途經這王老十野店出事之後，羅玉果然把皇甫大山請出來了，這二人一個在明處辦案追查「黑獄十三煞」，另一人暗中四處找。

皇甫大山就找了六年多，可也怪，偏就這皇甫大山與羅玉都是同一個怪脾氣，事不辦成不罷休。

想不到皇甫大山會在這王老十的野店中碰上巧兒與丘浩二人。

本來皇甫大山還以爲這是母子二人，不料當他看到外面兩匹是官家的馬，又想不出洛陽城那家官府有這麼母子二人，於是他注意巧兒了。

於是，她越看越像告示上的三個女人之一，當他發現巧兒的銀鍊露出一截在外，他便確定巧兒就是告示上要捉拿的要犯了。

* * *

吃飽了，也喝足了，丘浩拍拍肚皮沒開口。

巧兒坐着未動，她直視着坐在她對面的皇甫大山。

皇甫大山也不動，但他的兩隻手背上青筋跳動，顯然他要下手擒人了。

巧兒道：「皇甫大俠，你打算如何擒下我？」

皇甫大山道：「在下不打如意算盤，你也不會束手就擒，是嗎？」

巧兒一笑，道：「眞是個明白人。」

皇甫大山緩緩站起來了，他的左手抓着青鋼劍，臉上一片莊嚴，空氣立刻像是要凝結了似的令人膽寒。

巧兒也站起來了，她並示意丘浩，道：「去，把馬備好，準備上路。」

丘浩拔腿就往店外跑，巧兒已取出一塊銀子擱在桌上，對王老十道：「多的留作壓驚用，不用找回了。」

皇甫大山轉身往店外走去，那模樣，就像是他要送客上路似的。

就在門前三丈遠處，皇甫大山站定了。

他未回頭，但說出的話很有力道：「你沒在我走出店的時候偷襲，也算你有自知之明。」

巧兒曼妙的扭着身子走過來，道：「皇甫大俠，我很明白，如果我偷襲，必定得不償失，倒不如咱們面對面的決一死戰。」

一笑，皇甫大山道：「難怪你們十三惡人能橫行江湖二十年不墜，原來不但你們武功高，而且心眼也靈光。」

巧兒道：「有頭腦的人永遠命長。」

皇甫大山道：「我同意你這一論點，只不過當我們動手的時候，怕是妳

沒有動心眼的機會。」

巧兒緩緩的摘下腰纏的鍊子爪，只見她平着猛一抖，三隻利爪已張開來，每一隻半尺那麼長，閃耀着比短刀還利的鋒芒。

原來她這鍊子爪在不用的時候，便合攏成一根鋼棒似的插在腰上，用時一抖，利爪便分開來了。

巧兒的銀鍊長丈二，一端套在手腕上，用時遠抓近擊，十分霸道。

皇甫大山「嗆」的一聲拔出長劍，那一聲劍吟，便知他已將內力貫注在劍身上。

鍊子爪倏然當頭罩過來，巧兒發出一聲嚇人的尖叱：「殺！」

皇甫大山嘿然一聲側旋，便也撒出一片光華迎上去，但聞叮鈴噹啷之聲，迸出一溜火花四射，兩團人影錯身而過，半空中還對了一掌。

當這兩團人影甫落地，只見巧兒的上身連晃三次才穩住，她的面色蒼白了。

皇甫大山冷然回身，他長劍斜指，冷冷道：「三招之內取妳的命。」

巧兒也不示弱的道：「這話說得太早了吧！」

皇甫大山突然拔空而起，那無數條成束的冷芒，宛似夕陽奔射的霞光般奔向巧兒。

巧兒的鍊子爪變長抓爲短擊，她的身子却在空中形成平的姿式，對準敵人斜擊而上。

於是，再一次的撞擊之聲傳來，利時鮮血飛濺，兩團人影立刻分開來。

只見皇甫大山穩穩的站在三丈外，他的左袖內有血往地上滴着，肩頭上也破了一塊，只不過他連眉頭也未皺一下，就那麼冷冷的望着巧兒！

皇甫大山也明白，巧兒的那一爪如果再加上幾分力道，他的整條左臂非見骨不可。

而巧兒，她的背上與右胯上正往外流着鮮血，她傷得眞不輕！

只不過她在彎了幾下，又晃着雙肩站定了。

她厲聲的大叫：「娃兒，騎上馬快走！」

丘浩楞了一下。

皇甫大山却冷笑，道：「他也走不了，因爲我還需要他的協助！」

巧兒道：「你要他幫你找另外十二人？」

皇甫大山哈哈笑道：「不錯，正是我的主意！」

巧兒道：「你以爲你是天神？你想以你一人之力去鬥我們另外十二人？你太狂妄了，也囂張過份了，皇甫大山，你不是要三招之內取我的命嗎？來吧，我們還有一招，看看你是不是能取我的命！」

忽然，巧兒手上多了一把尖尖的刀子，她的面色便也更嬌艷了！

皇甫大山心中一怔，這是準備拚命了，他想。

面前這個女人打算豁出命，看來想找他皇甫大山墊背，如果是這樣，這最後一招得俐落些，不能上了這女人的大當。

就在皇甫大山正要下手的時候，巧兒又大叫：「娃兒，爲甚麼還不快走？」

丘浩道：「是，阿姨！」

丘浩騎在馬上了，但他却並未拍馬疾馳！

他要看皇甫大山出招，他更要看巧兒阿姨如何應付敵人這最後一擊！

巧兒不能再叫丘浩了，因爲皇甫大山右手長劍直指向她走來了。

皇甫大山走得很慢，一步一個足印，彷彿走得很艱難，但巧兒吃驚了，她明白這是劍術中僅次於馭劍術的雷音劍術！

她似乎已聽到那若隱若現的雷聲，她更明白，敵人的劍身看似未動，實則正激發出百條流光，皇甫大山相當莊嚴的逼上來了。

巧兒也卯上勁，忽的拔身彈空而起，鍊子爪旋出無數光焰射過去！

「殺！」

「殺！」

「殺！」

就在這殺聲中，三團人影分三個方向跌落在地上！

巧兒的上衣破碎了，鮮血幾乎染得她成了血人！

皇甫大山的右手腕鮮血不斷的標着，他的長劍幾乎脫手，他的胸口也裂了一條縫，最令他吃驚的，乃是被他左臂橫劈而滾在地上的丘浩。

丘浩不能看着巧兒阿姨被劈死，他在馬背上拔身而起，就在皇甫大山那一劍穿胸尚未遞到，丘浩已到了他的頭頂上，丘浩便也交叉刺出十七刀罩上皇甫大山！

丘浩太心軟了，他本來可以刺向皇甫大山的咽喉，但他改殺皇甫大山右手握劍的手腕。

皇甫大山是行家，他當然明白這少年人未取他的命。

丘浩已經從地上爬起來了，他跑向巧兒，急急的道：「阿姨，你怎麼樣？」

巧兒仍然站着，她那極度疲倦的眸芒，狠狠的看着皇甫大山。

皇甫大山却看着丘浩，他吃驚這小小年紀的少年人，爲甚麼具有那麼高的身手，他怎麼能穿進自己的劍幕而傷了自己？

皇甫大山當然不知道丘浩的武功博雜，且兼具辛辣！「黑獄十三煞」的武功，個個辛辣有餘。

皇甫大山冷然的看看丘浩，他沉沉的點了一下頭，便轉身騎上馬。

皇甫大山走了，巧兒沒有叫丘浩再動手，因爲她明白，丘浩不一定殺得過皇甫大山，而她却需要立刻救治！

皇甫大山這麼一走，三個便誰也死不了！

這樣的結局應該是相當不錯的！

＊　＊　＊

巧兒在丘浩的幫助下，急急的把傷處包紮起來：「黑獄十三煞」每個人身邊都帶着刀傷藥與祛毒解藥，這是他們逼着扁鵲大夫爲他們煉製的！

巧兒對丘浩的出手，感到無比的欣慰，她當然明白，如果丘浩不出手，她即使傷了皇甫大山，她也絕對活不成，丘浩便也難以逃脫了。

其實巧兒也不明白，丘浩自學了他們的武功之後，各家武功雜陳之下，丘浩反而功力大增，是以只一出手，便是三幾家的絕學，令人莫測高深，難以防禦。

丘浩殺傷皇甫大山，就是用「旋空十八打」、「醉刀七殺」，再雜以「妙手回春」三招合一。

出手之間，三招合一，皇甫大山非傷不可。

＊　＊　＊

丘浩侍候着巧兒上了馬，嗨，巧兒還伸手撫摸着丘浩的面頰，面上的表情眞複雜，是欣賞也是安慰，是喜歡更是關愛，就好像她在這一刹那間變了個樣子，變成慈母對親生兒子一樣的慈光普照了。

丘浩從來未曾見過巧兒這樣的面孔，他有些受寵若驚，如果不是平日裡被他們揍怕，他此刻說不定會叫聲媽！

丘浩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會出手救了巧兒阿姨，這也許他不懂，其實，這就是人性，人相處久了，感情總是有的，就算是平日裡被他們十三人分別給予不同程度的打駡，却也相處了六年多，這就有些像是父母打子女，打得子女恨在心頭，一旦父母出了事，做子女的便也摒棄心中恩怨，一心爲父母是一樣的道理！

丘浩赧然一笑，道：「阿姨！」

這一聲叫喊，巧兒的淚水落下了。

「乖，我的娃兒。」

丘浩道：「阿姨，我們回去吧！」

巧兒道：「不但回去，而且還得快走！」

她看看野店，門口站着王老十夫妻二人，於是，丘浩對巧兒道：「阿姨，我們帶些吃的上路，路上就不用找店家吃飯了！」

巧兒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遞在丘浩手上，道：「去吧，有甚麼好的包些帶上！」

丘浩不知道那是五兩銀子，他從未花過銀子！

當他往野店門口走去的時候，王老十夫妻二人吃一驚！

丘浩走到王老十面前，先把銀子遞過去，道：「包子酸辣湯好吃的包起來！」

王老十一見五兩銀子，忙搖手，道：「小祖宗，要不了這麼多，你的銀子我不敢要。」

丘浩笑笑道：「老公公，你別怕，我不白吃你的，快去弄一包酸辣湯包子甚麼的！」

王老十苦笑一聲，道：「小祖宗，包子可以包起來，酸辣湯沒法子包起來，那得在店裡喝熱的！」

丘浩住在高山上，他不知道這一套，聞言急道：「不管甚麼，你快包上一大包，吸，銀子我放在桌子上了！」

王老十夫妻二人可怔住了，不但剛出鍋的肉包子全包上，一大盤鹵味也加進去了！

丘浩抓起包來便走，匆匆的到了巧兒馬前，巧兒點點頭，道：「上馬吧！」

丘浩把吃的一包掛在鞍子上，躍身上了馬，兩匹馬不疾不徐的往大山中馳去。

王老十怔怔的對他老伴道：「我弄糊塗了！」

王老十的老伴問：「怎麼樣？」

王老十道：「他們到底是好人還是惡人？」

＊　＊　＊

巧兒與丘浩盡在大山裡行，直到一處深溝裡，巧兒才對丘浩，道：「今夜咱們住在這兒，明日過午就回到老龍嶺了。」

丘浩點着頭，只見巧兒在馬上撮唇吹了三聲尖銳的口哨，聽得丘浩也吃一驚！

不旋踵間，高處懸崖上有人聲：

「那一位？」

「花大娘，是我！」

「巧兒姑娘來了，我下來了。」

丘浩聞言，心中想笑，巧兒阿姨變成姑娘了，如果眞的是姑娘，一定是老姑娘。

有條人影閃晃間，自懸崖上下來了，是個白髮婆婆。

那白髮婆婆眞規矩，冲着巧兒施一禮，當她看見丘浩的時候，白髮婆婆便冷冷的道：「吳當家說的娃兒，就是這小畜牲了？」

她沉聲對丘浩喝叱：「下馬，還坐在馬上做甚麼？莫非要我花大娘把你拖下來？小雜鍾！」

丘浩挨駡慣了，他笑笑，歪着身子爬下馬背！

巧兒已怒叱花大娘：「我不許妳駡他！」

花大娘的個頭眞大，四方大的臉，四方大的口，蒲扇大的手，簸箕大的一雙脚，粗布外衣上身套了一件小狼皮背心，頭髮根根散開來！

花大娘聞得巧兒喝叱，先是一楞，却又聽得巧兒道：「這一回若非是娃兒救我，我早就橫屍野店外了。」

花大娘吃驚的道：「巧兒姑娘，誰有那麼大的本事？我就不相信！」

「『摘星聖手』皇甫大山，我幾乎被他一劍穿心！」

這時，花大娘才發現，巧兒一身血已乾了，驚慌之下，她雙臂一托，便托住巧兒下了馬，她對丘浩客氣了。

「小子，我上面熬了一鍋虎肉湯，人參放了半斤多，兩隻野鷄我才啃了一半，上去吧，你上去撿着吃！」

丘浩一笑，道：「老婆婆，我跟你上去！」他看看馬匹，又問：「老婆婆，這馬……」

花大娘道：「馬就別管了，隨牠們去吧，以後盡是走山崖，用不到馬匹了！」

她抱着巧兒往斷崖走，走得還眞快，左轉右拐的便到了一個方石洞洞口了。

這種方洞，深的有十幾丈，淺的也有三五丈，從洛陽石窟往深山中走，這種洞窟眞不少，想是當年不少人住在石窟裡。

＊　＊　＊

石窟有個木門擋着，花大娘抱着巧兒走進去，果然聞到虎肉香。

現在石窟中只有一個人，這人就是花大娘。

花大娘今年五十多歲了，滿嘴牙齒一個也沒落，粗脖子粗腰粗腿，還帶粗話：「巧兒姑娘，吳老大眞混帳，怎麼他不陪你上洛陽，要不也不會受這傷，操他娘，皇甫大山眞可惡，他……」她看看丘浩，又問：「是他救了姑娘？那皇甫大山必然被這小子殺了？」

巧兒道：「皇甫大山受傷逃了！」

花大娘拉過丘浩，哈哈笑道：「我可愛的娃兒，花大娘收你當我的乾孫好不好？」

丘浩一笑，道：「妳不駡我了？」

花大娘道：「不但我不駡你，以後誰再駡你，我就揍誰！」

丘浩道：「我不但有人駡，還有人揍我哩！」

「誰？」

丘浩道：「老龍洞裡他們都揍我，妳管得了他們嗎？要是妳管得了，我叫妳祖奶奶。」

花大娘低頭不語了，連她也怕的人，她敢管？

＊　＊　＊

巧兒睡在虎皮上，花大娘一邊侍候着。

丘浩喝了虎肉湯，包子又吃了十七個，他倒在一邊便呼呼大睡起來了。

花大娘低聲問巧兒：「巧兒姑娘，這小子眞的打得過關洛劍客皇甫大山？」

「他把皇甫大山殺傷了。」

花大娘憂愁的道：「巧兒姑娘，你們把本事傳給他，萬一有一天他弄清楚他的身份，那怎麼得了？養虎爲患呀！」

笑笑，巧兒道：「他難再回頭了，他殺了軍官四個人，又夜闖總兵府，他這一趟，就是爲了引他走上咱們的路，哈……吾道不孤了。」

花大娘低頭看看丘浩，點點頭道：「看他不會超過十二歲，看起來倒像個十五六的少年人，如再加以細琢調教，定然吾道小龍王！」

巧兒道：「別說這小子了，且說說，你們這些天可曾打探出甚麼消息來？」

花大娘道：「小蝶又進洛陽城了，自從前些日子，小蝶把消息送給吳老大以後，她便立刻又往洛陽城打探了，只不過姓丁的總兵沒有馬上去上任，實因爲在等那個接替他的人還在來洛陽的路上，這事吳老大也知道！」

原來這兒是「黑獄十三煞」的情報站，石窟中住着母女二人，暗中把消息送上老龍嶺，也難怪吳非吾的消息靈通，派出巧兒與丘浩進洛陽城再打探了。

＊　＊　＊

花大娘母女二人與「黑獄十三煞」又是甚麼關係？

丘浩在剛來到的時候便想着這問題，巧兒不說，他當然也不敢多問。

他心中仍然怕挨駡，惡人翻臉，六親不認。

丘浩就在這種情況下睡着了。

他早就該睡了。

巧兒更亦該睡，但她又問花大娘：「小蝶呢？」

花大娘道：「昨日揹了一捆虎骨與豹油，進城去販賣，過兩天應該回來了。」

巧兒道：「好，我正好在妳這兒養傷歇息，看小蝶帶甚麼消息回來！」

花大娘道：「巧兒姑娘，久聞丁化龍就是個肥官，收藏的骨董堆如山，他這一回往西京長安當總督，依我看，他一定派大軍加以沿途保護，吳老大想下手幹這一票，實在叫我擔心！」

巧兒道：「咱們是幹甚麼的？刀口舐血的日子也不爲過，怕死呀！」

花大娘忙陪笑，道：「不，不，不是怕死，這些年大伙跟着吳老大，風裡浪裡打滾，水裡火裡玩命，甚麼時候怕過啦？只不過……這一回的買賣太大了。」

巧兒道：「又不用妳母女出面，妳怕甚麼？」

花大娘道：「巧兒姑娘，我爲妳的安危擔心吶！」

巧兒淡淡的道：「老龍洞中的藏寶，每個人都玩膩了，弄來幾件新鮮的，大家開開心，更何況聽說丁化龍有一件當年楊貴妃的寶物，叫甚麼『溫玉鑲寶石尿盆』，哈，我們三個女人想坐上去撒尿，試試那種味道吶，嘻！」

花大娘道：「尿盆也是寶，沒聽說過。」

巧兒道：「楊貴妃用的東西就是寶，價值連城呀！」

花大娘哈哈笑了。

巧兒道：「花大娘，我累了，妳也

去歇着吧！」

花大娘正要起身離去，巧兒又把她叫住，道：「花大娘，這幾天可得把照子放亮，說不定會有官兵找來！」

花大娘笑笑，道：「前幾年洛陽有捕快在這一帶出現過，這兩年就不再來了，巧兒姑娘，你放心的養傷吧，我花大娘也不是省油燈！」

巧兒點頭笑笑，道：「當年道上開黑店的人物，我相信妳的話，去吧！」

花大娘得意的走到洞口外，她往遠處看了一陣，這才又回到洞窟中。

原來她老人家年輕時候是開黑店的人物，如果有人知道，她就是「丹江夜叉」花滿天，必然會嚇一跳，而花大娘就是花滿天。

如果有人問她害死過多少人，她也一定會搖頭，她根本不記得害死過多少人了。

＊　＊　＊

丘浩從未睡過如此沉，他好像酣夢不斷，日上三竿還不想起來！

在老龍嶺上的時候，天不亮就被人轟出室外去練功了，尤其是輪到「飛刀怪客」呂不悔與「千面人狐」白盼兒，或者是「太行山君」尚不邪與「逍遙仙子」齊飛兒的時候，他們恨不得半夜就把丘浩趕出門。

有一回，「人魔」吳非吾與巧兒正在製造痛快的時候，丘浩却爬起來要方便，才四更天呀，就被吳非吾關在門外進不了門。

今天就不一樣了。

今天雖然巧兒在他身邊早已醒過來，可是巧兒沒有喊丘浩，相反的，當花大娘提着吃的進來，巧兒還示意花大娘退出去，別吵醒丘浩。

巧兒很想摸摸丘浩的面孔，此刻她覺得丘浩太可愛了，她不解，爲甚麼過去幾年她沒有這種感覺！

巧兒看着丘浩的臉，就好像她在替丘浩相面似的。

直到近午時侯，丘浩方才醒來。

他挺起身便叫餓，巧兒已叫花大娘把一應吃的全端進來了。

巧兒像待親生兒子似的，陪着丘浩一起吃着，頓使丘浩如沐春風，因爲在老龍嶺的時候，丘浩只能守在一邊看着巧兒同吳大叔吃，他們吃完了才有他的份。

丘浩與別的大叔阿姨一起的時候，也是如此，有一回呂不悔把一塊鹹肉抛在地上，丘浩還得笑着拾起來！

此刻，巧兒肯同他一起吃東西，丘浩受寵若驚！

二人剛吃飽肚子，花大娘便笑着來了。

花大娘的手上握着一把泛烏光的尖刀，刀身不及一尺半長，由刀把直到刀尖，是漸漸由寬而窄，由窄而尖，如果會玩弄這種刀，是相當霸道的，因爲使用這種刀的人必善於挑、刺、劈、切四字訣！

當花大娘把尖刀自一個木鞘中拔出來的時候，丘浩的雙目一亮。

巧兒道：「花大娘，這把刀我知道是妳死去的老伴之物，妳拿來幹甚麼？」

花大娘看看刀，緩緩的推向丘浩，道：「娃兒，這把刀是你的了！」

丘浩驚訝的道：「妳送我？」

花大娘道：「寶刀贈英雄，紅粉送佳人，娃兒年紀輕輕的便救了巧兒姑娘，雖說不上英雄，却也是個有良心的人，我把我老伴留下的這把殺過四十一個人的寶刀送給你，但願你能青出於藍，殺人超過四十一，打破記錄，便也不辜負我花大娘的一片心意了！」

丘浩能拒絕嗎？收了刀以後就亂殺人？

他正自思忖着，巧兒已對丘浩笑，道：「收下吧，那可比呂不悔送你的兩把破飛刀管用多了！」

丘浩接過刀，嗶，眞稱手，不輕也不重，如果用此刀對付皇甫大山，他就死定了。

丘浩高興之餘，忙起身對花大娘深深一揖，道：「謝謝花婆婆的刀，謝謝！」

花大娘呵呵笑道：「是你救了巧兒姑娘，我才把這刀送你，往後你可得學而有成，學而有用，出刀別留情，我花大娘就高興了。」

丘浩重重的點頭，道：「我會的，花婆婆！」

巧兒拍拍丘浩，道：「娃兒，阿姨我想也沒想到，你是那麼成材，等回到老龍洞之後，我盡出絕學教你，也要你吳大叔着力培養你成爲吾道高手，到那時候，你就是我十三人的眞正接棒之人了，哈哈……」

丘浩道：「一定不負阿姨期望！」

＊　＊　＊

丘浩有了這把喝過無數人血的尖刀，高興得舞了起來，「黑獄十三煞」十三人之中，玩刀的有「閻王」厲莫野、「邪刀」風雲、「鬼叫天」石大海、「千面人狐」白盼兒、「逍遙仙子」齊飛兒，至於屠大年與石大海二人玩的均是小刀。

丘浩跟着這些玩刀的各學了幾招而已，但他現在有了這把尺半長的尖刀，便從頭舞到底，學的刀法全出籠了，却也刀風凜凜，有板有眼！

＊　＊　＊

又兩天過去了，巧兒的傷也好了大半，她可以起來站在洞窟口眺望了。

眞巧，這時遠處有條人影在閃掠，身法十分的快！

「有人來了！」

丘浩第一個躍到洞窟外，他手上提着那把尖刀！

他也看見了，便往崖下飛掠，口中還說：「阿姨，要是官兵，我殺了他！」

巧兒很高興，便低聲道：「娃兒，

小心吶！」

丘浩已躍入林子裡去了。

從窟前的荒林奔出去，少說也有半里深，林深葉茂，少有人跡，却在這時奔來一個人！

就在丘浩剛冒出荒林，迎面與來人照上面了。

丘浩一怔之間，來人撩起右褲腿，拔出一把小刀就往丘浩劈手殺來！

丘浩大吃一驚，怎麼見面就殺人！

他來不及拔刀，只得以那刀鞘抵擋，口中大叫：「喂喂，妳怎麼要殺我！」

是個姑娘，可是刀法辛辣，盡往丘浩的肚子上捅，脖子根抹，光景一刀就要丘浩的命了！

姑娘不開口，咬牙切齒的又是十一刀，於是，丘浩也火了，只見他賣弄一個旋身法，立刻掠在姑娘的右後方，「旋空十八打」，他只用了半招，「砰」的一脚，便把姑娘踢得往前爬出兩丈遠！

姑娘「呀」一聲，一個「懶驢打滾」，雙腿一盤便又站起來，她戟指丘浩，叱道：「小賊，你好大膽子！」

丘浩道：「妳罵我小賊？」

姑娘指着丘浩手上的木鞘尖刀，道：「你偷了我家的那把刀，你不是賊是什麼？」

丘浩哈哈笑了。

這就叫不打不相識，原來是自己人。

「妳叫花……花……」

他好像一時想不起的拍拍頭，忽然雙目一亮，又道：「妳娘是花大娘，對吧？」

姑娘怔了一下，道：「你認識我娘？」

丘浩故意賣弄的道：「我原本不認識妳娘，可是經我巧兒阿姨介紹，我便認識妳娘了。」

姑娘又是一怔，道：「巧兒阿姨來了？」

丘浩道：「來了，在上面吶。」

姑娘道：「你是誰？」

丘浩道：「我叫娃兒。」

姑娘收起刀，這才走到丘浩面前，左看看，右看看，然後一聲笑，道：「我知道了，你就是住在老龍洞的那個娃兒，對吧？」

丘浩道：「是呀，妳也知道？」

姑娘道：「我當然知道，可是你手上這把刀……」

「是妳娘送給我的。」

「娘把我爹的遺物送給你？」

「是呀，正合我用。」他再想了一下，才又笑道：「想起來了，妳的名字叫花小蝶，對吧？」

姑娘笑了！

不錯，花小蝶回來了，她是奉命去洛陽打探消息的，她回來，當然是有了消息。

花小蝶看看丘浩，抿嘴不笑，道：「難怪你出腿就把我踢倒，你跟那麼多阿姨大叔們學武功，當然打得過我了。」

丘浩道：「要不，早被妳一刀殺死了。」

花小蝶道：「你今年多大了？」

丘浩道：「十……十二了。」

花小蝶道：「我……哈……十五歲了。」

丘浩道：「十五就十五，妳笑什麼？」

花小蝶道：「我比你大兩歲，你得叫我姐姐呀！」

丘浩道：「叫妳姐姐妳就高興呀？」

花小蝶道：「當然高興，至少我不用叫你哥哥吧！」

丘浩一笑，道：「妳好像很喜歡佔便宜嘛！」

花小蝶道：「也不是啦，有個弟弟總是愉快，走吧，我帶回消息來了。」

丘浩不明白花小蝶帶回什麼消息，便跟着花小蝶穿入荒林中。

＊　＊　＊

斷崖石窟上有人開口問：「小蝶呀，妳回來了？」

是花大娘在上面叫，花小蝶立刻回應：「娘，有好消息呀！」

丘浩見花小蝶高興，他也高興，倒忘了剛才幾乎挨刀子了。

兩個人躍進石窟內，花小蝶先給巧兒施禮：「巧兒阿姨，妳也來了。」

巧兒笑笑道：「小蝶，妳帶回什麼消息？」

花小蝶道：「巧兒阿姨，喜歡寶物的那個總兵有消息了，他就要動身去長安了。」

巧兒精神一振，急問：「眞的？」

小蝶道：「洛陽城內都知道，城關的關山驛馬棧已經接到通知，十二輛大車準備託運姓丁的家眷去上任了。」

巧兒道：「可是走那條路？」

小蝶道：「西去長安兩條旱路，一出潼關，另一便是出武關，有人說出潼關入秦川，那條路較平坦，我也看準他們會出潼關。」

巧兒想了一下，道：「花大娘，妳就別去老龍嶺送信了，妳母女二人快去洛陽再打探，我與娃兒這就回老龍嶺，吳老大等着消息送去的。」

花大娘道：「沒說的，我去洛陽再打探，快刀劉那兒一定知道他們的動向。」

巧兒哈哈笑，道：「妳是不是假公濟私，去會你的老情人去了？」

她看着花大娘咧嘴笑，又道：「其實去快活兩天也是應該的，人嘛，尤其是咱們女人。」

花大娘笑歪了嘴，道：「巧兒姑娘眞大方，說得我花大娘心裡慌，唉，這兩年也未曾去會他了。」

巧兒道：「就因爲他幹上劊子手？」

花大娘面色一寒，道：「快刀劉這

小子，他是我那短命當家的拜把子好兄弟，咱們是幹什麼的？他小子偏就去幹行刑的，氣得我這兩年也不見他了。」

巧兒道：「人各有志，强求不得，妳還是去會一會快刀劉，他既在衙門幹活，一定消息靈通。」

二人對話，花小蝶却撇撇嘴，道：「娘，妳就別去找快刀劉了吧！」

「為什麼？」

「快刀劉不幹了。」

「你怎麼知道？」

花小蝶又撇撇嘴，道：「南城外有一家小酒館，我在那兒碰見快刀劉在喝悶酒，他告訴我，他已經不幹了。」

花大娘道：「他沒告訴妳為什麼？」

花小蝶道：「府台衙門有兩個姓段的兄弟，人稱他們是『鬼刀』，這兄弟二人甚得府台大人器重，而快刀劉又喜歡酒與賭，常被姓段的兄弟罵，快刀劉實在幹不下去了，所以他辭了。」

花大娘嘿嘿笑道：「幹行刑的人喝喝酒有什麼不對，再說快刀劉一個大光棍，賭幾把關他們屁事。」

巧兒道：「花大娘，妳去安慰快刀劉，叫他再回頭，如果他願意，就在洛陽探消息，咱們少不了他的銀子花。」

花大娘道：「得，就這麼說定了，我和小蝶去洛陽，弄清姓丁的走那條路，立刻回報。」

花小蝶道：「娘，我不去了，妳一個人去吧！」

花大娘叱道：「一聽去找快刀劉，妳心裡就不痛快呀，快刀劉對妳不是挺好的。」

花小蝶道：「我不想去了。」

花大娘無奈道：「算啦，算啦，我這就辦正事去了。」她稍作整理，當天便下山去了。

丘浩陪着巧兒也走了。

丘浩對花小蝶並不覺得什麼，但花小蝶却把丘浩擱在心裡了。

花小蝶還拉着丘浩的手，笑笑道：「兄弟，你可要常來玩喲！」

丘浩點點頭，道：「好哇！」

花小蝶又對巧兒道：「巧兒阿姨，常叫他來我們這兒玩嘛，好不好？」

巧兒哈的一笑，道：「等他長大了，我把他送給妳，怎麼樣？」

花小蝶道：「他已經長大了呀，我打他不過。」

巧兒道：「還早，還早，再等三年差不多。」

丘浩也覺三年太長了，但他却不知道，巧兒指的乃是他的生理方面。

丘浩當然想住在這兒，他甚至不想回去老龍洞，因為他回去常挨揍，在這兒他却受到禮遇，再加上花小蝶喜歡他，他當然願意住在這兒。

烏鴉谷比老龍嶺也差不到那裡，只不過丘浩非回去不可，因為巧兒就不放他走。

巧兒拉過丘浩，笑對花小蝶道：「回去吧，我們要快些趕路了。」

花小蝶眞有些惆悵的樣子，她站在那兒呆呆的看着遠去的丘浩。

花滿天走的時候，花小蝶還沒有這般的依依不捨。

姑娘呀，就是這麼不把父母放在眼裡，却把個剛見面的小丘浩當成她親愛的人了。

＊　＊　＊

馬也不騎了，巧兒帶着丘浩，翻高山走陡崖、穿荒林，大半天功夫便看見老龍嶺了。

丘浩心頭的滋味很複雜，怕的是回來又會挨打。

巧兒的傷差不多快好了，她的心中可想着一件事，就是丁總兵的寶物。

巧兒只一看到老龍嶺，立刻便笑起來了，高興嘛！

丘浩更不怠慢，他知道巧兒阿姨身上有傷，便自己躍上大樹梢，從茂密的枝葉裡，取出那個大牛角。

他甚至自己拿了牛角對着那石縫「嗚嘟嘟」的吹起來。

丘浩這些年來見多了，便也早已知道如何進洞的暗號，那牛角對着石縫吹，有一半淹沒在石縫裡，對面的人三五丈外很難聽得見。

巧兒在一旁看着丘浩，她越看越喜歡，唔，娃兒長大了，身手不但俐落，更會討人喜歡。

便在丘浩吹了第三遍，那巨岩移動了，一尺半寬的石縫剛好夠擠進一個大男人，丘浩侍侯着巧兒先進洞，他緊緊的便跟進去了。

「轟！」巨石又闔上了。

石洞的狹道上，只聽得「人魔」吳非吾已哈哈狂笑着奔過來了。

吳非吾張開熊臂就要抱巧兒了。

丘浩急忙橫身擋，他大叫：「不可以。」

他平日見吳非吾抱巧兒，那副張牙咧嘴，恨不得把巧兒攔腰抱斷的樣子，只不過那是平日，如今就不行，他的巧兒阿姨受了傷，萬一抱壞怎麼得了？

巧兒也忘了自己身上還帶着傷，嗨，她還伸出雙手迎上去了。

這也許就是習慣，再加上二人幾天未見面，剛一見免不了要親熱一番。

可丘浩就是愛管這碼子事，橫插一手。

吳非吾火大了，他右臂猛一撥，就要把丘浩撥翻在地了，却也料不到丘浩頭一縮、腰一弓，還是雙手把吳非吾推得往後退了一丈遠。

吳非吾叱罵道：「小王八蛋，你也不老實呀，我的女人你也敢動呀，老子宰了你！」

丘浩可急了，只不過人一急，話就說不上來了：「不，不……不是呀……大叔。」

（未完・七）

新派湖海恩怨錄／西門丁・文　可飛・圖

最後的刺殺

明瞭自由可貴　接下艱險任務

莫干山試劍池對上之石山上，有一間茅屋，蓋得甚為牢固，外面還種了許多竹樹，自外表看來，主人必是風雅之隱士，但如今屋內坐着的却是一位二十五歲左右的黑衣青年。

外面一片漆黑，屋內更是伸手不見五指，黑衣青年也不點燈，盤膝坐在地上，忽然地上傳來一個空洞而沙啞的聲音：「十一號，你最後的一件工作十分艱巨，隨時有生命之險，但你可以不接受，選擇殺十個人來交換，你意下如何？」

黑衣青年沉吟道：「你不把工作交代一下，我如何比較和衡量？」

原來地上有根竹管，那空洞沙啞的聲音便自竹筒中傳了出來：「有人出高酬要僱你去中都殺一個人！」

黑衣青年立即問道：「此人是漢人還是金人？」

「漢人，在金廷當官，是以不容易得手，即使得了手之後，也不容易逃脫，不管你心中如何想，但老夫總念你我一場賓主之情，是故准你殺十人以頂替殺此人！」

黑衣青年冷笑一聲：「一切全都是你安排的，你又何必假惺惺！」

「錯了！是僱主聽了老夫之介紹，他一口指明要十一號，需知若不能一擊即中，以後要再殺他便難上加難！但若你不去，老夫會想個藉口，再推薦十七號代你去！」

黑衣青年語氣十分平靜，好像此事與他完全沒有關係般。「酎金有多少？」

「十萬兩白銀！」竹筒傳來的聲音，微帶點興奮，「你若完成這宗生意，下半生吃喝也不用愁了，期限本來是三個月，老夫極力替你說情，許你多寬一個月！」

「我接受。」

「你眞的肯接受？此宗生意可十分危險，可否再考慮一下？」

黑衣青年再度發出冷笑，「從你之語氣聽來，已認定我一定會接受，你又何必多言！問題是我殺了他之後又如何？」

「你若殺了他，自己可以恢復自由，以後你再也不是黃蜂的成員，得手之後，依規矩方再付餘下之酎金，地點在揚州老地方！」竹筒傳來的聲音突然一變，甚為遲疑。「你眞的不再考慮？老夫知道你恨不得早日恢復自由，但兩相權衡，還是留得青山在好！」

「少廢話！」十一號對那人似乎毫無好感，語氣十分冷淡。「預付三成訂金，你便藏在甚麼地方？」

「與上一次地點相同。人家也沒有袖手旁觀，還提供了好些消息及條件與你，你聽着，老夫只說一次，因為說了之後，老夫便忘記了！」

十一號立即靠近一下竹筒，只聽那人道：「你到達中都，先到京陞客棧找易老闆，他坐在櫃台上，年紀已靠花甲，但你上前不可直呼易老闆，要

稱楊老闆，他會問你楊老闆叫甚麼名，你便答去木！」

十一號將他每一句話都記下。「之後他又會問甚麼？」

「他會問你貴姓找楊老闆，你便答稱小姓長，賤名加弓，因買山貨的事來找他。他再說：那請你坐一下，待會他來跟你談，你答他：我現在就要談，到你臥室裡談！」那神秘人頓了一頓，方續道：「然後他會帶你到內堂，將一封信交給你，裡面除了將你要殺的人列明之外，尚有銀票，都記住了沒有？」

十一號道：「記住了，你還有甚麼話交代？」

神秘語氣有點傷感：「十一號，你是我所訓練出來的衆多殺手中，最好的一個，老夫實在……咳咳，你尚可以再考慮一下，這幾年你賺了不少錢，不曾好好享受過，實在有點可惜！」

十一號語帶譏諷：「你若眞的待我好，最後一件工作大可以改派另一宗！我不再考慮！終生受人管制，長期生活在緊張恐懼的日子裡，酒色財氣天天來，也補償不了！此宗生意雖然危險，但值得搏一搏！」

「老夫只能祝你馬到功成！」忽又一嘆：「老夫也有自己的規矩，我不能自毀規矩，而且除了你之外，老夫對別的沒有信心，更何況老夫不能推辭，以免砸破自己的招牌！」

十一號沉聲道：「事成之後，你不能派人監視我，或者有異動，否則我可不會客氣！」

神秘人乾笑一聲：「老夫會做這種蠢事麼？老夫且問你一件事，如今你自己可知這困難在何處？」

十一號略爲思索了一下，道：「由南往北走，不會引起金人之注意的，但到中都之後，若沒有人協助，不但難以行動，而且連呆在中都也成問題！」

神秘人道：「第一點只能靠你自己解決，而且相信難不住你；第二點，老夫可以告訴你，屆時會有人協助你，包括你的師兄弟，但最多只有兩個人，對暗號是將平常用的反倒過來問！還有一點忘記告訴你，殺人時只有你一個人，當你進去時，他們會功成身退，而事後你還得想辦法溜出中都，最多只能在事先替你安排一匹馬一壺水！」

十一號道：「都清楚了！」

神秘人連忙加上一句：「且慢，四個月的期限，是由初七算起，今日是七月十七日，換言之，你只有三個月零二十天！老夫再一次預祝你成功，請多加小心！」神秘人此句說畢，茅屋內便一片寧靜。

十一號也不離開，盤膝運功調息，黑暗中不知他是否有盤算這宗生意，總之到了天微亮，方見他打開包袱，換了一套湖藍色的長袍，人長得斯文，但卻嫌面目死板。他離開茅屋，往試劍池奔去，移開一塊略呈紅色的石頭，但見下面壓着一封信，他打開信封看看，裡面是一張一萬兩的銀票，他將銀票塞進懷內，迅即下山，速度極快！

* * *

近五年來，江湖上出現了一個殺手集團，稱之爲黃蜂，因爲這個集團之殺手很多，又很討厭，一般人都很怕惹上，一惹上，就像不小心捅了黃蜂窩一般。

十一號名叫唐郎，又名十一郎，本是位孤兒，自小給一位自稱孤鶴老人撫養，待他七歲時，便開始接受各方面的訓練，訓練十分艱苦，拳掌、腿，十八般武藝、泅水、輕功、內功、易容術、應變術、謀略、四書五經、奇門遁甲等等一一由專人在一個隱蔽的山谷裡傳授，通常要經過十五年時間的訓練，才准出山做第一宗生意，成功之後，才算畢業。由畢業開始，要替黃蜂殺三十個人，方可恢復自由，而每幹一宗生意，孤鶴老人抽四成佣金。

唐郎是衆多殺手中最出色的一位，別人要接受十五年之訓練，他只用了十二年便畢業，出道以來，已替孤鶴老人做了二十九宗生意，如今這一宗是最大的一宗，也是最後一宗。事成之後，他唐郎便可恢復自由，從此之後可以過着完全屬於自己的生活。

可是這是最危險的一宗生意，唐郎是否能夠順利完成，當他下了山之後，他自己方有五成把握。

由莫干山去中都(金之京師)，路途不近，唐郎不敢怠慢，曉行夜宿，每次他去殺人，心情都比平常平靜，這也是他從未失手的原因之一，但今次卻有異尋常，心緒難安，更兼浮想聯翩。他不斷告誡自己必須冷靜，却辦不到。

到了臨安，唐郎便找了一家客棧，好好地睡一覺，第二天便開始易容，他的劍是百煉柔劍，套在一條細長的皮套裡面，束在腰上，外面再加一件外袍，然後辦了一些土產，扮作商賈，僱了脚伕，送到碼頭上。

唐郎出手闊綽，船夫殷勤服伺，那船平平安安到了對岸，不料貨物尚在裝卸，突然出現幾位金兵，喝問：「幹甚麼的？」

唐郎連忙上前，哈腰道：「爺！咱是做生意的……咳咳，這是點小意思，請您笑納，高抬貴手，高抬貴手！」他邊說邊將一錠銀子塞進金兵隊長的掌心。

金兵隊長掂掂銀子的份量，唔了一聲，道：「打開來看看。」唐郎畢恭畢敬地把蓋子打開，隊長道：「這種東西值得多少銀子？」

唐郎陪着笑臉：「小生意，能糊口就阿彌陀佛。」隊長順手抄了一套宜興茶具，便揮手着他過去，唐郎連忙叫脚伕推着車子前進。

走了約莫三四里，到了小集，找了家客棧投宿，唐郎遣回了脚伕，把貨物放在房內，便趕着去買馬車。次日一早，親自駕車，駄着那批土產北上。

一路上遭受無數次金兵的明索暗敲，那一車子貨物，到得中都，還剩不到半馬車，進了城，問了京陞客棧的去向，直趨客棧，小二一見到他，自店內奔了出來，道：「客官，咱們這客棧出入的非富則貴，您帶着貨，小店不歡迎，請到別家吧！」

唐郎聞到香氣，跳下馬來，道：「貨物放在外面，大爺進去吃頓飯行不行？」他掏出一張銀票來，道：「狗眼看人低，大爺也是富貴中人！」

小二一看那是一萬兩的銀票，語氣登時軟了，結結巴巴地道：「大爺原諒，這是老闆的規定。」

唐郎塞了一塊碎銀給他，道：「少廢話，看好貨物，重重有賞。」言畢跨步進內。大廳裡櫃台後面坐有一位跟神秘人所描繪得相似的中年漢，料就是易老闆。

唐郎正想上前，却見外面來了幾位金國的官兒，他改變主意，拐彎到旁邊的飯館裡去。舉目一望，座中食客，衣着華麗，舉止斯文，果然都是富貴中人，此刻雖是尚未屆午飯時刻，但已有七八成人，小二引他到一張小桌那裡坐下，唐郎隨口點了幾個小菜，目光不斷注視着附近一張大圓桌的食客。

這桌子坐了十個人，全是漢人，其中兩個，一看便知是官兒，其餘八人都是練家子，看來很可能是保鏢護衛，而且武功都不弱，亦可由此推想，那兩位官員職位當不低。

酒菜送上來了，唐郎表面上低頭吃喝，却暗中運起「天通耳」偷聽，左首那位頦下有顆巨痣的官兒道：「梁大人，小妾明晚壽誕，請大人移玉到寒舍喝幾杯水酒，則蓬蓽生輝，盛感榮幸！」

另一位四十左右年紀的中年漢，面皮白淨，外表甚討人歡喜的官兒道：「原來崔大人如夫人明晚壽辰，下官必定前來道賀！」

那姓崔的官兒又謝了一番方道：「這幾位壯士，梁大人是在何處尋覓啊？」他邊說，一雙眼睛邊瞄向那八位雄糾糾的壯漢。

梁大人哈哈笑道：「這八位都是武林高手，一時之瑜亮，可不是有錢便能請得到的。」

崔大人涎着臉道：「梁大人既能一口氣找到八個，再找幾個當然也無問題，下官未知可否拜託大人一件事？」

梁大人笑問道：「原來崔大人今日請我是爲了這個，唔，下官替你留意一下吧，只是上等貨色，不易物色到。」

崔大人看來官位較低，一副感恩不盡的神情，「只要大人肯留意，無論能否找到，下官同樣感激，這頓飯一定要讓下官做東。」

梁大人老實不客氣地道：「崔大人盛意拳拳，下官不能不領情，下次可得由下官做東！」未幾，結了賬，衆人依次離開，這些人一離開，飯館內的氣氛登時活躍起來，但當然亦不會像下等飯館那麼吵雜。

唐郎見沒有甚麼扎眼的人，也趕緊把肚子塡飽，着小二算賬，接着便出去大廳，此刻食客漸多，那掌櫃不斷跟食客點頭行禮，甚至長身作揖，好不容易方等到一個空隙，連忙上前問道：「掌櫃，向你打聽一個人。」

掌櫃這才留意到他，唐郎連忙與他對暗號：「我找楊老闆。」

掌櫃問道：「本店有好幾位老闆，你要找的楊老闆叫甚麼名字？」

「姓楊，雙名去木。」

掌櫃眉頭一皺，問道：「閣下貴姓，要找楊老闆？」

「小姓長，雙名加弓，因買山貨的事來找他。」

掌櫃站了起來，道：「原來如此，你且等等，待我進去找他。」

「不，在下現在便要談，到你臥室去談吧！」

掌櫃雙眼放亮，道：「也罷，請客官跟我來！」他走離櫃台，引唐郎到內室，推開一扇小門，裡面的陳設十分簡樸。掌櫃關上門，窗台上陽光燦爛，但他還點了一盞油燈，再打開床旁的一具大木櫃，把裡面的幾匹布取了出來，回頭道：「請閣下跟着下來。」

唐郎走前往內一望，原來下面是個洞口，掌櫃舉着油燈走下地洞，正伸手向他打招呼，唐郎便亦走了下去。掌櫃向前走了五六丈，進入一間地下室，但見地上舖放着幾張蒲團、一張矮几、一具木櫃，掌櫃把木櫃打開，自內取出一個信封，交給唐郎。

唐郎邊伸手接信，邊問：「你便是易老闆？」

掌櫃頷首道：「你不可多問，先打開信封看看。」

唐郎依言撕開信口，只見裡面有兩張一萬兩的銀票和一封信，他打開信，但見上面寫着幾個字：殺金國吏部侍郎梁乙匡！

易老闆奪過其信，一把將信放在油燈上燒掉，淡淡地道：「你已知道要殺的是誰了吧？剛才他也在飯館內吃飯！」

唐郎心頭一跳，脫口道：「原來就是他！」一頓又問：「還有誰會與在下配合？你們可有甚麼計劃和準備？」

易老闆道：「我只負責將要殺的人及訂金交給你，其他的一概不知道。」說着又取出一封信來。「這裡還有一封信要給你的！」

唐郎接過去便要拆，却讓易老闆按住，道：「你到房內後才拆吧，在下甚麼也不想知道！」言畢又在他耳邊低語一陣，唐郎連聲拜託。接着易老闆

又帶着唐郎上去，把大木槓弄好，吹熄油燈，開門出去，就像甚麼也沒發生般，唐郎默默跟在他背後。

到了大廳，易老闆才回首道：「您那批貨，今晚便請人來檢驗，若滿意者，一切不成問題。」

唐郎連聲多謝，「事成之後，一定依約付上一成牙錢。」易老闆又着小二帶他進房，由於唐郎衣着華麗，出手闊綽，易老闆爲他安排了一間清淨的上房，那房在後院，尚有一座小小的庭院，種了些花，置了幾座太湖石，雖不成氣候，却也稍具雅氣。

唐郎吩咐小二備澡水，他關上門便急不及待地把信拆開，上面只寫了兩行大字：由十月初三開始，至十月十五日，每天午時，到康和胡同外，有位白髮乞丐在等你。

旁邊還有兩行蠅頭小楷，寫的是暗號，唐郎再看了一遍，便引火將信燒掉了。俄頃，小二送了一大盆熱水，唐郎仔細地洗了個澡，把一身之疲累和風塵全洗掉。他着小二再換了一盆洗澡水，躺在澡盆裡，思索幾個問題。

要殺梁乙匡可不是件簡單的事，何況他身旁還有八名高手保護，若一擊不中，再擊即使僥倖能成功，自己也沒有把握逃出那八名高手之包圍。

房內靜得如同幽冥世界，忽然唐郎自澡盆裡跳了起來，帶起了一片水花，就在此刻，篤篤幾聲響，澡盆上已多了三把打造精細的小飛刀！

與此同時，窗子被人推開，跳進一個黑衣蒙面人來，手上抓着一把明晃晃的長劍，而唐郎也在此刻滾到床前，左手向上一抓，右手一落，已把藏在腰帶裡的軟劍抽了出來。

說時遲，那時快，蒙面人揮劍向唐郎刺去，唐郎人如泥鰍一般，滾進床底，再自另一旁滾出去，當蒙面人趕過去時，他人已如標槍一般挺立着。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而唐郎面對着陌生人，赤身露體，毫無不自然之感，不愧是殺手之王！

蒙面人見他赤身露體挺立着，反而似乎呆了一呆，唐郎那肯客氣，首先發動攻勢，他軟劍招式又疾又詭異，迫得對方不能不動手！

兩人不發一言，在房內作生死搏鬥，蒙面人之武功及反應比唐郎都稍遜，只幾招便落在下風，忽聞她嬌叱一聲：「住手！」唐郎那裡肯依，蒙面人大怒，斥道：「你竟敢違抗命令！」

唐郎冷笑一聲：「十八妹，你以爲我認不出你？你我都是幹甚麼的，大家肚子裡明明白白，你有兵器在手，唐某便不會住手！」

「放屁！十一郎，你好狂！」蒙面人突然改變打法，極力反攻，但唐郎比她更快，軟劍不知如何一捲，突然透進其劍網，抵在其咽喉上，雙眼射出駭人的寒光，沉聲道：「拋劍！」

蒙面人似爲其一身殺氣所嚇，乖乖將劍拋開，唐郎才稍退半步，冷冷地道：「按規矩，你不對暗號便動手，我實在有理由殺你，今日且放你一馬，莫不知好歹！」

蒙面人羞憤地罵道：「十一郎，你好不知羞！」

「不知羞的是你，不是我！你明知我在洗澡，却闖了進來，難道還是三貞九烈？」

蒙面人十八妹氣得嬌軀亂顫，頓足道：「若不是他令我試試你，會否在這個時刻失却冷靜，誰願意闖進來？何況誰知道你洗澡連內褲也不穿！」

唐郎輕咦一聲，問道：「是『如來佛』着你來試我的？」

「除了他，還有誰！」十八妹道：「聽說這是你最後一宗生意，他恐你心情激動，是以要我先試試你！」

「聽你口氣，除此之外，似尚有其他事情！」

十八妹解下一個布包，道：「『如來佛』知道你路上恐引人注意，裝備一定不齊，因此請我把這些東西給你帶來，接住！」

唐郎左手一伸，接住包袱，右手長劍一動不動，仍只離十八妹喉頭五寸，喝道：「對暗號！」

十八妹似乎受了不少委屈，語聲勢微帶哽咽。「相煎何太急！」

唐郎答道：「本是同根生！相逢何必會相識。」

「同是天涯淪落人！」十八妹道：「現在得了吧！」她伸手往軟劍上一撥，說時遲，那時快，袖管內「颯颯」兩聲，又飛出兩柄飛刀來！

唐郎似料到她有此一着，左手食中兩指「叮叮」兩聲，將飛刀彈開，右臂一直，仍指住其咽喉。「你又要破壞規矩了！」

「誰教你這般作弄人！」

唐郎垂下長劍，問道：「還有甚麼事快說，我要穿衣服了！」

十八妹嬌軀再一震，轉背身道：「誰不讓你穿衣服！」

「你站在此處，我不放心！」

十八妹道：「我在外面等你！」言畢又穿窗而出。

唐郎趕緊穿好衣服，道：「你可以進來了！」誰知外面却無應聲，唐郎連忙收了長刀，再着小二將澡水扛出去，然後打開包袱，裡面有十二把小飛刀，還有兩具小巧精細的鋼弩、六枝短矢。

唐郎心底立即掀起一陣疑惑，忖道：「『如來佛』到底是關心我之生死，還是擔心他自己的生意是否能做得成？」那神秘人乃殺手集團之主持人，他訓練過無數殺手，但沒一個見過他的廬山眞臉目，他控制下面的殺手很有一套，有背叛他的，都得不到善終。

黃蜂殺手集團一共有十二位師父，傳授各種技能，而殺手們絕大多數都是孤兒，自小即被「如來佛」撫養成人，練成七十二種技藝，是以「如來佛」戲稱殺手們是孫悟空，而由於「孫悟空」不能逃出「如來佛」的五指山，因此反稱神秘人爲如來佛，而「如來佛」對此外號亦甚爲滿意。

每個孫悟空須爲如來佛賺二十萬兩銀子，才能夠恢復自由，不過據唐郎所知，至今尚未有一位可以成功地脫離殺手生涯，過着屬於自己的生活。

不過如來佛表面上亦做得很漂亮，他在每宗生意扣三成，而且是在成功之後才扣除的，沒有僱主敢欠賬，除非他們不要命，當然如來佛在答允接生意之前，也會先調查僱主之財產。而由於他們訓練的殺手十分出色，是以能夠先取三成訂金，供孫悟空作籌備費及花用。據說如來佛尚未砸碎過招牌，而每個孫悟空的最後一宗生意，都是最危險的！

唐郎此次亦不例外！至今他尚未有把握當功成身退時，如來佛會否念及昔日自己建立功勞，多派人手來協助。

忽然他想到自己恢復自由，如鳥兒般在空中翱翔，心底便像開了朵花般，幾乎笑了起來，心念一轉，又暗道：「十八妹那娘子不知人長得怎麼樣？」想到此他心頭一陣燠熱，他錢已賺了不少，但甚少涉足花叢，心底不由浮起了綺念。

想起適才赤身露體呈現在十八妹眼前，雙頰發熱，他等了好一陣，還不見十八妹來，乃將飛刀等物塞進承塵，跑到外面，準備到各地走一遍，熟悉地形。不料一出大廳，便讓易老闆喚住：「長老闆剛才有人來看過貨了，嫌您開的價太高，您是否可以減一點？」

他邊說邊向唐郎打眼色，唐郎一時不明所以，用試探的口吻問道：「對方可曾還價？」

易老闆悄悄向他招招手。「長老闆準備減多少？」

唐郎走上前，易老闆壓低聲音道：「拖拖時間，免得你住得太久，別人思疑！」

唐郎邊頷首邊道：「在下先出去找幾位生意上的朋友，待找不到買主再請老闆費心！」

易老闆連聲道：「一定一定。」

唐郎離開京陞客棧，在京城內到處走了一遍，他是第一遭到中都，對京城內的規矩和習俗不太了解，是以匆匆走一下便返回客棧，默思找個熟人打探打探。

晚飯之後，因爲無事，唐郎又去找易老闆，這次易老闆帶他到其卧室，沉聲道：「以後你最好少直接找在下，這對你我都沒有好處。」

唐郎說話向來簡短：「在下只想請您找個人帶我到處看看，以熟悉環境。」

易老闆思索了一陣，才道：「可以，明早着阿七帶你去，他是小店的老伙記，靠得住！你沒有其他事了吧？」

唐郎碰了一個軟釘子，跑到外面買了一瓶酒，一包鹵肉，返回房內，又把矮几放在炕上，點了一盞油燈，一個人坐在炕上自斟自飲。

過了一陣，忽聞屋頂有輕微的踏瓦聲，唐郎一口將燈吹熄，一手抓住劍柄，跳下炕來，但聞窗外傳來一陣敲打聲，細數一下，先是兩重三輕，繼而是一輕兩重。唐郎微微一怔，此乃同門之暗號，乃低聲道：「海上有仙山。」

窗外傳來女人的聲音：「山上有天地。」

「本是同根生。」

窗外那女人答道：「相煎何太急。」

唐郎再問：「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會相識。」

「又是你！」唐郎打開窗子，外面站着一個黑衣蒙面人，與今午的一樣。「進來吧！」

黑衣蒙面人左手在窗台上一按，「颯」地一聲便跳進房內。唐郎淡淡地問道：「你又來作甚麼？」

「原來你這樣怕如來佛！」來的正是十八妹，她伸手扯下罩頭之黑布袋，露出一張冰雪般白的臉龐來，柳眉、杏眼、櫻桃小嘴，居然十分美艷，她大方地脫下了靴子，往炕上盤下，邊點燈邊道：「你怎不上來？」

燈光一起，視線更爲清楚，燈光映在粉臉上，益增十八妹之嬌艷，唐郎不由一呆，結結巴巴地道：「又是如來佛要你來的？」

十八妹抿嘴一笑。「你猜。」她從懷中掏出一個油紙包來，裡面都是些送酒物。「你怕食物中放了毒？」隨手撿了幾塊拋進嘴內。

唐郎仍然不動，冷冷地道：「如此並不能証明無毒，你可先服了解藥。」

十八妹杏眼一睁，怒道：「十一郎，你怎地沒一絲人情味？我爲何要毒害你？與你有仇？要奪你之功勞？哦，莫非你以爲如來佛要我來殺你？若是如此，我早已下手了！」

「今午你已下過手，只是不能如願而已！」

十八妹强壓心中怒火，淡淡地道：「早知如此，我應該推辭這宗生意。」

唐郎警覺之心未了，反問：「你來此是爲了做生意？」

「是來協助你的！今午你已對過新暗號，若非如此，我如何能知道？」十八妹冷哼一聲。「人人均說你行事十分小心冷靜，但在我眼中却唯謹慎矣，毫不冷靜。」

唐郎輕笑一聲：「最後一宗生意，我不能不小心一點！」言畢亦脫了靴子坐上炕去。

由於只有一隻酒杯，十八妹斟了滿滿一杯，一口便喝乾。唐郎訝然道：「想不到你有此酒量！」

「哼，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十八妹又斟了一杯，將酒推到唐郎面前。唐郎亦一口喝乾。「你酒量也不錯！嗯，可有眉目否？」

唐郎道：「剛剛開始，十劃尚未有一撇，如來佛要你聽我的指揮？」

「只是協助你做生意，他可沒說要我聽你的指揮！你有何計劃？」十八妹一頓又道：「我是明助的，還知道尚有人會暗中助你，如來佛會說過，屆時會安排人暗中助你。」

唐郎問道：「你來過中都沒有？」他見十八妹搖頭，又道：「明天我請小二帶我到城內各地遊玩，你當然也要去，不過該如何現身方好？」

十八妹道：「我暫不現身，後天你離開此店，到劉昌記脂粉店找劉夫人賃房子，我會在門口等你，咱們一起居住，你是哥哥，我是妹妹！」

唐郎知道「如來佛」對她必有所安排和指示，也不多問，道：「把東西吃了，你也好回去，免得啓人疑竇。」

十八妹不大高興，冷冷地道：「你似乎很討厭我！」

唐郎又是一怔，道：「廢話！」一頓又問：「你還剩幾宗生意？」

「也剩一宗，但此次不算，只算協助，事成之後，『如來佛』答應讓我幹一宗較輕鬆的。」十八妹道：「你離開『如來佛』後，有何打算？」

唐郎輕笑一聲：「我對這宗生意還沒有把握哩！怎敢想得太遠！」

十八妹臉色立即一沉，關懷地道：「不行！如此很危險！這不單是你一個人的事，還關乎許多同袍之前程，一定要有個周詳的計劃，亦一定要成功！」唐郎心情登時沉重起來。十八妹道：「不喝了，你今晚好好計劃一下，生意一定要做成，你也要活下去！當然咱們也都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比別人好，日子過得比別人舒坦！」

唐郎瞿然一驚，默默無言。十八妹重新戴上蒙面布袋，只露出一對眼睛，忽然問道：「這是你的廬山眞面目？我想你最好以眞臉目示人，京師不比別處，藏龍臥虎，一點也不能讓人思疑！」

唐郎默默伸手往臉上一抹，臉上五官又是一變，劍眉、星目、挺直的鼻管，甚是英俊，只是因爲長期戴着人皮面具，面色白得甚不自然。

十八妹嬌軀微微一震，將桌上之殘羹收起，轉身躍出窗外，只一閃，便沒在黑暗中。唐郎呆呆地望了一陣夜空，才將窗子關上，熄燈上炕。

可是他躺在炕上，却合不上眼，十八妹的話有如一塊石頭，投入其心湖中，泛起陣陣漣漪，這一宗生意的確十分重要，而且比想像中重要，因爲還關乎幾位同伴之生命前程！

他很想訂出計劃，可是連一絲頭緒也抓不到，梁乙匡貴爲吏部侍郎，要殺死他尚有辦法可想，要全身而退，則難上加難！若不能全身而退，他殺梁乙匡還有甚麼意思？一個人若連性命也保不住，聲譽榮辱，對他來說都毫無意義！

唐郎躺在炕上，念頭也不知轉過多少遍，腦海裡始終空空盪盪，直至天色將亮，才矇矇矓矓進入夢鄉。

也不知過了多久，唐郎方爲一陣拍門聲驚醒！醒來之後，又驚出一身冷汗，因爲一個殺手讓人到了門外尚毫無所覺，乃極端危險之事！

門外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長老闆，你在房內否？」

「你是誰？」唐郎如受傷之豹子般跳了起來，邊穿衣，邊扣軟劍。

「小的是何七，掌櫃着小的來服侍你。」

唐郎心弦仍如拉緊之弓，小心翼翼地拉開房門，但見門外立着一位近六十歲的老頭，那老頭樣子老實，身子還十分健朗，雙手捧着一盆水。

唐郎匆匆盥洗完畢，便隨何七出店。何七問道：「客官未曾吃早點，可需先進食點東西？」

唐郎見已是巳時，乃道：「不必，咱們先在附近走走，再吃午飯。」走了幾步，回頭問道：「何七，你在中都已有幾載？」

何七道：「客官，小的世居於此，對中都一草一木都瞭如指掌，是以掌櫃才會派小的帶路。」

唐郎大感興趣，再問道：「你在京陞客棧也當了好幾年夥計了吧？」

何七道：「老掌櫃在生時，小的已在京陞。」

「昨日到貴店午飯的那位崔大人，官居何職，你可知道？」

「他是禮部之郎中，雙名振中，是個馬屁精。」何七見周圍無人，便壓低聲音道：「梁侍郎本身也喜吹捧拍馬，同時亦喜歡別人拍他馬屁，因此兩人來往頗密。」

「這兩人爲人如何？」

何七哼哼冷笑。「漢人在金朝爲官，狗仗人威，欺壓同胞，還有甚麼好說的！咳咳，咱們做百姓的不應說這種話，萬一走漏了風聲，一家大小性命難保！」

唐郎故意道：「我聽人說，那姓梁的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姓崔的大概也不是好東西！」

「姓梁的身居要職，官員調動，少不免要先過吏部這一關，他的收入自然好，姓崔的是不如他，不過他家本有田產，家業頗大，爲官不在乎錢。」

唐郎問道：「那是爲了甚麼？」

「女色！」何七憤憤不平地道：「姓崔的恃勢，明欺暗壓，搶了不少民女在家，據聞他崔家有七牡丹、十二金釵之妻妾，美女如雲，他猶不心足……咦，客官因何問此，豈不煞風景？」

唐郎隨口道：「我在路上便已聽人議論。」他話題一轉，問了些京城瑣事，何七如數家珍，巨細無遺。未幾到達一家頗爲豪華之酒樓，唐郎携何七進內，點了好些酒菜，還親自爲何七斟酒，使他受寵若驚。

酒家裡的食客大都爲商賈，未見官家，兩人說話比較隨便。唐郎自窗口望下去，但見街上不時有金兵在巡邏，漢民一見到金兵便遠遠避開。

「京師還平靜否？」

何七苦笑道：「天子脚下，誰敢輕舉妄動？只是咱們都盼望王師早日收復失地！唉，恐怕今生無望矣！」

「那也未必，完顏亮（當時之金帝）荒淫無道，乃滅亡之先兆，說不定過幾年便土崩瓦解。」

何七不置可否，連連苦笑。唐郎匆匆吃飽便結賬下樓。何七問道：「客官要否到郊外遊玩？」

「恐怕來不及矣，還是在城內走走。」

走了一陣，但見前面一座府邸，巍峨而立，門外站着好幾位壯健如牛之漢子，人人腰上均繫着兵器，甚是威風。何七低聲道：「此便是梁乙匡那狗官的府邸，你瞧瞧多威風！他不久之前尚兩袖清風，不過幾年，便有此風光，客官思思便知其爲人！更令人氣憤者，乃當今金主甚爲重用他。」

唐郎隨口道：「金主重不重用他，有何打緊？」

「不然，那廝向金狗提出好些方案，對金狗十分有利，增添王師北上之困難！京師裡的漢人莫不想生啖其肉，老夫若非無拳無勇，也想拚死揍他一頓！」

這刹那，忽有一個念頭翻上唐郎的腦海：「是誰僱我殺梁乙匡的？是正氣的商賈？是義軍？是宋廷？是義士？」他從來都不想知道僱主的身份，但這次却例外。

以前受僱殺人，多少還有羞愧之心，但梁乙匡既是這種人，亦不管僱主是甚麼人，有甚麼目的，唐郎若能殺死他，必受歡迎，亦爲漢民出一口氣，想到此，他心頭又輕鬆起來。

何七似有意帶他到崔府附近，崔家房舍雖然較舊，但面積比梁府還寬廣，墻高院深，門外不見一人，却令人有高深莫測之感。

唐郎見天色晴朗，忽然心頭一動，道：「老何你說得好，提這種人實在煞風景之至，咱們還是去郊外看看風景！」何七欣然答應，他帶唐郎至玉泉山，但見遠處山頂一座石塔，高入雲霄，唐郎道：「老何，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四處逛逛。」

何七訝然問道：「客官用不着老漢沿途介紹麼？」

唐郎笑道：「我志在散步，何況我記性好，認得路回去。」他塞了一塊碎銀在何七掌中。「這個給你買糖菓請你孫兒吃！」何七連聲多謝，獨自回城。

唐郎快步上山，趁沒人留意時，伸手脫下臉上之人皮面具，讓陽光晒一晒。

待得日落之後，唐郎才戴上人皮面具入城，至客棧時天色已黑，他見櫃前無人，又上前對易老闆道：「掌櫃的，在下後天便要離開京城，請你明日速速將貨物賣出去，因適才遇到同鄉，得悉家母抱恙，須趕着回家侍奉湯藥，不計價錢了！」

易老闆盯了他一眼，唐郎忙壓低聲音道：「確實須速速離開，尚請掌櫃多多幫忙。」

易老闆道：「好，明日便喚買主來買。」

* * *

次日一早，唐郎在店內吃早點，飯後又到各地閑逛，至午時方去康和胡同，原來那胡同離京陞客棧不過幾箭之遙。一至那裡，果然見到胡同口有位白髮乞丐，伏地行乞，哭得甚是慘悽。

唐郎抛下一塊碎銀，那白髮乞丐驀地抬起頭來，雙眼緊盯着唐郎。唐郎搖頭嘆道：「你用不着多謝我，同是天涯淪落人！」

乞丐頷首道：「說得好，相逢何必曾相識！但世人結交需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

「白髮今如此，人生能幾時。」唐郎與他對暗號。「難道閣下在落泊中，還認爲黃金比人情重要？」

白髮乞丐大笑。「不錯不錯！在下窮慣了，餓昏了，才會說那種話！」他拾起地上的白銀，道：「來來，咱們一起去喝酒，就怕你不敢去。」

「到何處喝酒？」

白髮乞丐轉身向胡同內走去，笑道：「在狗窩裡喝酒，另有風味，保證你未試過！」

唐郎亦笑道：「狗窩也好，龍潭虎穴也好，這杯酒我是喝定了！」他亦步亦趨，跟着白髮乞丐。那乞丐忽然推開一扇破門，閃身進去。

唐郎輕吸一口氣，快步走前，隱約見到裡面是個小小的祠堂，白髮乞丐正向他招手。唐郎藝高膽大，亦閃了進去，冷冷地問道：「在此喝酒？」

乞丐道：「至此何須再打『啞謎』！告訴你，我是位跑腿作聯絡的，以後若有事，請來此處，燒一炷香，插香時須小心，三支一般高，即是平安；中間高、兩邊矮的即是危急求援；左高右低的，即是求見。」

唐郎道：「我插了香之後，大概多久你會出現？」

「那可不一定！唔，一般頓飯工夫便應知道你的要求，並設法現身聯絡或援助！以後你稱我老白，我稱你小張，可得記住！」

「今日相會，只告訴我這幾句話？」

老白續道：「以後相會之後，須先後離開，分隔兩盞茶工夫。若有別人

與你聯絡，必須提防！」

唐郎邊問邊拿眼打量祠堂。「此處可安全？」神枱上歪歪斜斜的放着十來座靈牌，墻角佈滿了蜘蛛，地上還有鴿屎，透着一股霉味，看來平時很少人來此。

「晚上更加安全，因爲周圍的人都知道祠堂裡常鬧鬼，誰還敢來？」老白道：「我還可向你提供一個意見：正面不能動手，可以先由側面進攻！其實這也不是某的意見，我只是傳達而已，你亦不用告訴我要殺的是甚麼人，別破壞規矩！」

唐郎不大相信他會不知道自己要殺的是甚麼人，但不便詰問，耳邊又聞老白道：「你明晚三更再來此處，如今先走吧，一切必須小心！」

唐郎一言不發便離開祠堂，他走出康和胡同，回頭望去，不見老白出來，又恐露出馬脚，連忙跑去酒家吃飯。

飯後，唐郎又到城外晒太陽，至日落後方回客棧，一入門，便見易老闆眉開眼笑地道：「長老闆，恭喜你啦！」

唐郎微微一怔，問道：「喜從何來？」

「你的貨，某已替你賣掉啦，喏，銀子在此！」

唐郎裝出一副大喜若狂的神態，連聲多謝，又將十分一之牙錢算給易老闆，然後着小二送一碗鹵麵到房內。他草草塡飽肚子，便上床運功。

次日一早，唐郎匆匆算了房錢，便駕着空車出城。守城的金兵只看看車廂，因沒有東西，便着唐郎速速離開。

唐郎把馬車丢在郊外，換了衣服，脫下人皮面具，扮作遊學書生，騎着瘦馬進城，問了劉昌記脂粉店的位置，乃騎馬趨前。

忽然小巷裡走出一位少女來，正是十八妹。十八妹一見到他便笑道：「你還不下馬讓我騎。」唐郎乖乖把馬讓出，執轡前進。

俄頃已至那掛着黑底金字的招牌的脂粉店，店內走出一位大娘來，唐郎上前問道：「大娘可是劉夫人？咱們兄妹是來看房子的！」

「哎唷，你等等！」劉夫人關好了店門，又道：「兩位且跟我來！」

空房子就在劉昌記脂粉店的後面小巷裡。房子不大又舊，但租金極是便宜。唐郎假意看了一下，便付了租金。「還可以，就租下了吧！」

「這裡其實也不錯，傢具全不用買！」劉夫人邊收牙錢邊道：「兩位且休息一下，若有事，可到店內找我。」

十八妹雖是殺手，但與一般女人一樣愛潔，立即打水冲洗，鬧了半天方勉强打掃乾淨。由於只有兩間卧室，遂一人一間，中間還有座小廳，厨房却設在天井旁邊。十八妹尚在抹椅桌，問道：「大哥，你買過菜沒有？今晚我燒一頓飯請你！」

唐郎一笑離開，回來時手上多了好些東西，十八妹大喜，連忙淨手到灶房料理一切。

吃晚飯時，十八妹又問：「大哥想到殺人計劃否？」

唐郎不耐煩地道：「女人家都一樣，我自有分寸，何須你擔心！有需要，愚兄自會告訴你！」

「臭美，給你三分顏色，你便開起染坊來！」

她這一嬌嗔，使得唐郎心弦拉動了一下，連忙收攝心情，抓起飯碗扒飯。十八妹「噗嗤」一笑。「我燒得還不錯吧？」

「我很少吃家裡燒的菜，燒得再差，還是覺得好吃！」

這句話又不知勾起了十八妹甚麼思緒，只見她默默吃飯，良久方聞她輕嘆一聲：「誰不想在家裡吃飯？」忽又高興地道：「不管怎樣，咱們這裡也像一個家，以後我便天天燒菜給你吃！」話說出了之後，不知想到甚麼，一張粉臉突然漲紅，看得唐郎心房怦怦亂跳。

到底他是男人，須得先打破僵局，因此輕嘆道：「恐怕這種閑日子過不長。」

十八妹幽幽地道：「能過一天便算一天，誰曉得有沒有明天！」一頓又道：「對不起，此刻我不該說這種喪氣的話！」

唐郎微微一笑。「不打緊，我不是那麼脆弱的人！」

「不錯，我倒忘記，你是最出色的孫悟空！」

唐郎苦笑道：「孫悟空七十二變，始終逃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忽然長長吸了一口氣，道：「但我一定要盡力一試！」

十八妹擧起茶杯，道：「小妹先預祝你成功！今日且以茶代酒，他日再與你大塊肉大杯酒吃喝個痛快！」

「愚兄也預祝你成功。」

十八妹又是一嘆。「恐怕我沒有你的本領！說眞的，咱們都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她見唐郎一臉詫異，連忙解釋。「若果連你也翻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咱們還有甚麼指望？你知道，大家都怕如來佛食言，暗下毒手，以保持其秘密！」

唐郎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他何嘗不擔心？却强笑道：「除非他做得十分乾淨，否則消息傳出去，誰還肯替他賣命？再說，咱們其實知道他多少秘密？」

「說得也是。」十八妹臉上神情稍爲輕鬆。「說眞的，你可曾憧憬過以後的日子？」

唐郎沉吟道：「沒有，因爲我是男人。」

「得不到的東西，能憧憬一下，總可以安慰自己。」

唐郎微笑問道：「你對以後的日子，有甚麼憧憬？」

十八妹一張粉臉忽又漲紅了。

唐郎頗覺奇怪，心想：「十八妹表面上看來冰冷如霜，其實內心十分脆弱，眞想不出她這幾年是如何殺人的！」當下道：「吃飯吧，菜涼啦！」

十八妹低聲道：「日後有機會才告訴你！啊，你知道麼？我見過你好幾次了，去年秋在岳陽穆家外面……」

唐郎脫口道：「將追兵引開的黑衣人，原來是你？」

十八妹頷首。「在那之前，我還見過你兩次，是以認得你！」

唐郎心中十分奇怪，問道：「如來佛規定咱們之間不能暗中來往，因此對同袍我毫不了解，而你……而且我身上有五張人皮面具！」

十八妹紅着臉道：「第一次見到你，是在『五蛇會』裡面，那次如來佛要我暗中協助你，不過你殺得乾淨俐落，完全用不着我動手，因此你不知道！你可記得『五蛇會』總舵斜對面有位賣茶的老婦人？」

「那就是你？不像！」

「我是一直低頭替她洗碗的丫頭！你知道我的鼻子特別靈麼？我可以用鼻子認人，是以你換再多的面具，我也能夠認出你來！當然，不是每個人的氣息小妹都能辨別出來，但你是特別的……」

唐郎吃了一驚，急問：「我的氣息很特別？」

「不是，因爲如來佛多次在小妹面前稱讚你，因此很早便想結識你，只可惜如來佛不讓我現身，直至今番方能如願，即使過幾天便被人殺死了，最少也少了一件憾事！」

唐郎微覺感動，道：「其實我做得並不比別人好！」

「我親眼目睹，你三次殺人，的確是個天才，小妹自嘆不如！」

唐郎赧然道：「那次在岳陽穆家，若非你，也許我已死了，還有甚麼值得讚揚的？」

「你知道否？咱們一般是兩三個人合做一宗生意的，但你通常是單槍匹馬！岳陽那趟，我是恰好路過，當然不能眼睁睁的讓你蹈險！」

唐郎問道：「那是件危險的事，你因何肯仗義？」

「那是因爲……」十八妹把後面那個「你」字吞下去，改口道：「咱們到底是一場同袍，當然別人我可未必肯救，但你是咱們的希望，你絕對不能死，否則很多人都會傷心！」

唐郎從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大的魅力，更不知同門會把他們的前途寄託在自己身上，一時之間，難發一言。

耳際又聞十八妹道：「咱們都知道你很盡力去做生意，你是希望越快恢復自由越好，但咱們可不一樣！」

唐郎訝然問道：「難道你們不想早日恢復自由？」

「誰不希望？」十八妹快口道：「但誰都沒有信心，因此經常拖到限期之前才動手！我知道你把錢都存下來，他們却拚命花天酒地，恐怕一躺下床，便身首異處。像你這種人，我能不仗義？除非我不是人！」

唐郎更加說不出話來，良久方迸出兩個字：「多謝！」

十八妹嫵媚地一笑。「我不想你謝我……不知爲甚麼跟你在一起，覺得很安全，甚麼都不會擔心……而且話也特別多！」

「其實你這樣做很危險！」

十八妹嫣然一笑，如鮮花怒放。「我相信你不會害我！」不知爲何，唐郎心頭居然甜絲絲的。他從來不相信人，也不希望別人相信自己，今日驟然聽到十八妹這番話，甚是新鮮。

十八妹又道：「你吃飽了吧？待我來收拾！」她把殘羹剩飯收拾洗淨，又泡了一壺茶來，問道：「你明早要吃甚麼東西？」

唐郎忙道：「明早我出去買些包點吃就行，不用再麻煩你了！」

「誰說麻煩？你不是說喜歡在家裡吃飯麼？不是你麻煩我，而是我自己喜歡做！」十八妹語帶傷感。「誰知還能燒幾頓菜？」

唐郎脫口道：「誰說的？你還要燒幾十年的飯！」

十八妹眉開眼笑道：「我燒的飯，你都喜歡吃麼？」

唐郎心弦似被人拉動，隱約覺得十八妹話中有話，連忙岔開話題：「在未脫離殺手生涯前，我想也不敢想！嗯，早點休息吧！」

「咦，你連脚也不洗便想睡覺了？多待一下，湯已快熱啦。」十八妹邊說邊向灶房走去。「洗了脚再上床！」

唐郎望着她的背影，暗自忖思：「難怪男人都喜歡娶老婆！」忽然心頭一驚，暗駡自己：「唐郎啊唐郎，你命如秋霜，怎可胡思亂想！不要命啦？」他洗了脚躺在床上，輾轉半夜，難以入眠。

次日一早，十八妹便出去買菜、麵粉、鷄蛋、咸肉一大堆的，當唐郎醒來時，她已蒸好了一籠包子，她對他就像妻子對待丈夫般細心，唐郎又驚又是受用，生恐長在溫柔鄉，磨掉英雄氣，他不斷告誡自己，後來索性便在天井裡，練起劍法來。

十八妹看了一陣，忽然拔劍陪他練了一陣，想不到十八妹一劍在手，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出招辛辣毫不留情，但始終是唐郎技高一籌，在七十招後，軟劍一絞，十八妹手中長劍，登時跌落地上。她不但不怒，反而滿臉笑容。

吃過晚飯，唐郎便出門，十八妹知道他要去辦事，不敢多問，只叮嚀他小心。唐郎先悄悄潛進京陞客棧，偷偷取回飛刀和一對袖弩弓，然後去康和胡同那座破祠堂裡。

（未完・一）

上文提要：艾芙偷窺了師父南郭先生和胡姬抱頭痛哭，胡姬原來就是啞婆婆，也即是南郭先生的情侶，她喬裝長伴南郭先生，南郭先生却不知道，及至知道，哭不成聲，二人傷心落淚，艾芙不自覺要撲向前，幸被霍爾王子阻止，兩小亦不由痛哭失聲，老少兩對均成了淚人，毫無防範，互相訴說，此時特穆爾王子派來的鬼影手等共四人探得眞情，幸被漁隱將鬼影手等擊斃……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驚聞爺爺說婚事　氣得艾芙掉頭走

岷江漁隱道：「醉菩提一直在暗中觀察你，認爲你確可身當大任，你也不負他的厚望，火鳳凰的名頭越來越大了，直到四日中往返二千餘里，兵退三路，不僅川中之民，便武林羣雄，也把你神化了，而你，不過是三聖的一個女弟子而已，但醉菩提却爲你擔憂起來，樹大招風，難免會有那桀傲狂妄之徒，首先要向你挑戰，是以，巴鼻道人一到，即刻要他傳你這奇門遁甲。」

「爺爺，那麼，文匡宋假冒我的名兒，殺官劫庫，亦是這賊和尚在暗中安排了。」

岷江漁隱呵呵笑道：「眞眞假假，假假眞眞，既然可以替你揚名，借此又可消除特穆爾對霍爾王子的疑惑，又何必究他眞假，芙兒，醉菩提佛門弟子，重因果，有如江上行舟，順流而下時，他順水推舟，倒是會的，他若不是一切順其自然，早已着相了，豈能瞞得過你。除非因是惡因，他才會阻止。」

任那曙色、江風、柳絲，輕撫着面龐，倚着船窗，艾芙如痴如呆。江上曉烟更迷離，小舟像搖籃，爺爺低沉的聲音在催眠，仿若兒時。

仿若兒時，回到小舟，回到爺爺身邊，兒時的記憶上心頭，倦意也襲上心頭，但她心好亂，亂如蔴。

原來這一切一切，全是醉菩提在暗中安排，却又那樣順其自然，不着痕迹，色括消除她對霍爾的仇恨。

江上的晨風清涼，是的，她心好亂，怎得不亂，是醉菩提，令霍爾明白自己的身世，迢迢數千里，跑出皇宮，走大都，助他秦嶺尋親，迫啞婆婆母子相認，是否也傳授霍爾的武功呢？既然五六年來，和尚……啊呀！算算看，五六年來，和尚都不離霍爾左右，不傳他武功，也會指點三招兩式。她初見霍爾，和尚也在場，尋訪不到的和尚，竟會從霍爾的精舍中鑽出來。呸！這殺千刀的和尚，賊和尚，知道霍爾即是何爲……

她感到臉上熱起來，熱辣辣的，賊和尚既然甚麼都知道，可知和尚一直不離霍爾身邊，五六年來，一直不離霍爾左右，而今，又化解了她對霍爾的仇恨，這一切，一切，爲甚麼？顯然，再明白不過了，顯然別有用心，而且用心良苦，這才五六年如一日，不離霍爾左右。

爲甚麼？端的爲甚麼？

小舟在搖晃，盪漾像搖籃，水波節奏地拍擊着小舟，連同令那柳絲舞婆娑的晨風嘯聲，都在聲聲催眠，本已心亂如蔴，理更亂，便也成了一片空白，她也實在倦極了，何況又回到了小舟，回到了爺爺身邊。

她就那樣睡去了，睡着了，沉沉地睡去了。

不知過了多久，不知是白天，還是黑夜，話聲令她漸漸醒來，盪漾的

小舟仍在搖晃，仍像搖籃，她睁不開沉重的眼瞼，也不想睁開。

話聲在岸邊，在柳蔭深處，而且，她分辨得出來了，不是一人，該死的，殺千刀的和尚的聲音再遠，再小聲些，她也辨得出來，何況在大笑呵呵。

啊呀，說的原來是她。

原來她師傅也來了，她眞想知道啞婆婆是否也在，但且慢，若知道她醒了，他們就不會再說下去了，且聽他們編派她些甚麼，哼，該死的和尚，嘴裡當然長不出象牙來。

只聽和尚呵呵笑道：「胡姬，恭喜你，有了佳兒，而今更得佳媳。還有你，老漁兒，你怎麼謝我。」

艾芙心中一陣劇跳，啞婆婆就是胡姬，不僅也在，還有她爺爺。

胡姬的佳兒，當然就是霍爾，所說的佳媳，當然是指她，啊呀！眞羞死人，羞得她又氣又恨，更不敢睁開眼來。

接口說出，却是她師傅，南郭先生的聲音冷冷地說道：「和尚，你猜，我忽然想到了甚麼？聽到你唱過的一首歌來……人生好比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一場辛苦一場空。」

咦！接口說話的是誰？原來是巴鼻老道，這雜毛老道也來了，說：「和尚，當眞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窮酸就比你懂得多了，你以爲霍爾是王子，扶植培養起來，將來可兵不刃血，還我漢家江山，你苦心籌謀，巧計安排，多年奔走，到頭來必然一場辛苦一場空。窮酸寧靜致遠，看來比你高明多了。」

醉菩提宣了聲佛號，說：「阿彌陀佛，兵不刃血而天下太平，事在人爲，亦是我佛慈悲。」

瘋和尚竟然唸佛，若在平時，艾芙早樂得笑出聲來了，但她沒有笑，噯呀！原來和尚多年來的苦心安排，用意在此，當眞用心良苦用意也至善至大。當然，也包括了消除她對霍爾的仇恨，當然也包括了適才所說的佳兒佳媳。

心跳、臉上發熱的艾芙，狠狠地啐了一口，當然，啐在心頭、恨在心頭、氣在心頭、也怒在心頭。

隨聽她師傅南郭先生說道：「正是，道長雲遊四海，新近更由大都南來，可否爲我等一述天下大勢？」

巴鼻道人的聲音，不但冷，而且有威儀，說道：「我先來替和尚指點迷津：大哉中華，古國文明，代出賢能，禮義之邦，崇尚文治，蒙古人馬上天下，連文字也沒有，只知黷武嗜利，和尚，你連文治武治也不分，一廂情願，到頭來如何不一場辛苦一場空。你這不是善哉慈悲，而是愚哉菩提。」

艾芙心裡哼了一聲，昨日被巴鼻道人戲耍了半日，惱恨仍在心頭，是以心道：在我師傅面前說文明，道禮義，直是班門弄斧，當眞是孔夫子門前賣聖經，你才是蠢哉，雜毛。

果然，南郭先生接口說道：「我國古制禪讓，萬世稱堯舜，天下以有德者居之，禹治水有功，萬民稱頌，故虞舜讓位於禹，是爲夏禹，禹却傳位於他的兒子啓，啓又傳位其子太康，開始了中國的家天下，但政統始終是文治，蒙古却是馬上天下，黷武嗜利，大汗擁立，唯强有力者君之，蒙古人於遊牧時期，專務征略，推選一强有力的爲共主，統率各部族，那是當然，却不料世祖忽必烈建立帝國，改國號元，竟仍沿用此制，之所以……之所以……」

爲何不說下去？艾芙偷偷地睁開了眼來，恰見那幪着面的胡姬低下頭去，她師傅南郭先生掉過面來，當眞好笑了，賊和尚醉菩提竟然合十，雙目垂簾，她爺爺岷江漁隱顯然亦知南郭先生要說甚麼，迅速瞟了胡姬一眼，也把頭掉開去。

不知是已黃昏，還是天色陰沉，五人皆在柳蔭樹下蓆地而坐，荒江野岸，唯見風吹草低，別無人跡。

只有巴鼻那雜毛老道，毫不忌憚，說道：「之所以那忽必烈雖也立精吉木爲太子，却任誰也知道，將來繼承皇位的，必是精吉木的兒子，擁有大軍的特穆爾，甚至蒙古各部族中，若有更强大的，亦會被擁立爲大汗。當然，特穆爾手掌兵權，已是大權在握，蒙古各部族中，再沒有比特穆爾更强大的了，和尚，你明白了麼？你想兵不刃血，扶植起霍爾來，就能還我漢江山，眞是痴人說夢。」

艾芙見她爺爺迅速瞟了胡姬和醉菩提一眼，胡姬低頭，但是最多話的和尚，竟會無言，是以忙道：「道長道號巴鼻，言談何其巴閉，蒙古人以夷狄統治禮義之邦，自知不能武治中華，不也慌忙創造了文字，我倒要請問道長，我國在蒼頡造字之前，又何來文字？蒙古遊牧，大汗以往皆由各部族擁立，推選共主，但自建都大都，改國號元，不也有樣學樣，立精吉木爲太子，有了文字，習了禮儀的蒙古人，大汗亦稱皇帝了，擁立推選共主的舊制，難道不會變革。大都古之幽、冀，春秋戰國時的燕國，故亦稱燕京，遼與金亦曾建都於此，金廢主完顏亮改燕京中都，蒙古入主中原，爲何改國號元？乃是取大哉乾元之義，是以亦改中都爲大都，道爺，大哉乾元，無極而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演爲八卦，易者變易也，張道陵創立道教，奉老子爲始祖，雖然此道非彼道，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道爺你多年修爲，却可道，亦可名的，和尚悲天憫人，佛說因果，只看天下滔滔，民在倒懸，惟西川得免凍餒……」

那巴鼻道人本已貌相奇古，只見老道長眉一掀，一聲呵呵，那笑聲似

不响亮，但在場的人無不心頭一震。

說道：「當眞失敬了，漁隱隱者之漁，博古通今，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玄之又玄，衆玄之門，漁隱你已入衆玄之門了。只可惜岷江漁隱，隱於岷江，足不出西川，知天下滔滔，却不知如何滔滔，那蒼頡造字，四千年後始有今日文明，蒙古人文學初創，如何能統治漢族高度文化，如何能文治天下，這元世祖忽必烈雖已定都大都，却未終止征伐，仍戰爭頻繁，東征高麗、日本，南征南洋諸國，連年用兵，軍需浩大，又如何不搜刮斂聚，稅目之多，多如牛毛，連民間一草一木，亦皆斂徵課稅，民不堪負荷，流離顛沛，防止反抗，惟有施高壓，既然黷武嗜利如故，又如何能變易武治，是以那精吉木雖立爲太子，亦不過名義虛設，繼承大統，仍爲強有力手握兵權者，所以，和尚，你想兵不刃血，扶植起那霍爾王子來，便能還我漢家山河，天下太平，倒眞合了你和尚慈悲佛法：夢也、幻也、空也，到頭來，一場辛苦一場空。」

南郭先生捋髯道：「巴鼻道長所論極是，蒙古人非是不知，不想文治天下，勢所不能而已。」

不料巴鼻道人一聲呵呵，說道：「甚麼勢所不能，蒙古人若知、若想文治，你這窮酸就不會淪於第九流了。文治政治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蒙古人劃分階級，却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讀書名理的知識份子，明白其統治之邪惡，也爲邪惡統治者最恨、也最怕，故成爲打擊對象，淪爲第九流。」

南郭先生不以爲忤，點頭道：「邪惡統治者需要愚民，故必愚民。提倡邪說異端以愚民，譬如利用道教的無欲無爭，消弭人民對他的反抗。

巴鼻道人怒道：「老子的無爲，乃以德化人，無爲而治，乃是德治，異端邪說何能愚民，不過加速其滅亡而已。」

南郭先生連連點頭，道：「妄想愚人者，其實自愚而已。蒙古人想以宗教來痲醉漢人意識，除道教外，更推行回教、喇嘛教、佛教，宣揚教義，道長雲遊四海，必知其詳。」

南郭先生道：「忽必烈崇信喇嘛教，原意想利用以懷柔西土，優禮有加，妄想利用佛、道，以消弭漢民對他的反抗，却不料種下無窮之患，你們可知蒙古的皇室佛事，竟耗費了元朝政費的大半，僧侶因而氣焰薰天，爲害之烈，簡直令人髮指，嘿嘿……嘿嘿，醉菩提大師，今兒怎會轉了性，不瘋也不癲，連話聲也大不起來了？」

當眞，平日最多話，話聲也最大的瘋和尚，爲何竟然閉口不言？艾芙好生奇怪，如何不想知道。

只聽巴鼻道人嘿嘿之後，又一聲哈哈，才又說道：「因爲他知道我從大都南來之前，曾雲遊江南，各位可知忽必烈委任了一位江南釋教總統，名楊璉眞伽，在江南橫行無忌，作歹爲非，簡直罪惡滔天，不僅盡掘宋氏功臣的墳墓，且私庇平民不輸公賦，達三萬餘戶，藉民爲寺僧佃戶的，達五十萬人，掠奪民間美女財寶無數，蒙古人的稅目已多如牛毛了，原已民不聊生，何堪這釋教總統的暴斂壓迫，是以人民逃亡流離顛沛，成餓殍，死溝渠者何止萬千，當眞我佛慈悲，盡送入極樂世界。」

艾芙心道：「蒙古人以喇嘛教爲國教，封天都上人爲國師，原來如此。」

只見和尚的短髮根根直立起來，艾芙心中一凜，不料瘋和尚發起怒來，也如此嚇人。

和尚道：「你那師弟元眞道長，當眞清靜無爲，竟跑去大都，受宮廷供奉，甘爲鷹犬，你這雜毛既已到了大都，任由其助紂爲虐，竟不清理門戶。」

不錯、不錯，耶律郡主是天都上人的女弟子，那風雨雷電四姨却練成了八卦劍陣，正是巴鼻道人這師弟元眞道長，爲討好忽必烈，爲耶律郡主練的，艾芙再不疑惑了。

那岸上五人誰也不會回頭望過一眼，何況柳蔭深處，篷底陰暗。

敢情在座的人，除了胡姬外，手中都端着酒杯，只見她爺爺岷江漁隱提起葫蘆來，說道：「只顧說話，竟忘了替各位篩酒了。」

啞婆婆的聲音，說話的却是那以布蒙面的胡姬，竟也開了口，說道：「不是你忘了篩酒，是大家只顧說話，忘了喝酒，你不瞧，各人的杯中都是滿滿的。」

「正是，」南郭先生道：「說得高興，連酒也忘了喝，休辜負了漁隱佳釀，請。」

顯然提起那楊璉眞伽，以及這元眞道長，醉菩提與巴鼻道人都心中既愧且怒，倒也不是怒了對方，艾芙明白，她爺爺和胡姬是把話岔開。

南郭先生說道：「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這也合了兵法所云，置之死地而後生。強秦滅六國，那秦始皇兵威之盛，可說曠古，但傳至秦二世胡亥，不過僅得二十七年天下，雖盡收天下兵器，那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終亡強秦。這蒙古帝國，版圖橫跨歐亞兩大洲，西建四大汗國，北有漠北諸郡，除中國本土及高麗，更廣及南洋各國，兵威更遠勝強秦，豈僅亘古未有，敢信絕後……」

巴鼻道人接口道：「正是，那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之所以立得萬民响應，楚雖三戶，之所以終亡強秦，乃因天下流民湧現。」

南郭先生道：「好一個流民湧現！」

艾芙從未見到她師傅如此興奮過，只見南郭先生把岷江漁隱剛替他篩

滿的酒，一飲而盡，說道：「亡秦的流民，不也正湧現於江南，蒙古人殘酷高壓，暴斂橫徵，已令天下民不聊生了，更兼妄以爲利用宗教，可以痲醉人民，消弭人民對他的反抗，以致縱容有如楊璉眞伽者爲掠奪橫行，令人民顛沛流離，越是富庶的江南，爲害也更慘，一旦有人登高一呼，响應的就不是萬人，而是十萬百萬了。」

艾芙驀然大悟，她師傅曾說將來高舉義旗，亡元者必在吳頭楚尾之間，原來是這緣故，不是甚麼卜算預知，而是以史爲據。

巴鼻道人幾乎和艾芙面對面，是以瞧得特別清楚，只見這雜毛老道目閃精芒。道：「你這窮酸說錯了，不是有人，而是已有人在高舉義旗了。」

南郭先生道：「你是說劉福通擁韓山童，謊言山童爲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以紅巾爲號，起兵反元？那是蒙古人妄想以宗教痲醉中國人，大力提倡！」

艾芙見她爺爺也捋蒼髯，接口道：「有關這韓山童，我亦有所知，當眞是愚人自愚，却不知人民在水深火熱，苦難無助，蒙古人不提倡，人民也只有從宗教去尋求安慰，這韓山童亦名韓林兒，乃是白蓮教餘孽，從他祖父起，便燒香惑衆，自稱是彌勒佛降生，倡言天下大亂，他的信徒劉福通却心懷大志，利用慫恿，並謀起兵，河南江淮等地的信徒與流民，相從者達數十萬人，聲勢好不浩大。」

巴鼻道人哼了一聲，道：「妖言惑衆，豈能成得大事，長江下游及浙江一帶，鹽梟張士誠，早已據高郵起事，稱誠王，國號大周，現已遷都吳縣，改稱吳王。更早於這吳王的，是另一鹽梟方國珍，於至正八年已糾合鹽丁起兵，割據浙東了。長江中游有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據有江西湖廣之地。」

南郭先生道：「和尚，不用悲天憫人，你唸佛也沒用，流民湧現，天下必亂，不亂，反而不順乎天，應乎人了。」

醉菩提不合十了，一改那瘋癲嘻笑的常態，浩嘆一聲，道：「雖說蒙古人種惡因，必食惡果，但這一場浩劫，死難受苦的，却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又能不憫人悲天。」

巴鼻道人哼了一聲，說道：「便是這西蜀，和尚，你以爲扶植起一個霍爾王子來，便能兵不刃血，抗元救國救民麼，好教你得知，近着我那大巴山，明玉珍起兵隨州，北有聲勢浩大的韓山童，東南有國號天完，稱帝的徐壽輝，這西蜀一帶反而空虛，必入川割據，生靈塗炭，必也難免，和尚，你悲天憫人，想種善因，却不料亦得惡果。」

艾芙的心兒在下沉，悵然若失，那麼，甚麼兵退三路，這麼說來，韃子兵騎已疲於奔命了，烽烟已早四起，天下已大亂。

她爺爺在做甚麼？只見岷江漁隱望望巴鼻道人，目光最後落在南郭先生面上。道：「我可眞不明白，現今天下既然烽烟四起，羣雄割據，你們却總不提及一把銅壺煮三江。江中岳多年苦心經營，那韓山童自稱是宋徽宗八世孫，亦擁衆割據，眞正的宋氏正統在此，你們却全不放在眼中？」

南郭先生正色道：「何謂正統？宋氏積弱，末代的帝王昏庸，從秦檜至賈士道，任用奸佞之臣，忠臣死難，生靈塗炭，不亡是無天理了，今天之所以人民念念不忘宋氏者，不過是因亡於元之故，是基於民族大義，天下唯有德者君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漁隱爲何迂腐如此。」

「好一個有德者君之，」巴鼻道人道：「你且看來，當今天下羣雄，何者有德？」

南郭先生道：「得民者昌，失民者必亡，又何必問，此時說來，不也太早了麼？但可確信的是，妖言惑衆者，擁衆即稱王稱帝者，必也最先敗亡。」

只見漁隱掀眉道：「和尚慈悲，江中岳仁義之師，是則……」

巴鼻道人呵呵笑道：「是則，胡姬佳兒得佳媳，將來必可得天下了。」

艾芙強抑的心頭怒火，登時熾烈起來，現下才知，不僅是和尚，連啞婆婆的胡姬，和她爺爺，都在暗中安排儒雅風流的何爲出現，不正是和尚的引導麼？化解她對霍爾的仇恨，現在已再明白不過了，分明是胡姬在前引路，霍爾爲何那麼巧，竟適時出現在她身邊？分明又是和尚，該死的殺千刀的和尚！

原來，原來這一切一切，全是她被蒙在鼓裡的巧安排，她恨，剛消除了的仇恨，也隨着怒火也熾烈了起來。何爲的儒雅風流，也成了欺騙虛假，和尚一廂情願，妄想人定勝天，竟把她作了籠絡賊霍爾的工具。

她好恨，不僅啞婆婆的胡姬，連她爺爺，竟也作了同謀。

不，她不願見任何人，甚至她的師傅，岸邊柳蔭下，都在闊論高談，簡直忘了她的存在，這一陣工夫，就沒一人回頭望過一眼。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眞要多謝和尚傳授她的移位換形，雜毛老道的遁甲奇門，還可派上用場，她溜上柳樹梢頭，柳蔭深濃，她不見岸邊的人，岸邊的人自也不能見她。

妙極，柳絲在江風中款擺，枝在搖曳，岸邊柳成行，她穿柳而行，到了那行柳的盡頭，已在那河灣的盡頭，隱身在礁石後一瞧，那岸邊柳蔭下的五人，已是隱約可見，話聲隱隱傳來。

艾芙一怔！先前一改常態的和尚，她一走，竟傳來和尚的笑聲，像是明知她從小舟中溜走了一樣。

當眞，當今天下，論武功功力，不論內家外家，能高於三聖的，可說屈指可數，否則亦不配稱武林三聖了。而據她爺爺說：啞婆婆的胡姬，亦不在三聖任何人之下，她當然相信，因爲她的武功，倒有多半是胡姬暗中傳授的，如何會不知道，她爺爺岷江漁隱，名氣遠不及三聖，只有她才知道，是因爲眞隱於漁，身在江湖，却只是笑傲烟波。

當眞，她從這五人身邊溜走，竟無一人發覺？

難道又是假裝不知？

和尚的笑聲令她醒悟，八成兒又被騙了，五人中，四個是她最親的人，竟然欺騙她，不論是否好意，被騙也令她着惱，尤其是賊霍爾，令她惱更增羞，羞更添恨。

恨得她驀可裡一跺脚，掉頭就跑，不分東西南北，一口氣跑下。

咦！怎麼話聲仍然在耳，而且更清晰了？

艾芙一怔，止住脚步。

只聽胡姬道：「不怪芙兒罵你是死和尚！是眞該死！你倒笑得出來。」

是她爺爺的聲音，也在埋怨道：「如何不是該死，小芙兒是胡姬身邊長大，甚至可說是在她懷裡長大的，如何不了解我這孫女兒，最是任性倔强不過，她早已在疑心了，現今知道眞是你在暗中安排，如何不又羞又惱。」

「我該死！」和尚的聲音說：「一時高興得意，只道她仍沉睡未醒，忘了這女娃娃是個鬼靈精，後悔也來不及了。」

原來那府河流經此處，被山崗所阻，轉而北流，繞過山嘴，再又轉向南流，艾芙未辨方向的竟走了回頭，不過一個小石崗之隔，崗那面便是河灣，反而相距更近了。

原來先前和尚不是改了性，是自知失言了，艾芙頓足又惱怒起來，恨得咬牙，她最惱恨的是虛假，何況她被欺騙。和尚知道她的性子，知道她的喜憂，亦知道她的行踪，亦知道她的一舉一動，於是，來了那酒樓的白衣相公，有了望江樓的儒雅風流的何爲，原來，這一切都是假。

呸！

她狠狠地在心裡呸了一口，轉身就走。

她好恨，惱了所有的人，甚至她爺爺，尤其是該殺千刀的和尚！

＊　＊　＊

是陰雲欲雨，還是已近黃昏，天色暗了下來。

艾芙不辨時辰，也不辨東西南北，一口氣奔出……奔了多少里地？她也不知。

又爲何要知道，煩惱、羞辱、憤怒滿心頭，只想走得遠遠的，跑去遠遠的，遠遠離開她這一生至親至愛的人。

她煩惱、羞憤，正因計算她、擺佈她的，正是她至親至愛的人。

不時困擾她，令她情牽的何爲影象碎裂了，儒雅風流，原來是可恥的欺騙，那雙不時浮現在她眼前的明亮的眼睛，令她蕩然心動的笑，已成了邪惡的眼睛和令她惱怒的邪笑。

巴鼻雜毛老道說得不錯，說甚麼他也是精吉木的孽種，該死的霍爾，不共戴天，殺他父母的韃子。

殺千刀的和尚幾乎陰謀得逞了，她明知他是蒙古的霍爾王子，明知他是太子精吉木的兒子，她竟然幾乎化敵爲友，幾乎化解了仇恨，若不是她在無意間偷聽到賊和尚的陰謀詭計……不，不僅是和尚，還有她一直當作親娘般的胡姬啞婆婆，以及她爺爺。

不，她不是刁蠻任性，她雖已出來在江湖行走，仍保有赤子純眞，她厭惡一切虛僞，被欺騙更令她怒上加怒，呸，和尚妄想籠絡利用霍爾王子，利用這癩蝦蟆，竟也利用她，甚至利用了她的喜惡，呸！甚麼爲國爲民，她師傅說的不錯，到頭來不過是一場辛苦一場空。

哼！甚麼到頭，就要和尚在現刻，落得一場空。

暮靄已四起，那麼，是眞已黃昏了，是因憤怒，又奔了這一陣？她感到雙腿軟弱無力，而且還有些顫抖。

黃昏的樹上鬧歸鴉，就在她頭上，她倚在路邊的樹上，感到從未有過的虛弱。

啊！她記起了，那是由於飢餓，這兩日中，發生了太多令她喜悅、驚奇、興奮，而又哀傷及憤怒的事，倦極之後回到爺爺的小舟，又睡了大半日，簡直忘了飲食。

暮靄中，她見到前路的一個鎮中，黃昏的炊烟溶合在暮靄裡，天邊的雲邊，有晚霞，像燃燒的餘燼。

她的飢火在心中燃燒起來。

她再又上路了，路上有行人，當然是小鎮的婦人，那一定是天涯過客，身後傳來馬蹄聲，是奔馬，近了，急促的奔馬掠過身邊時，勁風揚起塵土捲上身來，但她多一眼也沒瞧。

兩騎奔馬打從她身邊過去了，馬上人也沒瞧她一眼，誰又會理睬一個衣衫破舊的小子呢？

她從吳桐君的家中溜出來，爲了避開酒樓外的武林羣雄，她匆忙換上了那套小子的破舊衣衫，江虹說得眞不錯，再碰不到盯着她瞧的貪婪的、令她惱怒的眼睛，倒有嫌她骯髒，避開她的行人，眞是何其自在又逍遙。

飢餓再加憤怒和奔走，她實在太虛弱了，黃昏已深濃，夜幕已低垂，店舖中已掌上了燈。

敢情還是一個熱鬧的鎮市，有寬闊的道路與奔馬，當然是通都大道。

這是何處？甚麼鎮？對她來說，毫無意義，只要遠離芙蓉城，東西南北也不理會，還去管它是甚麼城鎮。

她走進了一個燈光明亮的飯舖，沒有人阻止她，不過是鎮上的飯舖，人客的衣着也不比她光鮮多少，當然，也有衣着入時的，就像鄰桌那兩個漢子，還有另一桌上的人，像是江湖中，必也是有頭有面的，沒一個是粗衣布裳。

沒有人阻止她，可也沒有人理她，若是往日，她早就拍桌子、挑眉兒，但今兒可沒有，就像今兒那瘋和尚一樣，轉了性，也不是餓得沒有氣力，而是一點勁兒都提不起來，那往日的霸氣、豪氣、刁蠻、活潑，都被悲傷趕走了。

到底都是她至親至愛的人，說甚麼也還是好意、善意，惱怒漸消減，悲哀就上心頭，她眞傷心，欺騙她、利用她的，竟是她至親至愛的人。

啪的一聲，店裡的夥計走到她桌邊來，她竟也不知道，一大碗飯，一碟小菜，已擺在她面前，她才一怔，夥計已轉身走了。

啊！她立即明白了，憑她這身裝扮，難道還擇飯擇食，當然是一份現成的菜飯，何用吩咐。

當眞是饑不擇食，對飢餓的人，飯菜就特別香，這倒好，不用等候。

驀又聽啪的一聲，是旁邊桌上那兩個漢子之一，在拍桌子，嚷道：「吩咐你拿好酒好菜……」

艾芙一怔，北道口音，她不禁轉頭，才看清，原來是先前在道上遇到的馬上人。

夥計站在桌邊，道：「大爺，這是小店最好的酒，最好的菜。」

旁邊那漢子笑道：「你嚷甚麼？小鎮小店，你以爲是大都啦，將就些，夥計，你走吧！」

艾芙半碗飯下肚，心想：山東侉子，另一個大都來，來這小鎮幹麼？咦！這山東侉子有些面善，一定在那兒見過？

「誰見過？」是另一邊桌上那幾個江湖人之一在說。

艾芙心中一樂，她心下想，這人却說了出來，不由轉過頭去。

只聽那漢子繼續說道：「你們把那個妞兒說的天上少有，地下無雙，嘿嘿，我倒要瞧瞧，怎生跺跺脚，西蜀亂顫，威震芙蓉城，說甚麼令天下英雄盡低頭，呸！好大口氣。」

艾芙更是一怔，這不是在說她麼？不禁直起腰來，認眞打量那五人。

進來時乍眼一瞧，像是江湖人，現在才看清了，只見說話這人虬筋栗肉，顯然有一身武功，只看他太陽穴高高賁起，分明內家功夫也不弱，但其餘四人却裝束各異，更有一個像是文縐縐讀書人。

她師傅是南郭先生，是眞儒而俠隱，艾芙如何看不出這人文縐縐，假裝斯文，其實也有一身武功。

刷的一聲，只見他張開手中摺扇，不僅聲如裂帛，而且那扇亦長大於普通摺扇，顯然也就是他的武器，那扇骨黝黑有光，從那聲响，已知扇面非紙亦非絹。

只見他摺扇輕搖，晃腦笑道：「古天雷，這火鳳凰豈僅跺跺脚西蜀亂顫，連陝甘也震動了。」

艾芙心下一驚，她初走江湖，江湖之事所知不多，但近着秦嶺的人物和江湖事故，却有所聞，古天雷，這名兒，可不陌生。

只見那古天雷一瞪眼，怒道：「還道你這涂丹有見識，丹鳳風流，贏得河洛情俠名，敢情也信了這無稽傳聞，原來浪得虛名，沒些兒豪氣，甚麼塗丹、塗炭抹黑倒眞。」

艾芙幾乎驚咦出聲，她全記起來了，秦嶺之東、丹江之畔，有丹鳳縣，據說唐朝末年，有五個長安的京官家族，避難南下，在丹江隱居，代代相傳，世爲兄弟，由於那是兵家必爭之地，地在潼關之南，河洛之西，代代歷經戰亂，爲了護衛家園，也代代習武，不過是保家園，自唐末至宋朝，其間經過五代十國的嬗遞戰亂，宋時又受金兵困擾，蒙古人滅西夏後南下襄樊，兵强勢更大，才不得已，避居秦嶺山中，但據說屠殺過無數蒙古人，是以丹鳳五傑的名頭，傳遍遐邇，直到蒙古人在大都建立皇朝，定國號元，這丹鳳五傑，尤其是這丹鳳涂丹，時出沒於河洛之間，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儒而風流，故爾贏得河洛情俠名。

但那五傑之中，論武功可要算古天雷稱尊，河洛情俠涂丹數第二，第三才輪到田舍郎田農，恰如其名，總是一身田舍郎裝束。

蒙古兵騎勢大，被逼隱遷秦嶺山中，歷代傳下來的家園，廬舍焦土，田園蓬蒿，自是恨極了蒙古人，是以隱匿避恬的只是家族中的老弱婦孺，這五個異姓兄弟，可不時四出，遇到蒙古人，一旦有機會，就大開殺戒，是以名頭更响了。

艾芙在秦嶺之西，是以亦久聞其名，不過只知其三，古天雷武功最好，河洛情俠涂丹名頭最大，田舍郎田農仗義行俠，人最正派，也最爲人尊敬，此外兩人就無所聞了。

這丹鳳五傑怎會跑到這川中來，來做甚麼？

啊呀！不錯，是衝着她來的，聽說她火鳳凰跺跺脚，西蜀亂顫，武無第二，必是不服氣，她爺爺說的不錯：樹大招風。

但艾芙毫無敵意，這五人多殺韃子，不也都是敵愾同仇，同道中人。

只見那田舍郎，咧着嘴笑道：「那芙蓉城中，唐代有位名妓薛濤，詩才令天下才子盡低眉，古老大，而今芙蓉城中，出了個火鳳凰，聽說更百媚千嬌，情俠風流，是否令天下英雄盡低頭，我看倒也未必，但我們這情俠

已先低眉了，那可眞萬確千眞。」

艾芙哼了一聲，傳說這田舍郎田農爲人正派，看來不確也不眞，看來老實，其實也滑調油腔。

驀見那五人不約而同轉過面來，向她這面瞧，艾芙才知那一聲哼，竟哼出聲來了，慌忙低頭吃飯。

哼！她火鳳凰怕過誰來，這丹鳳五傑的名頭，還能高得過她麼，論武功，她更不把這五人放在眼中。

哼，她火鳳凰可沒這個閒情，不過麼，這古天雷氣傲心高，早晚給他點顏色看。

那五人見鄰桌不過是個野小子，自然都不以爲意，繼續喝酒談笑。艾芙却怔了怔，眼角兒掃着另一邊桌上的山東侉子，只見他向那個大都來的人，使了個眼色，低聲道：「可是走運啦，沒尋到那妞兒，却有天大的富貴送上門來。」

艾芙一側身，把筷子拂落下地，假裝彎下腰去拾取，是以聽得更清楚。

只見那大都來的漢子一怔，道：「你怎說？」

「天大的富貴，」山東侉子道：「當眞是天堂有路他不去，地獄無門却闖進來，你道這五人是誰？丹鳳五傑！」

那漢子的眼睛陡然亮了起來，橫目一掃，道：「特穆爾王子懸下重賞，賞萬金、封萬戶侯，要捉拿的人，就是這五人。」

山東侉子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丹鳳五傑，沒錯兒，你適才沒注意，他們可自報了名姓，你說這不是天大的富貴麼？」

艾芙也怔住了，敢情這兩人也是衝着她而來的，是特穆爾的鷹犬。

她的眉兒高高地挑了起來，把牙兒咬得緊了，總算把怒火壓了下去。

那河洛情俠涂丹竟也打了個哈哈，笑聲也朗朗說道：「多嬌誰不愛，誰不愛多嬌，何況一代天嬌，據說眞箇千嬌百媚，傳言若眞，低眉又何妨。」

田舍郎田農笑道：「我曾聽親眼見過的人說：芙蓉城中流傳着兩句讚美她的話：疑是嫦娥來月殿，美若仙姬下凡塵，聽來不信，那知一見果然。」

刷的一聲，那涂丹摺扇輕搖，道：「可喜娘，罕曾見，他一見，必也靈魂兒飛上半天了。」

艾芙狠狠地在心裡啐了一口，到底已不是初聽人家這樣讚她，而且聽得多了，再說，也不是甚麼穢語汚言，何況在沒弄淸這兩路人爲何衝着她而來之前，也不能發作，是以惱在心頭，也啐在心頭。

而且，這五人雖目空一切，全沒把飯店中的人客放在眼裡，她可沒留心那大都的來人和山東侉子，只見那兩人不再言語，低頭吃喝，却注意着那丹鳳五傑的一言一動。

那田舍郎竟正容道：「我說，你這河洛情俠且慢高興，你自命風流，不要說這朵玫瑰花兒有刺，可聽說逍遙公子也聞名驚艷，下了太白麼？」

呔，愈說愈不像話了，若非此時此刻，她的鳳凰鞭早出手了，但一句逍遙公子下太白，不由她不發楞。啞婆婆的胡姬特別警告過她，少往北山走，秦嶺之北有座太白山，傳說還是甚麼皇胄的逍遙公子，武功奇詭，放蕩不覊，在太白山中建了一座逍遙宮，姬妾滿宮庭。

連胡姬也對這逍遙公子畏懼三分，可知厲害，是以聽這田舍郎一句逍遙公子，不由她一楞，不由她不把心頭怒火壓下去，尖起耳朵。

只見那涂丹一挑眉，刷的一聲，合扇在手，道：「好哇！逍遙公子，我早想會會他了，下太白，必也是爲這可喜娘而來，妙極。」

古天雷忽然一橫眼，沉聲說道：「若說合我等五人之力，倒也不懼那逍遙公子，但休忘了，我們爲何入川。」

爲何入川？難道不是樹大招風，她火鳳凰的名頭响亮了，把這桀傲的丹鳳五傑引來，不是衝着她來的？聽這古天雷的口氣，又似乎另有目的。

驀見那山東侉子站了起來，扔了塊碎銀在桌上，向另一個漢子一使眼色，大踏步走了出去。

艾芙心中一動，來不及惱，顧不得恨，她對那個下了太白山，前來蜀中的逍遙公子更有興趣。哼！打從胡姬警告她時，她已想會會這逍遙公子了，嘿！而今，她已今非昔比，武功何止倍增，嘿！當今天下，還有她懼怕的人麼，何況而今她練成了天下最神奇絕妙的輕功，換位移形不成，她會遁，遁影遁形，打不贏，就走爲上計，不不，多難聽，該說是立於不敗之地。

她眉兒一攏，心下大樂，巴不得早早找人試他一試。

心中一喜一悲，忘了悲，也忘了恨，且慢，這兩個漢子都是特穆爾的鷹犬，她爺爺殺了三個，說是還有更厲害的高手隨後而來，這兩人分明是爲她而來的，呔！倒要瞧他們怎生厲害。

她雖然惱恨這丹鳳五傑，尤其是那個不要臉的甚麼自命情俠，那田舍郎外相老實，雖沒說甚麼穢語汚言，但語帶輕薄，就該打！

丹鳳五傑只顧吃喝笑談，旁若無人，瞧不起旁邊這個小子，連特穆爾的兩個鷹犬，竟毫不警覺，不行，這兩人匆匆離去，必有緣故，既然這五人不像要走，暫且忍讓他們一時。

她伸手入懷，啊呀！懷裡一個銀星兒也沒有，只見那兩個漢子已走出門了，說不得，遁！哈，不料即就派了用場。

縮身一晃肩，脚下只那麼一爻，再看，身形帶起的風飄，令燈光燭光搖晃，就沒人瞧見她的影兒，不到兩間舖面，她就追上了那兩個漢子，一直跟到鎭口，到黑暗無人之地，那山東侉子才停步轉身。

大都那漢子道：「喂！別再令我發悶了，你知道我新近才由大都來，特穆爾王子要懸重賞，捉拿這五人，所爲何事。」

山東侉子道：「好，我簡單告訴你，那明玉珍打出反元旗號，聚了數萬之衆，起兵隨州，特穆爾王子的大軍在掃蕩追剿韓山童、劉福通，自是無暇兼顧，不料倒令這明玉珍成了氣候。」

那大都的漢子道：「這個我知道，而且知道這明玉珍志向不小，而且很有謀略，那韓山童劉福通，不過是兩個神棍，成得甚麼大事，其實王子該在明玉珍未成氣候前，一舉殲滅才是。」

山東侉子哼了一聲，道：「你知道甚麼，你以爲特穆爾不知大勢，那韓山童劉福通已據有河南江淮之地，聚衆數十萬，若不即刻掃蕩，那還了得，而這明玉珍不過據有隨州，西北有王子大軍，東北有韓山童劉福通，東有陳友諒，一時還不能成氣候，只待掃蕩了韓山童劉福通的烏合之衆，探軍南下，就可一舉而殲，可慮的是怕明玉珍西南空虛，兵力薄弱，流竄入川，是以這明玉珍的一舉一動，時刻注意，探得這賊有入川之意，而且籠絡了這丹鳳五傑爲前哨，入川查明川中虛實，結交蜀中豪傑，這丹鳳五傑在陝西東南及河洛一帶，已有名聲，且屢與蒙古人爲敵，甚得民心，若容他們入川，連絡上蜀中豪傑，據有了陝川，那可是心腹大患，是以，特穆爾倒不怕那明玉珍，以擒拿這丹鳳五傑列爲首要之務，已派出三隊人馬捉拿了。」

「故爾懸下重賞，賞萬金，封萬戶侯。」

山東侉子色舞眉飛，道：「這不是天大的富貴麼，咱們且放下那妞兒，把這丹鳳五傑拿獲歸案，我哥兒們這個險可露得大啦！」

「但是，憑咱們兩人……」

山東侉子道：「我豈不知，這丹鳳五傑無一弱者，單對單，咱們雖不怕他們，但敵衆我寡，要不然，在那飯店裡我已動手了，還會叫你出來麼？俺就去調集人馬，你回去監視這五人，快回去！記住！留下記號。」

黑暗中，只見身影，不見面貌，但那大都來的人顯然遲疑道：「你那去調集人馬？」

山東侉子得意的一笑，道：「俺自有道理，你忘了耶律郡主啦，只要說聲已發現火鳳凰那妞兒的踪跡，還怕調不來人馬，而且都是頂尖兒的高手。」

「妙極，就這麼辦。」

兩人立即分手，山東侉子一挫腰，迅速消失於黑暗中，這漢子一旋身，回頭就走。

她爺爺果然說得不錯，兩人這一邁步，便已見功夫，比霍爾身邊的鷹犬來，顯然已高出一籌。

呸！她怎又想到這賊霍爾，惱恨霍爾，不由也惱恨賊和尚，也就惱恨起她自己來。

她從道旁走出來，怎麼辦？甚麼河洛情俠，就憑他這名兒，就不是好東西，就該死，還有那田舍郎田農，竟敢出言對她不敬，巴不得這兩人受盡懲罰，但不行，明玉珍可是抗元之士，舉的是義旗，起的是義師，殺的是韃子，她豈可坐視不理，再說，那古天雷可正派。

她也溜了回來，可不能再回飯店中去，她眼珠兒轉了轉，立即有了主意，從房上溜入飯店的後堂，敢情後堂是棧房，也有十來個房間，恰見那丹鳳五傑在夥計掌燈帶路下，走了進來。

古天雷說：「明日入城，早早歇了，明兒可得打起精神，那成都可是臥虎藏龍。」

田舍郎道：「武林三聖現在芙蓉城，天下武林中人雖未獲邀請，據說來的也少。古老大說得是，眞要打起精神。」

「還有百媚千嬌的火鳳凰。」那河洛情俠涂丹笑道：「去會這可喜娘，不打起精神還行麼？」

古天雷霍地轉過身來，瞪眼却皺眉，道：「休道那火鳳凰是三聖的弟子，就憑她獨闖特穆爾的大營，會聚在芙蓉城的武林中人，人人敬佩，豈是浪得虛名，河洛任你任性胡爲，這裡可不容你胡鬧。」

刷的一聲，涂丹手中扇搖，當眞桀傲不馴，眉兒挑了挑，道：「不是浪得虛名，是浪得人失魂少魄，古老大，莫非你未見眞人，靈魂兒已飛上了半天，强煞她也不過是小妞兒，便得三聖眞傳又如何，傳聞自會誇大其詞，只有一宗，我是千信萬信，就是她眞箇百媚千嬌，獨闖特穆爾大營，這可是咱們都淸楚的，你可聽說她出過手，大營中人亮過兵刄麼？老大，你不解溫柔，可也聽說過英雄最難過的是美人關，不知甚麼是惜玉憐香，論武功，我可不及你，論風流，對美人，你們可誰也不及我，你們不懂，我可明白。」

田舍郎搖頭道：「古老大，這就是所謂色不迷人，人自迷，萬語千言，不如讓他嘗嘗苦頭，啊！」

燈光陡然一暗，只聽一聲脆响，人影倏分，燈光乍暗復明，那五人可都滑移了位，只見涂丹捂着臉，怒道：「老大，你爲甚麼打我！」

話聲含糊，有血從他指縫中流出，敢情被打落了幾顆牙齒，慌忙把血吐出，放開手，那左邊臉已高高腫了起來。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江楓服用過大還丹後，體內毒素盡除，今回能夠死裡逃生，全仗張四姑幫忙，江楓對她益發敬重；江楓完全康復後，開始傳授雪、霜二女劍法，兩女會習天狐武功，練起來得心應手，很快便青出於藍；一天，菱花到來傳令約戰地點，驚見江楓無恙，不禁一呆，隨即要求一睹江楓的眞面目，江楓取下人皮面具，菱花一看，發現江楓果然便是田玉，不禁慨嘆梅花爲何會對他如此痴迷……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甘爲正義效命　一語頓然醒覺

「菱花，妳已經見過我了，說出約戰的時間、地點後，妳就可以走了。」

「怎麼?我長得惹人討厭麼?」

「不怎麼讓人喜歡，所以，我不希望和你再談下去了，」江楓道：「惹火了我，會要你留下一隻耳朵再走！」

菱花是眞的有些害怕，她知道江楓的武功，絕非自己能敵，雖然，她已在交談中施展出迷人的媚術，但江楓垂眉閉目，望也不望她一眼。

她心中已明白，絕對無法征服這個男人了，因而急急說道：「明日申初，在灞橋之北萬梅坪，一決勝負！」

江楓一皺眉頭，忖道：「約在申時會戰，冬日苦短，那已是將近夕陽下山時分，難道她們要挑燈夜戰，還是準備藉夜色掩護，施展奇襲?」

但聞菱花接道：「傳訊已畢，恭候回音。」

「如期與會。」江楓一揮手，菱花那敢多留，急急轉身而去。

江楓正準備召請張四姑等轉告上情，七寶和尚已帶着張四姑、羅蘭和雪、霜及梅花等三女，行入房中。

這個大和尚不但身懷絕技，智慮週詳，揣摸事理，也有獨到之處。

江楓說明了菱花傳來的訊息。

張四姑皺起眉頭，道：「毛病出在約戰的時間上，萬梅坪是一處賞雪的地方，長安城中有不少文人墨客，在那裏賞花飲酒，可惜的是我沒有去過。」目光轉向了七寶和尚。

大和尚搖搖頭，笑道：「窮山破廟，古屋陋巷，和尚可能住過，那種風雅人物去的地方，和尚可是從不涉足，這次住入了洛陽居這等華屋名園，可是光頭跟着月亮走，佔了江少俠的光了。」

「沒去過就是沒去過，用不着轉彎抹角的掩羞、遮醜！」張四姑道：「看來，要找老叫化和秦八公來一趟了。」

「我去過，」梅花道：「年前有一位京官過境，是一個風雅人物，長安府設宴梅花坪，廣邀長安名人文士與會，熱鬧了兩天，才曲終人散。」

「兩天時間，妳應該對那裏很熟悉了。」張四姑道：「說說看，那裏有些甚麼景物、特色?」

「臘梅盛放，淸香撲鼻，一眼望去，紅白相映，不見邊際，萬梅之稱，當之無愧。」梅花道：「只是遍地積雪盈尺，寒氣迫人，普通的賞花人，雖着重裘，也有些不勝北風透骨之寒呢！」

「除了積雪遍地之外，」張四姑道：「還有些甚麼?」

「梅園、竹軒兩個較大的餐館。」梅花一面想，一面說道：「雖稱梅園、竹軒，可是用青磚砌成的房子，厚被遮窗，木門緊閉，生着多盆炭火，室內可着薄衫單衣，不覺寒意。」

「和我們這洛陽居的佈設相同了。」江楓笑道：「園軒春暖，豈不是有負了踏雪賞梅的雅意?」

「江大爺，那裏酒菜昂貴，尤過洛陽居。」梅花道：「就算吃一碗牛肉泡餅，也要你一兩銀子，在長安城中已可以吃到二十碗，酒席之費，更不在話下了，除了豪富之外，一般人大都是自帶乾糧，沁心梅香中，啃兩口大餅，吃一口鹵好的牛羊肉，倒也有幾分風雅，至於那些富豪大賈，千金買笑，那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了，眞是窗外踏雪尋梅香，室內佳人歌舞忙，天下烏鴉一樣黑，所謂的梅園、竹軒，和我們這洛陽居是差不多。」

張四姑心中一動，接道：「梅花，那裡會不會也是內宮一系中人佈置的據點、陷阱?」

梅花微微一怔，道：「那裡絕不是正經地方，如說和內宮有所關連，晚輩就不敢斷言了，我一直主持內宮在洛陽居中的事務，却沒有聽說過和梅園、竹軒中有任何的連繫。」

「梅園、竹軒中，也有美女侍酒。」張四姑道：「如是內宮一系出身，妳應該認識她們。」

「是！那裡有侍女陪客，但那一次晚輩和春花四婢同行，我們却不識一人。」梅花道：「如是內宮出身，應該都是三位宮主門下的弟子，至少晚輩也會認識幾個。」

「這就奇怪了。」張四姑沉吟不語。

「阿彌陀佛！會不會是天王門下的呢?」

「這似是唯一的可能了。」張四姑道：「天王門在這次爭鬥之中，一直保持中立，爲甚麼忽然間盡出精銳進入長安?」

「天王門中女弟子，和我們同出一源，」梅花道：「青鳳的成就雖高出我們很多，但萬變不離其宗，仍有雷同可尋，但梅園、竹軒的女侍，却非我同源，她們會武功，也會施展媚術，晚輩雖無法看出她們武功高低，但撒嬌媚人的手段，却只是發揮出一般女人天性，沒有很精深的訓練。」

「會不會是天馬堂中的人?」江楓突然插口道：「當今江湖之上，除了這三個串連一起的組合之外，應該不會再有別的門戶了。」

張四姑點點頭，道：「那些陪侍客人的酒女，姿色如何?」

「那一天，大都是官府中人，宴開十席，梅園、竹軒各擺五桌，晚輩在竹軒侍酒，竹軒中派出了十二位姑娘侍客，姿色絕佳，年齡也都二十左右，看上去，似是經過了各處搜尋、長時間訓練出來的美人，她們全憑着天賦本錢，奉迎客人，談不上施展媚術，晚輩冷眼旁觀，記憶得十分淸楚。」

「應該不會錯了，這一處是天馬堂的隱密據點，連鄧飛也不知道。」張四姑道：「看來，內宮一系和天馬堂爭得天翻地覆，只是兵卒相殘，作給天王門中人看看罷了，天王門以局外人的身份，盡起精銳而來，倒是值得一番深究了，唉！最可怕的是他們三方面聯手一氣，這一戰，咱們很可能會全軍覆沒！」

江楓道：「大姐，難道我們要棄戰逃走不成?」

張四姑目光轉動，看了室中各人一眼，道：「你數數看，咱們有多少人?所以，我決定以精兵迎敵，不論敵人有多少，咱們以十二個人迎敵，而且先要決定了退走的令諭、路綫，一旦令出，任何人不得戀戰，不幸身受重傷無法奔走的人，只有自求多福了，以寡擊衆，而且不救重傷的人，聽起來很殘酷，但我們只有這點本錢，不能一下子賭完，你是統軍主帥，先決定我這個迎敵之策，是否可行?」

江楓心中忖道：「說得如此冷厲，聽得叫人心寒，要我如何決定呢?何況參戰之人，又都是至親好友……」

只聽七寶和尚道：「我同意贊成張姑娘的高論，放手施爲，盡展所學，而且後退有路，能不能退得去，那就各憑造化了。」

回頭望着羅蘭，江楓低聲道：「夫人的意見呢?」

「贊成，可以放手殺敵，又不限戰死沙場，這是多麼仁慈的設計啊！」

江楓望望雪、霜和梅花，三女齊含笑點頭。

「好！就這麼決定了，這撤退的令諭，由何人發出?」江楓道：「大姐既主其事，就由大姐發令吧！」

「不！這個令諭由大師主張，」張四姑道：「我帶着雪、霜、梅花，是一支奇兵，我要利用那遍地積雪和萬株梅樹，試試看五行遁術，究竟能不能用作大規模的對陣搏殺，眞正出面迎敵的，只有江少俠率領的七個人了。」

「好極了，奇、正互輔。」七寶和尚道：「這一戰敗了也不會傷害很大，勝麼?那就要敵人元氣大傷了。」

「大和尚不要盡往好處想，需知咱們全無敵人的資料，知己不能知彼，最多只有一半的機會。」張四姑道：「你們商量一下迎敵和人手調遣，我和三個丫頭先走了。」

說走就走，兩隻手分牽着三女，向外行去。

雪、霜、梅花想和江大哥說幾句告別的話，也沒有出口的機會了。

江楓却急急叫道：「大姐，妳不能……」

張四姑停下脚步，道：「怎麼說?」

「要我帶着七個人迎敵，到底是那七個呀?」

張四姑微微一笑，道：「我只能提個建議，最後的決定要你裁酌、調度了。」

「好好好，小弟洗耳恭聽。」

「大和尚、歐陽昭、羅蘭，這是大將脚色，足以抗拒對方的首腦和長老級的人物，胡萍、段九心懷積忿，武功也大有進境，要他們臨陣一戰，也

可一洩積怨。」張四姑道：「另外兩個麼……」

「只有胡元和郭天同了，」江楓道：「他們在這些日子中苦練武功，進展不錯。」

「我的看法却不同，胡元、郭天同暫交給錢缺率領，有他們兩個人，也可以幫老叫化一點忙！」張四姑笑道：「另外兩個人，可以請鄧飛、刁鵬充數，他們被逼上了梁山，可能會有很多的敵情奉告呢！」

「阿彌陀佛！高明啊！今天我才眞正的服了妳張姑娘，和尚我是甘拜下風。」

江楓微微一笑，道：「大和尚可是口軟心硬，要他眞正佩服一個人，可不容易，這兩個人，就在我的身邊，我爲甚麼想不到呢？」

「江大哥，你心中要記的女人太多了，所以想不到用男人嘛！」吟霜微笑如花的說。

江楓居然耳根發熱，滿臉通紅，不知是心中慚愧呢，還是當着羅蘭之面，有些下不了台。

吟霜看得吃了一驚，她從未見過江楓如此形色，很想走過去問個明白，但已被張四姑强拉着行了出去。

目睹張四姑等去遠，羅蘭忽然輕輕咳了一聲，道：「江楓，雪、霜兩個丫頭和梅花姑娘交給了張四姑，就不用多管了，餘下的事，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洛陽居的迎賓閣中住了不少的敵人，他們會不會出動偷襲，不可不防，是否要把我夫婿召來此地，和他研商一下？也該作個決定。」

「當然，當然，晚進正要向歐陽前輩有所請益，」江楓道：「我立刻派人去請。」

「嗯！他在劍術上的造詣，勝我很多。」羅蘭道：「也許還可以幫你約幾個助拳的人。」

她修習天狐武功，顏若春花，嬌麗動人，怎麼看都不像是已入中年的女人，裝出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看上去十分可笑，江楓很想笑，但却咬着牙忍了下去。

大和尚却忍不住呵呵兩聲笑，道：「對對對，這件事交給我和尚去辦，順便把郭天同和胡元交給老叫化子，不過，鄧飛和刁鵬兩個人，最好先別驚動他們，明天中午請他們過來，帶他們一起到萬梅坪去，路上再告訴他們，讓他們回頭無路。」

「不錯，船到江心回頭難。」羅蘭道：「逼他們作個選擇！」

「好主意！就這麼決定了。」江楓道：「三宮主既然挑明了約戰萬梅坪，大概不至於發動夜襲，但有備無患，請大師告訴胡萍、段九一聲，要他們小心一些，一有警訊，立刻傳報。」

「是，和尚這就去請歐陽大俠，最慢一個時辰後趕回來。」語聲一頓，接道：「要不要老叫化選派幾個可用的人手，先去萬梅坪中埋伏，就算幫不上大忙，傳個消息，作個接應，也是不無小補。」

江楓搖搖頭，道：「這一戰兇慘在意料之中，對方人手多我十倍，必會作很嚴密的佈置，派他們埋樁、傳訊，無異是羊入虎口，轉告錢老前輩，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全面監視長安城中的敵勢變化；二是要選出那一批可造之材的年輕人，全心研練刀術、劍法，那些都是我選取的精奇之學，以技巧爲主，苦練上三五個月，應該可以派上用場了。」

「老叫化告訴過和尚，這些人已集中在一處隱蔽所在，全力苦練，不過，入選的十五個人中，只餘下八個人勉可適應，另外七個人已被老叫化調派他用了。」

「能有八個人，也算差强人意了。」江楓道：「要他們全心苦練吧！明天大戰之後，我如能抽出時間，就去看看他們，能不能想出辦法幫他們一把。」

「如果郭天同和胡元能和他們常處在一起，既可從中督促、指導他們習練武功，也可對這八個人的心性作番觀察考核，日後這八人就由郭天同和胡元率領。」

「好！」江楓點點頭，道：「那就有勞大師跑一趟了。」

七寶和尚合掌一禮，轉身而去。

舉止間，對江楓表現出相當的尊敬。

望着七寶和尚消失的背影，羅蘭眨動一下大眼睛，道：「我們夫婦、母女，都是二十年前爲你佈下的棋子，張四姑也應該是，她盛名正著時，却突然退出了江湖，但各種技藝又突飛猛進，進入化境，這說明她投下了十幾年苦心，再潛心修練，我和她情同姐妹她却從未透露過一點口風，這次在長安見面，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才發覺她具有的技藝、才慧，是那麼超絕、豐盈，我們夫婦除了劍術上有點成就之外，不如四姑甚多，雪、霜兩個丫頭更是天生的狐門弟子，竟然對我這作娘的，也用上了心機，兩天之前，我還一直擔心她們年紀太輕，難入狐道，能有四五成天狐技藝成就，就算不錯了，昨天終我一番盤詰，逼她們演練一些困難的技藝給我看，却把我嚇了一跳。」

「怎麼了，是不是破綻太多？」江楓急急追問。

羅蘭微微一笑，但笑了一半，心中突生警惕，立刻寒起一張臉，接道：「我不忍太拂逆夫婿的心意，所以，我沒有習練天狐技藝，但我熟記口訣，深印心中近二十年，看兩個丫頭的演練，聽她們的回答，我心中揣摸口訣中的竅要，竟然是青出於藍，有些地方我還不太明白，她們却能回答得完完整整，我想這都是四姑和你的力量，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勝她們山中十年，她們開竅了，有些滯礙之處，

也豁然貫通了，狐門技藝，大概要有幾分狐氣，才能登堂入室，看樣子，她們應該有八成以上的成就了。」

「眞是我佛有靈，上天垂憐啊！」江楓合掌當胸，一臉虔誠的說：「看起來她們的狐門技藝，也許已經超越過我了。」

「我不知道天狐夫人是否保留了絕技，沒有傳我口訣，但就我所知的天狐技藝中，確有一些是不適宜男人練習，」羅蘭長長吁一口氣，道：「我說了半天，也該問問你了，七寶和尚是不是三位老人家安排給你的幫手？」

「是！如果晚輩沒有看錯，他已得到了我師父十之七八的眞傳。」

「你的師父是……」

「無相大師。」

「天狐夫人呢？」

「她讓我叫她姨娘，但我在學藝的過程中，有一半時間是跟她生活在一起。」

「金丹書生呢？」

「是我義父。」江楓道：「事實上，三位老人家都是我的授業恩師。」

「這就難怪了，你一人身兼武林三聖技藝。」

「只恐是博而不精，有負三位老人家的教導。」

羅蘭神情悽苦的道：「不要騙我，江楓，三位老人家是不是眞的死了？」

江楓强忍着兩眶淚水，點點頭，道：「晚進不敢瞞妳，但此事絕不能張揚出去。」

「好！這件事，我一定守口如瓶，絕不告訴第二個人，」羅蘭道：「大和尚如此來歷，我就放心了，不過，你今天不說明白，我還是看不透他的底細，他那份裝傻扮懵的本領，可眞是到家啦！」

「我們沒有聚首之前，誰也不能洩露風聲。」江楓道：「那會引起天王門天馬堂和內宮一系中人全力的追殺，妳們夫婦隱於深山，張四姑也退出了江湖，只有大和尚在江湖上跑來跑去，他既要探查羣魔的動態，又要偸練無相神功，還不能被人瞧出來，十幾年平安無事，大智若愚，實是當之無愧了。」

「說得是啊！」羅蘭道：「想一想，我們都不如他，可是，這些年來，我們也蹩得夠辛苦了，親如夫妻，有很多話也不能說明白，我和天狐夫人之間的秘密，到現在，還有很多沒有告訴過我夫婿。」

「那倒不用放在心上，歐陽前輩承繼了我義父的劍術精華，我相信他受過我義父的親自指點。」

「甚麼？你說金丹書生親自指點過我夫婿的劍法？怎麼他沒有告訴過我？」

「因爲他和妳一樣，對金丹書生有了承諾，所以，只能傳妳劍法，」江楓道：「却不能告訴妳他和金丹書生見面的事。」

羅蘭忍不住笑了起來，但立刻舉起衣袖，半掩玉面，道：「我們心中，都藏了一份隱密，那就誰也不吃虧了，我教出兩個小狐女，總算未負天狐夫人的重託，但我夫婿也暗中收了五個弟子，也算對金丹書生有個交代了。」

「我想歐陽前輩不會自作主張收徒的，」江楓道：「他和妳隱居深山，又往那裏去找五個適合習練上乘劍法的弟子呢？」

「對呀！那五個人是從那裏來的呢？」羅蘭道：「他從來沒有離開過我三天以上，要找五個資質上好的練劍人才，不要一年，也得半載，還得走個三五省，到處尋覓，難道是金丹書生送去的？」

「我想是義父的授意，一下子傳授五個人，必然要練一套合擊的劍陣。」江楓道：「我義父內傷極重，勉强撐着活下去，恐怕沒有時間幫他尋找弟子。」

「那會是誰呢？總不會是天狐夫人吧？」

江楓搖搖頭，道：「妳何不猜一下呢？」

「七寶和尚！」羅蘭道：「一定是他。」

「十之八九了。」江楓道：「我們的肩頭上，都扛了一沉重的擔子，我們沒有名利之念，也不會計較毀譽，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使武林重見光明。」

「我知道了，你大傷初癒，回房去休息一下吧，」羅蘭道：「我在廳中等他們。」

江楓確有很多事需要仔細的想一想，於是緩步行入臥室，掩上房門。

* * *

張四姑正在指點梅花遁術，萬梅坪積雪未化，萬株梅樹成林，梅花學習的重點，也以遁木術和雪裏藏身的技巧爲主。

這種奇門術法，以機變、細心最重要，配合上到處藏放的道具及各種色彩的衣服，幻變出配合景色的萬般形象。

梅花很聰明，學的也算是奇門武功，習性十分相近，但也練得很辛苦，臨陣磨槍，自是要全力以赴，好在吟雪、吟霜給她很大的幫助，不吝指點她施展天狐身法，以適應形體上的變化。

在內宮一系的女弟子中，梅花是非常傑出的人才，但和雪、霜二女一比，梅花立刻有着相差很遠的感覺，也就更用心的去體會、學習。

旁門技藝，已入竅門，學起來就進步很快，雪裏藏身、樹上隱跡，多借重道具幫助，但也有着很好玩的感受。

三更左右，梅花正學得興緻高漲，張四姑却突然叫停，要三女整理好衣物、道具，兵刃暗器，神情肅然的

說道：「咱們現在就走，趕到萬梅坪去，四更之前，一定要到，佈置好後，就在雪中坐息！夜涼如水，寒風似刀，在雪堆中打坐調息，當然十分辛苦，必須有堅强的意志力，才能克服，我已備好了一些乾糧、鹵味，妳們帶一些在身上，如若我推斷不錯，天色一亮，三宮主就會派人在萬梅坪安排埋伏，我們第一關是要躲過他們的搜查，藏在雪堆中，一直要等到明天申時，這是一段很長很苦的時間，如不能善用衣物、道具，保持體溫，很可能會凍僵在那裏，所以，要藏得隱蔽安全，才能放心的運功調息，保持住體能、戰力，記着，非到萬不得已，不可和人動手，一旦出手，也要一擊取命，而且要以最快的方法藏好敵人的屍體，消除痕跡，看過現場形勢之後，我再給妳們一些指點。」

四個人分負着大批的衣物道具，每個人都揹了六十斤以上的重量，借夜色掩護，遁出了洛陽居。

離開時，四個人都穿着黑色的夜行衣服，但接近萬梅坪時，四個人都已換成了白色的衣着，白布包頭，白色的靴子，臉上也塗滿了白色的粉料。

這一路上，四個人並未停下來換穿衣服。

原來張四姑的易容術之一，就是在行動中變化自己，當然，那些衣服的設計縫製，也和一般的衣服不同。

四個美麗的人，很快消失在萬梅坪的雪地中。

梅花初次行動，雖然全力以赴，也鬧得手忙脚亂，但總算差强人意，沒有停下脚步。

敢情五行遁術，施用起來，竟然是如此的辛苦。

比起張四姑和三女，江楓就舒服得多了。

他現在正坐在門窗緊閉的客廳中，面前的八仙桌上有酒有菜，高吊的宮燈下，圍坐着歐陽昭、羅蘭和七寶和尚。

但最先開口的是羅蘭，她以大眼睛瞪着歐陽昭，道：「你的五個弟子帶來了沒有？」

歐陽昭微微一怔，道：「對不起啦！羅蘭，這件事一直沒有告訴你，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讓雪、霜兩個丫頭和他們玩在一起，那會分了他們練劍的意志、精神。」

「哼！我還不是知道了！這些事都已過去，不談也罷。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他們召來長安？」

「他們已經來了，」歐陽昭笑道：「妳看不出來吧！我這個方方正正的人，也會作出如此隱蔽的事情。」

「別太得意，我也有很多秘密你是不知道的。」

歐陽昭歎息一聲，道：「羅蘭，別太在意，我受金丹……」

突然住口不言，望着江楓苦笑。

「現在甚麼都可以說了，」江楓道：「歐陽前輩，我們五個人已全部會齊，再沒有別的幫手了。」

「大和尚裝作的本領，可眞是一等高手，」歐陽昭道：「我們見過面幾個月了，我是一點也瞧不出來。」

「比起你歐陽兄，和尚還棋差一着。你那五個徒弟，就住在幽谷盡處，距府上不過數里之遙，但你竟然能使嫂夫人十幾年來沒有發覺。」

歐陽昭接道：「我懂了，是你，大和尚，是你把他們送去的。」

「不錯，」七寶和尚接道：「但他們身上的書信，確是金丹書生的手筆，和尚奉命幫你尋找五個弟子，也負責把他們送來給你，但他們不會記得我，一則是他們年紀太小，都只有五六歲，何況和尚還常常點了他們的睡穴，以方便行動。」

「而且，穿的也不是和尚衣服，」羅蘭接道：「戴上一頂假髮，脫去僧袍，那就一點也不着痕跡了。」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大和尚，你把我折騰慘了，五個小娃娃，鬧得我手忙脚亂，差一點就要向羅蘭求援。」歐陽昭道：「花了三個月才能使他們的情緒平靜下來，金丹書生手示上說明了，要我秘密的傳授他們劍術，雖妻兒也不能洩露，那個苦可眞是受得大了。」

「歐陽兄，我和尚受的苦也不比你小，我在那座山谷中住了半年之久，你們夫妻團聚時，我就代你受苦，照顧他們的吃喝、保護他們的安全，直到他們學會照顧自己時，我才離開，每隔一兩年，還要替他們送些衣服。」

「唉！我還一直認爲是金丹書生前輩在暗中幫忙，原來是你這和尚照顧。」歐陽昭道：「那時候，你已經知道了我們夫婦的身份，爲甚麼不肯現身相見呢？」

「和尚奉有令諭，不見江楓之面，不得洩露身份。」

「其實，大和尚和我見了面後，也一直在扮懵裝傻，」江楓道：「直到我裝作受傷，他以內力助我行功，才算揭露了他的來歷。」

「可惡啊！你們心中早有了認同的感覺，却一直不肯坦誠相見，」羅蘭道：「爲甚麼呢？」

「嫂夫人，你和張四姑情同姊妹，交往了二十幾年，爲甚麼也不能掬誠相告呢？和尚相信妳們之間，也早有了認同的感覺，可是感覺歸感覺，但不明白的說出來，還算秘密，所以，天馬堂、天王門窮搜江湖二十年，也找不到三聖的下落，也找不出我們這幾個人，這就是三位老人家高明的地方了，給我們嚴格的限制，彼此不談，就不會有風聲洩漏出去，秘密就能保住了。」目光凝注在江楓臉上，接道：「老弟，你高明啊！那一次的受傷是裝的，還眞把和尚給蒙住了。」

江楓笑一笑，道：「你裝作得太認

眞、太高明了，我想不出用甚麼方法才能測試出你的身份，只好裝作眞氣耗損過度，不支受傷，引你助我療傷，露出底子，事實上，那番深談，確使我獲益非淺。」

「也是在那次療傷的過程中，和尚才肯定了你的身份，所以，和尚就剖心輸誠，晋見主帥……」

「大師，主帥不敢當，還是叫我江楓或是江老弟聽得舒適，來得自然。」

「怎麼稱呼，雖非很重要，但和尚心中可是把你作主帥般敬重，我們等了近二十年，就是等你出現江湖，爲你效命。」大和尚神色莊嚴的說：「所以，幾乎猜到了你的身份，和尚還不肯洩漏出來歷、身份，直至全得証實，和尚才只好說明，因爲，由那一刻起，我和尚已把生死交付於你，但有所命，萬死不辭。」

「和尚說得對。」歐陽昭道：「我們苦練劍道、武功，就是等你出現，助你成功，我已對金丹書生作了承諾，此生絕不爲個人名利打算，爲君效勞，至死不渝。」

「我也對天狐夫人許下過這種誓言，」羅蘭道：「江楓，話已說明了，你怎麼下令，我們就怎麼去作，上刀山下油鍋，在所不計。」

「三位師兄、師姐，小弟有幸，獲得了三位老人家如此的崇愛，爲我作了這些安排，我們有志一同，合力去完成他們的心願，」江楓笑一笑，道：「不過，江湖多變，小弟的識見太有限了，還要三位多多指點，我們師兄、師姐弟協力同心，掃除武林中一天陰霾。」

「和尚是智慧、武勇全部出籠，絕不藏私。」

「好！我敬兩位師兄和師姐一杯。」江楓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大和尚、歐陽昭、羅蘭也陪了一個滿杯。

四個人又研究了一番對敵計劃，才各自分頭坐息。

＊　＊　＊

大和尚十分沉得住氣，第二天中午過後，才請來了鄧飛、刁鵬。

江楓已放棄了韓霸的身份，以本來面目和兩人見面。

事實上，兩人心中也早知道了韓霸只是個虛托的身份，心中並無太大的驚奇。

江楓開門見山的說：「這幾日，我幫了兩位不少的忙，今天要兩位協助我了。」

「行！」刁鵬回答得十分爽快，道：「幹甚麼，你只要吩咐一聲就行了！」

鄧飛却沉聲說道：「能不能先告訴我們是甚麼事情？」

「爲了洛陽居，咱們不得不奮起迎戰，」江楓道：「對方是內宮一系中人，總管不用多慮。」

「我看……」鄧飛道：「這件事要向總堂請命，等候令諭，核准了，我就盡起洛陽居中的人手，和他們放手一戰。」

「洛陽居中，你有甚麼人手可用？」七寶和尚冷冷說道：「酒樓、歌壇中的侍應跑堂，你管不着，賭場中那幾個保鏢，都是第八流的身手、三脚貓的把式，上不了枱盤，能夠拉個架式，在一邊吶喊助威的，只是刁鵬手下那幾個護法，老實說，這洛陽居中你是唯一的一號人物，江少俠看得起你，才邀你同行，敬酒不吃而吃罰酒，那就是自找難看了！」

大和尚平常是和和氣氣，一臉笑容，這一拉下臉連罵帶挖苦，氣得鄧飛一雙魔眼中，碧光亂閃。

「鄧總管，」江楓仍然保持着平和的神情，道：「天馬堂早已不把你放在眼裏，四位副總堂主，已經有三個來過洛陽居，除了一掌招魂萬方對你稍假詞色之外，申雪君、天虛子，那一個把你當總管敬重？一直對你保持敬重的是我江楓，不要管我們是那一方的人物，但你鄧總管只要合作，我們一定會仁盡義至，視你如夥伴兄弟。」

「我說老鄧啊，」刁鵬開口了，道：「鴨子上了架，還有甚麼想不開的，你已經六十多了，死了也不算夭壽，活得窩窩囊囊，何如死得轟轟烈烈。跟着江少俠走，也許是道途荊棘，兇險重重，不過，我們會感覺到是個人物，活得有意義，死得有尊嚴，怎麼樣？想通了沒有？」

「刁兄！你……你……」鄧飛道：「你也是他們一夥的？」

「你看我像麼？」刁鵬笑道：「我這人大半生闖蕩江湖，雙手血腥，但晚年向佛，已拜在七寶和尚門下爲徒了，死後就算到不了西方極樂世界，至少可以在門口看看，至於天馬堂，我比你清楚多了，我們只是千百片瓦礫中的一片，沒有人眞的把我們放在心上……」

「好吧，」鄧飛打斷了刁鵬的話，接道：「不是江楓，我這條老命，也許早被內宮一系中人給殺了，貨賣識家，江少俠既然看上了老朽，鄧某賣賣餘勇，再握屠刀，你們等我一下，我去把傢伙取來，這些年安逸慣了，連兵刃也未帶在身上。」

「好！我們等你頓飯時間，來也在你，不來也在你，」七寶和尚道：「我們不會再去糾纏你的。」

鄧飛沒有回答，匆匆而去，但也回來得很快，原本一身長袍，已經換成了黑色短襖，還背了一把四尺長刀，襯着一雙碧眼和飄胸長髯，倒也有幾分兇霸的魔氣，拂髯一笑，道：「神、鬼雙刀和秋花二婢剛剛離開迎賓閣，大概也是趕去赴約，我已遣走了兩個親信保鏢，大和尚說得對，他們的武功差我十倍，我竟要請他們保護我的安全，想一想十分可笑，大概是爲了要擺總管的架式。」（未完．卅三）

上文提要：小五子、軟軟救了小羅、茜茜、葛三刀三人離開玄陰教，假小羅斷後被擒，女披髮人將假小羅救出，還傳了他一招半劍法，囑代傳小羅。小五子、軟軟回玄陰教，以假小羅作小羅來慰藉自己，得償所願。小羅等三小將常有慶訛騙得來的錢騙去，假小羅暗中協助，大獲全勝。小羅和辜婆婆假意反目，讓哭笑面具人信以為眞，減少玄陰教對他的懷疑……



三期完短篇故事

揚子江·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願娶醜女為條件　百萬欠債可勾銷

「玄陰教。只有在玄陰教中你的病才可能根治。」哭臉人道。

小羅道：「我趕了一夜的路，十分勞累，反正也不急在一時，二位能不能再讓我休息半個時辰？」

哭面人道：「行。你繼續躺着挺屍吧！」

「不！」笑面人道：「他不過是拖延時間，以待奧援罷了！」

小羅道：「有甚麼奧援，就算有，有你們二人在，還有甚麼嘍頭？」

哭面人踢着小羅，道：「起來！」

小羅趁機一看左手，不由心頭一動。

過去左手心剛剛出現紅圈時很淡很淡，即使最紅的時候也只是粉紅色，但這次初現，却比過去最盛時還紅。

正好這工夫哭面人又一脚踢下，似要踢他的小腹。

小羅忽然揑住他的脚踝一抖。

這動作太快，小羅自己並不覺得，哭面人却很清楚。

這當然是由於哭面人太輕敵之故。

第一，他們有二人在此，其次，以為小羅天膽也不敢反抗。

這就犯了兵家大忌，也就是犯了小羅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大忌。心頭一驚，閃電收脚。

畢竟不是普通高手，不論是體能及反應都是一流的。

他居然抽回那隻脚，却向後踉蹌了一步。

小羅趁機躍起，他手中揑了一根長僅兩尺餘的樹枝。

哭面人道：「老大，這小子邪門！」

笑面人道：「老二，剛才是你過份輕敵，難怪！」

「不，老大，剛才我固然輕敵些，但這小子那一手太快。」

笑面人道：「這小子本就很怪，忽高忽低，忽強忽弱，很多人都摸不透他。老二，你再試試看。」

「我是要掂掂他。」哭面人認眞地幹，小羅心頭一凜，掌未到暗勁已如洶湧澎湃的海底暗流大量湧到。小羅一閃，帶得他步法浮動。

哭面人存心想給他點顏色看，再次猛砸三掌。

這一次小羅又閃避開去。

他似在盡可能拖延時間，按往例，他的功力還未到顯現威力的時候。但哭面人掌掌不離他的要害，一味閃避也不是辦法。

小羅手中的樹枝一抖，不知不覺就施出了影子小羅不久前傳給他的那一招半劍法中的半招兩式。

這只是一時情急的本能反應。

手中有東西，自然會以樹枝作劍，也自然會施展劍法。

只聞「刷」地一聲，小樹枝居然抽中了哭面人的右腕，他微噫一聲，退

步中看了一下手腕，居然有道紅痕。

小羅自己也愕了一下，絕對想不到這一樹枝會擊中此等高手。

兩個怪人自然都看清了小羅這半招劍法。相顧色變。

他們都是大內行，雖然小羅只是隨便一撩樹枝，却瞞不了他們，這是一招或半招高絕的劍法。

這樣神乎其技的劍術，似不應出自這個大孩子之手。

因此，哭笑二怪靜靜地看了小羅很久。

笑面人道：「這劍法是不是披髮人教給你的？」

小羅只好說謊：「不是！」因為他猜出對方問此話的動機，必然以為披髮人即是他的父母，因為就劍法而言，武林中還沒有高過他的父母的。

「好！我來試試看！」笑面人緩緩走近，繞了一匝，忽然出了手，這掌法如和風細雨，幾乎感覺不到掌勁，只不過此念一畢，暗勁立刻沛然狂湧而來，就像開了河堤閘門，狂濤山壓而出一樣。

小羅馬步不穩地斜跨一大步。

但笑面人其疾逾電，另一掌已到了他胸前一尺左右。

小羅再次本能地以樹枝一格一甩。笑面人急閃，由於有備，勉強抽身，僅衣袖被抽了一下。

雖然如此，心頭的驚異就別提了。

當然，驚異之下，殺機陡起。

此人雙手猛搓「沙沙」作響，好像手中搓着粗砂。

因此，掌中竟冒起一股青烟。

小羅心頭駭然，他早已有數，這二人非同小可。

接着雙掌交錯，掌罡如風雷乍起，小羅身上的衣衫「獵獵」作響，地上，塵埃旋揚暴起。

笑臉人比哭臉人高出一籌有餘。

小羅被逼退了近四大步。

施出全部所學，二十招後又退了三步。

這差距就是他們之間應有的。他和哭面人之間就沒有這麼大。

再接三十招，小羅攻少守多，又不由自主地施出了剛剛學會的一招半劍法。學是學會了，火候自然談不上。

絕對沒有想到，笑臉人威猛狂烈之下，一接此抬，就像是蛇的七寸被打中一樣，立刻收斂而退後。

小羅此刻終于証明了一件事，這劍法太神奇了。

只不過，他只會一招半，再打就要從頭另來了。

那自然會露出馬脚來，所以小羅並未追擊。

二怪人互視一眼後，一齊睨着看小羅。

小羅道：「兩位雖是玄陰教中之人，而且在下也曾身陷貴教，但畢竟脫困，所以在下也不為已甚，只要二位不逼我，就到此為止。」

兩怪人不言不動良久，小羅攤攤手道：「剛才若是在下用上七成內力，必然傷人，但在下不願傷人。」

他揮動樹枝，的確不像是用力的樣子。

兩怪人對他的說法信了一部份。

小羅抱拳道：「在下告辭！」轉身行去，不疾不徐，心中却在禱告：玉皇大帝，西王母、觀世音菩薩保佑，讓他們被我唬住別再……」

這時笑面人道：「小子，你別走！」

小羅道：「在下還有事。」

笑臉人道：「你以為一招半劍法能唬住我們？」

小羅長嘆一聲道：「一招半劍法怎能唬住人？只不過傳此魔劍的長者表示，我學的這七十二式『璇璣劍法』中，剛才這一招半是最弱的五招之一，只怕施出稍具威力的而傷了和氣。」

說着繼續前行。

如果這一招半眞是小羅所學的七十二式「璇璣劍法」中最差的五招中的一招半，再動手就難以逆料了。

只不過這兩個人不大可能畏縮，更不可能被他唬住。

何況他們是兩個人。

能把他兩個人唬住的，大概也只有「七殺夢魘」，玄陰教主或披髮人極少數幾個人，絕不超過四個人。

「站住！」笑面人大聲喝止。

小羅走出約二三十步停了下來。雙方這個距離要逃也辦不到。

小羅轉過身來時，二怪居然雙雙撲到，小羅大駭之下，以九成內力，以樹枝又施出了那一招半劍法。

這一招半確是厲害，二人不敢硬上，左右一分閃開。

小羅知道他們二人要聯手，他絕對接不下他們三十招。

小羅回頭狂竄。竄出兩個起落，又作勢欲發暗器，二人一窒，他又狂掠而去，但這樣跑還是不成。

雙方相距十五六步時，笑面人凌空下擊，凌厲無匹，小羅只有停下來豁出去接着他。

此人下落帶着懾耳嘯聲。

小羅還沒施出劍招，又被一抓中的，衣領裂開，人已被甩上高空。他感到此人盛怒下功力驚人。

顯示此人以前多少有點藏拙。

本來嘛！能為玄陰教三教主之一，沒有點眞憑實學怎麼成？

小羅正要打千斤墜，哭面人忽然躍起，想在他落地以前再補上一脚，讓他在空中多翻幾個身。

但是，一聲冷哼中，一個灰影有如閃電凌空瀉到，只聞「蓬」地一聲，哭面人在空中倒翻兩個觔斗落在一丈以外。

來人正是「塞外三鷹」之一的衛天愚。

小羅也落下來，後頸部被抓傷，餘悸猶存。

「衛前輩，您如果遲來半步，他們會聯手宰了我！」

衛天愚冷笑道：「人家這等身份會聯手對付你這個人芽兒？你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

這當然是冷嘲熱諷，事實上二人正在聯手對付小羅，且正要下煞手，衛天愚自不會看不到的。

衛天愚抱拳道：「請問二位是……」

小羅道：「他們就是玄陰教三個教主之二。」

衛天愚自然知道，却故作驚奇之狀道：「原來是兩位教主，可眞是失敬了，能賜告大名嗎？」

兩人默默不出聲。

衛天愚道：「以在下推測，能在玄陰教中位居要津，且有此身手，必是昔年已經成名的人物。」

兩怪人大概是衡量利害輕重，以為動手未必討好，忽然抱拳轉身，一言不發疾掠而去。

小羅要拜下，衛天愚阻止了他，道：「剛才這二人動了殺機，奇怪，如今會『七殺夢魘』武功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衛前輩，類似是類似，但可以看出不完全是。」

「羅天，近來可有甚麼新的發現？」

小羅說了二披髮人出現援手，以及到玄陰教中要人和帶走小仙蒂的事，當然也說了由另一小羅代傳一招半劍法的事。

衛天愚十分驚奇，道：「好，我看看你這一招半劍法。」

小羅練了一下。衛天愚未出聲。

小羅道：「晚輩身陷玄陰教中，教主曾說殺我父母者必是『七殺夢魘』，也說我父母可能健在，又說家父母昔年也可能暗中參加圍剿『七殺夢魘』，所以，『七殺夢魘』才殺了家父母。」

「他為何又說令尊令堂又活了呢？」

「他說可能『七殺夢魘』重傷，需要家父母舉世無匹的『蟄龍太清玄炁』治他的重創，才又把家父母自墓中弄出救活，事實上是使家父母詐死，以便使武林中人都以為家父母眞的已死。」

衛天愚只聽不說。

小羅道：「不久前晚輩也問過這兩個怪人，他們的武功是不是也跟玄陰教主學了些，他們點頭。」

衛天愚讚道：「小子，這話問得很有用。」

小羅道：「是不是這樣可以証明教主是誰？」

「對。」

「衛前輩知道他是誰了？」

「八九不離十兒。」

小羅道：「這兩個人是誰？衛前輩是不是也知道了？」

衛天愚點點頭，道：「如果不知道這二人是誰，就無法進而知道玄陰教主是誰，你大概還記得上次我對你說的幾句話，一些神秘人物，大概不出那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自然是指『神州七子』『塞外三鷹』和『南海雙星』。」

「不錯，除了令尊令堂，其餘未死的，不論出面或未出面的，敢見人的或遮起面孔的，大概都在這十二人之內。」

「前輩剛才說晚輩問他們二人的武功是否跟教主學的，二人點頭，前輩誇讚晚輩這一點是……」

「相信你已能猜出，只不過是提出再印証一次而已。」衛天愚道：「我在暗中看到過不少的秘密，只是時機未到，說出來有害無利。只不過這二人依我猜想，可能是『南海雙星』司馬白和司馬黑二兄弟。」

小羅一愣，道：「不是說昔年『南海雙星』已經死了？」

「江湖傳言不可盡信。」

小羅道：「『塞外三鷹』三死其一，另一位是童羽是不是？」

「對。」

「試問童先生是不是『三鷹』之一的童羽？」

「八成是。」衛天愚道：「小五子、軟軟，茜茜以及常有慶等人的武功皆來自童先生對不？」

「原來前輩也知道這些事。」

「要不，我一天到晚在窮忙豁甚麼？」

「前輩還知道些甚麼秘密？」

衛天愚道：「既然這二人可能是『南海雙星』司馬黑和司馬白，而且武功路子也極似童先生，我們猜想玄陰教教主是童先生，應該不會太離譜的吧？」

小羅肅然道：「如果童先生就是『三鷹』之一的童大俠，他昔年俠名久著，怎麼會當上玄陰教教主？」

衛天愚喟然道：「這是靠不住。有很多人是徒托虛名，假冒偽善的。」

小羅道：「是不是鐵定玄陰教教主就是童羽？」

「這當然還要進一步查証。」

「請前輩指示。」

「據『神州七子』中倖存者洞天子私下透露童羽是個不大完整的人，也就是不男不女，不陰不陽或者也可以說亦男亦女亦陰亦陽的人。」

小羅木然楞住。因為他想到了常有慶這個人能在玄陰教中吃香喝辣的，且位居一級副教主，必有特殊原因，況常有慶有點娘娘腔。

把這些所見所聞的事拼湊起來，就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童先生這個人大有來歷。

小羅道：「如果童先生就是『塞外三鷹』的童羽，他的武學為何與『七殺夢魘』龍起雲相似？」

衛天愚道：「這是一個秘密，大概只有龍、童二人知道。」

小羅道：「而他的武功顯然又大為增進，這可能就是他被懷疑是『七殺夢魘』龍起雲的原因了。」

衛天愚道：「也可能童等有意造成這種臆測，使武林中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龍起雲身上，對他產生誤會。」

小羅道：「晚輩自服披髮人的療傷藥，功力略增，而且手心紅圈現顯的時間也較長，色澤也較深，這是為甚麼？」

衛天愚道：「玄陰教教主猜想的也許沒錯。」

「家父母又復活了？」

衛天愚點點頭，道：「這兩位披髮人為何如此，目前不得而知，但由于男披髮人救你助長你的功力，女披髮人已帶走仙蒂待產，且曾到玄陰教中去要人，在在都顯示一種至親至近的關係。」

小羅自然相信這一點道：「只不過家父母果眞健在，以他們的為人，似不應隱隱藏藏。」

衛天愚道：「這其中必有隱情。就以那一招半劍法來說，百年來武林中還找不到第二家。」

小羅道：「以前輩推測，家父母當初是否死於『七殺夢魘』之手？而不久掘墓使之復活是否也是他幹的？」

「可能！」

小羅面色一冷，喃喃地道：「玄陰教主說的話也許可信。」

衛天愚道：「事情眞相未大白之前，不可衝動。」

小羅道：「但至少是龍起雲殺我父母。」

衛天愚道：「這一點大約有十之六七的可能。」

「不管是甚麼原因，以邪法置我父母於死地，他已是我的大仇人，即使眞的為了利用家父母的內功心法治療他的重創，也犯下了滔天大罪。」

衛天愚道：「果眞如此，龍起雲理屈在先，所以他的一些報恩行動，如授你武功、叫女兒為羅家留後等等，都是一些補償的舉措。」

「前輩，這能補償得了嗎？」

「人生處世，理應忘功不忘過；忘怨不忘恩。」

「只怕晚輩的涵養沒有這麼好。」

衛天愚道：「似乎令尊和令堂都已經接受對方的補償方式了，要不，女披髮人不會帶小仙蒂去待產。」

二人談了很久，包括武林中的一些逸事和秘密，將近一天才分手。

小羅對一些謎團總算有了點頭緒。

尤其是對父母之健在，感到希望無窮。

* * *

負傷返回玄陰教的韓光裕，向教主告密有關常有慶在外弄錢，又殺死教友滅口的事。

他本以為常有慶一定要倒楣。

但一天一夜過去，沒有下文，直到第三天晚上，笑面人才到他的住處來，道：「韓壇主你對本教忠心耿耿，教主十分激賞。」

韓光裕心道：「畢竟常有慶不能一手遮天。」

笑面人道：「不過這件事只是韓壇主一面之詞，當然還要派人調查，一旦調查屬實，一定嚴辦。」

「謝謝教主！」韓光裕道：「屬下只是以為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不能因人而廢法，使教友上下無所適從。」

「當然，當然，韓護法忠心耿耿，教主着令升級為護法，自即日起生效，你要好自為之。」笑面人道：「以後再有這類告密的事，可以先報告在下與哭面人，再由我們轉報上去較妥。」

「是的教主。」

從此韓光裕升了護法，但常有慶在教中仍然晃來晃去，炙手可熱。韓光裕，這才看出這小子果眞有靠山。

* * *

小羅、茜茜和「葛三刀」，此刻在中原最大的一家賭場之中，說它是賭坊也許不切實，說它是個娛樂的銷金窩也無不可。

這兒有各種賭，有中原最有名的女人，以及全國請來的名廚師。

所以除了賭得痛快，有美女相伴之外，還有佳餚果腹。

只要你囊中豐足，這兒就是人間天堂。

能開設這麼一家銷金窩的人，非但地方上要有靠山，手底下也要有驚人的活兒才行。另外官方也要有人。

這位主人是誰？很少有人知道。

在這銷金窩中眞正主事的有兩大高手，一個是以狠毒出名的「無腸居士」柳無情，另一個是「佛面魔心」賈聖仁。

武林中有很多不信邪的前來鬧事，結果無不是灰頭土臉。

甚至是豎着進來，橫着出去的。

小羅等人當然不知道這是虎穴，並不是溫柔鄉。

他又玩起牌九來。

以他的技藝，自然是無往不利，但不久即受人監視。

這種場合的銀子是不容許被大量帶走的。

小羅贏了八九百兩，一個山羊鬍子的中年人自稱要作莊，和小羅玩大的。小羅道：「多少？」

山羊鬍子人道：「至少要十萬兩。」

小羅賭錢是不怕大的，只不過上次把大把的銀票遺落在玄陰教中。

如有賭本，他以為今天可以滿載而歸。

小羅笑笑道：「先玩玩看，如果玩出興趣來，再來大的，十萬兩銀子小事而已。」

這工夫一個鬢髮斑白，面色紅潤的老人，身邊有個很醜的少女來到桌

邊，道：「小友，如你手頭不方便，我借賭資給你。」

小羅打量這老人，以前未見過。道：「這怎麼好意思？」

老人道：「不妨，老夫信得過小友，如果小友有意玩玩，老夫先墊出十萬兩，要是還想賭更大的……」

似乎他還可以作更大的投資。

「葛三刀」以爲他吹牛，道：「老兄，十萬兩銀子幾乎能堆滿這間屋子，動嘴皮子誰也會。」

老人笑笑不答，自大袖內取出一個較大的荷包。

這一荷包繡得頗精細，但因年代久遠，絲線都變了色。

但這一荷包却撐得滿滿地，取出來全是銀票。

小羅望了一眼，不由心頭一跳，其中一張的票面居然是三十萬兩。

「葛三刀」吸了口冷氣心道：是眞的還是假的？

老人似乎挑了半天，才挑出一張十萬兩的小票。

把這張銀票推到小羅面前，道：「開始吧！」

這一手眞是舉座皆驚，作莊的山羊鬍子之人道：「老先生眞大方，這可不能開玩笑，小友一旦輸了……」

老人道：「輸了就輸了！當然要送給別人花的。」

山羊鬍子身後的人道：「門先生，場主請你開始。」

門先生也把十萬兩放在枱上，另外兩家只賭二萬與三萬兩不等。小羅和「葛三刀」及茜茜等人交換眼色，大家都摸不透老人的心意。

大概只有一個可能，老傢伙有神經病。

「老先生，萬一我輸了這十萬兩……」

「贏了平分，輸了可以分期償還，不要利息，但不得超過一天。」

聽起來條件頗好，素不相識，拏出這麼大的數字作他的賭資，贏了可以平分，輸了不要利息。

這可眞是天下最最便宜的事了。

天下是否眞有便宜的事？

非分之收穫，陷溺之根源，知道這道理的人不多。他們三人似未注意「一天」的限制。

小羅道：「一言爲定，但要輪流作莊，在下作一次，門先生作一次，這樣就比較公允。」

門先生並未反對，小羅先押了一萬。

這一次是門先生作莊，打出了「五在手」的骰子。

莊家拏了牌，然後分了牌，小羅一拉牌，怎麼配都不過五六點。莊家七八點，其餘兩門都輸。

乍看起來，門先生賭得很規矩。

第二局小羅又輸了一萬兩。

輪到小羅作莊，洗牌時自然有所動作。

骰子打出，其中一枚轉了很久才停止，小羅就知道有點怪。

一看點數，果然不是他所想要的點子。

本應是「末門」拏第一副牌，却變成「天門」的門先生拏第一副牌。

小羅心知這個門先生非等閑之輩。

這才發現「天門」把十萬都押上了。

此刻再玩花梢已經遲了些。小羅只有認了。

結果「天門」是前七點後「長三」對。「出門」與「末門」又輸。

小羅相信，「出門」與「末門」只是配襯而已，必是他們的自己人。

小羅的最大點也未超過六點。

正自感到不安，那老人忽然又把兩張銀票放在他的面前。

一看之下，竟是三十萬兩。

小羅吶吶道：「老先生這麼信任我？」

老人道：「賭錢嘛！自然會有贏輸的。」

「老先生對我有信心？」

「當然。」

那老人身邊的醜女向小羅靦覥地笑笑。這祖孫，或者父女二人可眞有點怪，是不是錢太多沒處花了？

第二局打出骰子，其中一枚骰子又多轉了一會。

小羅暗暗加勁，必須使它變成他所希望的點數。

只有如此，他才能鐵定拏那一副牌，他不能再輸。

但是，骰子似乎不聽他指揮。

這是從未有過的現象，第一，他內力雄渾，指揮一枚骰子可以說大材小用，自應隨心所欲才對。

只不過，不論他如何暗暗運力影響那骰子，還是停在三點上。

小羅所需要的是五點。

再輸三十萬兩就是四十萬兩了。他實在輸不起。

小羅在發牌時正要動手脚，門先生伸手按住他的手。

門先生道：「小友剛才想幹什麼？」

小羅道：「門先生這是幹什麼？」

小羅道：「發牌呀！門先生動手按我的手用意何在？我想在場各位都可以猜想到，這只怕有詐。」

門先生笑笑道：「小友以爲應該如何才沒有詐？」

小羅道：「這次不算，洗牌重來。」

門先生也爽快，道：「好，就照小友的意思。」

小羅把牌都扣過來洗着，然後疊好了牌。

打出骰子後，即力貫左右手中指指尖，來控制三枚骰子。

這一次他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他用了全力。

「葛三刀」和茜茜也這麼想，眞的不能再輸了。

他們以爲小羅已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不能輸了就跑。

小羅額上出現汗珠，因爲他控制不了三枚骰子。

不！應該說三枚骰子之中總有一枚調皮搗蛋，不聽使喚。

那枚骰子經小羅全力暗控，還是停在四點上。

小羅需要的是三點。

這怎麼辦？除非製造一個局面，使小羅調換牌。

只不過疊好的牌再調換就太難了。

「葛三刀」一看小羅的情況，再看看門先生那篤定的表情，就知道今天他遇上了眞正的老千勁敵！

「葛三刀」眼珠一轉，忽然拍着桌子厲聲道：「你這樣瞎賭爛賭，輸了幾十萬如何償債？是不是也要我們二人跟着你倒楣？」他裝着斥責小羅的樣子。

大力拍桌子，牌就會跳動。

但門先生一手按在桌上，桌子一點也沒震動。

如果震動，小羅就會以手去護牌，順便動手脚。

如今這一計謀也不靈了。門先生催促發牌。

甚至門先生提醒大家注意，提防弄鬼。

到此，小羅已經計窮，發了牌，他又輸了。

他一共輸了四十萬兩。

沒想到老人眞的對他有信心，道：「小友，我支持你翻本，就一定支持到底，你要不要試試痲將，骰子或者『梭哈』什麼的？老夫再投資六十萬兩。」

「葛三刀」和茜茜都叫了起來，全場嘩然。

小羅也以茫然的神色望着老人與醜女。

看樣子，老人除了精神烱烱，面色紅潤之外，衣著並不華麗，身邊也無隨從，出手百萬兩却能面不改色，這眞是一件怪事。

「老先生，我這就不明白。」

「沒有什麼不明白，我信任你就是了，一旦輸了，你小友絕不會賴債不還對不對？這就成了！老夫不怕，你怕什麼？」

的確如此，人家有錢，百萬兩銀子沒什麼了不起，小羅也以爲牌九不成再玩「梭哈」，不信會輸給姓門的。

姓門的贏了四十萬兩，並不像一般賭徒咋咋唬唬地，狂呼窮叫，他十分穩沉，像是經常能贏幾十萬兩似的。

僅就這一點，小羅也就不敢輕估此人。

目前是進不好退也不成，只有硬着頭皮幹下去。

「梭哈」擺上，小羅仔細檢查過牌。

然後先由他發牌，老人又把六十萬兩銀票放在小羅面前。

「慢着！」門先生道：「遇上老弟和這位大方慷慨的老先生，眞是幸會，這種場面畢生難得有一次，所以門某就以六十萬作枱面。」

賭「梭哈」以六十萬兩銀子作枱面。觀衆幾乎以爲耳朵不大靈光，聽錯了，那年頭六十萬兩銀子能買下一條街。

小羅豪情大發道：「痛快！太痛快了！」

「葛三刀」和茜茜相視愕然，心道：「看來，躭會只有破門而出，逃走一途了！這一老一少有點邪門呀。」

小羅看看老人和醜女，二人好像若無其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小羅迷惘了。

他洗着牌，心中盤算，再輸了怎麼辦？

老人會不會再拏出一百萬兩？

但小羅以爲這個門先生，不可能對任何一種賭都能拔尖。

四周足足有百十人圍觀，這次豪賭，空前絕後。

小羅把牌洗好，請門先生「遷牌」。

門先生先拏下五張，放在桌上，再拏起七張，然後把原先的五張放在牌上，最後把七張放在上面。

小羅記得很清楚。

這種「遷牌」方式難不倒老手。

小羅拏起牌要發，門先生叫他把牌放在桌上發。門先生一瞬不瞬望着他發牌，當然，這樣也能弄鬼，但難度就太大了。

太多的眼睛望着他的手，其中有一部份是內行的眼。

小羅計窮，只好照規矩發了第一、二張牌。

他的明牌是A，「出門」是「十」，「天門」是K，「末門」是「九」，當然又是打半副牌。

小羅的牌最大，由他下注，他下了三千兩。

枱面六十萬，第二張牌的A出三千兩，顯然太小了些。

這顯示他的暗牌可能只是一張小八或小九。

三家都跟了。小羅又發了第三張牌。

小羅是一張「J」，「出門」是九，「末門」是「Q」，「天門」又是一張K，自然是K一對下注。他出了五萬兩。

這次「出門」和「末門」都打了烊。

小羅跟了五萬。

第四張牌小羅是一張「十」，「天門」又是一張K。

「天門」三條K，小羅的明牌是「A、J、十」。如果他的暗牌是「Q」，不過是兩頭順，但這兩頭順却也和一頭

順差不多，九和「K」都不是太好的牌了。

第一，「天門」的明牌已有三條「K」，只要「出門」和「末門」再有一條「K」，這張牌就絕了，至於「九」，打烊的「末門」和「出門」都有一張「九」，就算他們都沒有一對，「九」也不多了。

所以這個兩頭順，實際上連一頭順也不如。

當然，如果小羅的暗牌是一張「八」，等於看「九」順，那也是差不多。只不過，他的暗牌也可能是一張「K」——唯一的「K」，就等於看「Q」順了。

總之，小羅非「順子」不可，或者「同花」，不然必輸。

當然，也可能他是「A」一對跟下來的。

現在對方自然是把枱面的五十餘萬兩全推了出來。

場中一片驚呼和感嘆。

看看老人和醜女，好像小羅輸的不是他們的銀子。

賭錢到此境界，下賭注時四座皆驚，大概下注者也認爲是一件過癮的事。

小羅自然要跟，因爲他是貨眞價實的「順子」。

因此，他也推出了枱面所有的銀票。

一把牌(不是一局)一百萬兩出頭，大概也只有皇帝老子才有資格作此豪賭，而這一次，却是憑眞工夫賭的。

沒有作牌，也沒有人弄鬼。

因爲誰也弄不了鬼，誰也作不了假。

最後一張牌小羅是一張「Q」，「天門」是一張小八。

當然，小羅確有「大順」的希望。

「天門」也有「富爾豪士」的架勢。

這牌很絕，若「天門」是「四條」，小羅的「大順」就是假的，因爲大順不能沒有「K」，也就是說，如果小羅的暗牌是一張K，「天門」只有「富爾豪士」的可能，四條已不可能。

只是「天門」最後來的小「八」很不錯。

即使只是「富爾豪士」，姓門的也贏了。

幾乎小羅也不能不這麼想。

他出道以來，進過無數次賭場，沒有如此窘困過。

姓門的掀了牌，正是三條K兩條小八的「富爾豪士」。

小羅是大順——「十、J、Q、K、A」。

結局打開，全場轟動，因爲姓門的笑着把百餘萬兩銀票收了過去，就這一次牌，頓成巨富。

至於那老人和醜女，似乎仍然一樣。

小羅、「葛三刀」和茜茜眼看着百餘人在喧囂。

因爲如此大的輸贏，大方的贏家，至少會拏出二三萬兩分紅。

那知老人淡然道：「小友還要不要再賭？」

小羅不由楞住，這老傢伙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輸錢會使他娛心，會使他快樂？

顯然姓門的也無意再賭了，小羅更不想再戀棧賭，也不想久躭，三個人和老人及醜女出了賭場。

茜茜道：「老先生必是周圍百里內的大富豪吧？」

老人道：「未必盡然。」

「葛三刀」陪笑道：「至少老先生不急用這一百萬兩吧？」

老人道：「那裡，下個月嫁女，正好要用這一百萬兩。」

三小一聽，嘿！這老傢伙既然急着要用這一百萬兩銀子，爲何要進賭場？而且自動借給小羅作賭本？

使人隱隱覺得，他希望小羅輸掉的。

當然，世上沒有這種人，一旦小羅拏不出一百萬兩，還不起這巨大的數字而來個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怎麼辦？

小羅道：「老先生別開玩笑，你絕不會等用這筆款子的。」

老人道：「何以見得？」

小羅道：「看您老人家出手闊綽，面不改色，至少也有幾十或幾百個一百萬兩。」

老人道：「就算有，那也是我的錢，與別人無干。」

「葛三刀」道：「老先生當初又何必借給他？」

「怎麼？老夫一番好意錯了不成？」

茜茜道：「老先生，不是說您錯了！但至少你這麼大的年紀不該進出賭場，更不該主動出賭資鼓勵一個年輕人豪賭。」

「什麼？妳這丫頭在責備老夫？」

茜茜道：「老先生！這也是實情。」

老人怒聲道：「是不是想賴債不還？」

小羅道：「在下絕無此意，只是請稍緩時日。」

老人道：「說好的只有一天，時間已過了大半。」

小羅一想，這老人似有使他掉落陷阱之嫌，道：「老先生，本來我可以再到另一賭場去碰碰運氣，也許可以贏回還債，可是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

老人道：「以你的賭技來說，並沒有那種把握。」

小羅道：「老先生既知我的賭技不高，爲何自動借我賭資？使我越陷越深？這太不可思議了！」

老人道：「看你的派頭，事先誰知道你是眼高手低的貨色？」

小羅大聲道：「你不放寬時限，我無法還債！」

「葛三刀」「嗆」地一聲撤出了七星大刀，道：「老棺材板，我看你八成是活膩了！你再逼人，我就——」

老人道：「小子，你要怎麼樣？」

小羅道：「老葛，把刀收起來，咱們不能讓人看成賴皮！」

老人道：「看來還是小友講理，老夫沒有看錯人，這樣吧！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小友可以不必還債！」

小羅一樂，道：「老先生，有什麼辦法？」

老人道：「老夫這個女兒，已經十七歲了，總帶在身邊也不方便，如你願娶她，一百萬債務一筆勾銷。」

小羅倒吸一口冷氣。

「葛三刀」和茜茜也大爲震驚，繼而盛怒。

原來轉了個大圈子，這老賊要把他的醜女推銷出去。

小羅冷冷地望着老人，吶吶地道：「老先生，我看你是有計劃的借貸賭資，目的却是……」

「葛三刀」大聲道：「老賊，我看這簡直是痳子不叫痳子——坑人哪！」

小羅道：「老先生，不論你有無此意，都希望打消此意，因在下已有了妻子，不便重婚。」

老人道：「男子漢大丈夫，三妻四妾算得了什麼？況且，這位茜茜姑娘在你身邊，將來還不是……」

老人似乎目光如炬，看得出茜茜對小羅的情意。

「葛三刀」大聲道：「茜茜是茜茜，這是兩回事。」

老人道：「我看却是一回事。」

小羅道：「老先生貴姓？」

「老夫姓周，小號光迪。」

小羅猛然一驚，差點跳起來，吶吶道：「老先生叫周光迪？」

「是啊！」

「這不是和醫仙周光迪同名？」

周光迪道：「老夫就叫周光迪，可不知什麼醫仙！」

小羅道：「老先生會醫嗎？」

「自幼學醫，還到扶桑、波斯等國去學過醫哩！」

三小大爲震驚，尤其是小羅，不由楞在當地。

如果這就是醫仙周光迪，這就是他的救星。

只不過，萬一他非要他討他的女兒不可，怎麼辦？

「我懂了！」「葛三刀」道：「分明周大醫仙認識賭場中人，至於借賭資等一切，都是預先安排的，目的要釣上小羅，對不對？」

「也對也不對！」周光迪道：「我有意救人，但也有意嫁女，你小子多要個老婆無所謂，如果就連這件事都辦不到，你心目中那還有我這個老丈人？」

小羅想了一會，道：「周大國手，你如果願意治我的絕症，我將終生感佩，但我不能以此爲交換條件。」

「這可是你從心裡說出的話？」

小羅道：「在下雖然人微言輕，對這件事却十分認眞。」

「難道你只願再活半年？」

「生死有命，在下認了！」

「那你欠老夫的一百萬兩呢？」

「我會儘快還你！」

「這麼說，一天之期全被你推翻了？」

「事實上辦不到，也等於落入了老國手的圈套之中。」

醜女道：「羅哥哥，只要你肯要我，就是永遠不上我的床也沒有關係，只要有這名義就成。」

「葛三刀」笑了起來，但小羅以爲這少女的眼神似曾相識，口音也有點熟。

周光迪道：「死丫頭，妳別自貶身價，憑我醫仙的女兒，爲什麼被他風乾起來！」

茜茜道：「周大國手，如果小羅哥哥收了令嬡，你眞能包治他的絕症嗎？」

周光迪道：「那還用問！」

茜茜道：「小羅哥哥，爲了治病，我相信小仙蒂也一定不會反對的，小羅哥哥，我勸你還是收了她吧！」

茜茜也有她的想法，除了小仙蒂，其他女人都是偏房，甚至都會受到排斥，如果小羅收了此女，此例一開，她的事就不會有問題了。

「葛三刀」也猜出了茜茜的心意，却不點破。

小羅道：「不必說了，我不想訂這城下之盟，周大國手，一月之內，在下奉還一百萬兩借款！就此別過。」

說畢招呼葛、秦二人離去。

周光迪大聲道：「如果一個月之期到了不能還款呢？」

小羅道：「一月之內不可能還不清欠款！」

「萬一還不清呢？」

小羅道：「在下只好照周大國手的條件去作了。」

周光迪道：「好！一言爲定。」

奔出數里，小羅道：「想不到他就是周光迪。」

茜茜道：「這老人果然有點像玄陰教中那個。」

「葛三刀」道：「不知到底那個是眞？那個是假？」

小羅道：「當然這個是眞的。」

茜茜道：「小羅哥哥，其實這姑娘並不算醜，只不過皮膚黑一些，眼睛小些而已。比小仙蒂、小五子及軟軟固然差些，却不能算太醜！」

小羅道：「美醜不是問題，事實上我反而喜歡平平淡淡，不美也不醜的女人，但這老傢伙賺人，我很討厭。」

「葛三刀」道：「小羅說的也是，美的也好，不美的也好，吹了燈上了床，還不都是一樣？」

茜茜踢了他一脚道：「『葛三刀』，咱們要約法三章，以後開玩笑可以，但談吐絕對不能太下流！聽到沒有？」

「葛三刀」攤攤手，道：「照辦就是了，不過，講實話都是不好聽的，我的話沒有技巧，却也是實情吧！」

小羅道：「周光迪這老小子眞會吊人的胃口。」

茜茜道：「小羅哥哥，爲了治病，我以爲應該接受他的女兒。」

「葛三刀」道：「我也有此同感。」

小羅道：「我對小仙蒂說的每句話都要負責，我不能作對不起小仙蒂的事，你們無法想象我的心情。」

茜茜道：「我能體會你的心情，但是你只看到正面未認清反面的，如果你半年之限到了不治而死，小仙蒂怎麼辦？」

「葛三刀」道：「對！到那時候你再對她忠實也沒有用了。」

小羅不出聲。

「葛三刀」一使眼色，二人立刻去追周光迪。

小羅道：「你們要幹什麼？」

「葛三刀」道：「把周老頭父女找回來。」

小羅道：「怎麼？你對周姑娘有意思？」

「葛三刀」道：「這是什麼話？我們只不過是爲你和小仙蒂着想。」

小羅道：「如果爲我着想，你們就別去。」

茜茜道：「我們是爲小仙蒂着想。」

小羅道：「茜茜，妳的心眞好！我以前爲什麼沒有發現？」

茜茜道：「小羅哥哥，何必諷嘲我！」

「葛三刀」道：「小羅，這可是個順理成章的大好機會，我敢以人頭保証，小仙蒂絕對不會反對這件事的。」

就在這時，遠處不疾不徐來了兩個人。

這二人都是四十出頭，衣飾平平，瘦的一個八字眉、眼珠白多黑少，不胖不瘦的一個生了張扁臉。

這兩個人予人的第一個印象非常不舒服。

「葛三刀」道：「在那大賭場中我見過二位。」

兩人「嘿嘿」冷笑，道：「見過，當然見過。」

小羅抱拳道：「請問二位大名是？」

二人互視一眼，互相點點頭，瘦的指着不胖不瘦的道：「這位是『佛面魔心』賈聖仁賈大俠！」

賈聖仁指指瘦子道：「這位就是『無腸居士』柳無情大俠。」說完二人相視傲然大笑。

三小不由心頭暗驚，這二人的凶名猶在「風雷雨」三絕之上，只是這些年來不像「三絕」那麼招搖而已。

小羅道：「久仰得很，只不過在下絕對沒有想到，以兩位的名氣和身份居然在賭場中抱枱脚！」

「無腸居士」面色一變，一雙怪眼更是白多黑少，道：「小子，你眞該死！你的膽子眞有不小！」

小羅道：「我活不了半年，當然該死！」

「佛面魔心」賈聖仁道：「柳兄以爲弟能在多少招內擺平他們？」

柳無情道：「應該不出三十招。」

賈聖仁抽出了鬼頭刀，道：「小子，你的兵器呢？」

小羅道：「我一向不用兵器，不過既然你用刀，我不用也不好。」

他折了一根樹枝。

「葛三刀」撤出大刀，「颯」地一刀砍去。

他怎麼看這兩個人都不順眼。

賈聖仁道：「不知死活的東西！」掄刀往「葛三刀」的七星刀上一貼，忽然吸住，「葛三刀」大驚。

全力奪刀，七星刀就像鑄在對方刀身上一樣。

茜茜嬌叱一聲，自側面一劍刺去。

她的劍法也非比等閑，賈聖仁這才收刀迴身格架。

茜茜不讓他格中，她相信和對方動力氣一定不成。

賈聖仁刀上的工夫，可不像「葛三刀」，只有三刀厲害，對茜茜來說，刀刀要命，招招追魂，不由心寒。

她不能不承認，此人比她爹「要高明些」。

小羅道：「茜茜你下來。」

「葛三刀」低聲道：「小羅，你現在成嗎？」

小羅道：「湊合！」

茜茜又打了五七招，不敵而退。

小羅道：「賈大俠，如我能在三招內佔上風，你還要打嗎？」

「甚麼？三——三招內？」這對賈聖仁是侮辱。

「不錯。」

「小子，我看你八成連半年也不想活了吧？」

「不錯，一個人如果只能再活半年，那也就無所謂了。」

賈聖仁道：「好，我就接你三招。」他主動攻出一刀，他本來也無把握三刀內勝小羅，可是聽了小羅三招內能佔他的上風的豪語，似想三招却敵。

這一刀隱隱生嘯，且隱藏無限殺機。

站在敵對立場的小羅就看出，這一招至少有五個變化。

小羅以八成以上的內力貫於樹枝之上。

必須使這一招半產生寒敵之心的嚇阻作用。

樹枝上至少有十一個變化。

直直一根小樹枝，居然把對方的刀芒全部擋住。

（未完・四）

上文提要： 秦家堡內的夜戰，原來少林寺的方丈至善被綁架，下落不明，懷疑被通天教囚禁在堡裡，經過戰鬥搜索，武當派也來協助，找到了至善大師，戰鬥結束，大獲全勝，由武當掌教無爲道長和凌雲子二人陪同至善方丈到大廳休息。捉到的有毒手郎中、尺鍊雙煞，羊角道人一見苗頭不對而去，還有秦劍秋不肯投降，祝纖纖趁衆人不備，用劍挾持至中大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花香鳥語如仙境　紫竹籬笆佈陣圖

羅漢堂八名弟子把祝纖纖圍在中間。祝纖纖披了下櫻唇，冷冷的道：「你們誰敢動一動，我就要你們至中長老的命。」

那八個羅漢堂弟子眼看祝纖纖雪亮的劍尖指着長老咽喉，只好收回劍去，但依然圍在四周沒有退後。

祝纖纖手擧長劍，低喝一聲：「至中，你再往右後退三步、我就放你。」

至中空有一身武學，要想擺脫她劍尖，却一式也用不上，只好依言往右首後退了三步。

圍在他們身後的羅漢堂弟子也只好往兩邊讓開。(本來八名羅漢堂弟子既已佈下「羅漢陣」，陣中的人往任何方向移動，他們也可以跟着移動，只是他們圍住祝纖纖和戒律院八名弟子圍住張少軒，兩座陣勢十分接近，如果再跟着移動就會和另一座陣勢相撞了。)

要知祝纖纖和張少軒原本只有兩三步距離，因至清大師攔住張少軒，兩人才被分隔開了，至中往右後退了三步，就已退到張少軒那邊。

祝纖纖朝至中嫣然一笑道：「大師，多謝你了。」

身形倏然騰空飛起，在半空輕巧的翻了一個觔斗，越過八名戒律院弟子組成的「羅漢陣」，翩然落到陣中，口中嬌聲叫道：「二公子，我來啦。」

至光負責指揮戒律院、羅漢堂弟子佈成的「羅漢陣」，看到至中被祝纖纖劍尖指着咽喉，投鼠忌器，不敢出手，只好任由她衝進戒律院弟子的「羅漢陣」去。

至清大師面對張少軒，早已動了殺機，但老和尙連施佛門禪功，都被張少軒神奇的身法避讓開去，張少軒一柄摺扇也只能剛剛抵擋住老和尙凝重古拙的「達摩劍法」，這一陣工夫，早已打得汗流浹背，心頭暗暗焦急！

就在此時，耳中聽到五師妹的喊聲，但見一片銀光從天而降，朝至清大師當頭罩落，逼得至清大師後退了一步。

張少軒眼看機不可失，急忙叫道：「五師妹，我們走！」

那知身形方動，瞥見一片劍光從四面八方湧到，那是圍在四周的羅漢陣隨着發動，八支長劍宛如流水般襲來。

祝纖纖及時落到張少軒身邊，兩人背貼背站定，劍扇齊施才把八支長劍擋開。

至清大師大喝道：「張少軒，今晚你除了束手就縛，別無生路，還不叫你妻子出去，難道要她和你同歸於盡嗎？」

祝纖纖冷笑道：「至清，憑你還未必勝得過我們兩人聯手，不信你試試就知道了。」

長劍倏然飛起一片精光疾捲過去，張少軒也立即發動，摺扇一掄，漾起一道半月形的巨輪，飛快橫掃而

出。兩人聯手，果然聲勢極壯，凌厲無匹。

至清大師原也只是一心要把張少軒拏下，繩之於法，此刻氣怒已經到了極點，就是連祝纖纖在內，也一樣要格殺勿論！

心頭存了殺機，手中長劍就一記比一記凝重，同時左手也使出配合劍法、數十年來從未輕易使過的佛門最高降魔法藏，居少林七十二藝之首的兩種神功——光明拳和般若刀。(般若刀是掌並非眞刀)

這兩種神功，果然威力强大，只要使出一種來，就立可把張少軒、祝纖纖的攻勢壓制下去，逼得二人身形連閃，躲避不迭；但這兩種神功却不能連續施展，那是因爲：一來每一記必須全力擊出，太過消耗內力，二來，必須配合右手劍勢，才能出手。

張少軒、祝纖纖劍扇聯手，對付至清大師數十年修爲的「達摩劍法」，猶嫌吃虧在功力不如對方，如今至清大師使出少林寺鎭山絕學的「光明拳」、「般若刀」來，威力之强，無與倫比，兩人自然不敢輕攖其鋒，只是仗着師門神奇身法，不時閃動游走，才能避得開去。

因此兩人打得倍感吃力，就在這時候，東無忌一道人影從半空直瀉而下，就在三四丈高空，人還未下，扇交左手，右手嗆然拔劍，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爆出漫天劍影，耀目飛虹，迸射着一大片流動的銀芒，疾罩而下。

張少軒、祝纖纖耳邊同時响起大師兄的喝聲：「二師弟、五師妹還不快走？」

兩人聽得喝聲入耳，果然雙雙縱身射起。

這時突聽至清大師大喝一聲：「你們往那裡走？」

手掌揚起，嘶然有聲，好像連天空都要被「般若刀」劃破了，漫天劍影霎時盡斂，張少軒、祝纖纖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東無忌爲了掩護兩人，以長劍硬接了至清大師一記「般若刀」，劍光斂處，可以看到他胸口起伏不停，顯然這招硬接耗了不少眞力。

至清大師可也沒有佔到便宜，左手大袖破碎如同掛着布條一般，露出了手肘，大概是剛才被劍光絞碎的，老和尙怔立當場像是呆住了！

千百年來被認爲無人能擋的少林寺七十二藝當中列名第三的「般若刀」，竟然被人破解了，這人居然只是通天教主門下的一個徒弟，這叫老和尙如何不怔住？

環列四周的八名戒律院護法弟子眼看院主怔立不動，只當院主負了傷，不約而同長劍一揮，列下的羅漢陣立時發動，八支長劍劃起一片綿密的劍網，迅疾無儔朝東無忌攻來。

至淸大師心知不妙，要待喝阻已是不及，急忙拍出一掌。

這不過是漫天劍光消失後眨眼之間的事，東無忌口中發出一聲清朗的敞笑，身形像陀螺般飛旋，左手摺扇揮處，但見一道白光繞身而起，八支長劍和它驟然接觸，一個個被震得虎口劇痛，有的抱着手腕疾退，有的踉蹌摔倒，東無忌全身白光繚繞，有如龍捲風一般，越旋越高，橫空飛射而去。

這時秦劍秋以一柄摺扇和寒雲子、歸二先生力戰了將近四五十招，依然未能佔得一點上風，突圍自然更是無望，就在此時瞥見歸二先生旱烟管緩緩朝胸前點來，耳邊同時聽到他的聲音喝道：「還不快走！」

秦劍秋突然靈機一動，急忙縱身朝上躍起，足尖輕輕點在他旱烟管上，歸二先生果然急如星火往上挑起，秦劍秋乘機長身而起，一下飛起三丈多高，往堡外激射出去。

寒雲子怒喝一聲：「孽畜，你往那裡逃？」作勢欲追。

歸二先生微微搖頭道：「他已經去遠，師弟只怕追不上他了。」

* * *

谷飛雲目送東無忌掠空射去，心中一直思索着他說過的話，老實說，自己對東無忌確實也有着一份好感，那是他有一股瀟洒倜儻的氣質，和相當高深的武功造詣，使自己對他十分心折，但他爲虎作倀，倡亂武林也使自己對他有極大的反感。唉，他說得不錯，看來我們永遠會敵對下去，不可能成爲朋友！

只聽馮小珍輕咦一聲道：「東無忌果然了得，把張少軒夫婦都救出去了，哦，秦劍秋也逃走了，今晚怎麼一直沒見他妻子呢？」

荊月姑道：「是呀，今晚一直沒看到白素素的影子。」

珠兒咭的笑道：「秦家少夫人被我點了睡穴，還在她閨房裡大做芳夢哩！」

(珠兒和谷飛雲、了得三人分頭搜索，珠兒負責內宅，遇上少夫人白素素，自然不肯放過，在黑暗中出其不意，自可一舉把她制住，否則白素素身爲通天教主座下第二女徒，一身武功，決不會比珠兒差，珠兒那能制得住她？)

馮小珍道：「那就該把她押下來。」

珠兒道：「少林方丈連東無忌都放過了，我把她押下來，還不是放了？白素素記的是我的仇，她反正是這裡的少夫人，讓她睡到天亮，穴道自解，不用去理她了。」

荊月姑道：「少林、武當的人都進大廳去了，我們也快下去吧。」

谷飛雲等四人跨進大廳，只見右上首坐着少林寺方丈至善大師和至清、至遠、至中、至光等五人，左上首

是武當掌教無爲道長，依次爲凌雲子、寒雲子、雙環無敵秦大鈞、歸二先生，正好也是五人。右首侍立戒律院八名弟子，左首侍立八名青袍道人。

至清大師看到四人走入，忙道：「谷小施主四位，快來見過武當掌教和敝寺方丈。」

谷飛雲聞言就和荊月姑三人一起走了上去，拱手道：「晚輩谷飛雲、荊月姑、馮小珍、珠兒，拜見道長、大師。」

無爲道長含笑還了一禮。

至善大師也合十還禮，一面說道：「此次若非醉道友和谷小施主等四位協助，揭發陰謀，敝寺和武當派被人顛覆，還懵無所知呢，咱們兩派對四位小施主的大德，至爲感謝，待會無爲掌教另有話說，至於老衲搶先發言，却是另有一段因果，必須先和小施主說明白了才行。

「第一、醉道友見告谷小施主尊師，自號孤峯上人，實則即是敝師叔頑石大師，他老人家喜歡人家叫他石頭和尚，故而很少人知道他老人家的法號，五十年前他老人家離開敝寺，就一直沒有回來過，小施主是他老人家的衣鉢傳人，算來還是老衲的小師弟。」

他此話一出，聽得至清大師等四人無不暗暗稱奇，原來五十年前被人稱爲佛門怪傑的頑石師叔還在人間，谷小施主還是他老人家的傳人！

谷飛雲聽得也是一怔，既是醉道長說的，自然錯不了，這就慌忙恭敬的作了一揖，說道：「小弟拜見方丈師兄。」

至善大師藹然笑道：「來，小師弟，你快去見過四位師兄。」

谷飛雲依言又朝至清大師等四位「至」字輩高僧一一見禮。至清大師等四人也口稱「小師弟」，還了一禮。

至善大師接着又道：「第二，珠兒姑娘是崑崙前輩紫雲夫人的高足，方才姑娘自稱晚輩，無爲掌教和老衲都擔當不起，以後姑娘行走江湖，切不可再以晚輩自居了。」

珠兒道：「多謝大師指點，我……會記住的。」

至善大師望望雲道長，合十道：「掌教恕老衲搶先說話，現在請掌教說了。」

「哈哈！」無爲道長大笑一聲道：「這裡是武當山下，貧道身爲地主，自該由方丈先說才是，貧道先要代表武當派向大師致賀，認了這樣一位傑出的小師弟。」

至善大師合十道：「掌教好說。」

無爲道長向谷飛雲含笑道：「谷小施主和三位姑娘趕來賜助，不但消敉了少林、武當一場誤會，也揭發了通天教顛覆我們兩派的陰謀，敝派至表感紉，大德無以爲報。」

他緩緩伸手入懷，取出一面紫金牌來，攤在手上，接着說道：「這是敝派紫金信符，貧道舉以奉贈，日後小施主只要用得着敝派，敝派無不悉力以赴，小施主請收下了。」

谷飛雲遲疑的道：「道長……這個在下如何能收。」

至善大師含笑道：「掌教既然拿出來了，小師弟就拜領了吧！」

谷飛雲只好雙手接過，說道：「在下那就拜領了。」

無爲道長接着又替四人一一引見了凌雲子、寒雲子和秦大鈞、歸二先生。谷飛雲等四人也一一拱手爲禮。

秦大鈞笑道：「方才書房裡喬裝劉子明的就是谷老弟吧，果然英雄出少年，好功夫。」

歸二先生奇道：「秦師兄見過谷少俠嗎？」

秦大鈞笑道：「三十年來，舉手當胸就能擋住愚兄雙環手的，谷老弟還是第一個呢，還有這位珠兒姑娘，施展雲龍三折身法，愚兄早就認出她是崑崙派傳人了。」接着抬手道：「谷老弟四位，快請坐吧。」

谷飛雲不禁感到有些趑趄，不知自己該坐在那裡？

至光朝他們招招手道：「小師弟，坐到這邊來吧。」

谷飛雲四人依言走過去，坐在至光下首。

歸二先生站起身，說道：「在下在敝村拏下少林寺在逃叛徒道覺，現在可以移交至清大師收押了。」

說完，舉手拍了兩掌，大聲道：「把人押上來。」

當下就由兩個歸二先生的門人押着道覺走上。

至清大師站起身，朝歸二先生合十道：「歸老施主替敝寺擒下叛徒，貧衲謹此致謝。」

說完，朝身後侍立的戒律院弟子點了下頭。當下由兩名戒律院弟子走了出去，從歸二先生兩個門人手中把道覺押着走回。

接着至光也站起身，合十道：「方才由谷小師弟拏下東無忌同黨毒手郎中秦大山，以及尺鍊雙煞呼延兄弟等三人，該如何處置，請掌教、方丈定奪。」

至善大師道：「叫他們押進來。」

至光朝站在廳前的十八名羅漢堂弟子喝道：「把人帶進來。」

當下由六名弟子分別押着毒手郎中秦大山和尺鍊雙煞呼延贊、呼延弼三人走入大廳。

毒手郎中秦大山看到雙環無敵秦大鈞坐在上首，就大聲叫道：「大哥，咱們是嫡堂的兄弟，你向兩位掌門人求求情，放了兄弟吧。」

（嫡堂兄弟，就是兩人的父親是同胞兄弟也）

秦大鈞冷然道：「行醫江湖，應該有濟世之心，但你却以練成毒功自喜，遂有毒手郎中的外號，可見你爲人如何了，我曾幾次相勸，你都不肯改過，這也罷了，你居然勾結通天教的人和武當派爲敵，在你眼中還有我這堂兄嗎？今晚之事，有掌門人和方丈大師在此，我也作不了主，你求我也沒用。」

秦大山急道：「大哥，我今後一定痛改前非，你要相信我。」

無爲道長微微搖頭，轉臉朝至善大師道：「方丈之意如何？」

他知道佛家慈悲爲懷，徵求至善大師的意見，已有網開一面之心。

「阿彌陀佛。」至善大師低喧一聲佛號，徐徐說道：「我佛慈悲，一向主張與人爲善，故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言，方才連東無忌都已放了，這三人既非貴我二派門下，自是不能以貴我二派的門規處置，何況他們只不過一時盲從，只要他們能痛改前非，就放他們去罷，不知掌教意下如何？」

無爲道長道：「方丈有與人爲善之心，那就放了他們吧。」

秦大鈞大喝道：「你們都聽到了，二位掌門人答應釋放你們了，以後要好好做人，不可再入歧途，你們去罷。」

六名羅漢堂弟子立即替他們拍開了受制的穴道。

秦大山連連拱手道：「多謝二位掌門人寬宏大量，在下告辭。」

說完，急匆匆往外走去。

尺鍊雙煞却並沒有跟着出去，只是站着不走。

至光喝道：「你們兩個怎麼還不走？」

尺鍊雙煞却忽然走到中間，朝至善大師噗的跪了下去，連連磕頭道：「方丈大師方才說的話，有如給弟子兩人一記當頭棒喝，頓時醒悟過來，弟子二人外號雙煞，雙手沾滿了血腥，縱然有心改過，不但白道中人不會放過我們，就是黑道上也有不少仇人，就因爲這樣才去投奔鄭州虎段天發，當他的護院，因他堂叔是少林寺的知客大師，黑白兩道不會再找我們兄弟，自從段天發被仇家所殺，弟子走投無路，只好跟着東無忌，但方丈大師方才說過我佛勸人爲善，只要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弟子二人不敢妄想成佛，只想皈依佛門，給我們一個懺悔的機會，請求方丈大師大發慈悲，收容弟子二人。」

說罷，又一連的在地上磕起頭來。

至善大師問道：「你們眞有改悔之心，要想出家爲僧嗎？須知少林寺清規素嚴，你們能吃得了苦嗎？」

尺鍊雙煞齊聲道：「弟子久有改過向善之心，苦於無門可投，弟子二人不怕任何苦難，只求心之所安，此心已決，我佛可鑒，倘有違反清規，永世不得超生，伏望方丈成全。」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至善大師雙手合十，徐徐說道：「孽海無邊，回頭是岸，你們既然有此決心，至遠師弟，可由你羅漢堂暫時收錄他們二人，回寺再予剃度，能夠度化兩個凶人，回心向善，也未嘗不是好事。」

至遠大師連忙合十躬身道：「敬遵方丈法諭。」

尺鍊雙煞聽得喜出望外，連忙叩頭道：「多謝方丈成全。」

一面又朝至遠大師跪了下去，磕頭道：「弟子叩拜師父。」

至遠大師道：「你們兩個先起來，這是方丈成全你們，今後務必革面洗心，好好做一個佛門弟子。」

尺鍊雙煞依言站起，恭聲道：「弟子會的，弟子一定銘記在心。」

無爲道長稽首道：「方丈大師以我佛慈悲，感化兩個凶人從此向善，化戾氣爲祥和，這是一件莫大的功德，可喜可賀。」

至善大師合十還禮道：「掌教早有與人向善之心，貧衲只是引渡他們而已。」

秦大鈞起身道：「時間不早，在下已經吩咐廚下準備素齋，恭請二位掌門人和諸位大師消夜，現在可以入席了。」

一面朝周子厚吩咐道：「子厚，客房可曾準備好了？」

周子厚躬身道：「弟子都已準備好了。」

至善大師合十道：「打擾秦老施主，眞是不好意思。」

秦大鈞大笑道：「方丈大師和諸位大師難得光臨寒舍，掌門人和兩位師弟，也多年不曾下山，還有谷老弟四位，也是稀客，今晚可說是難得的盛會，兄弟榮幸還來不及呢，來，請、請！」

谷飛雲看他們都不提秦劍秋之事。這在武當三子來說，也許是礙着秦大鈞的面子；但對秦大鈞來說，他兒子勾結外人企圖顛覆武當派，他對掌門人應該有教子不嚴，引咎自責的表示，他竟也若無其事一般，心中暗暗覺得奇怪。

還有，就是自己和珠兒進入書房卧室之時，他(秦大鈞)似乎雙腿失靈，連站都站不起來，何以一回工夫就像沒事了？

心中想着，一面走近至善大師面前，垂手問道：「小弟想請問方丈師兄，不知醉道長去了那裡？」

至善大師忽然哦了一聲，歉然道：「老衲差點忘了，醉道友已經回山去了，他要老衲轉告小師弟，東風已有人接引，不用他送了，要小師弟好自爲之。」

谷飛雲道：「東風已有人接引？」

至善大師含笑道：「他說的也許是隱語，小師弟日後自會明白。」

* * *

谷飛雲等一行四騎，現在已在路上。谷飛雲手控韁繩，一面沉吟着道：「醉道長說的東風已有人接應，這人

會是誰呢？」

珠兒咭的笑道：「這人自然就是我了。」

谷飛雲矍然道：「小妹子，妳快告訴我，東風究竟是甚麼呢？」

珠兒道：「我也不清楚，谷大哥也眞是的，到了不就知道了嗎？」

谷飛雲問道：「那麼妳究竟要領我們去那裡呢？」

珠兒道：「是去華山咯，這是師公交代的，叫我不要告訴你的。」

谷飛雲含笑道：「好，好，那我就不問了。」

荊月姑道：「本來大哥就不該問的，由小妹子帶路，難道還會把你賣了不成？」

他們由洛陽、澠池、靈寶、經函谷，出潼關，抵達華陰，這叫做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到了華陰，也就到了華山。

南望五峯，高插雲表，就是西嶽華山的主峯。

四人在城中住了一晚，珠兒和馮小珍去街上買了一大包鹵味和大餅饅頭，第二天一早就往南進發。

谷飛雲看到珠兒馬上放着一大包食物，忍不住問道：「小妹子，妳準備了這許多吃的，我們今天還趕不到嗎？」

馮小珍接口道：「我知道，我們從這裡去還有兩天路程，走的全是深山重嶺，沒有人迹之處，路上買不到吃的東西，所以要準備一些。」

谷飛雲笑道：「妳知道的好像比我還多。」

馮小珍淺笑道：「那有甚麼稀奇？」

谷飛雲道：「好，那我考考妳看，我們去的地方，叫甚麼名稱？」

馮小珍道：「我自然知道，那叫東風谷咯。」

說完，咭的笑了出來，急忙用手掩着，還是吃吃笑個不停。

谷飛雲含笑道：「妳如果不笑，我還以爲是眞的呢。」

四匹馬一路循着山徑行去，下午已進入崇山峻嶺之間，但見重重山嶺，起伏綿綿，叢林雜草，人迹已渺。

荊月姑在馬上問道：「這裡是不是華山？」

「是呀！」珠兒道：「華山周圍有二百里方圓，一般遊客就是遊上一個月也未必遊得完，我們要去的地方，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夠到的，就算華山派的人也從未到過。」

馮小珍道：「有這麼神秘的地方？」

谷飛雲笑道：「不神秘，那能叫東風谷？」

馮小珍道：「人家說正經嘛。」

珠兒道：「你們到了一定會喜歡。」

這天晚上，大家就找了一處岩洞過夜。天色才亮，四人掬水洗了把臉，用過乾糧，就繼續上路。

這一路早就沒有山徑，山勢也愈來愈險，馬匹走在陡削的山嶺間，當眞驚險莫名。

馮小珍道：「小妹子，我們還是走路的好，這樣太危險了。」

珠兒咭的笑道：「我們要吃過午飯，才眞的不能騎馬了，這段路，還可以在馬上養神呢。」

馮小珍道：「妳說下午的路，還要峻險了？」

珠兒道：「這還用說？」

馮小珍道：「這究竟是甚麼人？爲甚麼要住在這種峻險的地方呢？」

珠兒笑道：「一路都有這樣峻險，才沒人打擾呀。」

中午，他們一起在溪水邊休息，吃過乾糧，前面就是一座陡峭的峻嶺。

珠兒指指峻嶺，說道：「現在大家要牽着馬匹上去了。」

她當先牽着馬匹往嶺上走去，大家自然跟着她上去。這座峻嶺，當眞陡峭無比，根本就沒有路徑可上。

珠兒好像極爲熟悉，她一回往右首走，一回往左首走，也只有她走的地方才有落脚之處。

爬山這兩個字，平常你是無法體會的，只有走在這樣陡峭的山嶺上，每個人每一步路，都像伏在地上爬一樣。

谷飛雲、珠兒還沒甚麼感覺，荊月姑、馮小珍兩人內功較差，走了還不到三分之一，就已香汗淋漓，只是喘息。

馮小珍道：「小妹子，這樣的山路還有多少？一個人走已經夠累了，還要牽着馬匹，更累人了，一個不巧馬匹摔下去，豈不把人也拖下去了？」

珠兒道：「姐姐，妳就忍耐一點吧，過了這座山就好了。」

這座峻嶺足足爬了一頓飯的光景，才算爬登嶺上。

珠兒伸手往下指了指，說道：「我們下山之後，就不用牽着馬匹走了。」

下山，當然還是極爲峻險，依然由珠兒領先，三人牽着馬匹緊跟着她而行，等到走下山嶺，但見四周都是壁立千仞的插天高峯，中間一片平地，綠草如茵，少說也有半里方圓，左首是一個湖泊，水清見魚，對岸是一片茂密的濃林，樹齡都在數百年以上。

景色宜人，清靜如畫，好像是一片世外桃源！

馮小珍叫道：「小妹子，就是這裡了？」

珠兒道：「不，這裡只是我們的馬廐。」

馮小珍疑惑的道：「馬廐？」

「是呀！」珠兒道：「我們這四匹馬，都是好馬，尤其大哥的這匹紫駒，更是千中挑一的名駒，要把牠們棄了實在可惜，我們如果出去，沒有馬匹

代步，也很累人的，所以我想把牠們放在這裡，四面都是峭壁，沒人牽着牠們是上不去的，有水有草，也餓不死的，不是天然馬廐嗎？」

馮小珍道：「這些馬鞍放到那裡去呢？」

珠兒笑道：「自然有地方放咯，大家快把馬鞍拿下來，放好了還要上山呢！」

四人取下馬鞍，珠兒拍拍馬頭，說道：「我們到家了，你們就住在這裡了。」

說完，抱着馬鞍就走。谷飛雲等三人也抱起馬鞍跟着她走去。

馮小珍問道：「還要上山？我們不是到了嗎？」

珠兒道：「三姐，妳別性急好不？」

一會工夫，走近北首山麓，就發現一個一人高的石窟，珠兒當先走了進去。

這石窟相當寬敞，裡首還有一張石床，珠兒把馬鞍放到石床上，回頭咭的笑道：「馬鞍放在這裡不是很好嗎？」

荊月姑道：「這裡住人也挺好的。」

珠兒笑道：「這裡只是馬廐而已，到了紫雲岩，妳就知道啦！」

荊月姑問道：「紫雲岩就在山上嗎？」領先走出石窟，看到四匹馬也跟着來了，不覺笑道：「牠們眞還通人性呢，跟着我們來了，這樣就好，牠們知道這裡有一座石窟，下雨的時候就到裡面去躲雨了。」

大家走出石窟，珠兒指指石窟上面，說道：「我們就是從這裡上去。」

馮小珍仰頭看去，這座高峯幾乎陡峭如削，不禁失聲道：「這樣的山勢我們如何上得去？」

荊月姑也道：「大哥，看來我和三妹是上不去的。」

谷飛雲還沒開口，珠兒接口道：「妳們還沒有上去，怎麼知道上不去呢？這樣好了，我領路，二姐跟在我後面，上不去的時候，我可以拉妳，然後是谷大哥，三姐跟着二姐，由谷大哥在後面照顧三姐，就可沒事了。」

馮小珍還是搖頭道：「山勢這樣陡，我只怕一步也爬不上去。」

珠兒笑道：「不要緊，我和玉兒從小就在這裡練輕功的，師公和陸伯伯怕我們看不準，一脚落空，就在石壁上每一步都嵌了一塊紫色石頭，只要放大膽子，每一步都踩着紫石，就可安然上去了，不過紫石要在五丈以上才有，這下面五丈，只要施展輕功，二姐、三姐一定可以上去的。」

谷飛雲朝荊月姑、馮小珍二人說道：「小妹子說得不錯，五丈高，只要中途在石崖上點一下足，就可以上去，妳們不用害怕。」

荊月姑點頭道：「到了這裡，也只有試試了。」

珠兒道：「二姐，妳跟着我，我先上去，妳要看清我落脚的地方。」

說完，就當先雙足一點，凌空躍起兩丈多高，一面叫道：「看清楚了。」

她果然在石崖上略一停住，再點足上躍，飛上五丈高處，招手道：「二姐，可以上來了。」

荊月姑看準了她中途立足之處，鼓着勇氣，吸了口氣，雙足一頓，身形直飛而上，到了兩丈五六果見有一方凸出的石塊，足可立足，這就換了口氣，點足一躍，一下躍登五丈高處。

這裡正好有一條容人站立的石梗，珠兒早已伸過手，讓她站穩，然後向左移開兩步，讓出空間，一面叫道：「三姐，該妳上了。」

谷飛雲道：「三妹，不用怕，我會跟着妳來的。」

馮小珍心中雖怕，也只好吸着氣往上躍去。

谷飛雲也跟在她身後凌空飛起，馮小珍在中途再次點足躍上石梗，谷飛雲也正好落到她身邊，一手握住了她手臂，讓她穩住身子。

現在四人已經一排站在僅可容足的石梗之上。

珠兒叫道：「二姐，我上去了，妳跟着我來，脚步不可弄錯，先左脚，再右脚，身子才不會向外傾，每一步都要踩在紫石上。」

說着騰身而起，左足跨上，再跨右足，荊月姑跟着她一步又一步往上走去。

果然每跨出一步，就有一塊手掌大的紫色石頭嵌在石壁之上，山勢雖陡，總會有些斜度，只要你不回頭往下看，也就不會頭暈目眩了。

荊月姑跨上一步，馮小珍也跟着跨上，谷飛雲也就跟着上來，這樣一直走到半山腰，珠兒口中說道：「二姐注意，我們現在要沿着一條石梗上去，這一段沒有紫石了。」

石梗橫着山腰斜斜上去，僅可容得半個脚印，人也要面貼着石壁而行，差幸有些地方有石縫可以用手指攀着，只要放大膽子倒也沒有甚麼驚險。

盤過山腰，又要往上爬了，石壁間又有嵌着的紫石可踩，這樣爬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才登上峻嶺，荊月姑和馮小珍早已汗水濕透了衣衫。

馮小珍用手背抹了把汗，說道：「我們上是上來了，不知道要怎麼才能下去呢？」

谷飛雲笑道：「上得來，就下得去，妳怕甚麼？」

馮小珍道：「大哥說得倒是容易，上來，你沒看到下面，下去，看到山勢這樣陡直，只怕連一步也跨不下去了。」

珠兒催道：「我們快點走啦。」

她依然走在前面領路，現在是走

在嶺脊上，雖是下坡，却相當平坦，再下去已經出現了一條小徑，兩旁都是千年古松，松風如濤，吹到身上有些寒颼颼的感覺。

行約三里光景，穿出松林，盡頭處出現了一座紫色的石崖，崖下有一個兩人多高的大窟窿，有如圓洞門一般，洞門上鐫着「紫雲岩」三個擘窠大字。

珠兒回頭笑道：「現在眞的到了。」

馮小珍道：「妳師公住在這石窟裡嗎？」

珠兒走在前面，回頭道：「才不是呢。」

石窟像甬道一般，前面隱隱有光透進，並不太暗，走了不過二三十丈遠近，已經走出石窟，原來這座石窟外兩山夾峙，中間是一條可以兩人並肩而行的石路，路旁一條小澗，流水涓涓。

山勢漸漸寬敞，不過走了一里來路，就豁然開朗，但見四面高峯插天，形成一個天然的山谷，最奇怪的四面山石，都呈紫色。

中間一片盆地，有天然湖泊，也有幾座小山，整座谷中花團錦簇，到處都是不知名的奇花異卉，清風徐來，花氣襲人。

靠北首一座小山麓間，蓋着一幢紫石爲牆的房屋，使人幾疑是仙境。

馮小珍輕啊道：「想不到這樣的深山裡面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珠兒道：「說來你們不信，這裡沒有酷暑，也沒有嚴冬，一年四季如春，所以也叫長春谷。」

谷飛雲不由讚道：「眞是人間仙境。」

話聲未落，突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大笑道：「珠兒，你們怎麼今天才來？」

這聲音谷飛雲聽來很熟，正是珠兒的師公岳維峻在說話，心中暗暗忖道：「從這裡到那座紫屋，少說還有半里多路，他居然和對面說話一樣。」

馮小珍低問道：「這人是誰？」

珠兒低聲回道：「是我師公咯。」一面抬起頭叫道：「師公，我們是在路上躭擱了幾天。」

岳維峻的聲音笑道：「何止幾天，你們在路上出了甚麼事？」

珠兒道：「反正是好事咯，說來話可長哩。」

岳維峻道：「好、好，你們回來再說。」

馮小珍回顧無人，忍不住問道：「他人在那裡？」

珠兒道：「在屋裡。」

馮小珍咋舌道：「那座紫屋，還在半里外哩，他就像對面和妳說話一樣。」

珠兒道：「師公就算在一里以外，也和對面說話一樣。」

谷飛雲道：「我們快些走吧！」

他們走下山坡，那是一條舖着紫色石塊的小徑，迎面有一座用竹子編成花架的長圓形門戶，長滿了藤蔓紫花。

進入花架門戶，就像進入了一座大花園，到處都是用紫石圍成的花圃，有圓形的、扇形的、半月形的，因地制宜，花圃中種着各種不同顏色、不知名的花卉，有些較大的花圃中間還安放着一些比人還高的紫色大石，有的剔透玲瓏，有的形狀古拙，點綴其間更覺倍增古趣，只不知這些大石是如何搬運來的？

紫石小徑從花團錦簇的花圃中穿行，有如迷宮一般，匠心獨運，使人感覺無不佈置得恰到好處！

荆月姑低聲道：「偌大一座山谷，佈置成這樣一座大花園，不知要花多大的心力！」

珠兒道：「這是師公和陸伯伯兩人佈置的，足足花了五年工夫才完成，妳別看這些花圃，師公是按先後天八卦排成的，師公說：就是諸葛亮的八陣圖也沒有這樣精微呢，沒人帶路，就是來上一千人也休想走得到紫屋，轉來轉去又會退出花架門外了。」

谷飛雲聽她說得這般神奇，留神看去，却又看不出有何異處。

不多一回，走近紫屋，但見四周圍着用紫竹編成的籬笆，極爲典雅美觀！

這幢紫色屋宇共有兩進，前面一進是平房，後進是樓房，紫石爲牆，連屋瓦都是用紫石削薄而成，更顯得古色古香。

珠兒領着三人走入籬笆，只見兩扇漆成紫色的大門間，迎出一個身穿紫色衣袴的小女孩來，叫道：「珠兒，師公、師父都在客堂上等着，你們快進去了。」

這女孩和珠兒差不多年紀，生得眉清目秀，梳着兩條髮辮，一副秀外慧中的模樣，看到谷飛雲等三人微有羞澀之意，沒有珠兒的老練。

珠兒忙道：「她叫玉兒，是我師妹，我們同年的，她只比我小了三個月。」一面又朝玉兒道：「他是谷大哥，這是二姐、三姐。」

玉兒臉上有些飛紅，叫了聲：「谷大哥，二姐，三姐。」

大家跨進大門穿過小天井，走上三級石階迎面就是客堂，堂上陳設古樸，所有几椅幾乎全是紫竹編成的。上首坐着一男一女，這時含笑站了起來。

男的身穿紫色長衫，修眉朗目，皮膚白晰之中透出瑩光，頷下留着飄胸黑鬚，丰神冲挹，谷飛雲見過他二次，正是崑崙派唯一傳人岳維峻。

女的身穿紫色衣裙，生得蛾眉鳳目，冰肌玉骨，髮梳宮髻，中間簪一顆葡萄大的紫色珍珠，寶光氤氳，看去不過三十許人，另有一種高華的氣質，令人不敢仰視。（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徐不凡跟無根大師再學武功，以備復仇鋤奸，先由二老、八駿收集一切資料，分頭準備。功成出道，江湖上出現一頂血轎，轎主徐不凡，殺人之前必以血旗示警，送來血帖言明罪狀，才動手索仇。目前記上死者名單的有：關東雙雄、遼東守將、一名知州、兩名知縣、無敵莊莊主，這回輪到總兵褚鵬飛，這總兵府曾經是徐不凡的家……



血劍屠龍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殺總兵鋤奸雪恨　找法王澄清是非

「如此說，你就是殺害先父的兇手？」徐不凡道。

「本帥是奉旨行事。」

「聖旨明明是假的。」

「胡說，沒有人敢僞造聖旨。」

「朝中就有這麼一個人，或一羣人，正在幹這種欺上罔下的勾當。現在且不管聖旨的眞僞，只要你承認是殺先父的兇手就夠了。我問你，血旗、血帖收到了吧？」

「徐不凡，你好像來早了？」

「不是我來早，是閣下來錯了地方，時辰一到，徐某自會去總兵府報到。怎麼樣？」

這話說得太狂，簡直把褚鵬飛的腦袋視作囊中物，褚總兵勃然大怒道：「徐不凡，你乃欽命要犯，今天是自投羅網，本帥要將你就地正法，給我殺！」

軍令如山，隨着褚鵬飛的這一聲殺，所有的刀劍一齊出鞘，弓已上弦，有那脚步快的，已近在徐不凡面前五尺之處。

徐不凡乍然一聲獅子吼，道：「褚鵬飛，我只要你項上的一顆人頭，勿拉他人墊棺材！」

身如幽靈鬼魅一般，只見人影一閃，已到了褚鵬飛面前，褚鵬飛嚇了一跳，拔身而起，徐不凡如影隨形，咬着尾巴往上追，兩條人影糾纏在一起，所有的校尉兵勇，投鼠忌器，誰也不敢妄動干戈。

一聲慘叫！

一蓬血雨！

一顆人頭！

一招！二人僅僅在半空中交手一招，徐不凡便將褚鵬飛的人頭割下來。

大家呆若木鷄，褚鵬飛的屍體還沒有落地，徐不凡已提着人頭上了房。

一位將軍驚魂初定，立命弓箭手：「放！」

邊防軍士，乃十中選一的精英，投射技術極佳，箭如飛鳥投林，聲似萬馬奔騰，屋瓦立被擊碎百多片。

却沒有傷到徐不凡的一根毫髮，徐不凡早已先一步翻過屋脊，跳下房去。

「追……」

將軍一聲令下，率衆追過屋角，又是一蓬密密麻麻的箭雨。

徐不凡正在一堵粉牆下提足縱起，箭雨擦脚而過，全部射入牆內，徐不凡以一脚之差，翻越牆頭，飛上高樓，復以蒼鷹攫兔之式，俯衝而下，落脚處已在總兵府外。

這時天已大黑，總兵府四週的地形他又極爲熟悉，專揀僻街小巷，一陣狂奔下來，早將追兵遠遠拋下。

猛可間，前面的窄路上冒出一個人，是鍾玉郎。

鍾玉郎雙手一張，擋住去路，望着血淋淋的人頭，歪着嘴冷笑道：「徐

不凡，你膽大包天，連褚總兵的頭也敢要，心目中可還有王法？」

徐不凡傲然言道：「褚鵬飛戕害忠良，我這是爲國鋤奸。」

「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分明是個不折不扣的刺客。」

「是刺客又怎樣？讓路。」

「抱歉，捉住刺客，必有重賞，我不會放棄這個發財的好機會。」

「怎麼？你打算動粗？」

「我已經很久沒有活動筋骨了。」

「你自信能捉得住徐某人？」

「鍾玉郎素來不喜歡虛張聲勢。」

「好狂的小子，你上吧。」

「好，老子正在等你這一句話。」

鍾玉郎好烈的性子，一點也不拖泥帶水，話一出口，劈面就是一掌遞上來。徐不凡左耙鈎住褚鵬飛的人頭，右掌疾迎而上。

兩股掌風一接觸，徐不凡馬上感覺到，鍾玉郎的掌力後勁十足，好似長河巨浪，大海波濤，一波接一波的洶湧而至，顯見此人內力極爲深厚，徐不凡不敢輕敵，强勁的內力亦應勢源源而出。

霍然，兩掌接實，巨震如雷，四下氣渦迴旋，塵土溢飛，二人棋逢對手，誰也沒有討了好，各自向後倒飛出去。

「鍾玉郎，好身手，他日有機會我再陪你玩。」

「他媽的，少耍滑頭，你家鍾爺爺今天非活捉你不可。」

一個在前狂奔，一個在後猛追，藉地利之便，徐不凡越二處民房，進入一條小巷子。

可是，明明是通行無阻的活路，却突然變成死巷子，前路被一道土牆堵住，方欲再回頭轉回去，怪！就在自己剛剛通過的路上，又冒出一堵新牆來。

這是怎麼回事？徐不凡雙眉一挑，馬上明白過來，暗道：「這小子果然不簡單，原來還懂得邪魔妖法。」

心念中，「旱地拔葱」，畢直的向上升，升起未及一半，頭頂風聲貫耳，鍾玉郎竟以泰山壓頂之勢，墜擊而下。

這簡直是要拚命嗎，徐不凡不禁大怒，口喝：「看打！」連發三枚袖箭，鍾玉郎移位閃躲，徐不凡擦肩而過，飛上了牆頭。

「找死……」

呼……呼……呼……徐不凡連劈三掌，阻住了鍾玉郎反轉的勢子，當下口中唸咒，駢指如戟，當空一聲焦雷，立有一股急流傾瀉而下。

徐不凡以不世之才，跟無根和尚學藝四年，已參得仙法，鍾玉郎落地之處，水勢急速飛漲，很快便超越頭部，不得不雙手疾划，隨波而升，情形極爲狼狽。

也因而使徐不凡發現一件奇怪的事，鍾玉郎的雙手大異常人，一長一短，一白一黑，實在天上少有，地下無雙。

猛聽鍾玉郎大叫一聲：「有種就別走，咱們見個眞章。」

雙臂一抖，穿水而出，徐不凡法力無邊，水勢暴漲，接着寒氣驟降，水面上馬上結上一層厚厚的冰，將鍾玉郎凍住在厚冰裡。

大水繼續上漲，寒冰越結越厚，不一時已與牆頭齊高，鍾玉郎縱有通天的本事，短時間也動彈不了。

徐不凡哈哈笑道：「朋友，凉快凉快也許你會更清醒，我要失陪了。」

身形一長，接連幾個縱躍，已至歸化城外。

見四下無人，單手朝空際一招，王石娘、高天木飄然而現，異口同聲的說道：「恭喜主人，主人天生慧根，超人一等，我們窮百年之工，才學得一點皮毛，主人在短短四年內，便悟透了師父的『玄冰大法』，實屬空前罕見，只是未免太便宜那姓鍾的了。」

徐不凡道：「得饒人處且饒人，我與鍾玉郎並無一仇半恨，何必斤斤計較，假如不是他先施妖術，我根本不會展法力。」

石娘娘道：「主人寬宏大量，奴才萬分欽服，不過，鍾玉郎既會妖術，後面必有邪魔作靠山，務請千萬小心。」

「我知道，打從一照面，我就沒敢低估鍾玉郎，同時，不凡想鄭重的交代兩位一句話，除非對手施展妖術，否則，你們絕對不可以運用法力，避免恃技欺人，驚世駭俗。」

「是，主人，非至萬不得已，我們絕不會以仙法對付凡人。」

取出一面血旗，一張血帖，交給高天木，又道：「下一站是固陽，你們先去通知哈爾納拉。」

三人隨即分道揚鑣，沒入沉沉夜色中。

* * *

徐不凡一路疾行，還沒有到達早先停轎之處的山邊，遠遠便聽到一陣激烈的喝叱打鬥之聲，及至近處一看，只見一個肩披紫銅色披風，手執紅纓長槍，面帶煞氣的人正領着一羣彪形大漢，圍攻血轎。

奇怪的是應戰的只有八駿之半，二老與另四人去向不明。另有一位拔刀相助的女子正是上官巧雲。

對手武功不弱，都是一流的好手，眼看已攻至血轎丈許之內。而上官巧雲與四駿，此刻俱已疲憊不堪，可謂危在旦夕。

銅衣人寬肩厚背，威猛慓悍，却帶有三分娘娘腔，下令道：「上，先毀掉這頂血轎子。」

仗着人多勢衆，一窩蜂似的攻上來，上官、四駿擋不住，有一支長劍已挑到轎簾，另一把斧頭攔腰就砍。

驀在此刻，怒叱聲中，徐不凡掠空飛到，一腳踢飛巨斧，右手疾探，

已將長劍奪過來。

另一邊，上官巧雲却險衆環生，她雙手難敵四掌，在五人合力圍攻下，顧此失彼，香肩上吃了一掌不算，雪白的藕臂上也被人劃了一道血口子。

徐不凡睹狀大怒，彈身越過轎頂，一掌震退來人，沉聲喝問道：「朋友們夜襲血轎，可是衝着我徐不凡而來？」

此刻，天地二叟與另四駿，已大步而返，銅衣人眼見主客易勢，難再討得了好，連話也沒有說一句，便率衆落荒而逃。當二老八駿想到追趕時，已經來不及。

徐不凡道：「這是怎麼回事？」

八駿中的老五說道：「公子去後，久久未見返轉，二老及四位大哥放心不下，怕少主被褚鵬飛的兵馬困住，故而趕往馳援，豈知二老前脚一走，那一羣傢伙便摸了上來，顯然窺伺已久。」

「可知他們的路數？」

「那個穿紫銅色披風的人自稱銅衣使者。」

「沒有報出門派字號？」

「他不肯說。」

「你有沒有發現，那銅衣使者說話的聲音，有點娘娘腔？」

「他們每一個人的聲音都尖聲細語，甚是柔弱。」

「難道是大內錦衣衛？」

「不可能，錦衣衛旌旗招展，華服耀眼，一向明來明往，不會這樣鬼鬼祟祟。」

「管他是誰，反正要來的躲不過，咱們趕快離開此地，換一個地方過夜，若被總兵府的大軍圍起來可是天大的麻煩。」

將褚鵬飛的人頭處理完畢，放上轎頂，正準備起身離去，徐不凡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咦，上官姑娘呢？」

八駿老五道：「幸虧上官姑娘鼎力相助，不然，我們四個人很難擋住他們的瘋狂攻勢，剛才還在這兒，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

天叟丁威朝黑暗中一指，道：「少主，上官姑娘牽着馬，朝歸化城方面去了。」

徐不凡一言不發，拔腿就追，追出百十來丈，在暮色蒼茫中，上官巧雲正踉蹌而行，她的馬也一跛一跛的，很可能也在混戰中受了傷。

「巧雲，巧雲。」

徐不凡邊喊邊追，上官巧雲却頭也不肯回一下，徐不凡追到她面前時，她繞過去，仍自繼續前行，徐不凡再追上去，道：「巧雲，妳怎麼了，在跟我嘔氣？」

上官巧雲櫻唇一撇，道：「我那裡敢，一個不受歡迎的人，最好是自己離開，免得人家下逐客令。」

徐不凡拉住馬，堵住人，道：「巧雲，別孩子氣，我可沒有說過不歡迎你的話，事實上妳拔刀相助，我感激都來不及，來，讓我看看妳的傷，如不及時療治，說不定會惡化的。」

見她的肩頭腫起一塊，手臂上的傷口入肉三分，仍自流血不止，連忙叫她服下一粒丹藥，在傷口上洒下一些藥粉。

上官巧雲的氣還沒有消，噘着小嘴，沒好氣的道：「你騙人，既然不討厭我，爲甚麼在商都飯莊時要甩掉我？」

「巧雲，別誤會，我那樣做，實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甚麼苦衷？」

「我……我從小就跟人家訂親了。」

「我知道，七年前你就曾經對我說過，她叫常小琬，對不對？你也未免太古板了，我們交往，又不一定非要結婚不可，再說，如果我眞的喜歡你，我是不會計較名份的，何況，現在事情已經發生變化，也許不必再考慮這些了。」

「有何變化？」

「你的死訊傳出後，常小琬萬分傷痛，拿起剪刀毀了自己的容貌後，便獨自離家出走。」

這事恍如晴天霹靂，徐不凡大吃一驚，道：「這些事妳是怎麼知道的？」

「是我路過常家拜訪時，常小琬的娘親口告訴我的。」

「小琬現在何處？」

「有人說削髮爲尼，有人說已投河自盡。」

「離家後，她一直沒有回去？」

「如果回去，怎會有自盡的傳言。」

常小琬是他的兒時遊伴，又是他未過門的媳婦，每當常恒甫夫婦帶着女兒來到歸化，他們便膩在一起，形影不離，她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腦海中，徐不凡頓覺萬念俱灰，痛如刀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顆心在一個勁的下沉，下沉，下沉……

上官巧雲看在眼中，痛在心中，緊握着他的雙手，含情脈脈的道：「不凡，人死不能復生，不要這樣嘛，看你痛不欲生的樣子，我也眞想痛哭一場。」

徐不凡仰首望天，作了一個深呼吸，藉以舒散一下胸中的悶氣，故意將話岔開，道：「巧雲，現在覺得好些了吧？」

上官巧雲只顧關心徐不凡，忘了自己，經他這麼一問，這才注意到，傷口業已癒合，肩頭腫痛全消，暗暗運氣一周天，內力竟也全部恢復，不由驚喜不迭的道：「不凡，你這是甚麼藥，好靈好靈啊。」

「是呂洞賓的仙藥。」

「甚麼？你見過呂洞賓？」

「妳知道，我曾經死過一次，被閻羅王驅逐後，在彩虹橋下曾與呂仙翁有一面之緣。」

「這眞是太好了，難怪你能在一招之內便取下馬鎭遠的首級，原來有這麼一段奇遇，快看看我的馬怎麼了，牠的脚好像也受了傷。」

徐不凡細一審視，果見右前腿有一道刀痕，上點藥，很快就不礙事了，道：「巧雲，我們今夜要露宿荒郊野外，我要妳進城去投店，該不會再說我是故意甩掉妳吧？」

上官巧雲忸怩着道：「哎呀，人家那是說氣話，你還提它幹甚麼，我聽你的話去投店就是。」

當即翻身上了馬背，徐不凡輕輕一拍，便放蹄狂奔而去。

徐不凡取出血債册，就着月光，翻閱了一下，深沉的歎了一口氣，轉身回奔。

沒多久，蹄聲得得，上官巧雲又轉回來了，道：「徐哥哥，徐哥哥，你還沒有告訴我明天要到那裡去呢？」

徐不凡動作好快，原地沒見到他，一路沒追上，停血轎的地方也踪跡全無，忽見遠處火光燭天，歸化城的兵馬正在展開地毯式的搜索，急忙繞道遠離現場。

上官巧雲找不到血轎，歸化城的大軍找不到血轎，第二天的下午，血轎却準時出現在固陽縣東十里處。

徐不凡端坐轎中，側頭豎耳，似在傾聽遠處傳來的訊息，少頃，正容說道：「丁威、毛奇，前面有情況，辛苦你們一趟。」

二叟急忙奔至轎前，齊聲說道：「請少主示下。」

「石娘傳來消息，有兩批人正在哈爾納拉處聚會密商，天木判斷，血帖一現，必作鳥獸散，你們去給我捉回來，這樣更可以確定哈爾納拉的罪，叫他無可抵賴。」

天叟丁威道：「這兩批人是何來路？」

「一批乃韃靼番人，一批來自中原，你們專門對付中原人，韃子由天木，石娘負責。記住，要活捉。」

「是，少主！」

二叟齊聲應命，立如旋風而去，徐不凡看看天色，交代八駿歇一下，一刻之後，才由另四駿抬轎上路。

固陽乃番屬部落聚集之地，哈爾納拉原爲部落酋長，歸順天朝後，封爲縣令，仍居原址，當血轎抬進他小皇宮似的居所，插在門楣上的香火頭剛剛燃盡，徐不凡步下血轎時，發現哈爾納拉及其下屬，皆已走避一空。

八駿之首說道：「公子，屬下早就說過，提前通知，有害無利，不是對手及早準備，增加困難，就是逃之夭夭，徒勞往返。」

徐不凡笑道：「放心，他跑不了！」

他眞的沒跑掉，徐不凡料事如神，餘音尚在耳朵裡轉，哈爾納拉已被石娘娘押回來。

哈爾納拉戰戰兢兢，畏畏縮縮，一顆光禿禿的腦袋，恨不能縮進脖子裡去，噗通一聲跪下去，磕頭如搗蒜，低聲下氣的道：「徐公子饒命！徐公子饒命！」

徐不凡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你是認罪了？」

「小的對天朝一向忠心不二，我沒有罪，沒有罪。」

「沒有罪爲甚麼要潛逃？」

「那是因爲你的名頭太響亮，接到血帖的人，沒有一個能活命。」

「這是狡辯，我問你，既已歸順我朝，就當安份守己的當你的縣太爺，爲何還要與韃子眉來眼去？」

「小的與韃子毫無關係，我說的全是實話。」

「哼，你的嘴裡還會有實話，莫非連當年巴爾勒進貢的事，也否認是你牽的線？」

「線是我牽的，韃靼王肯進貢我朝，這是一件好事。」

徐不凡臉一沉，道：「好事的後面，却包藏着壞點子，你說，巴爾勒的貢品，是不是一開始就是假貨？爲何不直送北京，而要慫恿先父代轉？你到底收了巴爾勒的多少好處？」

「天地良心，我沒有收巴爾勒的一文錢。」

「我調查得清清楚楚，巴爾勒送你黃金百両，錦緞十四，外加三個花不楞登的大姑娘，要不要我將這三個小老婆的名字報出來？」

「巴爾勒是送了我三個女人，但與進貢之事無關。」

「那麼，今天下午，你與巴爾勒法王的人及內地來的奸細，所進行的秘密會談，又作何解釋？」

「這是欲加之罪，本縣未會見任何人。」

哈爾納拉死鴨子，硬嘴巴，堅不吐實，他那裡想到，徐不凡早有巧妙安排，舉臂作了一個手勢，大門外馬上押進一個紅衣喇嘛來。

徐不凡一見押解的人是鍾雪娥，先是一怔，但見高天木也隨後跟進來，立時瞭然，心知必係被蒙面女搶了先，爽朗的一笑，道：「鍾姑娘倒是挺熱心的。」

鍾雪娥綠紗蒙面，看不出任何表情，聲音又嬌又冷的道：「客氣了，想向你徐公子討碗飯吃，不得不全力以赴。」

哈爾納拉眼見人已帶到，縱有蓮花妙舌，也洗不清他的罪，三十六計走爲上策，脚底一抹油，拔腿就逃。

「那裡跑！」

哈爾納拉只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他自己也曉得逃不出徐不凡的手掌心，喝聲中，聲到！人到！刀到！哈爾納拉的人頭業已落地，狂奔的身子仍然止不住，又衝出三四步，與剛剛被

二叟捉回來的人撞個滿懷才倒下去。

被二叟捉回之人，頭戴黑帽，足履長靴，一身黑色緊身衣，與銅衣使者的手下一般無二，先撞上死人，觸了一身霉氣，正自懊惱間，忽然瞧見了鍾雪娥，立又轉憂爲喜，脫口就說：「公主，妳來得正好，快……」

快怎麼樣還沒有說出口，鍾雪娥玉指一彈，噗！那黑衣人僅僅留下半聲悶哼，已自雙手捧心而亡。

這事來得太突然，大家都驚呆了，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乃至二老八駿，都是大行家，鍾雪娥單憑指尖上發出去的勁力，便能在五步之外取人性命，其內力之精純深厚，實在令人嘆爲觀止。

更何況，這是數百年來，只聞其名不見其功的「穿心指」，更令人莫測高深。

徐不凡跨前三步，暗提足一掌眞力，道：「鍾姑娘，這是『穿心指』，對不對？」

「算你有見識。」

「妳與黑衣人是一夥的？」

「夥有很多種，何必去鑽牛角尖。」

「但是，善惡不能不分，敵友不能不明。」

「天下沒有絕對的善惡，也沒有絕對的敵友。」

「就像妳殺害自己的夥伴一樣？」

「殺他是爲了保護我自己。」

「妳爲甚麼不說是，怕徐某從他口中得到供詞？」

「你是誣指本姑娘殺人滅口？」

「難道不是嗎？」

「徐不凡，你錯了，我殺他固然也是爲了滅口，却不是你想像的那一種，而是怕他影響了我們的合作。」

「我們合作？」

「我一直在賣消息賣証物給你，這不是合作嗎？」

「可是，價錢太低，不像是生意人，我懷疑妳另有目的。」

「這叫做放長線，釣大魚，薄利多銷，多賣就可以多賺，我不想一下子就把顧客嚇跑了。」

鍾雪娥心思細密，詞鋒銳利，說來頭頭是道，語蘊玄機，大家皆全神貫注，仔細品嚐着她的弦外之音。

徐不凡道：「在商言商，鍾姑娘，我想向妳買幾個消息。」

「甚麼消息？」

「妳是誰？」

「鍾雪娥。」

「是眞的？」

「姓名只是一個符號，眞實的人才重要。」

「第二個問題，你們究竟是何門何派的？或者說你們的後台靠山是誰？目的何在？」

「抱歉，行有行規，我的規矩是，只主動的賣消息給別人，不接受別人主動來買，你不妨耐心的等着，將來有一天我也許會賣給你，再見！」

單手猛一推，順勢再加一指，那紅衣喇嘛也死在「穿心指」下。鍾雪娥蓮步輕移，頭也不回的走了，晚風過處，單薄的衣裳全部貼在肉上，胸高臀圓，曲線玲瓏，好一副誘人的身段。

徐不凡道：「鍾雪娥，妳好毒辣的手段，怎麼連這個韃子喇嘛也殺了？」

「相同的理由，爲了保護我自己，爲了我們合作做買賣。」

「這個喇嘛跟妳也有關係？」

「應該說巴爾勒手下的喇嘛，全部與我們有關係。」

「妳能否說詳細點？」

「全告訴你，我還賣甚麼？」

徐不凡取出一錠金元寶，抖手擲出，道：「接着，這是妳應得的酬勞。」

鍾雪娥探手撈住，道：「不謝！」却未再吐露一言半語，逕自出門而去。

王石娘，高天木上前說道：「主人，我們追下去？」

徐不凡道：「好，但不可以讓她發現，尤其不要低估了她。」

高天木、王石娘領命自去，徐不凡將哈爾納拉的骷髏料理好，也離開固陽，繼續西行。

＊　＊　＊

狠山，在韃子的心目中是聖地，因爲山上有一座遠近馳名的喇嘛廟。

喇嘛廟的住持巴爾勒，又是韃靼的法王，益發引人注目。

韃子崇奉喇嘛，其來有自，蒙元入主中土，王妃尚且不敢與喇嘛爭道，被毆亦只有含恨忍辱，蒙古皇帝甚且頒下皇皇詔旨：「毆哂僧者斷手，詈者截舌。」

元亡後，殘部北蕩，仍沿舊習，喇嘛廟不單是他們精神心靈的庇護所，也是金錢財富的具體表現，建構之宏偉壯麗，內地的寺廟，實難望其項背。

這日，狠山的喇嘛廟來了一羣不速之客，一頂血紅的轎子，直抬進廟門內十丈之處才停下來。

立有一位知客僧迎上來說道：「諸位施主是要參禪？還是進香？」

徐不凡步下血轎，道：「是找人。」

「找誰？」

「巴爾勒法王。」

知客僧從徐不凡手中接過一張拜帖，打開一看，面部立現驚惶之色，單掌一豎，道：「徐施主請少待，容小僧去通稟。」

移時，知客僧匆匆而返，道了一聲：「請！」兀自向前走去。

徐不凡交代八駿守着血轎，與二老跟着知客僧走去。

過銅塔，繞金爐，上玉階，踏着一條鋪滿波斯地毯的迴廊，來到一座偏殿前。

偏殿前早有三個人迎了出來，爲首之人，二十出頭年紀，僧袍之上鑲有金邊，右面是一個貴族打扮的年輕人，左面赫然竟是身懷妖術的鍾玉郎。

徐不凡不由一怔，道：「鍾兄，天下眞是太小了，想不到這麼快就會重逢。」

鍾玉郎嘿嘿乾笑兩聲，道：「好說好說，鍾某涼快够了出來熱熱身子。」

徐不凡的眸光從另二人臉上一掃而過，道：「這兩位是誰？可否請鍾兄代爲引介？」

鍾玉郎指着中間的紅衣喇嘛道：「這位是巴爾勒法王的三弟子巴敦夫，那位是韃靼的二太子呼杜拉。」

徐不凡向二人深施一禮，以示敬意，鍾玉郎又道：「徐兄今天怎麼一改常態，未見血旗、血帖，便貿然現身？」

「徐某今天是來拜山，不是尋仇。」

巴敦夫頭一揚，道：「不敢，請問徐施主有何見教？」

「可否請巴爾勒法王一見！」

「家師不在寺中。」

「到那兒去了？」

「遠赴內地化緣，有甚麼事跟本座說也是一樣。」

「關於進貢的事，閣下可知內情？」

「略知一二。」

「那麼，我想知道，貢品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

「當然是眞的，連體蛤蚧化石玉佩，可醫百病，祛百毒，是我們的國寶，進貢的本身，意在討好天朝，沒有人會用假東西來故意惹痲煩，這個道理相信任何人都想得通。」

這話確在情理之中，徐不凡頻頻點頭稱是，道：「你的意思是說，當初交給先父的東西，的確是眞品？」

「絕對錯不了。」

「令師何時返寺？」

「慢則一年，快則半載。」

「如此，在下就不等了，請轉告法王，亦請二太子代爲上覆額森王，珍惜多年來艱辛建立的友誼，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凡事務請三思而後行，勿作仇痛親快的傻事。」

抱拳環施一禮，本欲就此告退，巴敦夫臉色陡地一沉，道：「慢着，有一筆帳我們應該算清楚。」

徐不凡與二老換了一個眼色，硬將扭轉的勢子收回來，笑道：「你我素昧平生，不會有甚麼帳吧？」

「在固陽縣，哈爾納拉的官邸，我們死了一個喇嘛，誰幹的？」

「是……這……」徐不凡本想實話實說，但回想一下當時的情形，鍾雪娥連殺二人，似乎確有非比尋常的因由，所以中途打住，未敢道出實情。

巴敦夫的臉色更難看，面部籠上一抹殺機，道：「你做賊心虛，不敢承認？」

喇嘛的死是事實，又不能將鍾雪娥招出來，只好自己一肩扛下來，道：「那喇嘛出言無狀，是我一怒之下失手打死的。」

巴敦夫兩道冷厲的眸光死盯着徐不凡，道：「徐不凡，殺人償命，這是你的規矩，也是天下的公理，你怎麼說？」

地叟毛奇踏上三步，怒沖沖的道：「巴敦夫，那個喇嘛，與中原來的奸細，在哈爾納拉家開秘密會議，準不是甚麼好東西，可謂死有餘辜，你要是想索仇，就衝着我老人家來好了。」

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已作好應戰的準備。

鍾玉郎在一旁猛敲邊鼓：「老巴，別跟他嚕七八嗦，殺人償命，是天公地道的事，何況徐不凡乃欽命要犯，殺了他就等於報效天朝，何樂而不爲。」

巴敦夫道：「公子既然如此吩咐，本座遵命就是。」

雙手猛然向前一指，射出兩個火球，徐不凡睹狀大駭。「是妖術！」拉着二老向後退，乍然砰！砰！兩聲爆響，火球開花，在地上轟出兩個大坑，濺了三人一身土。

徐不凡道：「你們快去護轎，必要的時候放手去幹就是。」

天叟丁威道：「公子以一對三，老奴放心不下。」

徐不凡右掌疾劃，洒下一道氣牆，道：「他們會魔法，人多也沒有用。」

二叟不再言語，轉身就走，鍾玉郎神通廣大，已穿透氣牆，在三人的週圍築起無數鐵柵欄。

地叟毛奇大喝道：「哼，這點鬼魅伎倆也想困住你家毛爺爺，作夢！」

沉腰提足而起，眼看就要越過去，猛覺頭頂一暗，罩下一張大網來，隨又被迫落地。

徐不凡運起法力，一根一根的拔，怎奈鍾玉郎、巴敦夫二人皆通妖術，二根二根的栽，轉瞬工夫，鐵柵越拔越多，快要變成鐵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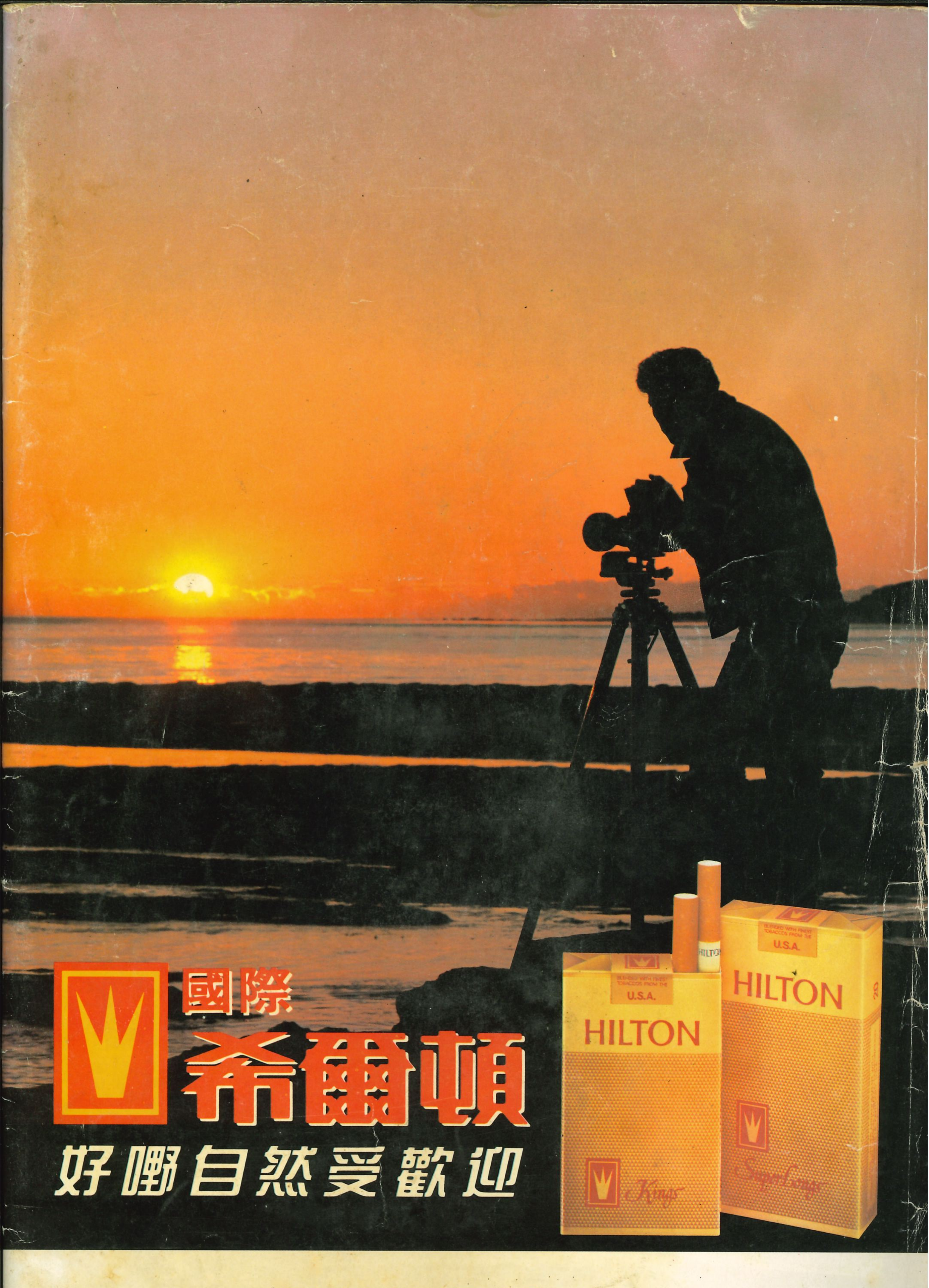
急中生智，徐不凡指尖幻出一條火柱，猛燒鐵牆，可惱剛剛燒出一個大洞，對面又出現一堵更厚的，自己先機已失，又是以一對二，處境危急萬分。

不止此也，柵隙裡又鑽進不少毒蠍，殺掉一隻，很快就會爬進兩條，攀牆附柵，滿地皆是，三人手忙脚亂，狼狽已極。

徐不凡鋼牙一咬，道：「兩位老人家請運功護住四肢百骸，我要施展玄功了。」

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猛的雙脚提起，兩臂上揚，隨着這一動作，發出一聲震山撼嶽的獅子吼，所有的內力也跟着爆發出來。

（未完・三）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Longs